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雍正皇帝



九十四回 贾道长当众弄机巧 张相国夤夜议朝局

老秀才当众出丑，被大家搜出了证据，羞得他满面通红，没了立足之地。在当时那个社会里，讲究的是读书人要一心读书，寻花问柳已经是受人耻笑的事了，这老头子还出入公门帮人家打官司，那就更让人看不起了。那老秀才被人拿住了证据，状纸也不捡了，绣鞋也不要了，顾不得丢人现眼，爬起身来狼狈而逃。

贾士芳啐了他一口，又左顾右盼地向在座的人问：“还有谁不服气？站出来公开说，不要在心里头嘀嘀咕咕的！”他一边说话，一边把手中的馒头团弄着，面屑纷纷落下，又用口一吹，只听“当啷”一声响，撒在桌上六个银角子。他傲慢地看着惊奇万分的人们说，“这不是偷的，乃是我在沙河店里与人猜枚玩，赢了几位江湖好汉的。当时扔在了河里，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够不够？要不够我就再来点。”说着，用手向空中一抓，又是一枚银角子掉在桌上。

墙角处有个年轻人看得呆住了，他走上前来说：“贾神仙，你真了不起。假如你能当众把今科的考题说出来，在座的一定得感谢你。”

贾士芳笑着说，“今科的考题我当然知道，可泄露出去是要犯律条的。其实考上考不上，全在自己，该考上的，用不着猜题；不该考上的，我就是说了也没用。就像你，我就敢说四十岁之前与功名无望。过了四十岁再来考，或者能中个副榜。你这一生，也就这么大的前程了。”

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挤上来，胆怯地问：“我呢……”

贾士芳仍然笑着，却不屑地对他说：“你明天一早，到厕所里去看看就知道了。”

李绂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这位“神仙”。自己身为今科主考，尚且不知道考题是什么，他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公然在众人面前胡说，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说了出来，这也太“神”了！可是，刚才他在馒头里取银子，揭露那老秀才的隐私这两件事，又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到底真的是神仙，还是在玩弄玄虚呢？他忽然来了兴致，走上前来笑着说：“贾道长，我不是不信你，你说得也太玄了。空中取银，是街头上卖艺的人都能办到的；揭穿别人隐私，只要两人事先做好了手脚也不难。乡试的题目是由礼部出了，奉旨照准，然后密封发到各省学宫里的，你怎么全都知道？这就未免有点令人生疑呀！”

“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连主考大人都不知道，何况是别人呢？”说着，贾士芳从酒坛子里倒出三碗酒来，一碗交给蒋文魁，一碗自己端着，却把另一碗递到李绂手里说：“儒家向有为尊者讳的经义，以你的地位来说，我怎能说破了你的真相？咱们随便玩一下吧，请看我手中的坛子，里面有酒吗？”

“有！”

贾士芳突然用一只手伸进坛底，把那个带着花釉的坛子翻了个底朝天！他问李绂：“现在您再看，这酒还有没有了？”

李绂惊异得声音都变了：“啊！没有了，坛子都翻过来了，怎么还会有酒？”

“那么，就请您亲自验证。”说着，把酒坛子往外一倾，那翻着的坛子里竟然流出了琥珀色的黄酒，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

李绂看得呆住了：“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思议……”

“哦，这没有什么讲不通的道理。你是儒家，儒者讲的是以文道治人。可是，你应当知道，大千世界万流百川，哪一条不要流到海里？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才成为百王之师，这难道不是史实吗？若论刑法文明，治理乱世，也确实只有儒家才能担起这个重任。

但大道如同宇宙，周流万世。它高耸入于九天，渊深犹如四海，又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起来的呢？”

一席话说得李绂心服口服：“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今日学生我大开眼界！”他想起雍正要他寻访异能之士的事，莫非上天真地给了我这个机缘？但这些话又不便明言，便欠身说道：“以先生之能，也用不着我多说什么了。在下叫木子绂，家住京都四牌楼。请问鹤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吗？改日我定当熏沐拜访。”

贾士芳一脸古怪地说：“足下可要多多保重啊！我观你印堂晦暗，恐怕要有点小厄，但有惊无伤。只要你修德养性，韬晦自爱，莫问世事，灾难也就可以自行消除。百日内切记不要出门，否则大祸将不旋踵而至！”说完这些，他转身向着大家，“原来说好了要请蒋居士吃酒的，不想却玩了半天的把戏，连菜都放凉了。明天请各位到白云观来，有病的看病，问功名的请免开尊口。来来来，蒋居士，咱们先干一杯！”

李绂退出人群，心中却如翻江倒海一般。“百日内不要出门”，对他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督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那么他就只好等着那“不旋踵而至”的大祸了，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正宠信着自己，而且宠信的程度也不亚于田文镜；自己从没办过什么错事，还有湖广百姓万人联名叩阙保着；既没有私仇，又没有隐私，这“祸”又从何而来呢？想来想去的，他苦笑一声对自己说：哦，原来我竟然相信了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

恰巧，那两个小厮也回来了，李绂问：“你们俩是谁去见的张中堂？”

一个孩子忙上前来答道：“是我去的。中堂大人那里客人多得很，都在那里坐着等中堂接见。我一说是从您这儿去的，中堂就立刻把我叫进去了。”他说着脸上带出笑容，好像得了彩头似的，“屋子里的人真多呀！有诚亲王和庄亲王两位老千岁，还有几个官员，大概是善扑营和内务府的，奴才一个也不认识。张中堂问了我们一路上的情景后说，原想今晚就见见的，只是你们大人走了一天路，怕是累了。他说请您明天先到上书房去，他有话交代。完了后，您再请见皇上。就这些，他老人家说完，就让我先回来了。”

李绂说：“老师已年过花甲，还这样地勤劳王事，我怎么能在此闲坐呢？快去找轿夫，我这就去张相府！”

李绂是张廷玉的门生，平日里常来走动，相府的人都与他很熟了。他一到，就有一个管家迎了出来笑着说：“我们相爷可真成神仙了！他料定，你一得到信就会立马赶来的，所以，把客房里候见的人全都撵走了。相爷吩咐说，大人一到，让奴才马上领您到书房去，不要再通禀了。”

李绂笑着塞给他一块银子，又问，“老师身子好吗？他还是四更起身？听说梅大公子放了济南知府，为什么不留他在直隶呢？”

哪！万岁爷说，我家相爷老了，留他在身边，好时时照应一些。可是，相爷却坚辞不受。他说，只要自己为相一天，就不能留子弟们在京师附近作

官。还说，李大人您现在当了直隶总督，是他的学生，家里人更得避嫌。”说话间，已经到了书房门口，那管家说：“到了，我不能随便进去，请李大人自便吧。”

李绂弹弹衣服，正要报名，就听张廷玉在房子里说：“是李绂吗？你自己进来就是了。”

这是在我家里，用不着那么多的规矩。”

李绂答应着走进房里，果然见允祉、允禄两位王爷坐在客位上，都穿着朝服，戴着金冠；屋子里坐着的其他人，也个个都是正襟危坐，好像刚刚退朝下来，连家都没来得及回似的。他向上看了一眼，见在座的有丰台大营提督，九门提督，还有内务府的俞鸿图等一班人。李绂与他们一一招呼过了，才在旁边一个座位上坐下。

十六王爷允禄看着他说：“李绂呀，你一到，京师各武备衙门的主官就算到齐了。我们是下午在宫里见到皇上的，怡亲王允祥已经病得不能理事了，晚间皇上还得去瞧他。今晚是两个头都在议：一头是八爷廉亲王那里，几个旗主在听八哥布置旗务整顿的事；一头是我们这里，议的其实是一码子事，也是旗务整顿。李绂你刚才没到，我怕你不明白，所以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为难这些王爷，而是要帮他们有条理地办好差使。”

李绂知道，这位十六爷，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排行十六。他硕身玉立，一表堂堂，为人也十分忠厚朴讷。只是小时候因为顶撞了太子，被大千岁打了一记耳光，落了个耳背的毛病。所以，他很少在朝廷中露脸，只管迎送外藩，和管着内务府。他这番话虽然是针对李绂说的，但说得有点语无伦次，倒让李绂听得稀里糊涂。

三王爷允祉见李绂脸上一片茫然，便忙着插言解释：“十六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整顿旗务本来就是个扎手的差使。朝廷准备削减旗务开支，让旗人们自食其力，在京各王府旗营里有好几万人，怕万一出了乱子，八爷才让旗主们进京的。他们那边会商的是整顿细务，我们这边则要严密关防督察，防着有小人们惹是生非。张相今晚请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李绂原来对于八王允祺并无好感，他对八爷的尊敬，也只是尽大臣的本份。“整顿旗务”的事，他早就听说了，因为与自己不沾边，所以没有往心里去，可是，今天晚上听了三王爷的话，他才觉得，这不只是要旗人去种田的小事。而且这件事情，还连带着八爷和皇上二十年的党争，就更加不可轻视了。一想到潞河驿那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他只觉得浑身打颤。他站起来躬身说道：“二位王爷的训示，臣已经明白。臣是汉人，对这里面的情景并不清楚。王爷和相爷有什么吩咐，只管派臣去办就是了。”

张廷玉看着他这个得意高足说：“你的差使有两个：一，是顺天府的乡试，由你来担任主考。参加这次考试的有许多旗人子弟，你要防着他们在里面煽动士子们闹事；二，你现在是直隶总督，管好本省的军务，也是你的职份之内的事。京师防务由毕力塔和图里琛二人各按防区驻防，你也要十分留意直隶各旗营里的动静。发现有串连的，有行动诡密的，要随时查拿，随时举报。每隔一天，你要到清楚寺去向十三爷报告，十六爷也要住在那里。你不但要详细报告各旗的情况，还应该喜说喜，有忧报忧，不许有一点大意！”

李绂肃然答道：“是，我明白了。”

三爷允祉笑着说：“廷玉，真有你的，你这么一曲划，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的礼仪，上次八弟对我说，按先朝制度，皇帝和旗主王

爷们只有上下座之分，不行君臣大礼。我告诉他说，那样只怕不行，比如说，老十三允祥也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平日里每天见面是一回事，到了重要场合，还是要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的。后来，我没问十六弟，不知你们是怎么议的？”

允禄说：“哎呀，这事我怎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呢？好像八哥说，要整出个条陈来，几位王爷一块儿去见皇帝，再把条陈变成谕旨明发天下。当时，万岁一听就笑了，说：‘什么三跪九叩，二跪六叩的，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要紧的是旗务要整顿好，旗营要能打仗，朝廷用人时要用得灵；再一个，就是旗人们要能生业，户部就可以少一点开支，这样也免得他们无事生非，荒唐嬉戏。只要作到了这些，他们就是给朕行鞠躬礼，朕也是无所谓的。’”

张廷玉说：“我当年曾多次跟着圣祖东巡奉天，王爷们见驾时，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但也有时是圣命免礼的。在承德，王爷们见驾时，也随班免礼。但这次是在北京，是皇上登极以来王爷们的第一次进京朝觐，我看，必须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礼，不是件小事，那是区划，是分别，也是应当遵从的大道理，不能随意而行。”

允禄说：“张相既是这么说了，就按你说的办也就是了。”

允祉站起身来说：“这件事等皇上召见时再议也不迟。我现在就到清楚寺去，老十三的症候不大好呢！我走了以后，你们该怎么议就接着议，不要怕出乱子，也不要只在一些小事上绕圈子。要议大政，照皇上的旨意，把旗务整顿好，这才是正经事。”他接着又说了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才起身离去。

允祉走了之后，图里琛笑着说：“张相，您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乱子的。所谓‘铁帽子王’，只是个叫法罢了，那顶‘铁帽子’是在手里拿着的，他们的头可并不是铁的。如今的旗营和汉军营一样，都是吃的朝廷的钱粮，并没吃旗主的俸禄。他们如果能乖乖地听话照着皇上旨意整好旗务，那就万事全休；假如要是生了别的妄想，只要主子一道旨意，两个时辰内我就能把他们撵出京师。您假如想要他们的脑袋，那就更省事了。”

张廷玉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这些话还用得着你来说？我最怕的就是你有这想法，也怕有人挑唆着旗人们闹事。清理吏治和田赋制度已经闹得我们四脚朝天了，京师里一定不能再出任何乱子，朝局更是要越稳越好！告诉你，我要的是顺利整顿，要的是几个王爷来到了北京，能够在这里安享尊荣，让他们坐镇北京，把各旗牛录们的钱粮减下来，把田地分下去，也把该交的租赋定下来。这样，我们的差使也就算功德圆满了。”

李绂看着张廷玉那忧心忡忡的样子，觉得心疼，忙说：“学生知道，师相是一片佛心，想保这些王爷们平安，也保住八爷不至于出了大乱子。”他回头看了一下图里琛脸上的那片刀疤又说，“只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恐怕也是没法子的事。图大人磨刀霍霍，也是为了有备无患嘛。”

十六爷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说：“最好是不要翻脸，一翻脸就是百年不遇的大案子；不翻脸呢，也许有些人野心被压了下去，往后就会老实办差了。”

张廷玉听了连连点头：“是啊，就是这话。皇上常说，十六爷口齿虽然艰难，可心里明白，果然是一点不假，我们就按您说的办吧。”

十六爷站了起来告辞说：“你们只管接着往下议，我得先走一步了。皇上有旨叫我去一趟理藩院，看看他们那里在礼节上还有什么说法，还要见一见弘时三阿哥。我今晚不回家了，就住在理藩院签押房里。你们要是有大事，

就到那里找我好了。”说着就带着俞鸿图和一大群笔帖式向外走。众人也连忙起身，恭送十六爷出去。

九十五回 整旗务王爷进京来 说议政允禄诚亲王

刚一开门，一股寒风就扑面吹了过来，激得李绂打了个寒战。他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身子还没暖热就遇上了这件大事，而且亲眼看到了朝廷里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直隶总督，他感到了肩头的责任，也为能不能办好这次差使而充满了忧虑。

十六爷允禄来到廉亲王府时，已是戌时过了。太监头子何柱儿迎出府门，一边带着小苏拉太监们行礼请安，一边陪着笑脸说：“十六爷驾到了？里头八爷和众位王爷正在等着您哪！八爷说，今天定好了的要由十六爷主持议事，老爷子是定要来的，所以才叫奴才们在这里候着王爷的驾。”

允禄漫应了一声说：“哦，都是自家兄弟，你们八爷也忒讲究了。”

何柱儿忙说：“十六爷难得进府，八爷说，这边西花厅太小了点，恭请王爷到书房里去议事。”

来到门口，何柱儿又一声高喊：“庄王爷驾到！”正在房门前站着的大小太监、侍卫和阶前各位王爷们带来的亲兵护卫们，一齐跪倒磕头。允禄听见，也连忙从里边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九爷允禔。三兄弟揖让着走进房里，只觉得这里春意融融，非常暖和。原来东西两侧的屏风，全是用空心砖砌成的，烘烘地散发着热气。经心装饰的书房里空而不旷、错落有致。他赞了一声：“八哥，你这里可真是又气派，又舒服呀！”他朝四边瞟了一眼，只见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个个都戴着东珠朝冠，穿着滚龙绣罩的四团龙褂，外套着江牙海水朝袍，一脸的肃穆，正襟危坐在屏风前，看着这位刚刚进来的十六王爷。

允禄走上前来向大家说：“来来来，我为大家引见一下。这位，就是当今万岁驾前的主事亲王，我的十六弟。如今，怡亲王允祥身子欠安，毅亲王允礼虽然常常和大家见面，但他在古北口练兵，还没有赶回来。现在京城里里外外，就全靠着我这十六弟了。”他略一停顿，又从左首最年轻的那位王爷依次引见说，“这位是睿亲王都罗、东亲王永信、果亲王诚诺和简亲王勒布托。”四个亲王也连忙站起身来，与允禄见礼。

允禄却没有允禔那样的热情，他恬淡而又不失礼节地说：“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就见过的。其余三位，还是在康熙年间见过。但那时本王还是阿哥，格于国家体制，心里虽然亲近，可不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这次各位进京，要朝觐皇上，商议旗务，还要在京城里逗留几天呢。回去时，万岁已下旨要我护送。你们在京城时，由我专职接待；以后到了盛京，你们可不能不

尽地主之谊呀！”说完又左顾右盼地看着允禩这里的书画，品评着这个人画得好，那张字是赝品，他的话东拉西扯，让人摸不着头脑。

允禩可不想和他闲聊天，便说：“好了，好了，我们快点书归正传吧。”他清了一下嗓子说，“这次圣上要整顿旗务，是经过反复思虑后才定下来的，一定要整顿出个名堂来。既不能伤了旗人的身份体面，又要自力更生，作养出开国之初旗人们的大勇大智的风范。上三旗的旗主，从康熙年间已收归皇帝亲自管辖，下五旗的整顿就要靠今天在座的各位了。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的参领、佐领、牛录名单开列清楚，呈到了我这里。我大致上看了看，归属还算明白清爽。只是年代久了，各旗旗人中换旗、抬籍的不是少数，一时怕也难归原主。我们索性就以康熙六十年为限，重新统计。我这里有一式五份的册子，请大家按照这上边开的重新造册，归一统属，然后在京就地会议，布达圣意。我算了一下，在京的旗人共有三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名。密云、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延庆这几个县里，可以拨出旗田二百万亩。旗人中，无论老幼，每人分四十亩旗田。从今年开始，五年内不动旗人的月例银子。五年后每年减少二成，以十年为期，旗人们要全部自食其力。我已经请示过皇上，皇上答应说，只要旗人们能够自立，可以永远不交赋税。实在是难处的老弱孤寡残疾废的旗人，经本主奏明，还可照样由国家养起来。”他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你们只要细细地算一下账就能明白，四十亩的出息，早就超过了现在旗人们的月例。大家要说服旗人们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要体谅圣主朝廷爱养满洲的至诚。咱们关起门来说一句实在话，汉人们累死累活的，收那么一点粮食，得交多少税？纳多少捐？受多少层官吏的盘剥呀！就是汉人里头的缙绅，朝廷也在几个省里试行与百姓一体纳粮。我们满洲人的这个优待，还不是因为我们姓‘满’，还不是老祖宗给我们挣来的功德？”允禩长篇大论，侃侃而谈，从庙堂高远，圣恩浩荡说到旗下生滋日繁、养尊处优的种种弊端。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才把要说的话全都说完了。

在一旁静听的允禄不禁暗想：好，讲得多好啊，八哥真不愧是一把好手！只可惜，他和雍正之间生了嫌隙。早年间，假如不是那段兄弟阋墙的孽缘，现在当个安生的摄政王，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把允祥、允礼加到一块，也比不上他的这份才情啊！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王爷们说：“我原来也想好了要说几句的，可听八哥已经说得这么清楚，倒用不着我来说废话了。宗旨你们都听明白了，也就要按这个去办。有什么细务上不清楚的，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聊聊，我见到皇上时，也可以代奏。”

四个王爷谁也不肯先说话，大家一直在沉默着。简亲王勒布托是这群王爷中年纪最大的，今年已是七十挂零了。他早年曾参加过争战，也中过箭伤，至今左臂还有些发抖。看到大家都不张口，他可有点忍不住了。只见他猛抽了一袋旱烟，捋着雪白的胡子说：“整顿旗务的事，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应该说这是皇上的英明决策。镶蓝旗是我的旗下，如今看来，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别说北京，就是盛京那边，虽说有上千披甲人，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打过仗，有人连马都上不去了。让他们办差，就更是一个比一个的窝囊。一天到晚，就会养狗转茶馆，吹嘘祖宗的那些功劳。月例银子一到手，先下饭馆去解馋，不到半个月就把钱化光了，然后就四处去打秋风借债，有人甚至赖账吃喝。我每年的俸禄是三万银子，得拿出一半来打发这些狗才。要论起不争气来，他们真是让人恨得牙都直痒痒。可要是转念一想，他们的祖上

又都对大清有功，你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所以，去年整顿旗务的诏书一传到我那里，我就头一个赞成，一万个的赞成！”他又点着一袋烟说，“可如今的情势已经不同于圣祖初年了，八王议政废了这么多年，连哪个王爷还算旗主都说不清了。镶黄、正黄和正白是皇上亲统的上三旗。十六爷既然管着内务府，自然是心中有数。可下五旗呢？每旗中五个参领二十个佐领和三百个牛录到底是谁，今天在座的谁能明明白白他说出来？不把这事撕掇清楚，责任就不明，谈整顿就是一句空话。比如，我的一个牛录在蔡珽那里当副将，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参领花善反而在他手下当马弁！朝廷的制度和八旗的规矩顶着牛哪，你说他们是谁管着谁？就是叫我来管，我要训话，是找这个牛录还是找那个参领？”

永信和诚诺更是同声附和，他们七嘴八舌他说着自己旗里的情形。说现在不少人作了官，可他们的上司又沦落为没有差使的闲散旗人，你想抓他们，根本就抓不着。一直没有说话的睿亲王都罗说：“如今有的包衣奴才都已经是起居八座的封疆大吏了，比如福建的方正明就是汉军绿营里的。可他的本主牛录瓦格达现在还是他营里的哨长，两个人根本不能见面。去年方正明去奉天见我，请求我给他抬籍。我说，我是个空筒子王爷，哪来的这么大的权力？我劝他花上几千两银子送给本主瓦格达，让他回家养老算了。”

勒布托被大家的附和闹得兴奋异常，他指着都罗说：“睿亲王原来是镶黄旗的座主王爷，顺治年间，老睿亲王多尔袞坏了事，他们就一蹶不振了七十多年。镶黄旗是康熙十二年统归了圣祖爷亲自管辖的。可都罗这位旗主呢？他管的又是哪一旗？真是让人莫明其妙！”

听着这些旗主们的牢骚，老八允禩和老九允禔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了。其实，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中，除了东亲王永信之外，其余的三位都不是他们的心腹。偏偏永信的旗营又集中分布在辽宁黑山一带，是最容易整顿的，号召起来也方便，这样一来，永信倒没有了发难的借口。自从雍正下旨要整顿旗务以来，为了串通王爷们要求恢复八王议政制度，老八、老九这哥俩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甚至还不惜重金，从广州聘请了两位英国传教士。一个送奉天的永信王府，另一个礼尊在八王府里教授英语。从此，他们使用英语互通书信。所以四王到京前，永信就用英语给老八写了密信说：“他们各位都有此意，但又害怕皇上势大，偷鸡不着反倒蚀了米”。现在听到王爷们都在发牢骚，这两个难兄难弟高兴得心里咚咚直跳，恨不得马上就实行那个“八王议政”制度才好。

老九允禔见允禄闭着眼睛似睡又醒的样子，对王爷们的话好像是听而不闻，他可真是着急了，就亲自出马，要给这局势再加上一把火：“你们说的这些，八爷和我有的知道，有的还是头一回听到。现在要说的是整顿旗务，而不是整顿政务。你们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心有灵犀一点通，永信立刻就抢先说：“我看，这两个事情要一同进行，整顿旗务和整顿政务要一齐整才能整出个眉目来。这事由皇上亲自主持，上三旗和下五旗就全都包括进去了。再不然，请皇上暂时将上三旗放权给十六爷、八爷和九爷，这样，八旗的‘事’和‘权’都有了正主，一同商量，也一同下令，这盘死磨不就推动了嘛。”

允禩转脸问允禄：“十六弟，你觉得如何呢？”

允禄摇摇头说：“兄弟说不好，这样的大事恐怕得请示皇上。皇上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刷新吏治，掌握的是全局，是大政，他没法分心来过问旗政，

更不要说让他亲自主持了。至于上三旗交给我们来管，这事关系着朝廷政体，我们怎么敢定？我想最好是让军机处、上书房里发了话，再由皇上定夺才好。”

永信一听这话就火了：“什么他妈的军机处？军机处能打仗吗？他们就知道玩心眼！青海一个罗布藏丹增，人马不过才八万，年羹尧花了八百万银子，用了二十多万兵力，还逃掉了元凶。我真弄不明白，是皇上汉化了，还是我们旗人真的成了酒囊饭袋？当时出兵时，我曾向皇上请旨说，请以我黑山镶红旗的三万人马，给我三百万饷银，扫不平青海割了我的头当夜壶！想不到皇上不冷不热的给了我一句‘其志可嘉’四个字，哼，他不置可否，太看不起我们旗人了！”

勒布托也来了劲儿：“说得对！皇上是太惯纵汉人了。年羹尧得胜还朝时，黄纒紫骝千乘万骑，文武百官十里相迎，连在京的王爷们也都得跟着舞拜。想当年，我跟着我们老爷子南征福建，白云岭上的那一仗，就灭敌二十万！有谁来迎接我们爷们一步呢？”

果亲王诚诺听到这里也附和说：“对对对，就是这话，汉人里头有几个是好东西？周培公在当年也曾号称名将，其实没有我们图海老将军，他屁事也干不成！”

永信见有了帮手，更是信口雌黄：“快别提那个周培公，他是个心术最坏的人！要不是他建议全数征集在京的旗人，我们八旗制度还乱不了呢。听我们家老爷子说，他是为了一个女人得了相思病死的。呸，下贱！”

允禩不动声色地看着这情景，在一旁加火添柴说：“王爷们，扯得太远了，那是大行皇帝的事嘛！现在再来说它还有何用？”

简亲王勒布托兴奋得摘了帽子，拿在手里挥舞着：“当时要不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哪能留下这祸患？如今再重新整顿起来，何其困难！”

永信画龙点睛地说：“先帝爷那时要不废除八王议政制度，用人行政都出自旗人之手，旗政旗务也不至于糜烂到这等地步。”

勒布托刚要说话，诚诺拖着长腔说：“要依着我看，还是老祖先的制度好。皇上掌总，八王议政！当年我们入关时，总共才有十二万人马，可有了八王议政，人马就指挥得动，就能打胜仗。”他用手比划着，“我们横扫中原，横扫江南，横扫两广福建，天下虽大，谁又敢与我们抗衡！”

允禄听到有人已经明明白白地喊出了“八王议政”，他的心像被刺了一下似的，觉得浑身一颤，连忙喊了一声：“诸位，哎哎哎，我说诸位，请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嘛！”待众人停下话头来，他才不紧不慢地说：“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事说吧。皇上要我们整顿旗务，是有他的宗旨的。王爷们说皇上向着汉人，这话在康熙年间就有过。其实满人们血食庙堂，安享祖宗的余德，无论是先帝，还是当今皇上，都没有亏负满洲子弟的心。政务上有什么看法，我看还是等旗务整顿有了眉目后再提的好。比如刚才说到镶黄旗，原来是睿亲王管着，现在上三旗都由皇上亲自管，睿亲王怎么办？这是个事儿，我回去奏明皇上后，必定还有旨意。恢复八王议政，事关国体，既不是我们的差使，也不是我们职权内的事情。我看，还是不要说这些吧，你们说好吗？”

永信瞟了一眼允禄，干笑一声说：“没了八王议政，我们这些个旗主，连一个旗丁也指挥不动，怎么去着手整顿旗务？我真奇怪，当年圣祖东巡，常常带着当今皇上一块去的，嘘寒问暖地多么亲密无间啊！现在可好，咱们赶到北京办差，连个面都见不到了。请十六爷把我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回奏

圣上。就说我们想念圣躬，也有些办差的难处，请皇上召见我们！”

一直坐在那里没有插言的都罗一笑说道：“我和各位的情形不同。我们老亲王含冤蒙垢有七十年了，如今又恢复了我的世职。我心里感念圣恩，也确实想见见皇上，说一说心里话，听听皇上的训诫。我想踏踏实实地办好差使，尽一尽我的本份。”他从怀里拿出一本奏折来说，“十六爷，这是我的条陈，请十六爷代我转呈给皇上。”

允禩已经见过这位睿亲王多次了，也和他谈过“八王议政”的事。可是，别看他年轻，心里的底儿却瓷石着哪！你一说到“八王议政”，他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来也不和这位八爷正面说事。可旗务整顿，又不能没有他参加。此刻，见他又是颂圣德，又是递条陈的，心里要多腻歪就有多腻歪。他也干笑着说：“啊，睿亲王不愧少年老成，您递的这个条陈一定会切中时弊的……”他正要顺着这意思继续挖苦睿亲王几句，却见门帘一挑，皇上的三阿哥弘时走了进来。他满脸庄重，也不行礼问好，说了声：“有旨意！”就站到了上首。

几位王爷连忙跪倒在地同声说：“奴才等恭聆圣谕。”

九十六回 三阿哥臂上能跑马 老探花附恶得报应

三阿哥弘时来到廉亲王府。正颜正色地向在座的众位王爷传旨说：“允禩、允禵、允禄并东来诸王，明日由西华门入觐候见。钦此！”

“万岁！”众人叩下头去。

弘时又满脸堆笑地说：“八叔和诸位王爷请起，皇上一直在关念着大家。皇上再三表示，说要分别前来探望的。可如今十三叔病重，他自己身上也时不时地发热，实在是分不开身，才让我先来关照众位一下，希望大家不要生了怨望之意。好在明天就可以见面了，请多多保重吧。”他回头又冲着允禄说：“十六叔，皇上说让我见见您。这里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眉目，咱们先走一步如何？”

众位王爷齐声称谢，又送到大门口，看着允禄跟着弘时一同出门，又一齐上了大轿，这才转了回去。一路上弘时呆呆地坐着，一声也不言语。允禄在心里算计着，皇上有什么话要让三阿哥对我说呢？可他看看弘时，好像压根就没有想说话的意思，自己想问却又无法开口。大轿路过五阿哥弘昼门前时，允禄向外张望了一下，忽然叫道：“三阿哥你快瞧，老五这里大门敞开，全院子的家人们都在忙活着，像是要搭棚子似的。他不是奉旨到马陵峪去了吗，这是要干什么呢？”

弘时朝外面瞟了一眼，笑着说：“他呀，根本就不想到马陵峪去。离开京城后，他刚走到密云就又回来了。给父皇上了个奏折，说他身子不好，像是肺气上出了毛病，还咯血！下晚我去瞧了他，气色满好的，哪像是有病的

样子啊！我狠狠地说了他几句，他似乎是听见了，但仍然是我行我素，他是我的小弟弟，我又能对他怎样呢？”

允禄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唉，年纪轻轻的就这样不争气，真让人看不透。”

弘时接下话头：“十六叔这话一点不错，我下午也是这样说他的，可弘昼当时就回了我个倒噎气。他说，要论干得有出息，谁能比得上我们的几个伯伯叔叔？可他们干的得意吗？当着面笑得脸上开花，背过身子去又恨得咬碎钢牙，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

“真是混账透顶！父辈有父辈的情势，关着子辈们什么了？难道你们不也有自己的事业吗？”允禄说着，突然心中一动，想想身边这位也是皇阿哥，而且还是“长子”，对他说话不能不多留点心。他一边揣测着弘时话里的意思一边说：“皇上身边就只有你们兄弟三个，他身子又不好，儿子不为父亲分忧，叫谁来操这个心呢？”

弘时答应着说：“是啊，是啊，十六叔说的都对。现如今外面有许多闲话，聒噪得让人心烦。比如有人说，皇上自从得了乔引娣后，每天只顾了和她……怎么怎么的，把身子骨闹成这个模样……那些个话我这个当儿子的说不出口来；还有人说乔引娣是个狐狸精、扫帚星，她走一路就坏一路。在山西，她折腾坏了半个省的官员，把诺敏的小命也搭了进去；后来，她又傍上了十四叔，弄得十四叔狼狈不堪；现在，皇上又把她弄到宫里去了……就是没有那种事儿，可是，叫人家说起来，是个什么名声呢？十六叔，您在皇上面前面子最大，什么话您都能跟他说。得了空的时候，请您劝劝父皇。《三国》里说：‘的卢马’妨主，不要让这妮子再留在父皇身边了。”

允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些话他也曾听人说过，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乔引娣是个不祥之身，皇上何苦要留在自己身边呢？但是，允禄也清清楚楚地知道，雍正只是时时存问关爱着这个女孩子，不但没有让她干什么差使，更没有临幸过她，要劝雍正“远离女色”，这话是断断说出口来的。想了想又问：“老五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肯出来办差的吗？”

“那倒不是。”弘时的目光看着轿窗外说，“他对我说，前几天走到密云，遇上了一位异人，叫贾士芳。那个道士告诉他，千万不要再往前走。说你要是继续前进，就一定会有血光之灾。就是回京，也要韬光隐晦深藏不露，在家里躲上一年，才能躲得过这一劫。他听了这话，就立马回京来了。一回来就叫家人们整修门面，大概这就是那个贾士芳教他的法子吧。听说，他还在自己家的后院修了一座高楼，说想出门想得急了，就上楼去瞧瞧外面的景致……唉，听他说得这么神乎其神的，我真是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

贾士芳这个名字，允禄听得耳朵里都要起茧子了。自己府里也有几个太监闹哄着想请这位贾仙长进府，说是要请他给王爷和福晋们“推推格”，算算命，可都被允禄拒绝了。当年大哥胤禛镇太子，三哥请张德明的大徒弟进府看相，八哥请张德明推造命的往事，都在他眼前晃动着，他们也一个个地翻身落马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哪！自己虽然也真想找一下这个贾士芳，问问休咎寿算什么的。可想了想，到底还是忍住了。现在弘时又提起这件事来，他不由得问道，“听说，你也我过那姓贾的？据你亲自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有点本领？”

弘时冷笑一声说：“有人劝过我倒是真的，不过我不信，也从没请过他进府。身为皇子阿哥，我怎么能同这种东西结交？”

允禄心里很清楚，弘时说的这些全是假话，但他却把谎言说得冠冕堂皇，倒让人想问也不好再问了。大轿已经来到三贝勒府，二人下了轿子，就见一个太监过来禀道：“贝勒爷，怡亲王府的二爷和钱先生他们来了，奴才把他们让到小书房去喝茶。不知贝勒爷您想不想见？要不，奴才就打发他们回去了。”

弘时对允禄说：“十六叔，他们既然来了，不见见怕不大好。咱们干脆见过以后再谈吧。”

允禄心想，弘时是坐纛儿的皇子，一般政务尚且有权处置，今天又是奉旨和自己谈话，这点小事不能扫了他的面子，便点头答应着，和弘时一同走进了小书房。书房里，怡亲王的二世子弘晓正坐在书案前翻看着一本什么书。他的旁边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带着一脸的谄媚眼睁睁地瞧着这位三阿哥，允禄认出来了，他就是翰林院的侍讲钱名世，还有两个人允禄没见过，这俩人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托出来似的，不但长相一样，就是身上的穿戴打扮也全都一样。见弘时和允禄进来，他们四人连忙站起身来跪下行礼说：“给二位主子爷问安。”

弘时大大咧咧地说了声：“罢了，都起来吧。”回头又对弘晓说，“你和我自己兄弟，为什么要行这样的大礼呢？给十六叔请安就是了，以后咱们见面千万不要再跪了。”

弘晓答应一声：“是。”又笑着对允禄说：“十六叔，我来给您老引见一下：这就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钱名世；这两位说起来真有意思，他们是双生兄弟，又同科登第。老大叫陈邦彦，老二叫陈邦直。他哥俩的‘字’更绝，一个叫‘所见’，另一个叫‘所闻’。今天他们兄弟俩还是头一回见到您老呢。”

允禄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弘晓了，只见这位二十岁模样的侄儿，长孤脸，白净面皮，尖尖的脑袋，却长了一头好头发。他又在头上总成一条长长的辫子，稍头还打了个红绒的蝴蝶结。说起话来，更是又快又便捷，看上去十分干练。他原来是和老亲王膝下的第七个儿子，允祥未娶福晋时，当时的雍亲王，也就是现在的雍正皇帝作主，让他过继给了允祥。后来允祥获罪，康熙又让他归了宗。等到允祥脱了圈套出来，在圈禁时已和两个侍妾阿兰、乔姐有了两个亲生的儿子。所以弘晓虽然又回到了怡王府，雍正却只给了一个二等伯爵的闲散名份。不过允禄也知道，这个弘晓可不是安份的人，要论起心机来，和弘时不相上下，俩人也常常在一起走动。弘时进畅春园帮弘历办差时，就说合着让弘历给了他一个内务府帮办的职务。从此，他和弘时就更加亲近起来。太监们上来献了茶，弘时说：“弘晓，你也太不懂事了，没见这些天里我忙成什么样了，你还要给我添乱。有些事，再等几天，还能烧焦了你的洗脸水？”

弘晓满脸都是笑容，他亲手捧起茶碗送到弘时面前说：“三贝勒，别人不知，我还能不知道，您是位胳膊上能跑马的人，多大的麻烦，在您手里还不是小事一件啊。您瞧，老钱和二陈开罪了皇上，受了些处分。看在我们平日的交情上，您也不能不伸伸手吧。这件事在您这里，不过是个芥菜籽，可在老钱他们身上，比泰山还重啊！”

弘时见允禄一脸的茫然，便说：“十六叔，他说的是给年羹尧赠诗的那件事。今天皇上批下来了，您想，他们能坐得住吗？”

允禄想起来了，原来在谏断年羹尧罪行时，同时查了出了汪景祺受年的指使，和蔡怀玺等人密谋营救十四爷的大案。这两件案子，都定为“谋逆”，

株连极广。在西宁军中，又查出了钱名世和二陈与年羹尧相互唱和的诗作。二陈兄弟除了吹捧年之外，诗中还有一些颂圣的句子；但钱名世的诗句却太令人吃惊了，比如他说“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应刊第二碑”。那就是说，既然给年羹尧勒石立碑，就应该再给允禩也刻一块碑文，铭记他的功劳！

雍正皇帝这些天来身子不爽，的了外边传进来的闲话，心情当然就更加不好，正是有气没处发泄的时候，提起朱笔就批了“卑鄙无耻殊堪痛恨”八个大字。这一下，钱名世和二陈能不来找门路吗？

弘时见钱名世吓得浑身发抖，二陈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便有意地吊他们的胃口：“这事原来不归我管，是宝亲王亲自掌握的。我听四弟说，部议原来定的都是‘从逆’罪。按大清律，谋逆大案是不分首恶从犯，一律要处以凌迟的。弘历觉得太重了些，他说，几个读书人，又没有谋反的实迹，退回部里让他们重拟。部里改成了‘斩立决’，四弟还嫌定得重了，又改成‘绞立决’呈给皇上。他还说，如今京师谣言很多，从轻发落就可以堵一堵那帮小人的嘴。”

允禄听到这里也插言说：“那天我也在场的。皇上说，‘谣言说我刻薄，我才不在乎呢！要堵谣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杀人！杀了这些无父无君之徒，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宝亲王一直在劝，皇上才点了头，说‘先放一放再看吧’。”

弘时接过话头说：“不过，你们三位的诗是有分别的。二陈还有称颂圣德的话，你老钱却纯粹是在拍年某人的马屁。他年羹尧犯了谋逆大罪，你要是不卷进去，那才叫怪事呢！”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吓得抖成一团的人，又笑着说，“你们也不要吓成这熊样子。告诉你们，三个人的命都保住了一一革职回乡，永不叙用。怎么样，这还算满意吧！”

三个人一听小命保住了，一齐跪在地上，不住地磕着响头：“谢皇恩浩荡，谢皇上再生之恩，谢王爷和贝勒爷超生的……”

弘时看他们这样，又是一笑说：“别忙，死罪虽免，活罪可也不好熬啊。弘晓你过来，我索性拿给你看看吧。”

这份折子很厚，足有千言上下，乃是刑吏二部写成的。折子前边有一拦“敬空”，那是专门留给皇上写朱批的。只见皇上用他那惯常的狂草写道：……钱名世实为文人败类之尤，名教罪人之首也……早年此人即偷窃名稿，据为己有，为先帝深恶痛绝。朕不过以为是文人无行，偶有贪念而已。岂知他竟如此作恶，朕真不知他所读何书，所养何性……这种文士之匪类，怎配污朕之刀斧？朕即以文词为国法，赐以‘名教罪人’之匾额，示之以世。至于二陈，不过吠声之犬耳，逐其回籍可也。钦此！

弘晓看了说：“老钱，皇上把你恨到极处了！你可要撑住啊。”

钱名世本是书香门第，武进望族。他是两榜进士，全家五代里出了七个进士的人。可今天他竟然受到这样的处分，在场的人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常言道，士可杀而不可侮。这个“名教罪人”的大匾，要是挂到门头上，不但祖宗脸上无光，他自己没脸作人，就是后世子孙，也都抬不起头，人们将怎样去评论它呢？

允禄心底最实诚，他看着钱名世的样子很觉得可怜，便说：“老钱哪，看来这事是没法挽回了。你不要急，也不要到处去乱找门子，就是有干言万语，先承受下来。皇上身子不好，又正在火头上，稍等些天，我们想法为你解脱吧。”

钱名世趴在地上叩了个头说：“多谢十六爷厚爱……我钱名世确实是名教罪人。至于说到口里，写在纸上，或者是挂在大门口，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别。我认了……说到我的儿孙们，他们不该有这个不争气的老子，我也只好说声对不住他们了……”说罢，他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弘时见他这样，也只好说：“我告诉你，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出来，你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你想哭，就在我这里痛痛快快地哭吧，哭出来也许会好受一些。哭完了，你就回去，我和十六爷还有正事要办呢。”

弘时带着他们几个走了，弘时把十六叔让进上房，又叫人送来了参汤，让十六叔暖暖身子，消消气，允禄心善，一边喝着参汤，一边说：“要说这个姓钱的，也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皇上正在气头上，恐怕也处分得太重了些。我一个人的面子不行，找个机会，或者叫上你十三叔，咱们一块去劝劝皇上好吗？”

弘时却一笑说道：“十六叔，您太实心眼了。这样的事，您还想出头替他们说话吗？”

“啊？”允禄僵坐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过了好久，他才小心地问：“弘时，你说明白些，我怎么听不大懂呢？”

弘时微微一笑，看着这位老实的十六叔说：“十六叔，钱名世之罪，其实并不全是为了那两句诗，他早就和汪景祺勾结才是真正的原因。汪景祺在狱中招供说，圣祖归天前的一个冬夜，他在钱名世家里闲谈，恰巧天上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这事成了江南冬月里的一大奇观。后来，就传出了圣祖驾崩和雍正即位的消息。钱说反常为妖，这是灾异之兆。后来，当时在场的人都证明，钱并没有说这话。要不然，钱名世只怕要家灭九族呢。说到底，这姓钱的不是个正派人。十六叔，我真怕你动了恻隐之心，出头为他说话，那你可要自讨没趣了。”

允禄愣怔了一会说：“哦，我原来以为他是位才子，哪知却是个火炭球啊！不说他了，弘时，说说你传旨叫我来的正事儿吧。”

九十七回 亲侄儿矫诏骗叔父 刁皇帝强词护孤臣

时刻已到半夜了，弘时还在诉说着钱名世他们的事，允禄可有点等不及了：“我说弘时呀，皇上叫你和我谈事，究竟要说什么，你倒是说话呀！”

弘时却两眼看着窗外，一声不响地坐着，似乎是在想心事，又似乎是在琢磨该怎么说。

远处，风声在呼呼地刮着，像是给这暗夜增添了更多的神秘和不安。过了很长时间，弘时才试探地说：“明天皇上就要召见旗主们了，所以才特地让我问问十六叔，八叔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呢？皇上还问我，为什么几次奏闻旗主会议的事，十四叔都不在场？不知十四叔明天去不去见皇上？”

允禄心底实诚，听弘时这么一说，到不觉得笑了：“咳，我当是什么要紧事呢，你装得像是出了大乱子似的。你八叔那里有几次会议，你十四叔确实都没有去。据我看，‘八王议政’这一条是你八叔他们最盼望的。以前，他们说这些话时，总是那么闪闪烁烁、吞吞吐吐的，可今晚是一点也不遮饰地和盘托出来了。不过，又好像是在边说边议，不大像有什么预谋。睿亲王更是不同，他从头到尾都不多说话，似乎有很多顾虑。临到了，还交给我一个奏折，要我替他转呈皇上。”说话间，他拿出那份奏折来交给弘时，“你今晚不是还要见皇上吗，就顺便递上去吧。”

弘时皱着眉头接过奏折来，随手就放在案头了。他那黑幽幽深不可测的目光注视着房子里的自鸣钟，好像在暗暗地聚集着勇气：“哦，原来是这样……其实八叔要不再打心里的小算盘，八王议政之事，也不是不能对皇上说的，要紧的是不能因此引起皇权旁落。”

允禄突然一惊，问道：“什么，什么？这是皇上的话，还是你自己的话？”

弘时格格地笑着说：“十六叔，您这样看着我，在灯下瞧着怪吓人的？我说的就是皇上的话，前天和今天下午他都透出了这个意思嘛。”

允禄知道皇上的一贯态度，他当然不肯轻信弘时的话：“弘时，你小子给我听着，你十六叔是个扳倒大树掏老鸱的人。先帝在日，阿哥们之间斗了二十多年，可谁也拿我没办法。

你要是想和我说话，就说皇上的原话，不要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意思’！”

弘时却不害怕这位十六叔，他冷笑一声说：“皇上叫我传的是‘意思’，我当然不能复述原话，这就叫‘照皇上说的办’！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是我的亲叔叔，我还是可以透一点给你的。嗯……头一回我见皇上时，他说，‘允禄会作事也会作人，朕心里清楚得很！只可惜他不是池中之物，真真是让人遗憾。就是八王议政，又何尝不是个好制度？太祖、太宗那时，正是我满人极盛之时，靠的不就是这个议政制度吗？’皇上见我吃惊，又笑着说，‘其余的都可以商量，就是皇权不能旁落。多几个人来治天下，朕岂不是可以轻闲一些？’。”

允禄目不转睛地看着弘时，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不过已经没有了敌意。弘时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说：“今天下午，我又去了畅春园。皇阿玛刚从青梵寺回来，看上去身子非常疲惫。

他老人家和我讲，‘当初登极不久，张廷玉曾和朕说过，他说朕和圣祖有三不能比。圣祖是幼年御极，在位的时间就长；朕是盛年登基的，享国就不能同圣祖一样久远。朕想，再不济，当二十年皇帝还是有可能的吧。可是，朕现在仔细想想，怕也未必能实现，朕自己觉得身子骨是越来越打熬不住了。看看你十三叔，他拼着命地做事，累成了那个样子；张廷玉和马齐他们也都老了；老十六挑不起大梁来；老十六守成有余而创建不足——你可以和你十六叔私下里聊聊：这些东来的旗主们，断然不会生了篡位之心，可怕的倒是自己的亲兄弟。如果能变着法子不使皇权旁落，又能让满旗老人们参政，朕得了左右膀臂，旗政旗务的整顿也就顺其自然地办下来了，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情？’我当时说：皇阿玛既有这个意思，何不召见十六叔，好好地计议一下？这不是件小事，还应该征询一下军机处和上书房的想法。阿玛说，‘这事是你十六叔牵头的，要问，得你十六叔先认可了。他要是能先问一下就最好，到明天朕再会见这些旗主们。要是都提出这个想法来，再交到军机处去

才是正理。’——十六叔，您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敢胡言乱语？再说，这里和皇上只有一步之遥，我敢矫诏乱政，自取灭顶之灾吗？”

允禄终于被弘时的花言巧语打动了。想想在允禩那里听到旗主们那又是无奈又是不满的话，竟不觉有点心动，如果皇上和旗主们各让一步，也未尝不是个好办法，要是真的这样做了，自己不就能理所当然地入值中枢，指挥各旗旗主，比现在只管内务府强得多了吗？想到这里，他说：“既然皇上有这样的旨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明天就要见到主子了，就是我不说，他们也会提到‘议政’这件事的。不瞒你说，我是在全身全心的戒备着哪！我已经通知了善扑营，要他们明天在全城戒严，谁要敢不规矩，就先拿下来再说。今晚听你这么一说，我这样做倒是多此一举了。”说完，又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他那戒备的心完全放下了。

弘时拿过案头上睿亲王的折子来笑着说：“我就知道，只要一提这事，十六叔您准得犯疑。可没有想到，你还带着那么大的杀气，思谋着你这个侄儿想要造反呢？”他说着随手就打开了睿亲王的奏折，“哦，这原来是一份请安的折子，里面还夹着一份贡物清单哪！”

允禄凑过来一看，只见这个用黄绫封面的折子里，恭恭敬敬地写着：

臣王都罗恭叩万岁金安
并呈献方物祈圣上晒纳

折子里夹着一张贡物的清单，弘时略扫一眼便笑了：“好嘛，我以为他这上头密密地写了这么多，还以为一定有不少珍贵的东西呢？原来都是些不值钱的草根树皮……”

允禄拦住他说：“哎，可不能这样说。《春秋》有言：‘厥贡苞茅橘柚，所以示天子之上礼也’。据我看，睿亲王这样做，实际上是向皇上表心迹的。就是你那句话，这些王爷们要肯上遵皇宪，就议议政又有何妨呢？”

弘时现在想的却是另一番心思：嗯，这个睿亲王手中没有实权，也管不着哪个旗，可只要一提老多尔袞功盖四海保扶幼主的名声来，排起座次，他都罗仍然要占第一位。现在他自己正和八叔争夺权力，原打算先借八叔之力，把上书房和军机处弄到手里，再除掉了四弟弘历，自己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当上太子了。可是，突然杀出来个都罗向皇上表示忠诚的事，这倒让人举棋难定了。难道这又是八叔玩的一个新花招吗？这汪混水，是越看越深了！他瞧了一眼允禄，灵机一动地说：“十六叔说得是。只是八王议政的事，连皇上也吃不准，所以才叫我们叔侄在私下里议议的。到了明天，我是没资格出头的，您要是能说句话，探探他们的心思，我们不就有底儿了吗？”

老实巴脚的允禄哪里知道，他这个说得漂亮的侄儿，要让别人打头阵，而他自己却要超脱出来，坐收渔人之利了！

次日一早，允禄就急急忙忙地出门，他自己觉得来得够早的了，可是，还是比别人晚了一步。有许多外省来京请见的官员们，鹄立在宫门，见允禄下了大轿，都纷纷跪倒叩头。内务府的官员们倒是早就到了，正在等候着办差。允禄把俞鸿图叫过来说道：“你们也太粗心了，怎么都挤在这里？八爷和各位旗主几时能来，你们怎么不去关照一下呢？”

俞鸿图连忙躬身回答说：“回王爷，奴才们哪敢掉以轻心呢？从昨晚起，奴才就在各王爷的住处安排了人，让他们随时打听，随时通报。方才探马报来说，王爷们屋子里才刚刚亮灯，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到哪！张相爷已经早进去了，他路过这里时交代说，让王爷一到，就先去军机处说说话，别的，

他没说话，奴才也不敢打听。几位王爷等会儿要是来了，有奴才们在这里照应着呢。再说，皇上从畅春园来到这里，还且得一阵子哪！”

这里正在说话，就见一名太监飞跑着从里面出来，先对前来候见的外地官员们说：“众位大人，今天皇上和军机处都不接见，请你们先到礼部去，等会儿和文武百官一起参加朝会。”回过头来，又给十六爷叩头请安，满面笑容地说：“十六爷，您老早啊！万岁爷昨晚已经回到大内，张相爷他们也都都在军机处当值。万岁吩咐说，王爷一到，可以先去军机处说话。”

允禄刚要动身，就见眼前又落下一顶大轿，却是李绂从轿子里呵着腰出来，他便站住脚说道：“啊，是李绂呀，昨天约你到上书房来的，我却去了别处，真是对不起。方才传旨说今日有朝会，你们怕得从午门那边进去呢。”

李绂紧走两步来到近前，又打千行礼说：“哎呀呀，原来是庄王爷！卑职已经知道今天朝会的事了。从西华门到正阳门中线，是归我们直隶总督衙门布防的，我这是刚从南边看过来。他们告诉我说，杨名时也进京来了，正在这边递牌子，怎么我没看到他呀？王爷说到昨天的事，其实我也没有跑冤枉腿，倒是在上书房见到了钱济世。就借上书房一块宝地，我们俩聊了半天，我又请他吃了饭。虽然没见着庄王爷，可我们也谈得很愉快的。”

允禄说：“那是自然，你们俩是同年嘛。听说他递了密折弹劾田文镜的十大罪状，你们俩的见解一致，一定谈得不错。你手头上弹劾田文镜的折子写好了吗？我告诉你，先不要拜发，这事我们以后再说。这阵子我太忙，稍过几天就消停了。你说的那个杨名时我不大熟悉，他是从贵州来京的吗？他们现在都到午门那边去了，你上那里找他吧。”

此时，东方已经大亮。隆宗门外天街上，打扫得一尘不染。晨色中，乾清门前分外端庄肃穆。几十名侍卫服色鲜亮，纹丝不动钉子一样地站在巍峨的乾清门外，使这空旷而又寂寥的天街，平添了一种肃杀之气。远远看去，只有军机处的几个小章京在指挥着一群笔贴式，忙着搬运文书。他们瞧见十六爷走了过来，一个小章京忙迎上去说：“十六爷，您怎么才来呀？方才有旨，说您一到就请立刻去养心殿见万岁，您快请吧。方先生、张相和十三爷早就进去了。”

允禄一听说别人都来得这么早，忽然有一种大事临头的感觉：“啊？你们十三爷今天也来了？三贝勒呢？”

“回王爷，十三爷昨天夜里就住在军机处，要不我们怎么会搬出文书来给他腾住处呢？三贝勒也进来快半个时辰了。”

允禄这才真的着了急，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养心殿。雍正正在东暖阁里和几位大臣们说话，见到允禄进来，高兴地说：“好，好，好！咱们的大管事王爷到了——免礼吧，你过去和允祥坐在一起好了。”

允禄这才偷空打量了一下暖阁里的人们。只见张廷玉和鄂尔泰站着，弘时则跪在大炕边上，而方苞和允祥却都坐在雕花隔栅前的瓷墩上。他向皇上行了礼，这才走过去坐在了允祥下首，笑着说：“我还以为我来得最早呢，哪知却落在了各位后边。”

今天雍正的心情似乎十分好，他微笑着喝着奶子说：“今年是个吉利的年头啊！李卫那边很顺手，江南、浙江两省已经在推行火耗归公。养廉银子发下去，火耗银子收上来，藩库里比平常年境多收了四成。从各州府县里奏上来的密折看，官场里并没有多少闲话。没有人敢聚敛，也没有人敢懈怠。尤其是训导、教谕这些个穷瘦官职，还有那些个没人想干的穷州县，如今都

安置得很好。许多油水特多、难处也特大的官缺，现在是大家抢着干，因为那些地方毕竟比别处多一点养廉银子嘛。李卫又抽出钱来设了些义仓，周济衣食无着的穷民。赋均、讼平、吏清，这是朕早就盼望着的盛景了。现在刚开了个头，就官吏满意，百姓满意，朕自然更是高兴了。田文镜那边比李卫难，因为河南的民风刁悍不纯，官场里更是混账。田文镜呢，又心高志大不甘落后，把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这两件大事，来了个双管齐下，务必要在麦收之前全都办完。这样一来，就引起大家不满，也很有些参劾田文镜的折子。不过，朕看都是些微末小吏们在嚼舌头。大员里头，只有一个黄振国，他治理着藩司衙门。朕看，他也是因为田文镜堵住了他的发财门路，才发这个小私意儿的。所以，朕驳了去，交给田文镜，让他随意处置去。”

正说话间，太监高无庸托着一个大条盘，给大家端来了参汤。看样子，是雍正早就吩咐过的，每人一碗。允禄是刚刚进来的，雍正便说：“把弘时的那一碗给了庄亲王。咱们清室有家法，越是亲近，就越是要‘形远’。”

弘时连忙站起身来，端着参汤笑嘻嘻地给允禄送去，回来又跪了下来。

允祥说：“皇上，近来弹劾田文镜的折子不少，他的处境不大好啊。”

雍正端着参汤喝了一口说：“有人弹劾也不见得都是不好，大家都夸赞的也未必就真好。当初在户部催交亏空时，你不也是弄得冤声载道，最后还被圈禁了吗？那些个好好先生，那些个有党援的人，哪怕是做了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就马上有人出来为他歌功颂德，吹的比西瓜还要大。所以，人主和宰相们，要特别留意保护孤臣。他为朝廷办差不避怨嫌，身处四面楚歌之中，还能架得住主子的不体谅，不关爱？朕和你都是当过孤臣的，见了这情景，只能驰援，只能帮他解围，千万不能因为一点小差错就掩盖了他的大节。孤臣难当，保护孤臣的才是能主贤相！蔡珽在云南就压制杨名时，告了他贪墨。朕说，你拿出证据来再说话。观风使孙嘉淦在云南，蔡珽也说他不好。朕说蔡珽，看来天下就你一个好人，那么朕就真的是瞎了眼了！所以，朕索性把孙嘉淦留在云南，还为他专门设了一个观风使衙门。只怕这样一来，云南的贪渎之风还会更好一些。”

弘时见有了话缝，便磕了个头说道：“皇阿玛，儿臣听说，杨名时有大儒之名，却无大儒之实。他不但反对改土归流，连火耗归公。养廉制度也都是不赞成的。其实，他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徒罢了，请皇阿玛留意，不要上了他的当。”

九十八回 众王爷跪侯生闲气 大皇帝朝会真威风

此言一出，雍正马上就变了颜色：“哦，看来杨名时此人，真是犯了你这个皇阿哥的大忌，你也已经两次在朕面前说他的坏话了。他有什么错？无非在京任职时弹劾了你们荒废学业，扫了你一笔嘛。难道你就这样地与他过

不去吗？”

雍正皇帝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政局，弘时在一边却突然插言，说了他对杨名时的看法。

这一下，不但扫了雍正的面子，也给人一种让“儿子干政”的印象。雍正马上就火了：“不就是因为杨名时参劾过你们，你就至于这样耿耿于怀吗？杨名时虽然与朕政见不合，但他却有别人不及的长处。云南的火耗只收到三钱，天下再没有比他更清廉的官员了。自从他去了云贵，朝廷没再补贴那里一两银子，每年就省下了七十万啊！七十万两，你懂吗？够赈济山东两次大灾！政见不合和贪赃枉法是两回事，不要混在一起，更不要思路不清。云贵的改土归流，鄂尔泰已经上了条陈，他写得很细，思虑得也很周详。杨名时虽与朕有七年之约，但他又反对改土归流，所以朕这次也叫他进京来了。他要是再反对，那朕也只好让他挪挪位置，让愿意执行圣旨的人去干。至于杨名时，换一换位子，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还是个好官嘛。可以到哪个部里当尚书，也可以当大傅到毓庆宫去讲学。让他来好好地教教你们，岂不是人尽其才？”

弘时挨了训斥，蔫下来不敢说话了。允禄在一旁看得虽然着急，又不敢说话。今日皇上要接见旗主，他想先来听听皇上的面谕。可听来听去的，皇上根本就不提旗务的事，甚至连远在天边的云南贵州都说到了，还是没说旗主们的事。他可有点等不及了，站起身来吞吞吐吐地说：“皇上，都罗和老八、老九他们昨天会议了半夜……”

雍正一笑打断了他：“哦，朕早就知道，而且已命人去知会了。先让他们在午门外跪候，待会儿听旨参加朝会，完了朕还要亲自接见呢。朕现在是在整理一下思路，朝会之后，就准备在天下推行朕的新政了。”

允禄听到这里忙问：“旗政和旗务的事，是不是也要在朝会上议一下呢？”

“你们几个把旗政的事情办得不错，几个旗主王爷都赞成朝廷整顿旗务的宗旨，这很好嘛。旗人们的头是最难剃的，这些大爷们，任嘛事情都不会干，只知道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胡吹牛。但旗政和云南的事一样，都不能说是全天下的大事。不就是八旗议政吗？就‘议议’这个‘旗’政又有何妨呢？今天先开朝会，下来后，朕再和王爷们谈谈。你既然管着这件事，可以先退出去，呆会儿再带着他们进来就是了。”

“啊？哦，扎！臣这就出去传达皇上的旨意。”他是朝中有名的“十六聋”，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没听懂皇上话里的意思，大家也只好付之一笑。

雍正回过头来看看方苞说：“方老先生一直没有任职，他现在名义上是在国史馆里修史，其实是在帮朕参赞机务。这次朝会很要紧，关乎着雍正新政能否顺利推行。也许会有人不赞同，那就要当堂辩论，方先生是不能回避的。朕看，给方先生一个武英殿大学士的名义随班入朝，你们看行吗？”

方苞立刻站起身来辞道：“皇上，此事万万不可。臣以布衣之身骤然升为一品，不但于理不合，而且容易生出许多枝节来。如果皇上以为不封不好，就给臣一个军机处章京的名义好了。”

张廷玉和新提上来的军机大臣鄂尔泰，也都拿不准该怎样安排。后来还是鄂尔泰出面说：“方老先生是两朝元老了，封得太小，有失方先生的身份；封得太大，又使外人难以接受。臣看，封个武英殿侍郎还是比较合适的。”

雍正点头同意，下边又议了一些别的小事细节，太监已进来禀报说：“辰

时已到，请皇上启驾！”

雍正庄重地站起身来说道：“发驾乾清宫！传旨午门外大小官吏及在京诸王，依次经左右掖门进入乾清宫朝会。”

御旨颁下，真有山摇地动的威势：“万岁爷启驾乾清宫喽……”

声声传呼，此起彼伏，传到了天街之上，也传出了午门之外。此刻，午门外边正聚集着一千多官员，挤挤攘攘，乱乱纷纷。官员们闲着没事，找同乡的，问朋友的，说家常的，托关系的，有的人在窃窃私语，有的人在望阙兴叹……但午门外侍卫房旁边，却一拉溜跪着一群王爷。其中有允禩、允禵哥儿俩，当然也有东来的众位王爷。他们头上金冠，项下东珠，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高贵身份。但皇上既然传出了旨意，要他们“跪候”，哪怕这里的文武百官们乱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也还是得照规矩“跪”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允禄从里面走出来，看到了这种情景，也看到了王爷们脸上的愤怒，他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说：“哎呀呀，八哥，九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叫王爷们都跪在这里？快快请起，请起！”

老八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说：“我们是奉旨在这里‘跪候’的嘛，怎么敢随便起来？”

允禄此时真是拿他们没办法：“八哥呀，你瞧这些个官员们，不也是皇上让在午门前跪候的吗？怎么他们能够随便活动，你们就这样死心眼呢？”

允禩跪得更直了：“老十六，你别忘了，我们奉的是‘特旨’，和他们哪能相比呀！”

允禄说：“咳，你也太叫真了。现在跪也跪了，候也候了，这么多的人围着你们看，不也太扎眼了吗？快快，都请起吧。”

允禩却还是不买他这个兄弟的账：“别别别，你千万别这样说。我们虽说都是兄弟，但身份不同，也有个亲疏远近。老十四刚才不就跟着老三进里面‘跪候’去了吗？他不也是奉旨整顿旗务的？看来，得和主子是一母同胞才能有这种特殊待遇。”

允禄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八哥，别看他平日里亲亲热热，最是温善可亲，可一旦上了别劲，哪怕是一点小事，他也得与你纠缠个没完没了。他压低了嗓音说：“好八哥，您快着起来吧，这么多的人瞧着、听着，要让他们说起闲话来，你能承受得了吗？”

老八听了这话，才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周围的王爷们也都站了起来。老九问：“哎，我说大总管，皇上到底是什么章程，议政的事你问了没有？”

允禄心里简直乱成一锅粥了，皇上在和大臣们议着政务，他不能干忧；可这边的王爷们又都在发泄着不满，他又不能不管。昨天晚上弘时的话语还响在耳边，他应该怎么办才是呢？万一今天来的这些个王爷一窝蜂的在朝会上闹起了“八王议政”的事，搅乱了雍正皇上的大局，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他想了又想，才对允禵他们说：“今天皇上要议的事情很多，我们满人按惯例是不应该干政的。皇上说，八旗旗主义政，是我们满人的家务事，等朝政议完了他才能抽出身来专门接见我们哪！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就在这时，两队太监飞跑着出来，里面也传出了万岁启驾的喊声。偌大的广场上顿时肃静了下来。刚才四散跑着说话的官员们纷纷回到原位跪倒，这时，才真正是名符其实的“跪候”了。允禩他们才刚刚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脚，见这情景，也只得重新跪下。允禄见大家都跪了，只有他一人站着，也觉得不大妥当，便也老老实实地跪了下来。

诚亲王允祉在一大群太监和侍卫的簇拥下，健步走到午门正中，朗声说道：“有圣旨，着百官跪接！”

所有的官员一齐高呼：“万岁！万万岁！”

允祉那悠长而又稳定的声音回响在广场上：“万岁爷已经启驾。着六部九卿各率司员，由允禄、允禩、允禩率领奉天诸王，由左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钦此！”

“万岁！”

允祉宣完旨意，从容地来到诸王面前，用手虚扶了一下，笑春说道：“老八、老九、老十六，请众位王爷启驾，由我带着大家进去。”他举止优雅，仪态端方，看上去极其可亲可敬。待众位王爷站起身来，他又走上前去，一一握手致意，温言亲热地嘘寒问暖。当着这么多文武百官的面，他这样做，无疑是给了王爷们很大的体面，使他们觉得心里头有了几分暖意。

允禩看着这情景却觉得十分费解，甚至是莫名其妙了。三哥他这是玩的那一套呢？皇上让他们几个都参加整顿旗务，可三哥却拉着允禩不让他去；从自己的内线传来的消息也说，这位三哥似乎和朝廷上也没有什么瓜葛？如今到了事头上，三哥又跑出来在旗主们面前充好人，他到底是在那一头呢？莫不是他另外还打着什么主意？他心中想着，嘴上却说：“请三哥前面走，我们唯三哥的马首是瞻。”

四位东来的旗主们，来到京城大内，都不是第一次。勒布托年纪比别人都大得多，进宫更是许多回了，但那都是康熙在世时的事。老皇帝年高勤倦，不喜欢铺张，更不喜欢搞这样大规模的朝会。他们来见皇上，康熙或赏茶赐饭，或亲切交谈，都是在小场合里，也都是像家人一样地随和。今天，他们又来到这里，心情却是大不相同了。从金水桥一路走过去，眼睛都不够用了。放眼四望，处处都显示着庄重，也处处都显示着威严，再加上那在头顶上漂散着的紫光流雾，更给这龙楼凤阙平添了几分神圣。几个王爷一路走一路感慨万分：什么位极人臣的一方诸侯，什么出警入蹕的起居钟鸣，到了这里，你原来的一切，全都得消失干净！

乾清门终于到了，太监高无庸上前来一声宣呼：“请王爷们暂时留步！”王爷们全是一惊，有的几乎又要跪下了。幸好，允祥喝了碗参汤，也有了点精神，忙出来说：“不必在这里停留，礼部已经准备好了——请，三哥；请，十六弟；请，八哥……”他竟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与这些王爷们握手寒暄，又亲自把他们送到宽大敞亮的乾清宫里，领着他们来到雍正皇帝的须弥座东侧跪下。这时，东来的这些王爷们心中的不平之气，才算消了。他们偷眼瞧瞧，见御座旁边还留着一长排十多个茶几小椅，料想，那一定是给他们留好了的座位，这才定下心来，觉得皇上这安排还算真是没说的。

此刻，大殿里的官员们越来越多，但人人肃穆庄严，没有一点声音。不大会儿，只见西暖阁的房门悄悄地打开了，一个太监走出门来，“啪啪啪”地甩了三下静鞭，殿外廊沿下站着的供奉们一齐奏起了鼓乐。在黄钟大吕，瑟箏笙簧声中，雍正皇帝从西暖阁门跨步走了出来，向着殿中央的御座走去。允祥、允祉、弘时、方苞、张廷玉、鄂尔泰等人也跟着出来，鱼贯而行，呵着腰趋步走到屏风前，又依着次序跪了下去。雍正皇帝从众人的面前走过，从东来诸王的面前走过，也从几百名大小官员的身旁走过，走上了那雕龙黄袱面的天下第一座上，并在它上边坐了下来，以他那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鸟瞰着下边的臣子和他的兄弟们。从康熙四十六年算起，这九个弟兄已经斗

了快二十年了。人人机关算尽，个个呕心沥血，结果是败的败，死的死，疯的疯。上天将这个位子交他的手里，岂是容易的吗？到如今，他已是登极五年了。五年来，又有多少人，多少事，在让他终日忧心忡忡啊！从五更到半夜，他有过一刻的清闲吗？他有过一丝的欢乐吗？但今天，他确实是高兴了。也许只有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他才真正体验到了当皇帝的滋味。长时期积在他心头的困倦、疲劳、沮丧和郁闷，都随着这悠扬的鼓乐声消散开了。

弘时走上前来高喊一声：“乐止！向吾皇行三跪九叩大礼！”

满殿的臣子三番扬尘舞拜，“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高遏云天。

雍正含着微微的笑意，双手平伸着示意大家免礼，又对亲王们说：“各位亲王和九贝勒，赐坐；军机处王大臣赐坐！”说话间，他眼风向下一扫，忽然又说：“朱轼大学士，您是当过朕的师傅的人，也是有年纪的人了，请您也到这边来坐。”

朱轼似乎是被这突然而来的幸运闹蒙了，他还在犹豫着，可是，雍正皇上已经走下御座来，搀扶着这位老人坐到了他应该坐的位置上。当雍正重又回到御座上时，听到了大殿里一片啧啧的称赞声。

雍正收了笑容，提足了底气用铿锵有力的声调说：“元旦刚过不久，就让大家重新来到这里，是有几件重要的国策要与众臣工共商。现在已是雍正六年了，从今年起，要在普天之下推行雍正新政，要刷新吏治，要均平赋税。还要沿着圣祖开创的文治武功，弘扬我大清的祖宗圣德，振数百年之颓风，造一代盛极之世。”他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着。他长篇宏论，侃侃而谈，讲得不慌不忙，也讲得淋漓尽致。

坐在允祥身边的十四爷允禩，今天心里头真是百味俱全。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上天竟会让这个琐碎、刻薄而又事事计较的人当上皇帝！再想到被他夺走的乔引娣，他心里更如刀刺一样的难受。但他又想到，三哥这些天来劝他要静观待变的那些话。三哥说，看来，老八是一定要有所行动了。他这次召诸王进京，就是要破釜沉舟，恢复八王议政制度。三哥劝允禩要谨慎一些，宁作渔翁，也不为鹅蚌。允禩听了三哥的话，悄悄地舒了一口气，等着八哥出来发难！

雍正还在上边不停地说着：“刚才说的都是政务上的事情，政务上大家都出了大力。就像鄂尔泰、李卫和田文镜他们，不避嫌怨，推行朕的新政，集‘公忠’于一身，更是卓有功效。朕以为他们三人，堪称雍朝的三大模范。奉天的诸位王爷也参加了今天的朝会，等这里一完，朕就要和你们共商旗务和旗政的事。你们今天来，无非是听听而已。其他的官员们若有什么要说的话，只管大胆说出来。言者无罪，朕相信自己还是能听得进去忠言的。就是说错了，也不会获罪，因为您是在朝会上说的嘛。假如现在不说，专门等到会后去到处散布流言蜚语，那朕可就要以欺君之罪来办他了。”

没有人说话，殿堂里静得可怕。

雍正见他们全都一言不发，他正要再说话，可就在这时，忽然从班部里闪出一个人来，大声地说：“臣有本要启奏万岁！”

大殿上的人全都吃了一惊，啊，谁这样大胆，敢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作这种仗马之鸣？

雍正向下看了看，问道：“刚才是谁在说话？”

“臣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你有什么事要奏呀？”雍正和蔼可亲地问。

“臣要参奏田文镜，他是奸佞小人，不是模范总督！”

允禩刚才一听雍正说王爷们‘只是听听而已’，已经准备要打退堂鼓了。现在听到有人出来发难，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他事先安排好了的勒丰，他的劲头又来了。好，陈学海真是个好样的，他敢带这个头，就会有人附和。看吧，好戏就要开场了！

陈学海公然声称要参奏田文镜，让雍正皇帝感到意外，也觉得为难。他平静而又微带压力地说：“好，你敢参奏田文镜，很好嘛！不过你且等一下，等朕把话说完你再参他也不迟。朕刚才已经说过了，如今是雍正新政要付诸实施的时候。举凡文武大臣，都应该一心一德，同心协力地办好差使，促使新政能顺利推行。朕早在即位之初，就颁布了诏旨，也曾多次面谕诸王和大臣们，要以‘朋党’为戒。朕曾经亲自书写了‘朋党论’，以警世人。圣祖皇帝在世时，就再三训诲群臣：要顾大局，顾社稷，不要互相攻讦，更不要结党。今日旧话重提，就是因为朋党之风还远远没有除尽！有的人，看到是自己一党的，不管他干了什么都要出面维护；而只要他不是一党的，哪怕他干得再好，也要群起而攻之。这样一来，岂不是把臣工吏员的升降荣辱和‘朋党’连在一起了吗？如此下去，君父呢？国法呢？民心呢？社稷呢？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听而不闻，置之不顾了！所以，朕才一再告诫大家，必须常常自省自问。不要阳奉阴违，不要欺君罔上，不要悖理违天，更不要肆无忌惮。或许有人会心存侥幸，以‘罪不加众’来自欺欺人。要知道，朕虽然一向宽大为怀，怎奈上头还有天理在呢！”

朕听你刚才所言，指的是田文镜的私德。朕问的是国政大计，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呀？”

这哪里是在征询建议？哪里是在求贤求谏？陈学海才刚刚开口，皇上就说了这么一大套，分明是不让人说话嘛！可是，今天的这个朝会，不但是皇上费了很大精力筹备起来的，也是在八爷允禩他们的逼迫之下召集的。来这里与会的人中，对雍正的所谓‘新政’，对他的所谓“改革”，并不是全都赞成和拥护的。至于要借这个场合闹出点事来的，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皇上的话刚住口，就又跳出一个人来高声喊道：“奴才勒丰也有要奏的事！”

雍正抬头看了看他说：“那好吧，你也跪到前边来。”

“扎！”

就在勒丰朝前走着的时候，陈学海抢先说话了：“皇上，臣不明白，私德不淑，何来的公义？求皇上圣聪明查。田文镜在河南垦荒，闹得饥民四处流散；他实行官绅一体当差，已引起士子们的恐慌，也有将要罢考的征兆。河南官场里有句口号说：‘田大人，如虎狼，强征赋，硬开荒。小户走四方，大户心惶惶’。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投之豺虎的酷吏，如何能当得起天下之表率，

被圣上封之为‘模范’？”

勒丰也膝行一步来到前边说：“陈学海所说，句句是实。奴才的湖广与河南是近邻，知道那里的情形。奴才曾向皇上奏本说了外省饥民流入湖广的事，并奉旨在汉阳三镇开设粥厂。据奴才亲自查访，这些饥民中十个有九个都是河南人。田文镜去年向朝廷报的是‘丰收’，而且还有嘉禾祥瑞为凭。他这样做法，难逃欺君之罪！”

田文镜一向不得人心，这是大家早就知道了的事情。此刻，有人看见这第一炮打响了，就也跃跃欲试地想也来参奏田文镜。张廷玉当了几十年宰相，还从来没遇上这种情形。他看看身边坐着的允禩，见他不动声色地坐着，一言不语地瞧着事态的发展，也不知他打的到底是什么主意；再回头看看雍正皇上，见他也是不声不响地坐着，似乎对眼前出现的事情并不感到意外。张廷玉的心里有点发毛，他悄悄地站起身来，背着手，目光却向全场不住地扫视。他是老相爷呀，这朝廷里有多少人是他的门生故旧啊！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是方面大员了，但一瞧见张廷玉那尖锐的目光，还是不由得心里一沉。本来马上就要大乱的会场，变得安静了。

允禩和允禵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都心领神会，知道现在是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了。只要能从田文镜的事上撕开了一条口子，就能把雍正整得六神无主，甚至栽了下来！

他的什么“新政”，本来就不得人心，假如有人再提出“八王议政”的口号来，岂不是会闹得大家蜂拥而起？在众怒难犯的当口，不怕他雍正不服软，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俩连想都不敢去想。那将是多么令人开怀，令人心花怒放的事啊！允禩咬紧了牙根，两只攥着椅子靠背的手里全都是汗。他把心一横，仇恨的目光直射雍正，轻轻地咳了一声。早就心痒难耐的永信王听到了这个“信号”，便率先站了出来，大声说道：“臣王有本要奏！”

雍正听见这一声，把脸转了过来，盯住永信王看了很久才说：“啊？怎么你也想出面了？那你就跪到前边。你们一个一个地说，把心里想的全都倒出来吧！”

永信在一刹那间似乎是有点胆怯，但话既然已经出口，也就没了余地。他只好走上前去，在御座下边跪了下来。果亲王诚信，简亲王勒布托看到了这势头，也都一齐站起身来说：“臣王等也有本要奏！”

张廷玉一见这形势来得不善，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会场，现在又开始乱了起来。他站起来俯身对雍正说：“皇上，朝会是有制度的，只能一个一个地说，怎么能这么多人都上来呢？再说，都要说话，皇上又怎么能听得清楚呢？”

一句话提醒了雍正，他也立刻感到了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他的脑子里“嗡”地一声，血也马上就涌到了脸上。他小声地对张廷玉说：“你说的很是，朕多加小心也就是了。”

方苞见此情景，不言声地站起来走到允祥身边，小声地嘀咕了几句。允祥向坐在自己身边的允禵说了声：“方便。”便起身离座来到大殿门口。正好图里琛得到消息，正向这边跑来，他急急地问：“十三爷，听说里头闹起来了？”

“你火速给我调来一棚御林军来！”

“扎！”

“慢！”允祥眼里闪着凶光，狠狠地，也是一字一板地说：“听我的号令，

我叫你拿谁，你就给我立刻抓起他来，不要犯嘀咕！”

“扎！奴才明白了。”

等允祥回到殿里时，这里早就乱成了一团，允禩也已经撕下面具亲自出马了。他用手戟指着张廷玉大声地喝斥着：“张廷玉，你想要挟权乱政吗？皇上说过了，今日是言者无罪，你为什么说十四爷和三爷身子欠安，要让他们回府去？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吗？充其量，你不过是我们满人的一条狗罢了，跟上了一个主子就有了这副嘴脸？”

雍正正在御座上怒声说道：“廉亲王，你犯了疯病吗？张廷玉乃是先帝驾下老臣，也是从先帝至今的社稷干城！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满汉还有分别似的，是这样的吗？”

永信蛮声大叫：“万岁，满汉怎么就没有分别？列祖列宗的八旗议政里头有汉人吗？”

果亲王诚诺立即响应：“对！东王说得对！八旗议政有什么不好？就请皇上现在给我们说清楚了。”

简亲王勒布托捋着大胡子连连点头：“嗯，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这件事不说说清楚怎么能行呢？”

满殿的大臣们见此情景，一个个全都吓坏了。他们木雕泥塑似的僵跪在地，眼睁睁地看着诸王与皇上斗口，谁也不敢说话。雍正早就气得面色苍白了，他拍案而起厉声问道：“你们就是这样和朕说话的吗？还有没有君臣名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礼部的一名小官吏站起身来。只见他竟自走到允禄面前说：“王爷，刚才万岁已经明令，说旗务的事情要另行安排。请十六爷下令，让诸位王爷遵从圣命。”

允禄还没有醒过神来，允禩就厉声问他：“你是什么人？”

“回王爷，臣乃内务府笔帖式俞鸿图。”

“你是六品官？”

“不，是七品。”

“哈哈哈哈……”允禩仰天狂笑，“在这雍正皇帝的庙堂之上，可真是乾坤倒置了！一个六品小吏，也敢在这里跳踉行威吗？滚开！”

俞鸿图却没有被八王爷的气势吓倒，他朗声说道：“八爷，我虽是奉旨整顿旗务的小吏，可也是跟着十六爷办差的官员。何况今日的朝会上，皇上并没有说不准几品以下的官员说话。有人要违旨行事，我请庄亲王本主出来说话，有什么不对之处？”这几句话说得堂堂正正，连惯于找事寻衅的八爷允禩也被问了个大窝脖，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

雍正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群微末小吏中，竟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把嚣张一时的老八整了个乌眼青。他用赏识的眼光盯着这个貌不出众的人看了好久，才突然说：“俞鸿图，朕将你调归都察院，晋封你为御史！你现在不是‘小吏’了，有什么话，就放胆地讲吧！”

允禄此刻也迷糊过来了，说：“鸿图，你有什么建议，只管说出来吧。”

俞鸿图不慌不忙地说：“还是要按皇上的旨意办事，把旗务与政务分开。请众位王爷安坐观礼，就是有什么要说的话，也请稍安勿躁。皇上是主子，皇上要听谁的建议，自有皇上安排。像现在这样，大殿里众说不一，各说各的，岂不要乱了会场吗？”

允禄心里已经整理出来了头绪，他站起身来向诸位王爷一躬说道：“请

王爷们遵守朝廷规矩，安心坐下来听会。”

永信冷笑一声说：“方才万岁不是说过了，八王议政的事也不是不能商量嘛。我们本着祖宗的家法说事，也并没有出格呀？庄亲王，你何必定要拦着我们呢？”

允禄恳切地说：“整顿旗务只是雍正新政里的一条，并不是不议。皇上已经作了安排，我们就应该遵旨办理才对。”

允禩见永信说不过允禄，就马上出来声援：“遵旨办理？皇上刚才说过了‘言者无罪’的话嘛。既然这大殿里挂着‘正大光明’的牌匾，为什么不能让大家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又何必再另外去找时辰？”

俞鸿图抗声说道：“八王爷请注意，皇上并没有说诸位有罪。至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光明正大，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天下的臣子们也都在看着哪！”

一句话惹翻了允禩，他一拍几案厉声喝道：“你狂妄！我府里的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些，你竟敢这样地和王爷们顶嘴吗？”

俞鸿图寸步不让：“请八爷留意，这里是万岁爷的朝堂，而不是八爷的王府！我俞鸿图虽然官职微末，但我却是朝廷命官，而不是您八王府的奴才。八王议政已经废止了七十多年，那是圣祖爷废了的，难道你敢说圣祖皇帝也有错吗？八爷你今天口口声声说要实行‘八旗议政’，请问：上三旗的旗主是谁？下五旗的旗主又是怎样诏革？您管的是哪一旗，您旗下的佐领、参领、牛录，包衣都是谁，他们又在哪里办差？哼哼，除了我们内务府，大概这里所有的人都难以说清！八爷，虽然我在您面前无礼，可我却并没有犯上作乱的心。若论这个‘礼’字，是您和诸位王爷先在君前不遵礼节，也是您在皇上面前无礼地大声喝斥廷臣的。”

允祥听到这里，他那一颗悬得高高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刚才变起仓促，他最怕的是图里琛调兵进来之前，这里就闹出了大乱子。尽管他相信图里琛的手段，也知道他一定能把乱子镇压下去。可这里是堂堂中枢重地，是至高无上的庙堂啊！在这里轻易抓人、拿人甚至杀人，毕竟不是件小事。而且一旦闹起来，又该怎样善后呢？这个俞鸿图拼着自己性命这样一搅和，就为下一步争得了时间，也争得了主动，他真是功不可没呀！这时，他回头一看，图里琛戎装佩剑已经走到了殿门口，他的心里感到一宽，忙起身走到雍正座前，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然后恭身却步退了下来。

雍正的脸色已经气得苍白如纸了，他以令人不敢逼视的威严说道：“请诸臣工们退出天街以外去候旨，既然有人非要在这时谈‘八王议政’，那就等议决之后再召你们重新进来。”他把手一摆，“你们暂且跪安吧。”

皇上已经下了命令，按说大家都该立即遵从才是。可是，满殿的大臣们全都傻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了。张廷玉的面色带出了不快，鄂尔泰这个新进的军机大臣怒声说道：“怎么，你们都没有听见吗？还不快点谢恩退下！”

“谢恩……”

众文武官员们参差不齐地说了一声，脚步杂沓地退了下去。走到乾清宫门外，他们这才惊异地发现，一千多名御林军正荷戈持枪，杀气腾腾地聚集在东西配殿两侧，不禁都在心里叫了一声：好险哪！假如刚才朝廷上一句话说得不合，动起刀枪来，我们的小命还会保得住吗？快走，快走吧，这里不是我们傻站的地方！

大殿里只剩下了雍正皇帝和方苞、允祥、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弘

时等一方；当然，也还有允禩、允禊、允禵和都罗、永信、诚诺、勒布托他们另一方。看着群臣们纷纷退出殿堂，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多年的仇隙、怨恨、不满和疑惧，全要在这个场合里见出分晓，也全要在今天作出决定。昨天，不，半个时辰之前，他们还带着假装出来的微笑，握手言欢，亲切交谈，好像一家人似的；可现在，双方都已经撕破了伪装，也撕破了面皮，要为了那个高高在上的龙椅，而一搏生死存亡了。雍正一方，当然想趁此久等不遇的良机，把对手彻底地消灭净尽，让雍正的皇朝能顺利地渡过这次难关，并从此一帆风顺地开创他心目中的事业；可另一方又岂肯甘心服输？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较量了。以前他们每次都是以如意的算盘开始，又以再一次的失败告终。这次他们再也不能容让了，他们正在聚集着力量，准备作最后的一拼，哪怕是拼个鱼死网破，从此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了。

一百回 抗皇命纷纷落马下 训无知谆谆诉心曲

雍正见俞鸿图走也不是，留也不好的那惶惶然无所适从的样子，他在心中笑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微末小吏，竟有这么大的本领，挽既倒于狂澜，这样的人被埋没掉，真是太可惜了！朕假如早一天发现了他，绝不会让他屈就内务府的一个小小官吏的。他看了一眼这个立了大功的人说：“俞鸿图，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怎么能和大家一齐走呢？回来，回来，把你所说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吧。”

“扎！”俞鸿图痛快地答应一声，就要继续说话。可是，在一旁坐着的十四爷允禵不干了：“慢！俞鸿图不过是一个撮尔小吏，能值得皇上把他看得比王爷们还重吗？我也有话，我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呢！”

趁着允禩他们寻衅闹事的由头，允禵也跳了出来向雍正发难。他不让那个内务府的俞鸿图说话，而是抢先诉起了心里的怨恨：“皇上，我也还有话没来得及说呢？你能开开恩容许我说话吗？你有这个胆量敢让我把心里的话全都倒出来吗？你能担保殿外站着的侍卫们不对我们下毒手吗？如果你能让我们说话，并且真地作到了言者无罪，你才能算得起是个皇帝，是个立得住，站得稳的皇帝！”他略微停了一下，见雍正没有制止，便说起了压在心底的牢骚，“今天，这里议会的是政务，你们说的那些个事情，什么‘火耗’呀，‘官绅一体当差’呀，都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当这个乌‘议政王’，我只是憋气！我想问问皇上，我究竟犯了什么法，你就把我囚在东陵？让我过着人不人，鬼不鬼，死不死，活不活的日子，连个身边的人都保不住？我没有在西海打了胜仗吗？我不是万岁您的同胞兄弟吗？说实话，我听了十六弟的劝告，今天本来是不想开口的。可是，那么多的官员们对你的‘新政’不满，难道你就不该听从一下民意吗？”

坐在一旁的方苞，一眼就看出这次十四爷也要出来和皇上叫阵了。在

他的身后，还站着允禩哥几个和东来的诸位王爷，绝不能让他们占了先，更不能让允禩得了理！他出来说话了：“十四爷您说到了‘民意’，我倒想问一下十四爷，您知道‘民意’该怎么讲吗？您过去曾管过兵部，又曾经出兵放马，回来后又在东陵读书。这些年来，您一直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您知道一郡之内有多少田地吗？这些田地里头大业主占了多少，小业主又占了几成？您知道平常人们说的那个‘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都是从哪里得来的吗？前明灭亡，李自成革命，全是因为土地兼并过甚，官员贪墨无度才引发的！十四爷呀，我劝您好好地想一下，您不懂的地方还多着呢？不要只是抓住了一点，或者看到了一件事情，就信口开河地说三道四。天下之大，要作的事情有多难，您也要思量一下才对啊！”

鄂尔泰刚调到军机处来，对于全局的形势还不很了解，但十四爷他却熟悉。方苞刚刚住口，他就朗声接着说：“先帝爷驾崩，十四爷大闹灵堂；太后病重时，十四爷侍疾又言语不慎，这难道都可以说是无罪的吗？若是平常人，早就发往刑部去论罪了。可是只因十四爷是皇上的胞弟，皇上才念及兄弟情分，不予深究，仅仅削去王爵，请十四爷守陵读书。这一片保全抚爱之心，十四爷为什么就不能体贴呢？汪景祺和蔡怀玺等人相互勾结，图谋要劫持十四爷参与作逆造反，万岁除首恶之外，一概不问，而只是将他们从十四爷身边遣散，这不是法外施恩，又是什么？十四爷，您平心静气地好好想想，主子还有哪一点不是仁至义尽？”

允禩一看，好嘛，方苞和这个鄂尔泰都这样地能说会道，一番话竟把允禩问了个脸红脖子粗，张口结舌地答不上来了，他的心里这个急呀。平日里他虽然也恨允禩不肯与自己通力合作，但眼下已到了节骨眼上，他却不能不出来帮允禩一把了。他一改平日那温文尔雅的风度，大大咧咧地跷起二郎腿来怒声喝道：“十四爷正在和皇上说话，你们插的什么嘴？”

朝臣们全都退出去了，雍正的心里早就平静了下来。他不急不躁地说：“朕早就说过，今日是言者无罪嘛，允禩你何必这样浮躁呢？”他的声调并不很高，但话音却特别的刁蛮，“你们不就是因为乔引娣的事，想说朕是个‘淫暴昏君’吗？回头你们可以去见见她，问一问朕是否对她有非礼之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朕看你们今天这样不顾身家性命的闹法，恐怕还不是为了乔引娣，大概还是要弄那个‘八王议政’的吧？朕告诉你们，不要再搞那些个玄虚了，还是开门见山地谈更好一些。”

允禩咬着下嘴唇恶狠狠地看着雍正，过了好半天才说：“就算是要八旗议政又怎样？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地提出来，也谈不上是犯上作乱！皇上，你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的吗？”

“朕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

“你问问允禄。”

这次该着雍正吃惊了，他带着狐疑的眼神盯着允禄问：“老十六，朕一向知道你是最老实的，想不到你竟然敢矫诏乱政。嗯？”

允禄吓得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他多么想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说这是弘时说的话，而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说过呀！可是，他一瞧弘时那凶狠的眼神，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人家是皇子，是阿哥，皇上能信得过他允禄吗？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啊……是，是三贝勒……他说的……说这是皇上的意思……”

雍正只觉得浑身一颤，掉过头去又盯上了弘时。弘时怎么能不害怕？他连忙跪了下去颤声说道：“阿玛知道，儿子最是胆小，怎么敢编造圣意害国乱政呢？想必是十六叔听错了。”

儿子的原话是，八王议政的事，皇上自有安排，议政的就是旗政，儿子这话和皇上今天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呀！”

“嗯？！”

别看允禄平日里不大管事，可他心里清楚着呢。弘时一改口，他马上就意识到了灾难即将临头。自己怎么能和弘时这位皇阿哥作对呢？昨天晚上他们在一起说的话，是无法对证的，要硬说是弘时对自己说了谎言，说不定更要倒霉。他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叩着头说：“臣弟这会儿实在是记不清了……皇上知道，臣弟是出了名的十六聋，也许是我把三贝勒的话听错了……”

雍正勃然大怒：“好，你错得好！”他快步向着允禄走去。张廷玉吓了一跳，以为皇上要踢允禄一脚的。可是，走到半路，雍正却又忍住了。只听他冷笑一声说：“这件事，是朕自己糊涂了，不该用你这聋子来办事！削去你的王爵，你回家去闭门思过吧。滚！”

允禄的眼里饱含泪水，十分委屈地看了一眼雍正，叩着头说道：“是……”他爬起身来退出去了。

图里琛正好在这时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退下去的允禄，却没敢和他说话，径直走到皇上身前跪下奏道：“礼部刚才派人进来让奴才代奏说，文武百官已经遵旨午门前按班跪候，请示主子有什么旨意？”

雍正满意地看了一眼全身戎装的图里琛说：“叫他们等着！等会儿朕还有旨意。告诉各部尚书，有私议国家大政者，休怪朕今天要开杀戒！”

“扎！”

雍正的眼睛里闪着阴狠的光，突然转过身来格格地一笑说道：“朕即位之初就曾经说过，朕无意来做这个皇帝。但圣祖既然把皇权交给了朕，朕也只好勉力地做好这件苦差使。

圣祖德近三王，功过五帝，就是废除八王议政，也是在他老人家手里发生的事。你们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中，突然发难，要求恢复八王议政制度。朕现在要问你们一句，是圣祖当年措置失误呢，还是朕有什么失德的地方？你们之中，要是谁想来当这个皇帝，就不妨站出来直说！”

自从朝臣们被撵出了乾清宫，退到午门外边起，允禄的心里就觉得忐忑不安。平常日子里，他们在自己的府邸里密议的时候，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雍正的无能，是雍正的不堪一击。但是今天他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也感觉到掌握中央大权后有多么大的权威，指挥起来又是多么的容易！从敞开的乾清宫殿门口向外看去，黑鸦鸦集中起来的御林军，早已像铜墙铁壁样地站在那里，整装待命了。他知道，如今是大势已去，打心底泛起一阵悲凉的叹息。他强忍着又惊又恐的心境，叩头说道：“万岁的这番话，做臣子的如何能够担当得起？臣等并没有自外于朝廷的心，更不敢作乱造逆。八王议政乃是祖制，就是永信、诚诺他们也无非是想出来为国效力，辅佐皇上治理天下，臣弟担保他们谁也没有异样的心思。”

雍正没有理会他的话，却笑着对睿亲王都罗说：“睿亲王请起身说话。朕很高兴你没有和他们掺和在一起。”

允禄听出来雍正的话意了，眼看着形势急转直下，这也是他始料不及

的。他觉得八哥刚才的话说得太软弱了，就是上了刀俎的鱼，还要蹦达几下呢，何况面对宿仇死敌？他站起来抗声说道：“万岁既然是这样说了，臣弟还有话要说！睿亲王入京，和其他亲王们一样，我们在一起议了整顿旗务的纲目，也一起谈了八王议政，并没有人暗地里另起炉灶啊！不知万岁说的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也不知万岁所谓的‘掺和’，又意在什么？”

允禩的话一出口，允禩就意识到自己的失策了。“服软”就是“理屈”嘛！他马上又说：“别说我们没有私地里阴谋，就是说了些什么，万岁也大可不必这样讲话。皇上若无失政之处，何必要如此堵塞言路？皇上若是有失政之处，又何必拒谏饰非？”

雍正冷笑一声：“嗨，朕堵塞了你们的言路了吗？你有什么话，想说朕有何失德之处，不妨明言嘛。”

一句话又把两人说闷了。允禩看到这情景，在一旁大声说：“田文镜明明是个小人，是个敲剥聚敛的酷吏，河南官民人等，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皇上你却树他为‘模范’，对他任用不疑，这难道不是失德吗？”

“你身在东陵，他是小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刚才众位大臣们说的。我觉得他们说得有理！”

“有理？有什么理？你有的是大业主，大豪绅的理！”雍正厉声驳斥说。

“皇上难道要杀富济贫？”

“哈哈哈哈……”雍正皇上仰天大笑：“说得好！但朕不是要杀谁济谁，朕是要铲除乱根，创一代清平之世！”突然，他止住了笑声，急促地在大殿里走来走去，脸色也涨得通红。他似乎是对别人，又似乎是对自己说：“朕就是这样的皇帝，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父皇既然把这万里山河交付给朕，朕就要把它治理得固若金汤！谁阻了朕的志向，朕就对他毫不留情！”他转脸向殿外高喊一声：“图里琛！”

图里琛就在殿外檐下，听见雍正召唤，他一步跨进殿来，“叭”的打了个千儿：“奴才恭听主子吩咐。”

雍正面冷似铁地说：“你八爷、九爷和十四爷今天累了。由你带步兵统领衙门的兵士们护送他们回府。”

“奴才遵旨！”他站起身来向外一招手，立刻就进来四名千总，向雍正行了军礼，肃立一旁看着图里琛。图里琛脚下马刺踩得金砖地吱吱作响，直向允禩等人走了过去。打了个千儿说：“八爷、九爷、十四爷，奴才奉旨送你们回去。”

允禩霍地站起身来说：“无非一死而已！老九，老十四，不要装脓包，也不要再去求他！”他转身向雍正一揖道：“皇上四哥，兄弟我等你来杀我哪！”说罢昂然向殿外走去。

允禩也是一揖，只有允禩更是格外不同，他站起身来，用极其轻蔑的眼光瞧了一下雍正，“哼！”了一声便离开了这座高大宏伟的乾清宫。

雍正的脸色突然变得血一样的红，他对着傻坐在那里的几位王爷也是“哼！”了一声，便回到御案前坐了下来。他提起笔来，似乎是想写点什么。可是，不小心，朱砂蘸得太饱了，还没有下笔，就滴了两滴，而且还正滴在明发的诏纸上。那血红的颜色十分注目，让他也吃了一惊，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样，呆坐在那里不动了。张廷玉知道皇上这是在想着怎样处置这些“铁帽子”王爷，他倒是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便假装没有看见。可是，鄂尔泰却深知这事情的重大。本来，满洲的旗人们就对皇上

不满。自从整顿旗务以来，每天都有西林觉罗本家到他府上去哭叫，有的人甚至质问他“皇上还要不要我们这些满人了”？如果照今天这些旗主们的所作所为，发到部里，至少也得问一个“斩监候”！可是，那样一来，不但旗务整顿变成了一句空话，就连奉天也要受到极大的震动。说不定连蒙古诸王，也都要被株连。满蒙是大清的国本所在呀，一旦乱了起来，那大清岂不要崩溃了吗？他上前一步来到皇上身边，躬身小心地说：“皇上，当天命六年时，太祖武皇帝曾与诸王对天焚香共同祈祷说：‘吾子孙中若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勿开杀戮之端’。这些话尤在耳边，请皇上留意。”

“唔？”雍正的精神好像有点恍惚，他抬起头来，却正好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条幅：“戒急用忍”，这正是康熙皇帝亲手写给他的座右铭。他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踱到屏风前边，眼睁睁地看着诸王问：“尔等知罪吗？”

“知……知罪！”

“既然知罪，朕就不再加罪了。朕说一句诛心的话，你们现在只是‘畏罚’，却并不真正知罪。朕治理天下，遵循的其实只有两个字：一是孝，二是诚。就诚而言，上对天地，下对四方，御群臣，临万民，都出自本性，没有半点的虚伪矫揉。这上边还应该有个内外之别，要分而待之。朕对待天下臣民，犹如光风霁月，恩惠是人人均等的；但对满人，则又如一家子弟，有着骨肉的深情和满怀的挚爱。正因期之愈高，所以也求之愈苛，完全是一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你们今天跟着他们胡闹，是让别人当了炮筒子使呀。这就是不诚，也是对朕的不敬！再一点，你们身处奉天，管的事不出满旗满人，受人的挑拨，也想来分一份皇权。朕问，你们懂不懂治理天下的道理？你们知不知道，如今的形势早就不是开国之初了，汉人们比我们满人多着上百倍呀！如今各部官员中满汉各占一半，就有人怨声载道了，还能再架住你们这样胡闹？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却不能治天下，连这点普通的道理你们都不懂，还要跟着允禩他们闹事，朕若想发落你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一百零一回 讲古说史教训王爷 称猪叫狗辱及祖宗

“臣……懂了。”

“不，你们一点也不懂。比如说，八王议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知道吗？”

几个王爷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却还是一个劲儿地在地上叩头：“臣等真的不知……”

雍正一拍几案：“连这个都不懂，还跟着瞎闹腾？哼，你们死了这个心吧！”他这话是生着气说出来的。其实八王议政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连他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但他毕竟是皇上，他的话就是命令。他回头对俞鸿图说：“鸿图，你上来，将这八王议政的事和他们说一遍，让他们也长长见识。”

“扎！”

俞鸿图是今天的朝会上唯一得到彩头的人，他心里那份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但是他又不敢表露出来。因为他怕兴奋得过了头，就会立刻引起在场众人的反感。一听皇上要他说一下八旗议政的历史，他便极其潇洒地叩了一个头，又庄重肃穆地开口了：“臣奉旨参与整顿旗务的差使，自然要细心准确地通晓《八旗通志》。据臣所知，己未天命四年，太祖令褚胡里、鸦希诏、库里缠、厄格腥格、希福等五臣，带着誓书，与喀尔喀部五卫王共谋联合反明。所以最初时，并不是八王，而是叫‘十固山执政王’。

“到了天命六年，也就是鄂尔泰刚才所说的盟誓这一年，情形又是一变。参与盟誓的并没有卫王，也没有喀尔喀诸王。当时参加的有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和格垒、迹尔哈郎、阿吉格以及岳托四位王爷——这就是所谓的‘八王议政’。

“但自此以后有了大事具名议政的，却又不一定是这八个人。太祖遗嘱中说的各主一旗的，像多尔衮、多铎，都不在八王之内。其余的和硕贝勒也是随时更定的。直到圣祖手里，这八旗议政的制度，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已经很少有人能确认‘八王议政’是指的哪八位王爷了。”

俞鸿图果然是十分了解国故，因此把从这儿往后的历次会议，哪次是哪几个王爷参政，哪几个王爷又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说得周详之极。这样一算之下，竟没有一次是完全的八王议政。他接着又叙述了太祖杀速尔哈赤父子，世祖杀肃亲王豪格，罢黜睿亲王多尔衮一门的前后原由。他心思灵动，又口才极好，将伏法诸王的情形，描绘得如在眼前。俞鸿图越说越精神，越说越有神采，他长跪在地，口中振振有词地说着：“正是因为八王议政从来也不能事与权统一，而且最容易使人臣们不尊皇帝而觊觎大位，顺治爷当时一揽上三旗之权于天子；康熙爷又将旗营、汉军营编归兵部，由国家统一提调。所以，七十年间，愈是皇权统一，就愈是国家大治，旗主们也得以乐享太平盛世之福。三藩之乱，中央大权所及之处，才可能只有叛官而无叛兵。唯有尼布尔王子悍然称兵作乱，而又被上将军图海和周培公十二天就扫平者，恰恰就是他们统帅的都是八旗旧人！假如圣祖当年因循祖制，八旗各自为政，吴三桂祸乱十一省，岂能轻易就范？即使没有三藩之乱，西晋之八王乱政也足以引为殷鉴。同室操戈，箕豆相煎，不但无今日之大治，诸王又何得安坐盛京血食一方，传之子孙而不替呢？”俞鸿图辞色严厉，侃侃而谈，口说手比，至此才突然煞住，真有掷地有声的气势。他向雍正叩了一个头说：“禀皇上，臣已奏完。”

雍正十分欣赏地看了一下俞鸿图对诸王说：“俞鸿图今天讲的这些，你们要当成功课，下去后再好好复习。温故而知新，这才能本份一些。八旗干政，其弊端不可胜言！但你们只是无知，作孽的却是允禩、允禵和允禔他们，还有一个允禔我，现在正住在张家口外。你们借他们的势，他们借你们的力，叵测之心难告天下臣民！念你们祖上的功业，朕就不打算对你们加以惩处了。但自今日起，哪一个再敢冒险犯难，与当政人相互勾结图谋不轨者，朕定取他的首级示惩天下！现在，你们都退出乾清门外候旨去吧！”

四个王爷磕头谢恩，站起身来，揉着跪得发酸疼痛的双腿，趑趄趑趄地走向殿外。雍正突然叫了一声：“睿亲王回来！”

都罗吓得浑身打了个机灵，迅速转回身来，重新跪下叩头说：“臣王敬听皇上教训。”

雍正却温存地笑着说：“你不要害怕。他们三王进京，是两个肩膀抬着一个嘴，成心与朕打擂台来的，也是一心要跟着允禩他们捞好处的。你和他们不一样，弘时向朕递了你呈进来的贡物单子，还很替你说了一些好话。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本来是不希罕你这么点贡物的。朕取的是你这点儿心，要的就是你这一片忠诚的心意。多尔袞老王爷要见到你今天的情形，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都罗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皇上也！但臣王所居身份，与诸王大不相同。所以，刚才不宜出面与诸王争执，求皇上明鉴。”

“当然，当然，朕心里头明白着呢！你刚才若是出头站在朕这边，外人就一定说会是我们满人之间起了内讧。你也是信得过朕才这样处置的嘛，朕心里很是欣慰。你现在已经是世袭罔替的亲王了，有无上的爵位，朕也确实无可封赏了。弘时，你替朕记档：睿亲王的王冠之上，可再加一颗东珠，并用红绒结顶。除了你现在的世子之外，你自己再从儿子里头挑选一个出来，由朕封为郡王！”

弘时答应一声：“是。”他刚才还满腹狐疑，怕雍正怪罪他，现在他的心才算放下了。

都罗还要逊让，雍正笑着说：“你不要推辞了，朕慨然说过了，就要依此办理的。你应当知道，朕的奖罚都是有尺度的。你有功，朕就要奖；假如你也像他们那样不规矩，朕也是绝不能容忍的，你下去吧。”

都罗千恩万谢地告辞出去了。雍正又对允祉说：“三哥，你到外头去传旨，让乾清门外的大臣们还都回来，仍接着会议。传完旨后，你带上图里琛到老八、老九和老十四他们那里走一趟，告诉他们不要惊慌，但是也都要安分地在家静候处分。叫步兵统领衙门负责这几个王府的护卫。就这样，你去吧！”

俞鸿图上前跪了一步说：“皇上，臣是不是也应该先下去，然后再同着大家一同进来？”

雍正一笑说：“哦，你很懂事，说得也是正理，那你就下去吧，等会儿你再进来好了。”

乾清门离乾清宫不过咫尺之遥，允祉刚出去不久，几百名官员们再次来到了这里，他们看到，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也不知他如今是喜是怒还是忧；方苞和张廷玉等人也还是坐在他们原来的位子上；只有十三爷允祥，却换了一张安乐椅。他是久病不愈的人，能来参加这次朝会已是不易，大家看着他那瘦得像一把骨头似的身子，心里都充满了同情和关注。他也好像知道众官员的心思一样，直盯着地看着他们走进来，直到参见皇上的“万岁！”声高高响起，他才转过脸去看着皇上。

雍正打破了殿里十分压抑和寂静的气氛，说了句：“请朱师傅还到这边来坐。”等朱轼重新坐下后，雍正又回过头来对允祥说：“十三弟，朕因为你的身子不好，才让人搬了这安乐椅给你的。你要是觉得这样坐着更受罪，朕让人给你拿个枕头来，你干脆躺着吧。高无庸，去，给你十三爷垫个枕头。你想坐就坐，想躺就躺，坐不住了还可以在殿上走动走动。”

这个朝会朕尽量开得短一些，不妨事的，朕就不信难道还能再出个曹操？”

他这番话一说出口，下边跪着的臣子们，都只觉冷彻骨髓，谁还敢再

有什么表示？

雍正似乎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可能太重了些，便又笑着说：“你们不要害怕，朕是不愿意无事生非的。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让朕有什么办法？他们这些个王爷们，也太小看朕了，想拿朕当汉献帝，当晋惠帝，要来个挟天子而令诸侯，真是妄想！要知道，今日高高在上者，乃是四十年栉风沐雨忧患王事的雍亲王！朕从荆棘丛中走来，早年就已办老了差事，也洞悉了民情。官场里的这些个鬼域伎俩，哪一件能瞒得过朕的这双老眼睛？”他口风一转接着又说，“但我们今天的朝会，还仍然是议大政，还是开头时说的那个题目，也还是言者无罪，诸臣工可以畅述已见。”

下边的这些臣子们，哪还敢说话呀！一个个低眉攒目，大殿里静得可以听见人们的心跳声。

雍正看到这种情形，知道大家都心存恐惧，便说：“你们不要这样缩头缩脑的嘛！朕只诛那些有罪之人，只治那些心怀叵测之身，而从不以言词加罪于人，也从不以文字降祸于人的。”

这话说得太假了！前不久，那个有名的才子徐骏，不就是因为几行诗作被斩首西市了吗？现在朝廷上还放着一个活宝钱名世，谁还敢胆大包天地出来说话呢？

在一片死寂之中，终于云南巡抚杨名时出来说话了。他膝行上前一步说：“臣杨名时有本奏上，恭请皇上御览。”一个小太监连忙走过去接下本章来，呈到雍正案头。

雍正知道，今天这个静场的局面，全是刚才闹的。其实，他的本意，只是想痛斥几个不识时务。反对刷新政治的臣子，然后就明降诏旨，把几项大政推行下去，也趁机堵住六部九卿妄加议论的口。允禩他们一闹，倒让他歪打正着，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不过，他也知道，这样一闹，是不会再有人出头说话了。他向案头上放着的那奏章略微瞟了一眼说：“很好。既然没有别的异议，那就是大体可行。有人不是要弹劾田文镜吗？那只是个极其平常的事。朕这就下诏，让弘历返京时顺道查访一下，他自然会秉公处置的。无论是田文镜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只要不是另有图谋，只要不是对君父心怀叵测，出于公心而言政，说对说错，朕都是不计较的。朕想，有些人现在就心里有话，可是今日被人搅了场面，你们就也有了心障，或者尚有一些话，今日不便明讲的，都没有什么。回去后可以写成奏折，写成条陈，或密折，或明发，只管奏上来，朕自能明察洞鉴的。就是明令颁发之后，施行起来有什么不当之处，也允许直封奏陈。”

雍正说到这里，知道不会再有什么异议了，正准备宣布散朝，坐在安乐椅上的允祥突然痛苦的抽搐了一下。他想用自己的双手勉强支撑着身子坐直了，但手一软，像挨了一闷棍似的，一头倒了下去，口中鲜血狂喷而出！雍正霍地站起了身子，用惊恐的目光直视着这位爱弟，十几名太监也奔了过去围住了允祥。雍正厉声高叫：“传太医，传太医呀！你们都是死人吗？”

守在乾清宫外的太医们听到这声招呼，连忙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大殿里也在一时间引起了一阵骚动。鄂尔泰大喊一声：“都跪好了，不许乱动，也不许交头接耳！”

允祥终于睁开眼睛来了，他吃力地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皇帝和太监们，勉强笑了一下说：“皇上，您知道，臣弟争强好胜了一辈子，想不到今天却在在大厅广众之下出了丑。看来，臣的大限果然是到了……圣祖……圣祖啊，

臣儿就要跟着您老人家去了……”

雍正满脸都是泪水，他轻轻地抚着允祥的身子说：“老十三，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寿限还长着呢！邬先生不是说了，你能活到九十二岁吗？你先回去，朕要派最好的太医，用最好的药来为你治病。你只管放宽心吧……”

允祥凄凉地一笑说：“那我就托主子的福了……”太监再不敢迟疑，就着那张安乐椅，抬起允祥走出了乾清宫。

雍正重新回到御座上，他背对着众臣，好大一会儿才突然转过身来。张廷玉对皇上的性子摸得太熟了，知道这是他怒气即将发作的预兆，也知道这必定是因为允祥的突然发病才引发了皇上的心火，看着皇上满脸都是乌云，好像立刻就要雷电交加的样子，张廷玉连忙走上前去，思忖着怎样才能解劝开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雍正却已经自己开口了：“刑部的人听着：原来决定要秋决的犯人，除大逆十恶者应由朕特批之外，停止秋决一年，以为吾弟允祥纳福。”说着这话的时候，他的眼圈里有些发红，眼睛直视着前方远处，像是要穿透殿顶直达苍穹似的，“允祥的病，说来很简单，他全是跟着先帝，跟着朕累倒了的！二十年前，朝廷上下，谁不知道那个英武豪侠义薄云天的‘拼命十三郎’啊！他现在累倒下来了，还有一个李卫，也累坏了身子。有人在明里暗里说田文镜这也不对，那也不行。可是，你们知道他的火耗只收到三钱，他推行火耗归公，涓滴不入私门。可他要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也是四面楚歌。他给朕上了奏折说，他已经是骨瘦如柴，恐年命不久于人世，他也要累疯了！看看他，再想想朕，朕自己又何尝不是每天只能睡一两个时辰，何尝不是已经累得支持不住了？你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张廷玉，他是两朝老臣了，五年，才五年多呀，他头发已经皓白如雪了！要不是为了上对列祖列宗缔造创业的艰难，下对子孙们的万代昌盛，朕何苦要这样苦苦地折磨自己？何苦要这样像熬灯油一样地勤政？朕手下的这些国家精英们，至于一个个都累成这样吗？”

张廷玉的眼睛里流出了混浊的老泪，却听雍正还在继续地说着：“朕在藩邸当王爷时，威福并不减今日的帝王之尊。虽然也常常出去办差，但仰赖圣祖神圣威武，比起今日来，还是清闲了十倍也不止。这皇帝的位子就这么好，引得众多的人们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朕一心一意地想要政治清明，民生安业，偏偏是允禩、允禩、允禩我和允禩这样的小人，打横炮，使邪劲儿，必欲取朕而代之不可。他们的心思不在天下，也不在臣民，他们是只是希图那点儿威荣，那点儿权力！他们的心像猪狗一样的齷齪，他们是阿其那，是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突然他来到御案前，提起笔来狂书着：

允禩允禩允禩等，结党乱政，觊觎大位至死不渝，泉壤之心人神共愤！着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允禩改名为

‘塞思黑’，允禩……

写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允禩是自己的一母同胞，便十分烦躁地将允禩的名字勾掉，恶狠狠地写上“钦此！”两字，转过身对鄂尔泰说：“你，骑上快马立刻到允禩那里宣旨：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允禩改名为‘塞思黑’！”鄂尔泰飞也似的捧旨走了，雍正的心火还是在燃烧着，想想终究是太便宜了允禩。从允禩身上，他又联想到了钱名世，便又扯来一张大纸来，朱笔狂草地写上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这才将笔远远地扔地一边，抬起头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一百零二回 雷霆万钧咆哮狂怒 梦魇多变难宁惊魂

文武百官们哪见过皇上如此暴怒啊，一个个全都吓得苍白了脸，连大气也不敢出了。不知是哪个部里的官员，竟然吓得一头栽倒在地上。他们虽然大多不是满人，也不懂满语，但却知道“阿其那”就是猪，而“塞思黑”就是狗！把自己的亲生兄弟比成猪狗的，自古以来，大概还只有这个雍正皇帝。尽管这是他在暴怒之下做出的决定，但这决定的后面，又隐藏着什么呢？

雍正心里的怒气还没有散发出来，他还在大殿里咆哮着：“朕之处世用心犹如日月经天，朕之光明磊落祖宗神明皆知！你们里面很有些人是什么‘八爷党’、‘九爷党’的，对朕口是心非的也还不少。今天在这堂堂天枢重地，光明正大的殿宇之下，文武百官齐集之处，你们只要有一人能够说出道理来，说朕不如那个‘阿其那’和‘塞思黑’，朕决不怪罪，而且立刻就将皇位让给他！”他说这话时，眼睛里充满了挑战的神情和冷峻的笑容。他扫视着大殿，见没有人敢出来说话，似乎心情平静了许多，但这也只是一刹那间的平静。一想到允禩结党盘根错节经营了这么多年，下面跪着的不知有多少是他的同党。自己曾经亲手写了御制《朋党论》，可是，至今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允禩他们的阴谋，他的怒火又升了上来。觉得自己现在只是在强权上赢了允禩他们，可无论是德行、人望上都比不了那个‘阿其那’，不禁又妒忌又不理解。便接着说道，“君臣大义乃三纲之首，你们都是读书人，竟然愚蠢如此，看着允禩的党羽在朝在野为非作歹，竟能够无动于衷，真是咄咄怪事！”

这里头还有那个叫做钱名世的，他既然是探花出身，什么书他没有读过？他占据着翰林院这样清贵的职务，却去捧允禩死党年羹尧的臭脚，真让人恶心！朕的这幅‘名教罪人’的牌匾已经写好了，就着礼部颁赐给钱名世，‘礼送’他回乡，挂在他家的大门口上。告诉常州知府和武进县令，让他们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挂匾情形。如未悬挂，即呈报督抚知道，朕自有一番料理。江南本是人文荟萃之地，居然出了钱名世这等败类，也自应反省自问，思耻明过。着江南明年停止乡试一年。汪景祺虽已伏法，但他的原籍浙江，也应该照此办理！

钱名世离京之日，由礼部知会百官，大学士以下官员，都要写诗为他‘赠行’，他既然以文词谄媚奸恶，那就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以炯戒！”

雍正皇上越说越气，也越说越离谱。从允禩等人说到钱名世，又从钱名世说到了汪景祺，下边还不知他要把话题转到哪里，还要再说出什么样的令人难堪的“料理”来。张廷玉可不能坐视不管了，他趁着雍正喝水的空子，快步向前走到皇上身边说：“皇上，刚才太医院派人送信说，怡亲王病体已

经没有大的妨碍了。怡亲王说，他想见见皇上。”

“唔？什么？”雍正猛然从暴怒中清醒过来，觉得自己刚才确实是有些失态了。很多话本来是不该说，或者要和军机处和上书房商量一下再定下来的。比如让江南和浙江两省士子都因为钱、汪二人的案子而停考一年，让满朝文武都写诗骂钱名世等等，显然都有点过分。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君无戏言，既然话已出口，就难以更改了。他点头示意，让张廷玉退了下去，又说：“本来今天是和诸臣工共商新政大计的，却让这些个夜猫子给搅了。但话又说回来，挤掉了这个脓包，也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这样，推行起新政来，也许会少一点梗阻。刚才张廷玉说，怡亲王病体复安，朕心里才稍感欣慰。怡亲王乃是古今罕见的忠良之臣，也是国家的栋梁。他若是被今日之事激出朕所不忍说出的事，朕必定要以‘阿其那’和‘塞思黑’与他抵命！”说完，他一摆手，便拂袖走出了乾清宫。

雍正直奔清梵寺，看望了允祥的病，等回到畅春园时，他早已是精疲力尽了。他浑身上下几乎是散了架一样，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地回到了澹宁居。太监们赶快端了御膳上来，可是，他虽然觉得有点饿，却一点食欲也没有。高无庸知道，他一定是胃气不舒服，便让御膳房做了一小碗京丝挂面来，上头还滴了几滴香油。雍正这才勉强吃了两口，然后就和衣躺在了大迎枕上。他吩咐高无庸说：“朕要静一会儿，除了方先生、张廷玉和鄂尔泰之外，朕什么人都不见。”

高无庸答应着退下去了，雍正却仍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想看点东西，可拿起奏章来，又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允祥的影子，他那瘦弱的身子，仿佛时刻在他的眼前晃动；他那断断续续的话语，又总在耳边响起：“皇上，这几年我在病中读了几本史书，自古以来，像您这样孜孜求治的，连圣祖也包括在内，没有第二人！臣弟知道，您是一心一意地要‘为天下先’，要改变数百年的陈规陋习，要追踪圣祖，超越前人。可是，您的身边却大多都是些庸才呀！您……太难为了！所以臣弟请皇上以后要多注意收罗人才……”雍正听着允祥这些像是临终遗言似的话，心中十分难过。便安慰允祥说：“十三弟，你好好休息吧，先不要想这些，等你康复了，咱们再谈不行吗？”

允祥却惨然一笑说道：“皇上，你还指望我能够康复吗？平常日子里，大家都夸赞我是位侠王，唉，我配吗？就说杀成文运的那回子事，他虽是罪有应得，可也并没有死罪啊……”

雍正接过话头：“那是当时形势所迫嘛……”

“不，四哥，您不要拦我……成文运该死，可是，阿兰和乔姐也该死吗？她们都是年轻貌美的娇好女子，又都那么痴心地待我，但还是死在我的手里了……现在我一闭上眼，就好像见到她们站在我的身边……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能活。这是四哥您常说的。所以……皇上不要学我，不要轻易地动怒。您发起脾气来，确实是很吓人的……就说八哥吧，他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严，明摆着是一个奸党头子，可他毕竟与我们是同一个皇阿玛呀！剥掉了他的权柄，让他不能为害朝廷也就是了，千万不要……杀！我的好四哥，您能听得进臣弟的话吗？”

雍正泪流满面地说：“哥哥我记下了。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地养着。朕亲自为阿兰和乔姐她们念往生咒，祝她们早升天界……”

允祥睡着了后，雍正也回到了澹宁居。他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境中似乎有人在身旁说话，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原来是

弘时，便说：“朕太累了，你先下去吧。”

弘时并没有退下去，还更上前一步说：“皇阿玛，儿子有紧急的事要向阿玛奏明。”

“什么事？”

弘时看了一眼雍正说：“儿子是心里头有怀疑，才跑来请示阿玛的。‘八王议政’的事，从一开始阿玛就没有松过口，十六叔却为什么会传错了圣意？他是耳朵背，是心里糊涂，还是别有用心呢？”

雍正惊觉地问：“什么用心？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据儿子看，是不是允祉三伯或者是四弟宝亲王有什么不规的地方？十六叔为人所使，当了别人的枪头……”

“你有什么凭据？”

“父皇啊，您别忘记了史书上说的那个烛影斧声的故事。隆科多弄那个玉碟有什么用处？还不是想行妖法来害您，他不还曾是托孤大臣吗？四弟宝亲王眼看就要接大位的人了，还四处收买人心又是为什么？他们谁像儿子这样，整天傻呆呆地只知跟着皇阿玛苦干？”

雍正勃然大怒：“你放屁！弘历远在江南，怎么会假传圣旨？你十六叔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头的人，他敢吗？要论起说假话办假事、你还不到火候呢！回去跟你八叔好好学学，然后再来朕面前掉花枪！”

……弘时突然不见了，一个女人却走到御榻旁。雍正怒声说道：“你们连让朕睡个安生觉也不肯吗……你，你……”他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身边的女子竟是乔引娣。但仔细一看，却又像是小福……他眨眨眼睛，看了又看问道：“你果然是小福吗？”

那女子嫣然一笑说：“皇上，你真是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如今你身边有了乔引娣，哪还能再想起我小福来？”说完转身就走。雍正急了，从床上一跃而起追上前去。可是，小福似乎是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不见了。雍正觉得好像是走在一片大沙滩上，冷嗖嗖的风吹得他浑身打战。他边跑边喊，好不容易追上了，拉过来一看竟然仍是乔引娣。他抹着头上的冷汗问：“朕这是在做梦还是真的？你到底是小福还是引娣？”

引娣冷笑着问：“皇上，亏你还是信佛的，也亏你还常常念往生咒。岂不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梦也好，无梦非梦也罢，还不都是色相变化？我就烧死在这棵老柿树下，二十年前，你不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吗？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从此将天各一方，你也不要再想我了。人间世事纷扰多诈，人心险恶，你好好地保重吧，我去了……”

一转眼间，小福已经不见了。昏黄广袤的沙滩上，凄凉的冷风在呼叫着，黄河滩上的尘沙也在他身边无情地翻滚。他看到了远处那婆娑起舞的沙暴，也听到自己悲伦的呼喊声：“小福，小福，你回来呀……引娣，引娣……你怎么也要走呢……”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是皇上，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皇上，他放声大叫：“侍卫们在哪里，太监们又在何处？你们快去，给小福修庙！快去把引娣给朕找回来……”

守在暖阁外的高无庸快步走了进来，他轻声地叫着：“皇上，皇上，您醒醒，醒醒啊！”他一边为皇上掖好蹬开的被子，一边小心翼翼地：“皇上，皇上，你是被梦魇着了——奴才们全都在这儿侍候着呢！您先喝口水，醒醒神。奴才这就去叫乔姑娘，她要是肯来，叫她上来侍候主子可好？还有，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了，主子要不要现在见见他们？”

雍正清醒过来了，才知道刚才自己竟是在梦境中。他想起梦中所见，心头还在怦怦地跳着。他吩咐一声：“叫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哦，乔引娣要是不乐意，你们不要勉强她。”

乔引娣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年多了。她在允禩那里时就听说，皇上是个好酒贪色之徒。刚来澹宁居时，她时时都在戒备着。她把内衣用细针密线缝得牢牢实实，还昼夜都准备着一柄用来自裁的长银簪子，稍有可疑的饭菜和茶水绝对不吃不喝，皇上假如想来施暴，她就一了百了。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她每天只见皇上千篇一律的只是“听政”，“听政”，好像除了听政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偶而雍正也到她住的地方来看看，却从来不多说说话，只是极随便地问上一两句，就返身走去。最奇怪的是皇上还有特旨给她，说有差使时，引娣可以听便。她愿去就去，不愿去时也不准勉强。今天高无庸又来了，而且一见面就一脸的谄媚相，引娣知道皇上又要叫她了。便说：“今儿个我洗了一天的衣物，累了，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

高无庸惊讶万分地说：“哎呀，乔姑娘，你怎么能干那些个粗活呢？下头的这些人真是混账透顶了，回头我要好好地教训她们一番。叫我说，你什么事也别做，保养好身子，就是你的‘差使’。你的脸上能露出喜相来，我们这些人也都能跟着帮光呢。”

高无庸这话还真不是瞎编的。那天一个太监侍候皇上写字，他拂纸时不小心把茶弄洒了。刚好这幅字是雍正写好了要赐人的，这一下给溅得不成了模样。皇上一怒之下，便命人将他拖到后院狠狠地打，引娣看着不忍，便走上前去给雍正重又送上一杯茶说：“皇上，别再打了。奴婢给你拂纸，您再写一幅成吗？”

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雍正马上下令停刑。所以，打从这事以后，凡是犯了过失的太监宫女们，都把免受刑罚的希望，寄托在引娣身上。她也真有面子，只要她一出面，该重罚的改轻了，该轻罚的就饶过了。引娣见高无庸的笑脸像是开了花似的，便问：“又是谁怎么了？”

高无庸小心地说：“今天倒不是谁要遭罚，而是出了大事了。几个王爷大闹朝堂，受到了万岁的处分。八爷和九爷都被改了名字，连十爷和十四爷也被捎带了进去，皇上也气得病了。本来想请你过去一下的，皇上还是说要听你自便。不过奴才们瞧着今天这势头不大对，皇上正上火，怕一个不小心，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好姑娘，你知道咱们吃这碗饭多不容易啊！”

一听说十四爷也出了事，乔引娣二话不说，站起身来就来到了澹宁居。她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向坐在炕上的雍正福了两福，从银瓶里倒了一杯热茶捧到炕桌上，这才又垂手站在一边。

雍正本来是不渴的，因为是引娣倒的茶，他也就端起来喝了一口，极其温和地看了她一眼，才接着对方苞和张廷玉说话：“你们来推荐朱师傅，朕以为很好。他的忠心和正直朕早就知道了。他在文华殿坐了几年的冷板凳，却没有丝毫的怨心，这就是大节嘛。朕今日看见他的身板还好，把他升为军机大臣，朕看还是很合适的。至于俞鸿图嘛，就放他一个江西盐道好了。外边都还有什么议论，你们全都说出来吧，朕这会儿已经平静下来了，断断不会气死的。”

张廷玉欠身说道：“下边的臣子震慑天威，没有人敢私自议论，更没人敢串连。臣下朝后，从各部都叫了一人来，在臣的私邸里座谈。大家都说允禩——哦，阿其那太为嚣张，既无人臣之礼，又有篡位之心。包括永信在内，

都应交部议处，明正典刑，以正国法。但也有人对两个王爷改名颇有微词，说他们毕竟是圣祖血脉，传至后世也不大好听。”

“方先生以为如何呢？”

方苞长叹一声说：“若论允禩、允禴和允禊三人今天的行为，放在其余的臣子地位上，十死也不足以弊其辜！”引娣听到允禩竟然闯了这样的大祸，吓得脸都变白了。但方苞只是瞟了她一眼便继续说，“不过，老臣以为，这样一来圣祖留下的阿哥们伤残凋零得就太厉害了。无论怎么说，后世总是一个遗憾。这件事万岁一定也很为难，臣看不如圈之高墙，或放之外地，让他们得终天年也就是了。至于那个钱名世，不过一个小人，平素行为就不端，‘名教罪人’算得上中肯的考语。口诛笔伐一下，让天下士子明耻知戒，对世风人心，对官场贞操，我看都是大有好处的。”

张廷玉立刻接口说：“臣也是这样想的，请圣上定夺。”

一百零三回 惊噩梦雍正赦胞弟 传旨意弘昼报丧来

两位心腹大臣都这样看，虽是雍正意料之中的事，但他仍然感到不足。他马上想到，允禩等人在朝中经营了这么多年，留下他们的性命，对他们在朝野的势力并无多大损害。自己的身子远远不如他们几个，万一比他们死得早了，朝中有个风吹草动的，又有谁能驾驭住他们呢？但因此也就便宜了允禩和允禵我，他自己心中的恶气，又怎能抒发出来呢？

雍正心中的恶气发泄不出来，就更是不能不依不饶地说：“允禵我虽然没有参与今天的事，但他也是个无耻昏庸之辈。朕看，就把他圈禁在张家口外吧，死不死的，也作不起怪来。至于另外三人，可以暂不交部论处。但这事是在千目所指的朝会上发生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各部如果都不说话，那可真是三纲五常败坏无遗，文武百官丧尽天良了！其实，朕倒不忌讳杀了他们，自古以来，大义灭亲的史实多着哪，王子犯法应该与庶民同罪嘛。”

高无庸进来禀道：“内务府慎刑司堂官郭旭朝有事请见。奴才说了皇上正在议事，他说原来这些事是要向庄亲王禀报的，可是，如今庄亲王在听候处分。请旨，要他向谁去回话？”

雍正想了一下说：“叫他进来。”

郭旭朝进来了，还没等他跪下行礼，雍正就问：“你有什么事？”

“启奏皇上，刚才内务府派到八爷——啊，不不，是阿其那府里的人说，八爷——啊不，”他“啪”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才接着说，“阿其那府里正在烧书，把几个大瓷缸都烧炸了。奴才知道这不是件小事，可庄亲王……”

雍正立即打断了他：“这种事以后你向方先生报告。高无庸，带他出去，赏他二十两银子。”看着他们出去后，雍正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狰狞，对方、张二人说：“好啊，老八在为自己烧纸钱送终了，这三个府邸今夜就要查抄！”

证据一旦销毁，今后将如何处置？”

方苞和张廷玉对望了一眼，却都没有说话。

“嗯？”雍正不解地看着他们。

方苞说：“万岁，老臣有个想法，说出来请皇上参酌：老八把文书等烧了也好。这样比起全都搜查出来反倒更省事。”

张廷玉见雍正黑着脸一声不吭，便赔笑说道：“皇上可能还忘不了任伯安的那个案子。”

当时在藩邸查出来时，皇上不是也把它当着众阿哥的面一火焚烧了吗？事情奏到圣祖那里时，臣很为主子捏着一把汗，记得圣祖夸奖说，‘雍亲王量大如海，谁说他刻薄寡恩？只此一举就可见他能够识大体，顾全局’。太后老佛爷当时也在场，她老人家没有听懂，是臣在一边悄悄地对老人家说明的。臣说，‘太后不知，这是四王爷不愿意兴大狱杀人，要顾全兄弟们的情面’。老佛爷听了后，高兴得不住声地合十念佛呢！”

雍正听到张廷玉复述当年康熙和太后对自己的评价，坐直了身子肃然敬听着，完了后他长叹一声说：“唉，你们不知，当时朕是办差的人，手中有这个权力；可现在阿其那是当事人，他是为了保全党羽才要消灭罪证啊！”

方苞恳切地说：“事不同而情同、理同。不同的是，抄收上来更难处置。阿其那烧了，只是由他一人承担责任罢了。”

雍正再三思忖，终于觉得两位心腹大臣说得有理。直到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当了皇帝并不能想怎样便怎样地任意作为。他长叹一声说：“好吧。如果不兴大狱，也确实是这样处置更好些，朝廷岂有先抄出来再销毁的道理。明天……不，干脆再多放他们一天，就是后天吧，叫老三，老十六和弘时分头去查看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禩的府第，想来，到那时他们也都烧得差不多了。”

一听连庄亲王也放了，方苞和张廷玉都觉得有点意外。雍正看见他们这样，自己也笑了：“阿其那的亲信死党都不料理了，还说老十六干什么呢？他不过是耳背，不太精明而已。”

张廷玉听了很受感动地说：“万岁圣虑周详，臣等难及。阿其那结党营私二十余年，手下党羽不计其数。要是穷究起来，不但旷日持久，而且分散了推行新政的精力。臣以为，可以让百官以此为戒，口诛笔伐，从声讨、诛心入手，逐渐瓦解朋党。至于对阿其那等人的处分，臣以为可以从缓。因为他们提出的‘八王议政’，打的是恢复祖制的名义，与谋逆篡国还是有区别的。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很好。你们回去后，要多多注意允祥的病情，随时来报告朕知道。好，你们都跪安吧！”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澹宁居这里只留下了几个太监侍候，他们也都站在正殿的西北角上听招呼，暖阁里面只有乔引娣一个人。其实她原来准备趁张廷玉他们退出去时也要离开这里的，可是，不知是什么缘故，却犹豫了一下没有走。此刻，见雍正半躺半靠地仰卧在榻上，眼睁睁地注视着天棚，正陷入了深深地思索，又像是在倾听外边呼啸的风声，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她才小心地透了一口气。

“引娣……”皇上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

她可能是没有听见，或者虽听见了却没想好要怎样回答。片刻之后，她才突然领悟过来：“哦？噢！主子有什么旨意？”她向皇上福了一福，吃

惊而又慌乱地回答着。

雍正坐起身来，明亮的灯光下，他的神色是那样地慈祥，看着引娣那手足无措的样子低声问道：“你在想什么呢？”

引娣见他眼睛里毫无邪念，这才放了心。她替皇上倒了一杯热水又心神不定地说：“奴婢……奴婢……我，心里很害怕。”

“怕？你怕的什么？是怕朕会杀了允禩吗？”

引娣的内心像是有着极大的矛盾，两道清秀的眉紧蹙着：“也为这个，也不全是为这个，连奴婢自己也说不清楚。这里满园子阴森森的树，这里面那些高大而又黑洞洞的房子，奴婢全部害怕，还更怕……皇上。我生在小门小户家里，在我们这些平常人家族里，别说是亲兄弟了，就连出了五服的本家子，也没有像天家这样，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你杀我，我又要杀你的。皇上，我真不明白，难道这样互相杀起来就没个头吗？”

雍正喝了口茶长叹一声说：“唉，你还是见识不广啊！山西大同有一门兄弟三十四人，为了争抢一块风水宝地，男男女女死了七十二口，连门户都死绝了！那也是有争斗，也是要见血的。你心里头要明白，朕已经坐到这位子上了，还能再有什么别的企盼？只有别人来和朕争，因为他们看着眼红！一块坟地尚且争得头破血流，何况是这张至高无上的龙椅呢？所以，朕也只好奋起相对以保住自己，不被别人杀掉。”

引娣掩面而泣地说：“皇上，你们不要再争了……不要再杀人了，好吗？”

雍正没有回答她的话，却望着面前那幽幽的灯火出神。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他才突然问道：“引娣，你来到这里侍候朕有多久了？”

“四百二十一天。”

“哦？记得这么清爽！你是在度日如年，是吗？”

“我……我不知道……”

“朕喜爱喝酒，很贪杯，是么？”

“不，皇上不爱喝酒。”

“那么，朕是个荒淫贪色的人吗？”

引娣迅速地瞧了皇上一眼，见他并没有盯着自己看，而是在瞧着远远的地方。要说起这种事情来，引娣心里是有很多感触的。她目所能及之处，只有皇上每天不分昼夜的在办事，在批阅文书。就是碰上与引娣单独相处，也从来是语不涉邪的，似乎只要她能常在身边就满意了。允禩对她确实是有千好万好，但要她说出雍正的不是来，她还是办不到，更别提让她说出“皇上好色”这几个字了。她轻轻地，也是羞涩地说：“不，皇上不贪色。”

雍正听到这话，走下炕来边走边说道：“嗯，这是句公道话。其实‘食色性也’，这还是圣人说过的话呢。好色也是人之常情，但朕就确实不好色，朕也知道，自古以来，在这上头栽跟斗的不知有多少皇帝，史书上写出了多少教训，但朕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一句，朕不好色！”他踱到引娣面前，用手抚着她的秀发说道：“你也许会想，既然不好色，为什么要把你弄到这里来？这里面的缘故朕不想说，也不能说。朕只想告诉你，你和朕心中的一个人长得太像了，朕心里有说不出的疼你怜你，比你的十四爷疼你怜你还要更甚得多。只要你能说出口来，而且又是朕能办得到的，朕什么都全可以给了你！”

引娣在皇上刚走到自己身边时，确实慌得心头直跳。这时她定住了心神，看着皇上那高大的身影，却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敬重之情。她仗着

胆子说：“皇上，既然你这样说了，奴婢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请万岁放十四爷一马吧，别……别……”

雍正严厉地说：“这是国家大事，也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你身为后宫女子，绝对不能干政！”

引娣的头低下来了，她喃喃地说道：“你不答应，就算我没有说吧。可是，你要给十四爷留一条生路，不要和八……八阿哥一样处置。只要你能答应奴婢这一句，奴婢情愿死心塌地在这里眼侍你，一直到老……”说话间，她已是泪如雨下了。

雍正见她如此，轻声说：“别哭，别哭，你不要哭嘛！允禩这次犯的罪名不小，他是在堂堂朝会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犯罪的。如果要问问他的心，你十三爷当年几次险些儿被人谋杀，他都难逃罪过。但那还是暗的，可这次是明的！朕——唉，朕看在你的面上，可以再放他一马。”

“真的？！”引娣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雍正心头一阵难受，他强忍住泪水说：“你毕竟和他心连着心。可是，朕如果被他们篡了位，谁肯替朕说情？朕如果死了。又有谁能为朕洒一掬清泪呢？你可以去见见允禩，把朕这些话全部告诉他。他如果还不肯甘心服软，那么朕就再一次召集百官，也可以和他再当众较量一次！”

引娣惊讶得脸上满是泪水，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想说点什么感激的话，可是，她一句也说不出。她第一次觉得在这个冷峻而又严肃的中年人身上，有一种允禩没有的气质；也第一次觉得，在二十多年来兄弟阋墙的争斗中，她一向敬重的十四爷允是也许真的是有不对之处。她怔在那里，不知如何才好了……

雍正来到满脸泪痕地引娣面前，拍着她的肩膀笑着说：“你哭的什么呢？朕答应了你的请求，你应该高兴才对呀！好了，不要再哭了，朕也该去作事了。”他叫上太监们跟着，漫步向弘时办事的韵松轩走去。因为刚才的梦境太让他心惊了，他要看一看弘时是怎么办差的。

就在雍正和乔引娣谈得最合拍的时候，被削去王爵奉旨回家思过的十六爷允禄，却焦躁地在自己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怎么也不能安下心来。说心里话，他对雍正的处分并不怎么看重。处分就处分，回家就回家，我等着你就是了。可是，他又一转念，不行，这位四哥正在气头上，又对我产生了不信任，我就一定要向他说个清楚明白，我就不信弘时这小子敢不认账！可是又想，不，现在还不到时候，不能马上找他说这事。就是能够证实是弘时矫诏并且诬陷自己，皇上也落实了弘时的罪过，可后果呢？那不是要与弘时结成一辈子的冤家了吗？弘时毕竟是雍正的亲儿子，就是把他整倒，也不过是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祸患。既然两头皆祸，我还是取其轻吧。老实地认个“耳朵背”，皇上还能揪住不放吗？想到这儿，他又转回来了。不但不再申辩，而在家里呆了三天，也没出二门一步。这三天里头朝廷上发生了不少的事：六部九卿的官员们，个个都是见风倒，一见允禩兄弟惹怒了皇上，就立刻一窝蜂似的装好人。弹劾廉亲王等“犯上作乱，危害社稷”的奏章，如同雪片一样，飞到军机处、上书房，也飞到了雍正的案头上；朱轼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资历，升任了军机大臣；十七弟允礼，已经阅军完毕，即将刻日进京；永信等几位王爷将要受到什么处分，却是没有一点消息；那个倒霉蛋钱名世，带着皇上亲手提写的大字匾额，发送回乡了。听说他走时，既没有痛哭流涕，

也没有失去沉静，倒是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反倒引起人们的同情。对这些事，允禄虽然自己不能出门，可儿子并没有被限制自由，他依然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消息。

第三天头上，允禄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他必须进畅春园去了。他对自己的这位四哥的脾性，了解得太清楚了。他知道，这位四哥是近也近不得，远也远不得的。比如，这次自己获了罪，受到了申斥和处分，那不过是小事一宗。你如果火炭似的上赶着去巴结，皇上就会认为你是在装奴才相，他就看不起你；但你如果硬要充好汉，不和他主动照面，他又会怀疑你是对他生了异心，是要与他对着干，是不敬重他。因此吃过早饭他就吩咐家里人等：“备轿，送我到畅春园去！”

可是，不等他穿好衣服，允祉和弘时叔侄俩已经走了进来。允祉上了台阶，南面站定说：“有旨意！”

允禄一撩袍角就跪了下来：“罪臣允禄恭聆上谕。”

允祉宣旨道：“允禄本系有罪之人，念皇考遗脉，且朕素知其并无大错，不忍以一事之非掩其昔日之功劳，着即恢复原职继续办差。即着允祉、弘时、弘昼及允禄等四人，前往查看阿其那，塞思黑及允禩家产。钦此！”

允禄连忙叩头说道：“罪臣谢恩！”回头又招呼一声：“三哥，时儿，请进房里说话。”

来人，献茶！”

进到屋里后，允祉又笑着说：“老十六，你也忒胆小了点，就这么点小事竟然吓得连门都不敢出了！老十三当年被圈禁时，也是我去传的旨。他听了旨意，不仅坦然受之，我还没出门呢，他就下令叫府里的人们，照常排练《牡丹亭》。瞧人家，那才叫汉子哪！”

一百零四回 装神弄鬼活祭自己 花言巧语岂奈我何

弘时在一旁却冷冷地说：“不过，朝里也确实有害怕的。就比如前些天送钱名世时，百官都奉旨写诗骂他。可咱们的方老先生，也跟着凑热闹。他的诗，被收进了《名教罪人诗集》里，当作压卷集。据我看，学问品行再好，一入了名利场，是人的也不是人了——混蛋一个！”

弘时此言一出口，把允禄和允祉都吓了一跳：写诗为钱名世送行，是皇上的旨意，方苞这样作无可指责。再说，当儿子的，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三人正在这里说话，却见弘昼府上的管家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一见面就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地禀报说：“我们五爷他……他死了！”

三人一听这话，不禁大吃一惊，昨天我们还见他好好的哪，怎么今天会说死就死了呢？

一听说弘昼突然死了，二位王爷和弘时都大吃一惊。他们一齐奔向弘昼的府邸，来到巷口一看，果然这里门前糊着白幡儿，家人也都披麻带孝，还真像是出了大事。就在这时，从胡同深处跑出来一个管家，俯伏在地干嚎着，“五爷啊，你怎么一个招呼不打就升天了哪？”

看到这情景，允禄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四哥跟前的子嗣本来就少，九个儿子，光是出痘就死了六个，眼下就只有弘时、弘历和弘昼他们哥儿仨了。弘昼一死，四哥身边就更是荒凉。此时见那个管家哭不像哭，嚎又不像嚎的样子，他怒火上升地喝斥一声：“王保儿你这杀才，瞧你这样子，像是给主子守丧的吗？别嚎了！告诉我，你们五爷是几时死的？报告了内务府和宗人府没有？具本奏上去了吗？”

允祉心细，他走到跟前一看，这个王保儿孝帽子反戴着，两根飘带垂在额头前，脸颊上横一道竖一道涂着墨迹，活像是个戏台上跳大神的无常。他心中怀疑，正要训斥，就听这王保儿自己先就开言了：“爷们不要生气，也不要难过。这是我家贝勒爷的钧旨，他既不让发丧，也不准上奏。刚才我们爷还说呢，就在家办事，让家人们都热闹一下就算完。”

什么，什么？刚才还说话呢？这三位简直越听越糊涂了。弘时大喊一声：“住口！你这个王八蛋，和爷耍的什么花枪？弘昼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你不好好回禀，爷揭了你的皮！”回头又喊了一声，“来人，鞭子侍候！”

王保儿这才磕头如捣蒜地说：“三爷，您老别生气，刚才是奴才没把话说清楚。我家贝勒爷并没有真死，他还结实着呢！他说，这叫‘活祭奠’！”王保儿说着，大概是想到里面那热闹的场面，竟忍不住笑了出来。

允禄骂了一句：“真是荒唐透顶！”便跟着允祉他们并肩向里面走去，后面跟着看热闹的人更多了。弘时吩咐自己带来的亲兵说：“去，把这个胡同给我封了，里面的闲杂人等也一概都赶了出去。”

说话间，他们这一行人已经来到弘昼的府门前。只见府外到处都摆满了灵幡，还有那些个纸人、纸马、纸轿、金库、银库、钱库。几百面白纱帐幔在微风中漫天飘荡，上千条金铂银锭随风作响，还真像有那么回子事似的。门洞里就更是闹哄得厉害了：几十个吹鼓手围着两张八仙桌，桌上酒菜、汤饼齐全，唢呐笙簧聒耳欲聋，吹的却是《小寡妇上坟》。弘时眼尖，一眼就看见一个二品官员，双手抱着简板，正在“啪啪！啪！啪啪！”地随着乐声敲打，也满认真的在前仰后合，随着节拍动作。弘时可真气急了，他冲上前去，一把夺过简板，喝斥道：“你不是军机处的章京罗铸康吗？一个朝廷命官，却来帮着作这种事情，羞也不羞？呸！”他照着罗铸康的脸上就啐了一口。

罗铸康正在手舞足蹈，被弘时来了这么一下子，他竟然好大半天都没有愣怔过来。等他定下神来，瞧见是三王爷、十六王爷和弘时阿哥来了，这才跪了上来说：“三爷，我是镶蓝旗下的包衣奴才，五爷是我的正主子，他叫我来为他侍候丧事，奴才敢不来吗？三爷您瞧这帮吹鼓手们，也都不是平常的人，他们里头最小的也是七品官哪！我们都是五爷的奴才嘛。”

允祉听了这话倒笑起来：“好好好，你没有错，该怎么吹打，你们还照旧干吧！皇上叫整顿旗务，其中就有一条是‘端正名份’嘛。”一边说着，他们携手进了院子。嚯！这里就更闹腾得不成样子了。四面白幡环拥下，从南道隔开，东边是大觉寺的和尚，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双手合十念着《大悲咒》；西边是白云观的道士，也正在笙歌齐鸣地作法，另外还有百余十人，是府里

的家丁，他们一个个披麻带孝，载歌载舞，五音不全在唱着《龟虽寿》。

走过一层层的幛幔便是正厅了。五贝勒弘昼虽有妻妾十几个，也早已有了儿子，但在这里跪着行礼的却只有大儿子永壁一人，别的都在两廊下跪着。正中阶下摆满了各种法器，袅袅香烟笼罩下，案头是堆积如山的供品，还有几个女人唱歌般地嚎哭。允祉他们从大街上刚进到这家不像家，庙不像庙的地方，全部闹蒙了。仔细地看了又看，瞧了再瞧，这才看见“死者”弘昼穿了一身簇新的朝服，正端坐在桌子后面。他对今日突然来访的伯伯、叔叔、哥哥们看都不看一眼，却只顾了捡起供桌上那好吃的东西来，在大快朵颐呢！

弘时可真是气坏了，他一步跨上前去，大叫一声：“止乐！”回头又上来一把扯住弘昼骂道，“老五，你竟越来越胡闹了！上次你就这样闹过一次，圣祖看你当时年纪还小，只是笑了一笑，没有追究，可想不到你还是这样地不知道上进。如果这事让皇阿玛知道，你还想活不想了？”

这种场合，允祉和允禄身份有关，是不大好出面说话的，于是就只能听到弘时的大声喝斥：“你看看，这还是我们大清国的贝勒府吗？这是庙会！你把这些个牛鬼蛇神们全都弄到府里来了！老五，你给我统统打了出去！”

全身心都沉浸在哀乐和祭奠那无穷欢乐中弘昼，被他的哥子又闹又训斥地一搅和，好像突然从梦游中惊醒了似的，从“死人”的座位上走了下来。他嘻皮笑脸地说：“三哥，你怎么那么大的火，难道你不知道气大伤身的道理吗？有事要好好商量嘛！哟！三伯，十六叔也来了，侄儿给您二老请安了。”

允禄却沉着脸说：“弘昼，不怪你三哥生气，你也真是太不像话了！你到胡同口去瞧瞧，在这里看热闹的人有成千上万，这事要是传了出去，是个什么名声呢？”

弘昼却似笑不笑地说：“十六叔，您怎么那么健忘呢？七年前，大概也是这个月份吧，小安郡王不是也做过一次生祭吗？侄儿还跟着您老一块上席吃酒呢！今天既然你们都来了，也赏侄儿我一个面子，来了就不要再走了。等这几卷经念完，我请伯伯、叔叔和哥子吃它个一醉方休！”

允祉说：“这恐怕不行，我们都带着旨意呢！”

弘昼歪着脑袋想了一下说：“哎呀，这场面下怎么能宣旨呢？又不好让他们回避。这样吧，就凑着这现成的香案，请三伯把诏书赐给侄儿跪着读读，成吗？”

允祉又气又恨，可又拿这个活宝没有一点办法。想了想，只好说：“那好吧。”说着将诏书递给了弘昼。

弘昼跪在地上，接过诏书来仔细地读了一遍，叩头说道：“儿臣遵旨。”

弘时急忙说：“那好，你既然是遵旨了，就快点儿和我们一齐走吧。叫家人们赶快把这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拿走，和尚道士们也都让他们回去！”

弘昼又是作揖又是笑地说：“别忙，别忙。阿其那又没有长着翅膀，他能飞到哪里去？再说，圣旨上也写着让我们‘即刻查办，不得延误’嘛。如今我的性命事大，可不能不小心。伯伯、叔叔和哥哥好歹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况且，我也不是不知道，这里头能通融的地方多着呢！等我把自己发送了，改天我一走跟着你们去好吗？我这人一向是说到做到，不去我是这个……”说着，他五指伸开，比了一个乌龟。

允祉在众王爷中，是学问最大的。他看着这个侄儿油腔滑调却又彬彬有礼的样子，既觉得可笑，又没有一点法子可想。弘时却觉得似乎是受到轻

蔑一样，他沉住脸对管家王保儿说：“你们家五爷现在已经奉旨办差了，你去叫这里的人全都散了吧。”

“扎！”王保儿嘴上答应着，却并不行动。他一呵腰问道：“我们爷还叫了一班戏子哪！请爷示下，撤还是不撤？”

弘时想都没想就说：“撤！”

“是，三爷。”那王保儿头也不抬地又问：“几位老王妃，连诚亲王太妃娘娘、庄亲王福晋、怡亲王侧福晋都说要来看戏的，请爷示下……”

弘时一听说还有这么多的宫眷，还全都是上一辈儿的，他心里拿不定主意了，想了想才说：“这样，你派人到各位娘娘那里送个信，说今天的戏文不演了，请她们明晚再来看戏吧。”

“是，三爷。”王保儿还是那一套，“这府里前后院还养着上千笼的鸟呢。既然戏改到明天了，那鸟也得挪挪地方。有几种鸟脾气大着哪，很不好侍候的。奴才叫后院里的刘老头来管这事儿，不知爷可准许。他可是个老行家了，侍候鸟没有他可不行！”

此刻，连允祉和允禄都听出来了，王保儿这是在耍弄弘时的。尤其是听说有的鸟脾气大，更觉得可笑。可是，弘时还是没有醒过劲儿来，他不耐烦地说：“这些小事，还用得着问我吗？你度量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王保儿这会儿却认真了：“哎，那怎么能行？这些鸟都是我们爷的命根子！奴才还得请示三爷，给鸟配食的是我家四福晋，她配好的鸟食只够一天吃的。四福晋被城东的三舅爷家接回去了，就连四福晋家的老太太和姑太太，全都去了三舅太太那里，鸟食库房的钥匙又是四福晋亲自拿着。请三爷示下，奴才是去接四福晋回来，还是去把钥匙要回来呢？”

弘时简直被他这像绕口令一样的话闹得不知所措了。他怔怔地问：“你说的这些全都是琐碎的家务事，我为什么要管？”

“回三爷的话，奴才也不知道。”

“你，你你你？！”弘时这才意识到是中了王保儿的奸计了。他的脸一下子就涨得血一样红，他浑身乱战地说：“你，你竟敢戏弄主子！谁教你这样和爷说话的？”

王保儿恭谨的低下头来说：“三爷，您老千万别生这么大的气。奴才岂敢生了对三爷不敬的心，这不全是话赶话地赶出来的吗？其实，奴才也知道，冲着爷最后说的这话，奴才就该磕头谢罪的。可是，我们五爷有规矩，不准磕头敷衍，而只能明白回话。这不，爷果然是误会了……”

弘时见哥哥气得赤红暴脸的，觉得也不能再这样僵着了，便亲自出面把王保儿喝退，这才对允祉他们说：“二位伯伯叔叔，三哥，你们不知道，这个王保儿又皮又倔，他前生是一条驴，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今天我实在是对不起，因为贾神仙给我起的课，他说叫我十天之内不准出门。哪怕只出去一步呢，就要有血光之灾，今天刚好是第二天。这事你们也别犯愁，被抄的是三家，你们刚好正是三个人。要是你们能等，咱们就改天再去；要是不能等呢，就只管分头去办差。反正我也向皇上写了密折奏明了，该得个什么罪名，全是我命中注定的。生死事大，办差事小，你说是不是三哥？”

弘时的脸上气得发青，他一直认为弘昼不爱过问政事，更不爱办差，是因为也和自己一样地忌妒四弟。因为四弟不但爵位高，而且是处处事事都占着先。今天他可真是领教了这位老弟的厉害了，他竟是一块撕不烂也嚼不动的牛皮糖！他冷笑一声对弘昼说：“你自己相信那贼道士的胡说八道，在

家里乌烟瘴气地装死人，耍赖皮，还要再攀上别人吗？三伯伯和十六叔在你这里耽误的时间够多了，你赶快跟着我们办差去！”说完，他回头就走。

弘昼还是十分镇静，他既不生气，也不发火，一个长揖拜了下去，亲自送他们来到门口，却突然在门洞中站住了脚，吩咐一声：“罗铸康你们几个有职份的奴才，替你主子送送两位王爷和三爷。三伯，十六叔，好三哥，咱们改日见！”说完也不等他们答应，竟自转过身去干他的“正经”事了。

弘时他们刚出门，就听里面的小喇叭又重新响了起来。不过，这次不吹那个《小寡妇上坟》了，又换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一首怪腔怪调的《小放牛》。

坐在大轿里的弘时，开始时十分生气，但想了想却很快地又平静下来了。他仔细地琢磨过来又琢磨过去，弘昼所以要这样做，焉知他不是表明心迹？焉知他不是心怀着对弘历的不满？焉知他不是表明自己永远不觊觎这个帝位，而只想当个什么事也不问的皇阿哥？要是自己也站在他这个位子上会怎样做呢？上面有两个哥哥，自己既然与帝位无关，操那么多的闲心干嘛呢？想想八叔如今的下场，谁不心寒？但自己又和别人不大一样，因为自己早就在做着手脚了，他也是有抱负的人哪！年羹尧和隆科多倒台时，自己就趁机收罗了原来他们的手下。再看看弘历，这哥俩还正在斗着心眼，他也不就一定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

他知道，弘历曾在父皇面前告过自己的小状，说：“三哥收门人太多，也太滥。作为皇阿哥，金尊玉贵，又是春华正茂的时候，不宜结交外臣太多。”张廷璐科场的案子一出来，弘历也找过几个当事人询问。他分明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却不明着说出来，更没有一语的规劝，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一字不提。弘历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呢？难道他是在留着一手，要等到最后对证时才和盘托出吗？但反过来又一想，也不见得。弘历虽然早就封了亲王，可在父皇面前也并不是多么得宠。有一次在韵松轩议事，说到了田文镜，弘历就告了他的状，说他是“急功近利，乱报祥瑞”。父皇当场就抢白他，说：“当今之世，只说空话而不办实事的人太多了。你得好好下去看看，当官的是怎么当的，大业主和小业主又是如何的不同。学问是干事干出来的，不要只是停留在你们读过的几本书上！”这次父皇让自己坐镇北京，而让弘历出京办差，谁能说他老人家不是别有深意呢？要是错过了这个好机会，那才是傻蛋一个呢……他正在轿子里胡思乱想，就听轿外一个太监禀道：“三爷，阿其那府已经到了。”

一百零五回 查家产弘时尊八叔 说前因福晋后悔迟

大轿落了下来，弘时稳稳地走下轿来，看看四周：啊，这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变化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府门外，昔日的威风已成了过去，映入眼

帘的是一队队的兵丁，一行行的内务府官员。大家见到弘时的大轿落下，用不着谁下令，便悄没声响地跪了下来。只有图里琛踏着扎扎作响的马靴走上前来，一扎跪倒说道：“奴才图里琛给三爷请安！方才内廷军机处大臣朱相爷派人来问：开始查看没有？奴才回说：三爷去约五爷了，很快就会来的。怎么，五爷他没有来吗？”

弘时说：“你五爷他身子不适，今天他不来了。你是管着内外警蹕关防的，谁在里头料理查看事务呢？”

他们说话间，从那边跑过来一个四品官员，看样子也不过四十岁上下，却长着一个枣核似的尖脑袋，高颧骨，凹嘴唇，浓眉下面一双小眼睛几里骨碌地乱转。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浑身上一按消息就会动的人。他跑到弘时面前，熟练地打了个千说：“奴才马鸣歧给主子请安！请三爷训示。”

弘时一笑说道：“走吧，先进去再说。”

就在弘时和图里琛他们说话的这会儿，阿其那府里早就得到了消息，太监头儿何柱儿也已经等在这里了。看见弘时走了过来，他急忙上前跪倒说：“三爷，奴才何柱儿给您老请安！”

弘时一边往里走着一边问：“你们家主子知道这消息了吗？”

“回三爷，我们主子早就在候着钦差大人了，他这就出来。”

话音没落，就见允禩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全都从二门里边走了出来。允禩看见是弘时来传旨抄家，很感到意外。他正了正头上戴着的有十颗东珠的朝冠，一步步地走了过来，用极其轻蔑的眼神瞟了一下图里琛，一句话也不说地就站在了弘时对面。他的儿子弘旺、弘明、弘意和弘映却眼中含泪地站在父亲身后。

到了这个地步，允禩还是这样的镇静，这样的坦然，又这样的无所畏惧。使弘时在一刹那间，忽然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两条腿有点发软，还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他吞吞吐吐地说：“八叔，您的……身子骨还好吗？”

允禩的心中此时也是十分激动，不过他在努力地控制着。只听他用平静的语调说：“我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膝盖儿肿了，跪不下去，你叫两个人来把我按倒在地也就是了。既然雍正替我起了个新名字，你现在也不必避讳，就叫我一声‘阿其那’不也很好吗？我听着这新起的名字很好，比叫那个又长、又绕口的爱新觉罗·允禩顺当得多了。”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一点忧伤和恐惧都没有，似乎还是像以前那样的从容和镇定。可是，他的儿子们哪敢这样对抗天威呀！老大弘旺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哭着说：“三哥，我是长子，理应替父亲跪聆圣训。请三哥宣旨吧。”另外的三个儿子见此情景，也都哭着跪下了。

允禩突然暴怒起来，喝了一声：“忤逆不孝的孽种们，你们嚎的什么丧！”

弘时瞟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图里琛，回头又看看这些兄弟们，也有点泪眼模糊了。他们年纪都相差不多，也都是自小在宗学里上学、玩耍的小伙伴。可今日他们竟然成了自己的阶下囚徒，也真让人有些不忍心看下去。他静了静像野马奔驰一样的心思说：“八叔既然身子不适，可以由儿子代跪听旨。八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想说什么虚套子的话来安慰您。您就自个儿善自保重吧，回头皇上会有恩旨给您的。接这样的差，侄儿心里头也不好受，请八叔鉴谅。”说罢，他忽然脸色一变，大声说道：“奉皇上旨：着弘时前往廉亲王府查看阿其那财产。钦此！”

弘旺兄弟四人一齐叩下头去：“ 谢恩……万岁！”

那个马鸣歧正领着一班人在外头等着哪！这些年来，他们全都练成了抄家能手，也明白这差使是发财的好机会。八王爷有多大的势力，多大的家产，他们谁不眼红啊！所以从接到这差使起，他们早就等得心痒难耐了。此刻听见弘时宣读完了圣旨，马鸣歧抢上一步，极其干练地给允禩打了个千儿说道：“ 奴才们都是奉差办事，也是身不由己的，请八爷海涵。” 说完又回过头来躬身叉手对弘时说：“ 请贝勒爷示下，奴才们好遵谕承办。” 跟着他来的那些个内务府承办官员们，足足有一百多人。他们看见这就要动手了，一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脸上放光。

弘时却冷冰冰地说：“ 你们先别高兴，我知道你们都是些混账东西，发惯了抄家财。今天所奉旨意，只是查看家产，并不要搬运，更不是没收。由何柱儿带领着你们到各库房里看看，把御赐的物件和私产归类造册呈报；八王爷的福晋是安郡王的家人，她过门时带来的体己和妆奁也是不少的，不能一齐查封。这也让何柱儿指实了，登记造册后照常启用；家眷和家人们都集中到太监们住的院子里，不许惊扰；东书房和签押房，由我亲自处置。八叔自己用的图书，连封条也用不着贴。但是，所有的御批御札和内外大臣们的书信往来，恕侄儿都要带走，这些都请八叔体谅。”

允禩冷冷地说：“ 你用不着交代。我也抄过别人的家，规矩我全都懂得。想不到的是，今天自己也被人抄家了。内务府的这些贼王八，你要不让他们捞到点好处，兴许就把御赐的物件给你砸了，好替你增加点罪过；再不然，就弄上几本违禁的书，藏到我的文书堆里，让你遭了灭门之祸。我早就有准备了，今天凡是到这里来的人们，每人赏二百两银子。你们只要不偷着掖着地给我弄个不清不白，也就算我求了诸位了。至于文书，我也准备好了，该怎么办，都是现成的。”

弘时的脸上似笑非笑地说：“ 既然八叔已经安排得这么妥贴，事情就更好办了。请兄弟们暂且跪在这里，我陪八叔到书房里吃茶说话去。” 说着便熟门熟路地和允禩一同来到书房。马鸣歧向几个书吏一摆手，内务府的人就立刻行动。他们提着浆糊桶，拿着封条，有的查看西书房，有的则撵赶家人。等弘时和允禩进到东书房时，已听到西院里人声嘈杂，也隐隐地传过来女人的哭骂声。弘时心中不忍，但回过头来看允禩时，却见他似乎是充耳不闻。

弘时让跟来的人在门前站着，自己却跟着允禩进到了书房。

弘时刚刚坐定便急忙说：“ 八叔，侄儿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如今什么也说得不得了，更不是互相埋怨后悔的时候。八叔有什么指教，趁着现在没有人，你只管对侄儿说，无论怎样，侄儿总是要想办法保住八叔您的。”

允禩没有立即开口，对这个说得比蜜还要甜的侄儿的话，他只能相信一半。但是明摆着，他要东山再起却已是绝无希望了。他心里除了对雍正的仇恨之外，还能指望谁呢？他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来，纸虽小得只有巴掌那么大，可那上面却写满了蝇头小字：“ 弘时，我把它交给你吧，这就是‘ 八爷党 ’ 还没有暴露的官员名单。可惜的是，其中二品以上的官员已经不多了。你把它拿去，也许会用得着。别的，我还能有什么事呢？我也用不着抱怨。你看，这是东书房里的物件清单，东橱里的是上缴的文卷，余下的就是我私人的藏书了。”

弘时把那张小纸条掖在袖子里，回头又看了看上缴的物品，不觉大吃

一惊：“八叔，您上缴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儿吗？书信一封没有，御批奏件也不全。皇阿玛是何等精明的人，这是骗不过去的呀！”

允禩没有回答他的话，却站起身来在书房里来回踱着：“弘时，我问你，你的父皇老四，准备怎样处置我？”

弘时叹了一口气说：“唉，一时半会儿的只怕不会有什么处分。昨天晚上我去请安，见父皇在礼部的折子上批道：‘暂授民王，以观后效。凡朝会，视王公侯伯例’。别的还有什么，我就知道了。”

允禩边想边说道：“这个我也想到了。他总是还要假惺惺地再当两天‘仁兄’的，不过这种局面长不了。墙倒众人推，向来如此！那些个墙头草、马屁精们也不会饶过我，这正是向老四献他们的牛黄狗宝的好时机嘛！生死都是命，我早已置之度外了，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走这招险棋的。弘时，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从来也没有篡位的心，这一条你回去后一定要替我讲清楚，这也是我对你的心里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劝你也不要想篡位。雍正倒行逆施，他是长不了的。你看看他，其实马上就要累倒下来了。一个人这样地违情悖理行事，没有不当独夫的道理。他累，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无为而治，也不会顺水推舟，所以他不能长寿。至于你，我也有一言相告：你绝对不要保我，也不要保你九叔，你最好是劝你的皇阿玛把我们明正典刑。这样，我们不但不会恨你，还会在九泉之下感激你！我还要告诉你一句，你办事处人的精明，远远赶不上弘历。弘历从来就不露锋芒，你却是太显棱角了。朝中有不少人都看出，你事事处处都在和弘历争夺着什么，这样，你就落了下乘。你不要再吃我们这一辈子吃过的亏，要果断，要明决！一旦等到别人占据了中央位置，那就什么全都晚了！”

弘时听了这些出自八叔肺腑的话，想起八叔平日里对自己的期望，心中又是难过，又是感动。他激动地上前一步叫了声：“八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老八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也是有满腹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他咬紧了牙关说：“记着！不要为我难过，也千万不能保我！你知道，弘历现在就已经在以太子自居了。你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儿子们还能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至于弘历，哼，他哪能想到我的儿子呢！”允禩说到这里，竟不禁潸然涕下。

弘时尽管心里难过，却仍是想极力安慰八叔：“八叔啊，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侄儿只要不坏事，就一定会照顾您和几个兄弟的。听方苞说，父皇也说过“罪不及孥”这话，料想福晋和兄弟们不会有大事的。不过，现在您想也没用，还不如不去想它，急坏了自己的身子，比什么都要紧。此处侄儿不能久留，您好好歇着，我要去前边招呼一下，然后就带人走了。”此时的弘时，真怕再看这位叔王一眼，他猛然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外边，图里琛和马鸣歧他们已经收到了各处报上来的清单。弘时来到这里时，只听见算盘珠子打得劈啪作响，几个书办忙得大头小汗。看见弘时走出来，他们俩忙迎上前去报告说：“三爷，清单马上就可以出来。刚才阿其那的福晋传过话来说：正殿东侧的八宝琉璃屏是她乌雅氏家里的，是太皇太后当年赏给她娘家的。但这又是御赐的物件，该怎么办，请爷示下。”

弘时接过清单来在手中仔细地看，又说：“既然是太皇太后所赐，就不能算违禁物品，造册时附记一笔也就是了。”他回过头来看看，见弘旺和

几个兄弟还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便走过去温言说道，“弟弟们都起来吧。我们这里的公事马上就完，你们还该去照料一下父亲。等要你们出来送行时，自然会派人传知的。”

看着弘旺他们走得远了，弘时又问：“马鸣岐，据你估算，这里的东西大约能值多少银子？这会儿大概你们也来不及算细账，但总应该有个约数。要不，皇上问起我来，我不好回答呀。”

马鸣岐陪着笑脸说：“八爷这里的東西都很有条理，好清得很。各样器物，都分门别类地放着，有库，也有账，一丝也不乱。这里弟兄们每人得了二百两银子，也没人敢贪心大胆乱偷乱拿。我粗粗地估算了一下，除了皇上赏赐的之外，私产约在二百万两上下。各处的庄子有十三座，还有根号、当铺、古董店二十六处，从账面上看，约值六百万左右。贝勒爷向皇上呈报说，大约有七八百万，是不会出大错的。”

弘时当然知道，八叔还有在东北挖人参和开金矿两项收入，他的私财绝不止是这么一点，却也佩服他们几个在短时间内就弄得这么明白。他笑道：“阿其那平日里出手大方，但自奉却是很节俭的。我连他的零头也赶不上，还有你们十三爷，也和他相差甚远。当年查抄他的时候，总共才抄出了十几万来。这可真是会经营和不会经营的天差地别呀！”他让图里琛和马鸣岐带着他到各处看了一圈儿，又亲手封了银安殿，这才离开了廉亲王府。又特别关照图里琛说：“你要明白，八爷还是八爷，他并没有革职。在这里守候的人，不可缺礼更不准动蛮。八爷的财产都已封了，他必然要遣散家人，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你们不要私自搜查扣留，更不要惹事生非。如果让我查出来有不守规矩的事来，小心，我可要整治他们的！”

弘时带着人马走了，偌大的廉亲王府立刻就静了下来，静得没有灯火，没有人影，也没有一点声响，甚至连更夫也没有了，到处都是黑黝黝鬼影幢幢。允禩倒卧在东书房的檀香木榻上。好像是在做着—个恶梦。他眼睁睁地瞧着弘时出去，儿子们进来，也眼睁睁地看着福晋—乌雅氏带着—大群姬妾婢女们走进走出，可全都是视而不见似的。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甚至连叹息和眼泪也全都没有，只是痴痴呆呆地望着—头顶上那雕刻得十分华贵的天棚在出神。—家子二十多口人，儿子们跪着，乌雅氏坐着，其余的人则全都满腹心事地在站着。这里，就好像是—座深山古庙—样，没了一—丝活气。过了好久，好久，允禩才十分平静地叫了声：“你们，都站过来—些。”

人们终于听见他开口了，都纷纷走上前去。福晋—乌雅氏给允在送上了一碗发着暗红色的水来说：“王爷，这是—碗参须汤。您就将就着喝两口吧。这屋里原来是放着二斤老山参的，可是，那些个天杀的狗才们过来—‘查’，就给查没了。到哪山唱哪山歌，王爷你也不要—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他娘的，这是什么世道？”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样的流下来了。

说句老实话，这位王妃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她本是老安亲王的—老女儿，由康熙指定嫁给了允禩。而允禩的生母，倒是内务府辛者库的浣衣奴出身。乌雅氏嫁到这里，无形中提高了允禩的身价。所以她平日—里最是骄横跋扈，从来也不把允禩放在眼里。家里的上下人等，背后都称她为“王府太后”。如今家败人散，她才意识到离了允禩，她其实是一文也不值的。她趴在允禩身上哭泣着：“这都怪我，怪我呀，全是我拖累了你……”

一百零六回 分家财八爷留后步 传密信至死不低头

她这番话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道理。当年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曾下诏让群臣推荐太子，允禩是最得人望的。康熙曾为此下过一道诏谕给儿子们，其中有一段话，说允禩“受帛于妻，而其妻又嫉妒行恶”。其实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指允禩“怕老婆”，他要是主宰了天下，就会有“女主当国”之祸。康熙这话，说得太怕人了！所以，从那时起，允禩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允禩见妻子这样，淡淡一笑说道：“你别哭，也别这样说。这里头的事情，你清楚，我明白。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词呢？我是树大招风，才高震主的罪，与你是一点也不相干的。

圣祖当年那样做，是为了教训一下太子，是个幌子罢了。可是，我们都当了真，这才出了事的。他老人家吓坏了，以为我有篡位的野心。可是，他老人家又为我们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主子呢？我自忖还算得上是个人中之杰，好歹也还当着总理王大臣，总不能看着他把满朝文武都撵得鸡飞狗跳墙吧。再说，我也并不想为那五斗米折腰！他算个什么东西呢？他是在忌妒我比他更得人心。他连个女人都不如，还有脸坐在龙位上当皇帝吗？！”

弘时走了，允禩却怀着悲愤地说：“好了，咱们不说雍正了，说他就让人更恨更悲，我们还是为自己打算一下吧。福晋是不相干的，雍正顶多也不过是把你逐回娘家。真到了那一天，你一定要把儿子们带好，不管是不是你自己亲生的，他们可都是我的血脉。他们能够成人，我活着或者死了，都会安心的……”

话尚未说完，屋子里已经是一片哭声了。乌雅氏边哭边说道：“我的爷呀，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那个挨千刀的，他……他还要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不回娘家，哪里也不去，不管是死是活，我都要和爷在一起……老天哪，你怎么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有哪家的哥子能把弟弟逼到这个份上呢……”

允禩知道，自己已没有时间来和她们这些老娘们多说了。他断然地低声吼道：“都别哭，你们好好地听我说。刚才弘时告诉我，老四想改封我为‘民王’，但我对这位四哥知道得太清楚了，他这不过是把一步棋分成两步走罢了。不把我整死或者整疯，他是绝不会罢手的。所以，我们百事都要做好准备，预则立，不预则废。万一我被圈禁，你们何苦要跟着全搭进去？我的身边只留两人足矣！我看，就是紫燕和湘竹她们两个通房丫头吧——不过，你们俩要是不愿意，我还可以再换别人，我一点也不想勉强你们。”

话音刚落，正在榻边侍候着的两个丫头早已扑倒在地，跪着叩头说：“爷呀，我们两个都是讨饭出身的人，是爷在人市上把我们买回来的。自从跟了爷，这才几年啊，连我们两个的老子娘都成了人上之人。我们就是现在死了，能报得完爷的恩情吗？老天爷是不会亏了您这样的好人的，我们俩也不愿离

开您一步！”

允禩听了这话，也感到欣慰。他当然相信紫燕和湘竹的话，全府上下的奴才们，哪一个不是受过他的大恩的呀！他这一生，从来是乐善好施扶危济贫的，“八贤王”，“八佛爷”这些个尊号能是轻易得来的吗？对这一点，他自己也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的。

乌雅氏在一旁垂泪说：“这可真是难为你们两个了，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们。不过，这事还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要真是到了这一步，别的人全都跟我回娘家去好了。他雍正就是再狠毒，还能株连到你的岳父家里去？”

允禩却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知道你身边还存着几个体己钱，也不过就是百十万吧。你这样失魂落魄地回去，娘家人的脸色就是那么好看的吗？我已经想好了，得让你多带点银子回去，就权当是借娘家的房子住些时候，不化他们的一文钱。至于其余的家丁和仆妇们，我现在就要遣散！”

“现在？”房子里的人全都愣在那里了。

弘旺是长子，今年已有十五六岁，也完全懂事了。他跪着上前一步说：“父亲，您这样做很容易引起流言，也大过于扎眼了。事情还不到那一步，皇上又本来就是疑心很重的人，这种时候，我们做事要越谨慎越好啊！”

允禩苦笑一声说：“好孩子，我怎么能不知道你的心？可是，你不明白，等到了那一步再想法子就晚了！”他翻身坐了起来，从枕头下边抽出厚厚的一叠银票来，在手里掂了掂，心酸地笑着说：“人哪，最好是有权。有了权，什么美女、华堂、名声，全部会不招自至；其次，就是要有钱。他雍正抄走了我八百万。瞧，我这里还有一千万呢！我要全部分了它，今晚就分，让大家明天就走散！我叫他抄！叫他这个无可救药的钱痨挨门挨户地去抄吧！”

在场的人们全部被他这行动惊得呆住了。因为他们谁也难以猜想到，这个平日里从来都口不言利的允禩，手里竟然会放着这么大的一笔活钱！允禩把那把崭新硬挺的银票高高举起，又把它分作两半，一多半交给了乌雅氏说：“你把它收好了，也可以分一些给自己的家人们。穷的就多分一些，富的就少分一点。”他又思忖了一下，对紫燕说道：“你去传话给何柱儿，叫他和管家丁金贵带着二管家们都来这里，在月洞门口听候吩咐。”紫燕答应一声，蹲身一福走了。福晋此时早已满脸是泪地说道：“好爷呀，难道我们这个家，今晚就要败了吗？”

“夫妻本是同根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允禩苦笑着说，“夫妻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其实，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不散的筵席。别说这家，这朝，这代，这国，就连这世界也有灰飞烟灭的那一天！好了，外人们就要进来了，你身份贵重，别让他们看着笑话。这里只留下紫燕、湘竹和你。何柱儿来了，由你亲手分拨银两。弘旺，你送你娘姨太太们全都回去。”

紫燕带着何柱儿进来了，她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二管家。最后是老管家丁金贵。丁金贵垂手侍立，看着弘旺等人出去，这才率领着管家们向允禩行礼。丁金贵说：“禀八爷，奴才清点了一下，全府里的人大多都听爷的吩咐，没有外出。只有西院茶库里的三个小子裹了些钧瓷茶具跑了。还有东院在书房侍候的，有八个人告了病，最混蛋的是刘家，他们一家四口跑了个净光！外门房的憨牛儿他们几个商量着，要把跑了的人，一个个全都抓回来，叫他们跪死在爷的书房前。是奴才按住了，没让他们乱动。奴才知道，这是见真章的时候，凡是叛主逃跑者，奴才总归要一个个的拿回来，用大棍打死

这些个畜生！”

允禩立刻就说：“这样不行，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要真的是忠于主子，就得听你主子的话，我从来都是施恩不望报的。留，是你们的忠义；走，也有各人自己的道理。非但不许你们去追打，每人还要助他们五百两银子！”允禩的声调变得那么的柔和，“你们都知道，我对外人尚且不记他们的过，何况自己的家人，又何况是这种时候？不但是现在，将来你们遇上了他们，也不可造次鲁莽！”湘竹给他捧了一杯茶来，他接过来呷了一口，又把将要遣散家人的原因和办法说了一遍。最后他说，“我算了一下，拿出了三百五十万银子分给大家。单身的奴才，每人五千；成了家的，每口人分四千；我的家生子奴才们，每人八千；太监是每人六千。这还有些剩余，我给自己留下十万，你们这十几个管家把剩下的二十来万全都分了吧。我不图别的，就算是你们辛苦服侍我一场的一点念心儿吧。我不能学前头的直亲王，抠着掖着地不舍得给下人一点，结果全被人家抄走，弄了个净光。”

允禩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这些个管家们全部哭成了一团。丁金贵连连磕头，声结气咽地说：“爷，您是气糊涂了吗？您要叫我们都当不义的奴才吗？什么死呀活的，不就是一条命罢了，我们要的什么银子？爷只管放心，您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就是打回家去种庄稼，还能养活不了自己吗？我的好糊涂的主子啊……”

听着这些话，允禩的眼中也转着泪水：“不，你们的爷饱读史书，我不糊涂，一点儿也不糊涂！这事我已反复想过好几次了，假如天不绝我，我们自然还有重新见面的时候；我如果过不去这个坎儿，还不如早离早散的好。今晚分了银子，能够走的，立刻就走；拖家带口走着不易的，大白天一窝蜂似的出去，太显了些，要一拨一拨地走，不要让人发现了。我如今虽然被改了个脏名字，可好歹还是个王，也能够抗得住。他雍正是要对我赶尽杀绝的，你们怎么办呢？难道还都留着给爷殉葬吗？”他泪眼模糊地看着何柱儿说，“唉，只是苦了你了。你的名声太大，又净了身子，是没有地方可去的。我给你十万银子，你找个靠得住的朋友把它存起来，等将来脱了难也就用得着了。”说罢，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中的泪水像断线珠子般地流了下来。

何柱儿心里比谁都明白，他是跑不了的。自从康熙四十六年，他从废太子那里换到允禩府上当差起，朝内朝外谁不认识他呀！他是廉亲王府的总管太监，来往于各王府，周旋于紫禁城，他早就是雍正眼中的一颗钉子了。此刻，他虽然也是泪眼模糊，但心里却十分镇静。

他流着泪向允禩说：“八爷，奴才知道您的心，也请您相信，奴才压根就没有想过什么‘出路’，银子奴才是万万不要的。平常日子里，爷赏的，别人孝敬的，足够奴才渡穷的了，不像他们那样还要远走高飞，用钱的地方多。奴才就是陪着爷坐圈院儿，咱爷们儿手头也还得有点钱不是？”

允禩想了想说：“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照雍正的脾性，大概不会有那么大的善心，也不会让我身边多留几个有体面的人。你没有看见你十四爷的下场吗？没见他连一个乔引娣都留不下来吗？你有这片心，也就不枉我平日疼你，怜你的了。所以，银子，你还要拿去。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是身带残疾的人，有时为了遮人眼目，我还要拿你作法，拿你出气。你这一辈子活得不易啊……”他的话还没说完，何柱儿早已被触了隐痛，失声痛哭起来了。他虽然还是想克制，但这哭声却久久地回荡在大院子里……

两天以后，军机处发下了旨意：废除廉亲王封号，改封为“民王”。允

禔和允禵兄弟俩，却不知为什么。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雍正此时已回到大内，并且在奉先殿拈香祷告康熙，说明了自己处置几个弟弟的理由和苦衷。等他重新回到畅春园时，已是午时过了。太监们送上御膳来，雍正吩咐给正在议事的张廷玉、方苞等人也送去一桌。他自己刚坐下来要进膳，却见十七弟允礼正在外面站着等候传见，便叫了一声：“老十七，你那样站着不累吗？快进来，和朕一齐进膳吧！”

允礼听见皇上在叫自己，连忙脚步如风似的奔了进来。他今年才刚刚二十六岁，在康熙的二十几个儿子中，就数他的个头小，长得敦敦实实。又因多年一直在塞外练兵，黑红的脸上，处处都冒着精气神。他进来后，先向皇上规规矩矩地行了礼，又笑着说：“皇上，臣弟的差使办完了。臣弟所以要急急忙忙地赶来，是想在这里找点能吃的东西，臣弟还正饿着肚子哪！”

雍正开怀大笑着说：“你想得还正在点子上！朕这里也正在进膳，你瞧着哪样对胃口，就只管吃好了。”他的情绪今天格外地好，指着桌上的御膳对高无庸说，“来来来，你把这御膳全都端过去给你十七爷，朕只吃几个豆沙馅的小包子就行了。”雍正的心里最爱见的就是这个老十七允礼，不但因为他年龄比自己小了好多，而且，当年圣祖晏驾时，如果不是他带来了丰台大营的兵，这皇位自己能不能坐上，恐怕还在两可呢。允礼也和允祥一样，心里头最佩服的就是这个四哥。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四哥一声令下，刀山火海也不过只是一句闲话。这些年，他在古北口统带着一营兵马，最想念的还是他的四哥。雍正看着允礼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心疼地叮嘱着：“慢点，慢点，不够了朕这些小包子也是你的，千万别吃坏了胃口。”

允礼可不像别人那样和皇上讲客套，他一看，好嘛，这么多的好东西，真够他美餐一顿的了。便一边笑着说话，一边风卷残云似的，把满桌上的美味佳肴全都吃光了。他用手一抹油嘴说：“皇上，让您见笑了。臣弟这个吃相，皇上大概看不上，这还是在塞外练兵时练出来的本事呢！这几年，臣弟在古北口外和军中将领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那些兵们哪像人啊，一个个全都是饿狼！我要是像公子哥儿一样细嚼慢咽，还不让他们看了笑话？其实皇上不知道，当兵的并不怕打仗，他们最怕的是练兵。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不惊地不惊，死不苦打不疼，就怕没事胡折腾，三九五更穷练兵。”

他刚说到这里，雍正已听得捧腹大笑了：“哈哈哈哈哈，老十七，你们这样胡吃海塞的，就不怕吃出了毛病？”

允礼说：“胃这个玩艺儿，就看你的底气壮不壮了。底气壮，那就越吃越强，底气不壮可就要落下病根了。像十三哥那样，整天心事沉重的，哪能不落病呢？”

有老十七这么一搅和，雍正的心里高兴得多了，他笑着说：“好好好，朕今天真是见识了你这位英雄。好了，咱们书归正传吧。你去见阿其那和塞思黑，都听到了什么话？”

引娣见十七爷吃完了饭，连忙上来给他送了一杯茶。老十七知道这丫头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在接茶碗时，还略微欠了欠身子。他对皇上说：“臣弟今天见了十六哥，我们是一同先去允禵那里的，十四哥也已经奉旨搬到皇寿殿住去了。臣弟见他经过几次搬家，身边的东西越来越少，也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啊。我就关照了一下内务府，让他们按照贝子的格儿，给十四哥又送去了一些应用的器物。阿其那府里的人说，他已有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臣弟去向他宣旨，他躺在炕上，连眼睛都没睁一下，更没有说一句话。塞思

黑却又是一个模样，他也接了旨，谢了恩，可那神情却据傲得很。他说：“当皇上的还会有错？他是至尊至贵的圣人嘛。只要有错，都是我们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也什么都不要，只求皇上开恩，让我削发出家好了。假如皇上看到我罪过太大，那就请他把我明正典刑。千万可别把我囚禁起来，要是我像大哥那样，变得又疯又傻的，处处招人可怜惹人厌，还不如死了好呢。”

雍正耐心地听着，完了又问：“他还说了些什么？你只管对朕说出来。”

一百零七回 说政务雍正顾引娣 较功夫弘历惊佳人

允礼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话是没有了。可臣弟从九贝勒府出来时，正碰上图里琛。听他说西山的善扑营军士，拿下了两个可疑之人，还搜出了两封谁也看不懂的信。臣弟觉着事情重大，就把信带来了，请皇上过目。”

雍正接过信来一看，也傻眼了。

这哪是文字啊，倒像是天书一样。不但看不懂，而且也认不准是藏文？英吉利文？还是别的字。雍正问：“既然捉到了送信的人，他们招供了没有？”

“臣弟知道这事的重要，也详细地问了审讯的结果。这两个贼人都是塞思黑府里的，大刑一动，哪有不招之理？据他俩说，信是塞思黑写好，叫他们送给允禔我去的。至于信中的内容，他们也全不认得。不过，他俩又说，这种信他们送过不止一次了。信里书写的不是什么文字，而是阿其那自己造的暗语。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禔我手里各有一本译码，除了他们三人之外，谁也看不懂，臣弟看这大概也是真话。我又回去，仔细查阅了抄家时的单子，那里面却没有这个密码本子，也许早就被烧掉了。”

雍正心想，这时定要去抄这个本子，更会有人说自己残忍克薄。便冷笑一声说：“引娣，你也来看看，他们无非要朕动了杀机，好让朕落下个屠弟的坏名声。你在一边想想，他们还有半点儿兄弟情份没有？”

雍正皇上正在为阿其那他们的密信生气，外头传来张廷玉等人和侍卫们的谈话声：“皇上用完膳了吗？进得可香？”

雍正高声叫着：“是廷玉吗？你们也都进来吧！”

众大臣行礼之后，雍正看着这些心腹大臣说：“奇文可共赏。允礼今天带回来塞思黑的两封信，可以让你们这些饱读诗书的大家们开一开眼界。”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那封密写的信递了过去。

朱轼是第一个看完的，他在椅子上欠了欠身说道：“皇上，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也是早晚都要发生的。朝中人人都知道，阿其那等觊觎大位，二十年如一日地锲而不舍。皇上就是再多拿出一点证据来，也并不新鲜了。如今，臣等每天都要收到无数的弹劾奏章，说来说去，其实全都是一个意思，不外乎要求从重处置他们。老臣以为，无论怎么说，这些事也只是一件案子，而

毕竟不是政务。朝廷的思路应该放在天下大事上……”

张廷玉看了那密信后也附和道：“对对，朱师傅说得有理。塞思黑的这件事，实际上是老调重弹罢了，不宜大张旗鼓的处置。”

方苞也说：“他们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就是要朝廷一个心眼地只是盯着他们，顾不上办别的事情。一句话，他横下肠子来和您死挺硬顶，为的就是求乱。而只要一乱，就会又闹出新的事端来，皇上日思夜想的新政也就全都泡汤了。”

雍正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你们说得都对，朕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君臣可谓是不谋而合。这样，由允祉和允禄来承办这件案子，军机处就不要过问了。军机处的人要全部行动起来，督责各省推行新政。要把这件事当作第一要务来办，要一条一条地落实。遇到什么梗阻，你们要随时商议，也随时报朕知道。春荒将到，各地都要倾注全力，帮助老百姓度荒。

除了人吃之外，还有种子粮呢？俗话说：‘饿死老子娘，不动种子粮’，没有种子，那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呀。”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乔引娣就是山西定襄人，便又特别叮嘱道，“山西雁门关外的定襄、五寨等地，去冬雪下得很大。下旨给山西巡抚，要他亲自去看看有没有断炊的。要他们就地赈济，免去山西全省的钱粮。”

几个大臣听到这里全都呆住了：山西去年并没有遭大灾呀，皇上怎么这样特地关照呢？允禄说：“皇上，据山西巡抚奏上来的折子说，山西灾情不重，也并不缺粮啊！”

张廷玉最了解雍正的心思，他出面说：“十六爷说得对，臣以为不要去山西通省的钱粮，而要他们着意地抚慰受灾各县，务必使百姓们感沐皇恩也就是了。”

允禄心实，他还要再说什么，可是，一瞧引娣就站在身旁，他也明白了。连忙说：“是的，是的，廷玉到底比我想得周到。”

雍正站起身来，在大殿里来回踱着说：“河南的秀才罢考，表面上看，是对的田文镜，其实是针对着官绅一体纳粮的。这也难怪，传了多少代的老规矩了，全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大的甜头，谁肯白白地让出去呢？田文镜不能说是没有错，但有些正途出身的官员们瞧不上他这个杂途官，也是自然的。方先生，请您给田文镜写封信去，说宝亲王已经奉旨前往河南视察了。另外，李绂也上书说，田文镜那里的苛捐杂税太多，而且还蹂躏读书人。李绂也是朕的亲信大臣嘛，他不会哄弄朕的。方先生可以在信中附上一句半句的，但不要说出李绂的名字来。只说要田文镜用密折给朕回奏就行了，朕自会指点他的。他是个努力办差的人，朕不想让他闹出笑话来。”他望着窗外，已是早春天气，也正是万物复苏的好季节，心头残留的那一丝不快，也全都被这明媚的春光带走了。他兴奋地说道：“今天议政议得不错，比兄弟们斗心眼要快活得多。朕意，让允祉我就在张家口外；发允禧到保定去，叫李绂把他管起来；允禩嘛，就住在北京好了。谅他们也作不了什么祸，朕也实在是懒得说他们的事了。你们都跪安吧！”

京都稳定，全国都松了一口气，在南京的弘历也接到了让他速返京城的旨意。此时，推行新政的诏谕早已天下知晓。南京的大小衙门都贴着布告，解释新政。李卫虽然识字不多，可他却另有一套别开生面的路子，说起来那还是他的老本行：叫化子的把式。他把雍正的旨意编成两份：一份原封装订成册，发到各府县的学宫里头，让教谕和训导们三天一讲，再集中秀才们在

一起听了，回去后广为宣传。各府县的官员们除了逢一考较举人秀才外，逢五还得应付李卫和尹继善寄来的考卷；另一份，却是让他的幕僚们编成小册子，上面全都是鼓儿词、莲花落、加官词儿一类的俚语村言。李卫命令下面，把他的这些通俗的文字到处散发。

各戏院开场时唱的加官戏，茶肆酒楼上说书卖唱前要唱《颂皇恩》，甚至连秦淮河上的风月接客人家，也都每客一份免费赠送。这样一来，江苏、浙江两省，真是连渔夫樵夫也都对雍正的新政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

弘历是住在南京夫子庙前的驿馆里的，这里是南京最为热闹的地方。从这里往街上看，就有总督衙门专设的灯棚。灯棚里的各色灯笼上，也全都是李卫的“大作”，不分昼夜地在招揽着看客。猜灯谜猜中的没有奖品，而只发一张彩票。彩票的背面印着宣讲圣谕的口号，而且凭彩票一张，还可以回乡时在义仓支粮一升。如此一来，招惹得四乡民众终日把灯棚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半个月前，弘历将李卫的这些作法和他弄的彩票样本，寄给了雍正皇帝，又附了密折，大加夸奖。雍正看了也是十分高兴，回信说：“李卫公忠之外，人又聪明，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的”。随着这旨意还专门把最近一个时期的邸报底稿全都寄了来，让他在路上抽时间好好看看。其实，这些邸报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醒目一点的如将“塞恩黑”交给李绂，并嘱他“严行看管”；还有李绂上书弹劾田文镜“五不可恕”的折子，不过没发全文，只发出了一个标题；杨名时调任礼部尚书，孙嘉淦回京当了左都御史，等等，等等。弘历细心地琢磨了一下这些邸报，越看，就越觉得高兴。说实话，前些时允禩等人大闹乾清宫时，这里得到的邸报，一天就有许多封。李卫和尹继善他们，也每天都要来见他，转弯抹角地打听朝里的动静。弘历虽然对他们的来访应付自如，但自己的心里却总在忐忑不安。先是怕“八爷党”得势，会搅乱了朝局；后来又怕父皇一怒之下要兴大狱；等事情全都平静下来了，又怀疑自己出来久了，会不会有人趁机在雍正面前拨弄是非。直到接到了雍正刚刚发来的这份邸报样本，他才算完全明白了。他不但佩服父皇做事的细心，也从这件事上看出，弘历的情形大概有点不太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他那颗久悬不下的心，这时才终于放下来了。

门外传过来一阵声响，弘历抬头一看，原来是四个长随模样的人，他们站在门外，高喊一声：“四王爷，奴才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陪主子练招儿来了。”

这邢家兄弟四人都是山东人，也是从明朝万历年间，祖传了七辈的捕快世家。他们的父亲邢连珠年老退休，也早就知道李卫的大名，便派四个儿子出来找到李卫，想托他的面子给儿子们谋个正途。李卫当然是欢迎之至，就收他们到自己的总督衙门里听用。正好，弘历来到南京，于是李卫又派他们每逢单日给弘历当陪练。弘历看见他们兄弟来了，也放下手头的邸报，换了件衣服走到院子里说：“前几天咱们练的是拳脚，今天换一换练法。”说着把手中提着的齐眉棒亮开。走了一趟把式。邢建业等四人，一看就知道，宝亲王这两下子，是经过大内高手指点的。不过，弘历的棒法路子虽正，却也是犯了“宫病”。棒法里有许多套路，全都是些花架子。别看他舞得好像是风雨不透似的，其实是上不了阵的。弘历自己却对他的棒法很有信心，他说：“瞧见了么？小王这套棒法练得可能还不太好，但你们四人谁能夺得我这手中的棒去，爷这里就有赏。”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二十两的银票来放在窗台上：“来来来，你们一个个地上也行，全都下场也罢，谁赢了，这

银子就归谁。”

弘历说着的功夫，就先自舞动起来。四人开始时还只见棒影和身影，渐渐地棒也不见，人也不见了，却只能看到一团飞舞滚动的白气。棒风疾飞之下，连院子里的树呀，草呀，全都被扫得弯腰低头。四人齐声夸赞：“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弘历受到鼓励，更是精神十足：“来来来，你们快上啊！”

邢家四兄弟谁都知道，要想夺掉他手中的杆棒，不费吹灰之力。但他们更知道，这位宝亲王，是“太子”的身份哪！如果不给他留一点面子，他一翻脸，那可怎么办呢？但大家都不上，岂不让弘历更加瞧不起？老四邢建义高叫一声：“四爷小心，奴才可要动手了！”

弘历哪把他放在眼里啊，他边舞边说道：“来吧，难道你不想要这二十两银子吗？”

邢建义窜步向前，和弘历展开了空手夺白刃的对攻。刚才弘历自己耍弄棒法时，他就看清了，这位小王爷棒法虽熟，但下盘却不稳。他在弘历的棒影中纵跳环绕，忽进忽退。凑着弘历一个不留神，突然，他跃起身来，一个扫堂腿照着弘历的下盘就踢了过去。弘历却在杆棒上纵身一跃而起，反过来要踢邢建义的脑袋。哪知，邢建义前边使的只是个虚招，是在诱敌。等弘历身体高高跃起的时候，他猛然一低身子，欺向弘历近前，左手一拦，托住了弘历，同时右手向上一击，那条杆棒已被震飞出三丈多高。趁着弘历还没有醒过神来，他身子一纵，已经把杆棒轻轻地绰在手里了。

弘历却没有生气，他笑着说：“好了，好了，用不着再比试了。连你们老四都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夺走我的杆棒，何况你们老大呢？喏，银子就在那边，你把它拿去吧！”

邢建义笑了笑说：“四爷，不是小的胆大，只因小的昨夜与人赌钱输了，今天才看着这张银票急了眼的……”他正在兴奋地说着，刚刚伸出去的手却停在半空里了：“啊，四爷，原来你是在和小的开玩笑，这窗台上哪里有银票啊？”

弘历听了也是大吃一惊：“什么，什么？我明明是放在那里的吗，怎么会不见了？”他急步走了过去，却见刚才压着银票的地方，已经换成了一纸书筒，那上面影影绰绰还写着一些小字。弘历抢步上前取过来看时，却是一首小诗：

王爷勤政载功还，
旧调新曲又重弹；
妙手空空谨相告，
北去途中防伤残！

弘历略瞟一眼，他的心早就如江河翻滚似的呆住了。邢家四兄弟见此情景，也立即行动。两个人守在这里护住宝亲王，另两人则纵身上房，手搭凉棚，向四周张望。

可是，这里除了栉比鳞次的房屋，阡陌相接的街巷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呢？邢建业跳下房来，走到弘历面前沉重地说：“四爷，都是小的们无能，惊了四爷的驾了。想不到南京还有本领这样高的飞贼……”

弘历见他们一个个羞得无地自容，便笑着为他们开脱：“哎，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刚才是我和你们老四在过招，倒让这飞贼得了手。你们这样子，倒像死了老子娘似的。给，这是一百两银票，你们拿了去。以后爷还要照样的信任，也照样的赏赐。”

这四个人哪里敢接？正在推让之时，就听外头有人报名说：“两江总督李卫和布政使范时捷请见宝亲王爷！”

凑着这功夫，弘历把银票向邢建业手里一塞，站起身来说：“进来吧！”

李卫甩着手，迈着方步和范时捷一先一后地走了进来。他们俩往弘历跟前一站，倒恰巧成了对比。

李卫因为身子不好，时时咳喘，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可范时捷却是越吃越胖，一走动脸上的肥肉嘟嘟乱颤。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三个人。一个是年约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另外两个，却是风姿绰约的妙龄俏佳人。

李卫和范时捷都规规矩矩地向弘历跪到叩头说：“奴才李卫、范时捷给主子请安。”

弘历的脸色还没有恢复平静，他盯着李卫说：“起来吧。我说总督大人，看来你们这里也还是不能夜不闭户啊。你瞧，我收到了什么？”

他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李卫吃了一惊：“他娘的！这不是成心要往我李卫脸上抹黑吗？我知道，这都是甘凤池他们一帮人干的事，故意地找些毛贼来捣乱子的。难道是怪我说话太满了？老范，你来给我念念，这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范时捷接过来仔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说：“王爷，据我看，这飞贼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好像不是在和您开玩笑。他只是想显摆一下能耐，提醒您路上多防着一些。我看说不定，他没准儿还要为您效点力的。”

范时捷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看着羞得面红耳赤的邢家兄弟们说，“怎么样？现在你们不敢再吹‘打遍山东无敌手’了吧？好家伙，在王爷跟前丢人现眼，回家去等着你们老爷子的家法板子吧！”

弘历见他们兄弟臊得脸红脖子粗的，连忙说：“哎，老范，你不要胡说八道。刚才我们都在场嘛，哪能只怪他们呢？李卫你也不要乱说，凭这个小帖子就闹起来，也不怕别人笑话你的小主子？”

李卫就坡下驴地笑着说：“四爷您瞧，我给您带来了几个人。”说着他向外叫了声，“你们都进来见见宝亲王爷吧！主子爷，黑嬷嬷陪着端木公子回家完婚去了，他们临走时，我向她要来了这几个人。这两个丫头您别看她们年纪小，可吹拉弹唱的都能来一手。有她们在您身边侍候着，总比那些粗手大脚的男人们强。”

弘历早就看见她们了，此时才知，原来她们都是黑嬷嬷的家人。那位年纪稍长的显然是她们的妈妈，虽然已有四十多岁，但一看就知，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胎子。两个小姑娘，大概只有十五六岁上下，上身穿着一色的鹅黄绣花衫子，下边却也是一模一样的撒花葱绿裤子。

她们正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含着微笑，也带着娇羞，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天之骄子。

弘历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竟然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弘历正在少年时期，也是个才高识广、风流倜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但他又深知自己带着钦差大臣、王子阿哥的双重身份，生怕别人说长道短。所以，凡是外出，身边从不携红带绿的，只有几个粗汉子在侍候。今天，他乍然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儿，眼睛都放出光来了！他把玩着那个时刻不离手中的扇子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那位中年妇女上前一步福了两福说：“四爷，小妇人姓温，您就叫我温刘氏好了。这是我的两个一胎双生的姐妹，眉心上有朱砂痣的是大的，主子给她起名叫嫣红，小的叫英英。

往后她们有了不是之处，全凭四爷费心指教。”

弘历不解地问：“主子？”

“哦，我说的主子就是黑嬷嬷。嬷嬷本家姓方，永乐年间家败时，是端木家里收留了他们，便以主仆之礼相敬，其实端木家是从来也不把他们当仆人对侍的。倒是我们温家，是地地道道的下人。”

她刚说到这里，弘历就全明白了。他思量着说：“哦，既然是方家，又是在永乐靖难时败的家，那一定是明代大儒方孝孺了。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三百多年，这真算得上是一段佳话。”说着回身要去取茶，温家的不用吩咐，立刻走上前去，从茶吊子上摘下壶来，嫣红撮茶，英英续水，倒了三杯茶送了上来。那英英回头又端着面盆来，先倒上了点热水，再加上凉水兑好了，又取下搭绳上的毛巾来浸了三块。这边三人刚刚喝了香茶，正在品味之时，她已经把热毛巾送了上来，弘历笑着说：“真是不比不知道，女孩子就是心细。好，你们就留在我这里吧。”说着叫外头老刘头进来吩咐说，“这三人是新进来侍候笔墨的，就在我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房子来给她们住。两个女子还小，告诉家人们不要委屈了她们。”又对嫣红和英英说，“你们要是缺什么，不要客气，只管找老刘头去要。我要出去一下，把墨给我磨好，等我晚上回来用。书架上的书，看起来虽然有点乱，但我心里有数，你们不要替我收拾。好了，李卫和老范，咱们一同到你们那粥场去看看如何？哎，继善今天怎么没有一同过来？”

李卫忙说：“尹继善今儿个来不了，他到河工上去了。春暖花开，菜花汛就要到了，还有些工程要收一收底儿。这些都是最肥的缺，得用最清廉的人去作，也得他这个巡抚亲自操心才行。我和他说了，今年汛期如果出一点漏子，或者决了口子，那我们这十几年的交情就没了，我非要参你个七窍冒烟不可。银子我有的是，足能可着劲儿的让你用，咱们这里有了养廉银子不是？但你派去上河工的人役们，谁要敢贪污我一文新政钱，我非请出王命旗斩了他们不可！继善这人我是一百个放心的，我说得狠一点，也就算是给他撑腰了。今儿晚上我为四爷饯行，他还能不来吗？”

范时捷却在一旁说：“四爷，您今儿个和我们一块儿出门，可就又是微服私访了。我们穿什么呢？总不能袍服马褂地跟在后边吧？”

李卫笑着说道：“好我的范大舅子，你怎么不找我呢？我那轿子里，什么行头全有。你是想当叫化子，还是当风月楼的王八头儿？说出来，我管保让你鱼目混珠！”

范时捷也不肯饶过李卫：“那我就扮个老王八，你跟着我当小王八好了。”俩人说着笑着，却早已装扮齐整。李卫扮了个师爷，范时捷却好像是

个管家。三个人说说笑笑地，就来到了坐落在玄武湖畔的粥场。弘历一边走着一边问李卫：“你小子怎么想了这个法子呢？皇上曾经几次夸奖你。他老人家说，要是天下的督抚都能有这个善举，太平盛世也就快要到了。从长远说，这真是个庙堂百姓都称赞的好办法呀！”

李卫却说：“主子爷呀，我可没有想那么多，我只道挨饿的滋味不好受。人真到饿急了的那一步，看见吃的就要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他们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我有一个婊子，丈夫死了十几年，她都不嫁人。可是，一场蝗灾过去，她也只好下海卖淫去了……有什么法子呢，她的两个孩子还要吃饭哪！”

范时捷也不无感慨地说：“李卫说的全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时，曾亲眼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就为了一斤粮食没有给足份量，那刘二一扁担就把米店老板打得四脚朝天。几百饥民趁机抢米。砸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人也全都卷了进去……刘二被正法时，我是监斩官，亲眼看到外边设酒祭奠他的就有几十桌！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着，还亲手给刘二送去一碗酒，才算平息了这件事。当时，不这样不行啊，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处置不当，就会一触即发，而一发就不可收拾呀！”

弘历的目光瞧着远处，像是在想着什么。忽然，他指着前边问道：“哎，那边就是粥棚了吧？你们为什么要把它设在这里呢？”

李卫说：“四爷您瞧，这东边有个破落的五通庙，能遮风避雨；靠着湖边，能洗洗涮涮也干净一些；离粮库近，取粮也就方便。我下了令，南京城里不准有一个叫化子。他们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少生些闲事啊。”

弘历打心里佩服这个“小叫化”，看来他真是动了不少脑筋。他们来到这里时，已是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只见借大的空场子上早已挤满了上千的饥民。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也一个个地把饭碗敲得山响。人群中不时发出争吵声，还夹杂着女人孩子的哭闹，男人粗野的漫骂和莫名其妙的哄笑声，范时捷一眼瞧见一个粮库账房里的书办，正在指挥着卸米，便叫他来到跟前。那人愣怔了好大半天，才认出是“范大人”，他连忙打千请安。范时捷问他：“在这里吃舍饭的人有多少？”

“回大人，数目不一定，多的时候有三四千，少的时候也有一千多人。”

“按人头发放，一个人能摊多少？”

“三两。”

“带着孩子的女人呢？”

“回大人，我们这儿是按人头算的，不论大人孩子。饭前发签子，一个签就是一份儿。”

弘历在一旁问：“这里都是本省的？外省来的人多不多？”

那书办看了一眼弘历，又连忙低下头来说：“小的回禀大人，本省来的十停里还不到一停。因为李总督有令，凡本省饥民发粮回乡，乡下也有救济，但他们中有的人是家里没地的，回家照样是没法子活。所以，你刚刚赶他们走了，过不了两天就又回来了。”

“都是哪个省份的来这里人最多呢？”弘历又问。

那书办毫不犹豫地说：“那还不是河南第一！他们不但来的多，而且常常是一拨一拨地来，有的走时是一个人，可回来时又领来了一窝儿。甚至有一家三代全都开过来了，像是认定了我们江南的粮好吃似的。你少盛给他一点儿，就日爹骂娘的乱叫喊。唉，也难怪他们。那边天天吵着叫‘垦荒’，

里保甲长们撵着人们丢了熟地去开生荒，一言不合就拆房子撵人。有的人就趁机巴结田中丞，谁报的数越多，他就越给谁升官。这可苦了百姓们了，生地还没开出来，熟地就全又撂荒了，他们怎能不往外逃呢？”

范时捷看着弘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便连忙在一旁拉了他一把说：“走吧，咱们到粥棚里去看看。”

粥棚里支着六口杀猪锅，锅里翻滚着即将出锅的热粥。几十名大汉脱光了膀子，在搅和着大勺。弘时要过勺子舀起一勺来，放在鼻子尖上闻闻，那粥像是有点发了霉似的。李卫在一旁笑着说：“四爷，您甭闻它了，不会香的。来这里的人，也不能让他们吃得太饱太香，那样，谁还肯回家去种地？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觉得太饿。逼急了，他们就敢把我这粥场给砸了。这里头的分寸，学问大着呢！”

这里正说着看着，突然，粥棚外传过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你个天杀的王老五，你还能叫人吗，闺女才多大呀，你竟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弘历他们连忙赶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正把一个女孩子挟在腰间从五通庙里出来。那女孩子看着也就是十二三岁，正哭着闹着地在挣扎。她的身后，还有个妇女在追赶着：“把我的孩子放下！你这个没囊气又不要脸的男人啊……”

那男人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一样，回头就对这追赶的女人一个大耳光：“贱人，我叫你撵！告诉你，我只要不写休书，你就永远是我们王家的人！”

那女人哭得更厉害了：“你这个死不了的王老五呀，我日死你八代，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呢！”突然，她看见弘历等一行人正向这边走过来，便扑身跪倒在弘历面前哭诉道：“老爷，你行行好，别让他这挨千刀的卖了我闺女呀！这孩子才十三岁，她怎么能去接客，怎么能去侍候人呢？那个春香楼能是女孩子们去的地方吗？”

此时，那被父亲抓住的女孩子也挣脱出身来扑到母亲怀抱里，和弟弟妹妹们一家四口抱头痛哭。

弘历早被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惊得呆住了。忽然，他意识到自己错被那当母亲的认作是来买人的了。他正要说话，却听身后有人格格地笑着说：“老妹子，你认错人了，买主在这儿，我就是蔡云程、蔡老爷！”

李卫猛然回头，只见这个自称叫蔡云程的人正站在自己身后，他旁边还聚着几个不三不四的街痞子。那个叫王老五的人见他走来，连忙上前去磕头如捣蒜地哀求着：“蔡老爷，您瞧，我屋里的她，她不愿意呀……再说孩子也太小，不懂事，更不会侍候人，您老高抬贵手，就算是我自己输了自己。我情愿替您老当三年长工，顶了那七两银子的赌债，行吗？我的好蔡老爷呀，我求您老了……”

蔡老爷瞟了弘历他们一眼，不慌不忙地说：“哎？你这话说得可真蹊跷，我家里又不种地，你去当的那门子长工呢？我是开堂子的，我要的是人。说实话，她这么大点儿的小人儿，爷还瞧不上眼呢。”说着，他竟自走上前来，托着那女人的脸上看下看了一阵子，突然放声笑了起来：“哈哈……你们快来瞧呀，我们这位五嫂长得可真够俊的呀！别看她脸黄，到了我那里，用不了三个月，我准定能调教出一个老西施来，你们信不信？”

几个街混子听了不禁一阵哄笑道：“对对对，还是蔡爷眼睛里有水。这婆娘要是好好洗洗，怕是比五爷跟前的三娘子还标致呢！”

“怎么样，老王，咱们蔡爷发话了，你的女儿自己带着，就用嫂子换这孩子吧？”

姓蔡的上前一步说：“好，既是大家说了，我也就依了你，把嫂子和你的闺女换了。你放心，她只要在我那里服侍我三个月，我一个子儿也不要，一根汗毛也不少的还给你！”他又低下身子看着五嫂说：“咳，真是个美人胎子，老五，你好艳福啊！”

范时捷早就看不下去了，他正要上前说话，李卫却在他身后拉了他一把：“老范，你急的什么？瞧四爷的。”

范时捷眼睛一瞟，见弘历早已气得咬牙切齿的了。那蔡老爷心里明白，这里是粥场而不是人市。在这里多停，弄不好要惹祸的，他偷偷膘了一眼弘历，发声狠说：“算了，算了，不要她这个婆娘，还是拉上她闺女，咱们走人！”

“慢！”弘历终于忍不住开言了，“他不就是欠了你七两银子吗？这笔欠账我来还！”

蔡云程听他口音不像本地人，心里更是不怕了：“咳，你个外乡人到我们南京来充的什么大个儿！要知道，这是金陵城，他欠我的是人债，而不是钱债。人，我已经买下了。”

“就算是你的，我也要买！”

“好吧，既然你有钱，那就七十两银子卖给你！”

弘历的脸上青筋直暴，李卫跟了他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位少主子发这么大的脾气哪。他眼睛一瞟，见邢家兄弟已经在往这边凑过来，才略微觉得放心了些。范时捷从怀里抽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递了过去，蔡云程一看这阵势，忽然又说：“嗨，你们可真阔气呀！可惜，老子现在又不想卖了！”

李卫站出来说：“卖，由不得你；不卖，照样也由不得你！这女孩子的本主是王老五，而不是你姓蔡的。金陵乃三尺王法所在之地，你竟敢强买女孩儿为娼、还当众调戏妇女，你活够了吗？”

范时捷作过一任顺天府尹，对大清律更是再熟也不过的了。他也说：“赌债按律是不索还的，欠就欠了，连王老五在内，也不必还给你，你这贼王八如此可恶，不怕朝廷玉法吗？”

蔡云程却嘿嘿一笑说道：“哦？听你们这口气，像是城里的哪个衙门的吧？告诉你，就是李制台在此，他也挡不住！爷今天奉的是万岁驾前三贝勒的差使，三贝勒说了，要买几个女孩子。教出来后呈进大内去的。王老五欠了债，他自愿用女儿来抵。怎么，你们想挡横吗？”

此言一出，不但是李卫和范时捷，就是弘历也觉得意外。他们谁能想到弘时竟敢背着皇上干出这样的事来？弘历心中急速地转了几个圈，冷笑一声，却不言语，只是瞧了一眼邢氏兄弟。李卫断喝一声，“与我拿下了！”

邢氏兄弟“扎！”地答应一声，转身扑向那蔡云程。几个街痞子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姓蔡的却一脸不服气地叫道：“你们是哪个衙门的？防着头上的顶戴！就是张中堂和鄂中堂在这里，他也得瞧着我们三爷的脸色！”

“放屁！”弘历怒喝一声：“掌他的嘴，叫他冒充皇阿哥！”

邢氏兄弟一齐下手，姓蔡的哪还有还手之力。李卫到底是比别人心思灵动，他一听弘历这话、就什么都明白了，他拉了拉邢建业的衣服，轻声地说：“快，打死算完！”

邢家兄弟得了这个令，哪还容得姓蔡的再作恶。一阵拳打脚踢之下，

蔡云程早已是一命呜呼了。邢建业又踢了他一脚说：“就这么块臭肉，还配给三贝勒当差，也不怕丢人吗？”

一百零九回 宝亲王爱民树口碑 李总督赔礼又捉人

范时捷走上前来，对这里看管粥场的人说：“这个家伙强抢民女，让李制台给撞上了，当场打死，既是大快人心，也是他罪有应得。你们去一个人，知会南京知府衙门，叫他们备案了结此事。另外，通知化人场，火速烧掉。春荒时期，传出瘟病来，那可是不得了了。”

弘历早已走到一边去了，此时他叫过李卫来吩咐说：“这里的人太多，也太乱了。你去维持一下，不能因为一个姓蔡的就闹出更大的乱子来。你到那边粥棚里去一下，先安置了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再叫他们全家都过来，爷有话要问他。”

“扎！”

粥棚里这么一闹，在这儿支应差使的衙役们全都看出来。这位年轻的后生来头不小，要不，怎么李制军和范大人全得听他的呢？众人马上过来，抬桌子的，搬椅子的，忙活了好一会儿，这才给爷们腾出了一间草棚。王老五被带了进来，连他的婆娘儿女们也都跟了过来，一家五口跪倒成一大片，一个劲儿地叩头，也一个劲地称谢。弘历严厉地说：“王老五你知不知道，赌钱本来就是犯刑律的，你还要卖孩子，你这样做还算得上是个男人吗？”

“老爷……我本想赢上几个钱回家去的，可是……唉，我不是人，我连条狗也不如啊……”他羞愧难容地掌着自己的嘴巴。

弘历转过脸去问王氏：“你们是河南人吗？哪个县的？”

“回老爷的话，我们是封丘县黄台镇人。”

“黄台？唐代武则天称帝时，写过一首《黄台瓜辞》，是不是你们那个地方啊？”

“爷说的什么辞，我们也不懂得。可是，我们那里的西瓜却是远近都闻名的，前明年间的一场大水，地变成了河道……什么也说不得了。”

“哦，你们县在这里的有多少人？”

王老五说：“有二百多吧。”

“都不想回老家吗？”

“咳，老爷，说句心里话，哪个龟孙不愿意回家。可回去后，要粮没粮，要种子没种子，牲口、农具样样都没有一点着落，照样还是种不成地。我们也知道，田中丞是个清官，可我们死也不明白，已经种熟了的地，他硬是不让种，却偏要逼着我们去开生荒！荒倒是开出来了，可种得好好的地，全又变成了荒地，里甲保长们更凶，每天天不亮，就敲锣打鼓撵着人们去开荒，一想这些，我们的心全都碎了……”

像王老五这样的话，弘历已经听得太多了。他知道，田文镜是深受父皇重用的“好官”，“清官”。在他的事情上，自己是不能说长道短的。他叹了口气说：“垦荒，田中丞是办得对的，你们千万不要怨恨他。有些衙役们狗仗人势胡作非为，这些倒恐怕都是有的。”他回过头来问李卫，“要是把这二百多人全都遣散回乡，需要多少银子？”

范时捷走过来说：“这个我们早算过了，按大人孩子平均，每人得有五两才够。四爷想遣散他们，我这就回去拨银子。”

“哦，不不，这笔钱我不想惊动官府。你们俩先想法子替我垫出来，回头到我账房里去支领也就是了。”

李卫他们一听这话全都笑了：“四爷，您也忒小看奴才们了。这既然是爷的功德，也就是奴才们的差使。奴才们当了这么大的官，还不该孝敬您吗？您放心，我们马上就办，等您回去路过那里时，说不定还能见到他们呢。”

弘历这才笑着拍了拍那女孩子的头说：“回家去吧，我让这里的官府发给你们盘缠。别再往外逃了，好好把地种起来才是正理。田中丞是清官，他不会再难为你们了。”

王老五全家流着眼泪叩头说道：“我们谢谢爷的恩典。请老爷留个姓名，等我们回去后，要给您老供上个长生牌位，每天都给您烧高香，让菩萨保佑你……”

可是，等他抬起头来时，弘历他们已经走远了。

因为李卫早就发下了话说，今晚他要在这里为宝亲王饯行，所以，等他们回到总督衙门时，这里早就是热闹非凡了。弘历悄悄地拉了一下李卫说：“哎，能不能叫翠儿先给我弄点吃的？我可是早就饥肠辘辘了。”

李卫连忙领着弘历走向后院，老远地就听见翠儿在那里大呼小叫地支派人。弘历笑了：“好嘛，为了这顿饭，连夫人都亲自出马了！”

翠儿老远的就瞧见走过来一班人，可她的眼神不好，直到弘历来到近前才看清楚。她连忙跪下磕头说：“哎呀，我的小主子，你可算回来了！我早就吵着想去看您，可这个死李卫硬是不让。说四爷有话，不能让外人说四爷是什么‘交通大臣’。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是看着小主子长大的人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小主子临盆时，还是我侍候的热水吗？哎呀，说起那一天来，可真真是让人奇怪。小主子一出世，满屋子里就全是红光，那个亮啊，真是一辈子也只能见到这一回。小主子一开口，就更不得了，嗓子亮得就像金钟一样。老主子当时正在入定，听见这一声，也睁开眼睛来看了好久哪！”

李卫一直站在一旁笑着，这时才抽出空来说了一句：“你有完没有？主子还饿着哪！”

一句话提醒了翠儿，她连忙亲自动手，先给弘历送上了特制的宫点，又泡上了好茶，这才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弘历，看个不够。

弘历来到李卫的私衙，立刻就感到心里充满了温馨和快意。他有意取笑地说：“翠儿，瞧你都成了‘快嘴李翠莲’了。当年你在我书房里侍候时，每天不言不语的，开始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吧哪！你知道，两江是国家的财源重地，别人谁在这里皇阿玛都不放心，这才让李卫到这里来的。他老人家取的就是你们两口子这份心。李卫也没有辜负了皇上的重托，他把江南治理得很好。这就叫以心换心，两不忘本。娘娘也时常都在念叨着你们，你如今已经是一品诰命夫人了，要想进京，就跟着李卫一块儿去好了。”

翠儿还没有听完，眼泪就扑扑地掉下来了。弘历回身对李卫说：“今天

席面上，你可以说我五天后启程，其实，明后天我就要提前走了。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走，免得招摇，而且一路上还可以看看风景，了解一些风土人情什么的，你就为我准备一下吧。”

李卫说：“主子，您这样走法，奴才怎么能放心呢？哎，四爷，今天早上那飞贼到底是个什么人？那信上又说了些什么，您能让奴才心里有个实底吗？”

弘历思忖了一下说：“从信上看，倒不像是个坏人，只是提醒我路上不要大意。但他那诗里有一句话，却让我很是犯疑。他说的‘旧调新曲又重弹’，是指的什么呢？难道是在指哪个大人物，说他要重新闹事吗？”

“大人物”一言即出，把李卫惊得浑身打战。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然知道从前的“八爷党”如今全都玩儿完了，那个能够扳动弘历阿哥的“大人物”，除了弘时，还能有谁呢？联想到今天处死的那个姓蔡的说的话，李卫更是不敢大意了。他想了又想才说：“四爷，您要真是要走，也得稍等几天。您还记得那年您去山东赈灾的事吗？当时有个叫吴瞎子的人，连着杀了三个朝廷命官后投案自首。后来您审明了那三个官全都是贪贿的墨吏，就把这吴瞎子走了个‘监斩候’。可是，后来我却把他放了，他现在山东臬司衙门里当捕快头儿。一个月前，我就想到四爷准定是要微服回京的，怕路上不安全，就写信叫山东放人过来。吴瞎子此人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七步无常’，没有人能和他过上七招的。爷无论如何也得等他来过后再走；或者，我再请端木家里派个人来。就是奴才，这次也一定要跟着保护的。”

弘历笑了：“好家伙，只不过一个飞贼弄了点儿玄虚，你就这样张扬起来，又是展期，又是等人，又是护送的。这用得着吗？你也不想想，你就是办得万事周全，能保得我平安吗？照我说的办，发文让各地照应就是了。太平世界，法纪森严，这样地装神弄鬼，你也不怕别人笑话你的主子？”

李卫还要再说，就见尹继善、范时捷走了过来，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六品官。四个人向弘历请了安，那个人才走上前来：“户部刘统勋向王爷报到。奴才是奉旨调粮来的，现已完差。奉皇上旨意，叫奴才随四王爷回京。”

弘历是认识这个刘统勋的，正要问话，尹继善连忙说：“四王爷，差使从来就没有办完的时候，下边的人都在等着您过去安席呢。”

弘历笑了：“好好好，客随主便，咱们有话以后再说吧。”

今天这场筵席，是为了给宝亲王饯行的，所以，南京所有能到的官员全部来了。李卫还是那大大咧咧的样子，敬酒一过，他就抢先说话了：“诸位，皇上事事处处都关照爱护我们江南，现在宝亲王再过五六天就要回京去了，我们也送两件宝物给皇上添寿。”

弘历忙问：“怎么，你要献宝吗？”

李卫却哈哈大笑地说道：“四爷放心，奴才知道皇上的脾气，我献的既不是金银珠玉，更不是奇珍异玩，保管不会惹皇上生气的。您瞧，这第一件，是去年松江、常州、镇江三府秋季丰收。百姓们感戴皇恩，自愿捐输粳米一百万石。我亲自去这三府查看了，他们那里确实府库充实，百姓乐输，这也是他们对皇上的一点忠心。四爷您说，这算不算是一宝？”

弘历听了高兴地说：“好好好，皇上正盼着天下丰收的消息呢。这三府的知府，你写个保奏单子，进呈御览。乐输一千石以上的业主，也开出单子来。我今天在这里就可作主，赏他们九品顶戴，以示荣宠。”

在一片欢呼声中，李卫又说：“自从实行了官绅一体纳粮后，两江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已经把苏北多年为害的黄河河道东段，全部修好合龙。我算了算，黄水一过，黄河复道，仅此一项，就可淤出荒地七十万顷！这也算得上是献给万岁爷的另一宝吧。四爷，请转告皇上，到那时就看我李卫怎样垦荒吧！”

李卫的这一宝也正是雍正皇帝求之而不得的，弘历听了当然也是十分高兴。可就在众人无不兴高采烈，也都在互相敬酒的时候，李卫却突然变了脸色说：“不过，我叫化子的酒也不是好吃的！”他漫步走到一位官员面前问，“陈世倌，你是前年委的札子，当了太仓直隶州令的吧？”

陈世倌站了起来，规矩地回答道：“是，请问总督大人，有何训诲？”

“不敢。我知道你官声不错，又是位有名的才子，会写诗，还修了书院。”说这话的时候，李卫一直是在笑着，可是，突然，他把脸一变说，“但我不明白，江南全省都实行了官绅一体纳粮，为什么你却偏偏顶着不办？是看不起我李卫，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满屋子的人全都被惊呆了，谁也想不到李卫会当着宝亲王的面这样与下属翻脸。那陈世倌却不慌不忙地说：“李大人，您过于言重了。太仓这地方与别处不同，那里不是业主欺压佃户，却是佃户在挤兑业主。光是去年，刁佃抗租，持械威逼业主的事就发生了十多起。制台大人，我们那里的业主们被佃户挟迫，本来就窝着一肚皮的气，你再让他们出差纳粮，那不是要逼得士绅和刁民们同流合污吗？假如再遇上灾荒年景，老百姓还怎么过日子，大人，您想过吗？”说到这里，他已是在哽咽了，“李大人，我平日里是极其钦佩您的，现在我为您感到难过，也为太仓百姓感到难过……”

李卫先是愣了一会儿，最后竟像是遭到雷殛似的，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突然，他急走两步，冲着陈世倌一个长揖在地说道：“陈先生，是我李卫把事办得太急了，也太匆忙了。我办得不对，也办得出了格。我得罪了你，今天我应该当面给你赔罪。”

事出意外，陈世倌也惊呆了：“李大人，您，您这是……下官如何能当得了您这样的大礼……”他已被惊得语无伦次了。

李卫满面泪痕地说：“什么都不怪，都怪我没有读过书，不懂得道理。你当得了我这一礼，也只有你才当得了！你不原谅我，我就在这里一直拜到席终！”

陈世倌感动得热泪盈眶：“李总督，今天我才算真正认识了您！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是有错的。我早就看出您对我的不满了，可就是不愿意向您说清。读书人性傲，我就是其中之甚者。全省军民，还有天下捕盗之事，全要您来负责。您就是有个失漏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嘛。这事全都怪我，我的心地不宽哪！”

弘历怎么也想不到，筵席之上竟然会有这种事。他激动地走上前去说：“好，你们二人都不愧为国之瑰宝！”他斟了两杯酒端过来，“来来来，你们二人，一个能礼贤下士；一个能遵礼不悖。今天又在大家面前各自认错，唱了一出大清国的‘将相和’。来！小王敬献给你们二位一杯，请你们饮下小王的这杯同心酒，也请二位和睦共处，还像从前那样地办好差使！”

李卫与陈世倌二人，一齐向弘历行礼，又端过酒来，一饮而尽，他们二人终于和好如初了。在场的人们，也都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李卫的大度，看到了他虽然没读过书，可他的内心境界要比那些读书人高出了许多。

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在弘历心头盘旋着，使他不禁心驰神思。这里的酒筵还在继续，可他却即将启程要去开封了。同样是当总督，也同样是在推行雍正皇上的新政，江南和河南为什么就这么不一样呢？看这里，上下一心一德，就是有了磨擦，也立刻能重归于好；再看看开封，上下互相攻讦，似乎成了痼疾。田文镜实心办事不假，可是，他为什么要弄得官吏百姓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呢？他当然知道父皇对田文镜是寄着厚望的，也知道两省的现实差别甚大。就连河南的收成也远远比不上江南，但李卫能干好的，为什么田文镜就不能学一学呢？现在，河南的士子们正在酝酿着罢考，河南的百姓又纷纷逃离家乡，这都是不祥之兆啊！他即将面临这些难题，要如何处置、如何对待才好呢？

一百一十回 巡黄河弘历夸功劳 闹考场文镜下毒手

李卫的心里也在想着弘历出行的事，酒筵未散，他就悄悄地来到师爷廖湘雨身边，向他递了个眼色，廖湘雨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便一声不响地跟着李卫出来。他问：“东翁，有事吗？”

李卫说：“没事我叫你出来干嘛？你不要在这里坐着了，快点齐了我的亲兵，立刻动手，把妙香楼给我包围了。凡是在那里的人，全部逮起来。无论是男犯、女犯，都不准有一人漏网！哦，还有个畅心楼，和妙香楼只隔一条路，你知道不知道？”

“大人，我知道。那不是甘凤池他们……”

李卫咬着牙说：“他奶奶的，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你记着，妙香楼上的，一个不许漏网；畅心楼上的又一个不许捉拿，听懂了吗？”

“大人……哦，我听懂了。”

“你慷个屁！”李卫粗野地骂着，“这叫做网开一面，我还得给以后留着个见面机会呢。至于这里面的学问，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最好是什么也不知道，按我说的办就是了。”

办完这件事，李卫又回到筵席上，大声叫着：“诸位，怎么都不喝呀！难道是嫌我这酒不好吗？”

两天以后，弘历一行踏上了去河南的路程，刘统勋一身账房先生的打扮，带着几十头走骡，上面驮着弘历给父皇和母后带的茶叶、药物和瓷器珍玩，此外还有尹继善给他母亲的寿礼。温家的和她的两个女儿嫣红与英英，分坐在两乘驮轿上。弘历骑马前行，邢家兄弟则装扮成走镖的，腰悬宝刀，臂挽硬弓，也骑着马跟在后边。邢家兄弟受了妙手空空的戏弄和李卫的严嘱，一路上半点儿也不敢大意，他们轮班睡觉，寸步不离左右地护持在弘历身边。可是，一行人刚刚进入河南，弘历也就失去了这种恬适。因为田文镜接到李卫传过来的滚单，早就派了大队兵马，随驾保护。他们也只好浩浩荡荡地走

进了河南，来到了开封。

次日一早，田文镜就跑来问安。他刚到不久，开封的其他大员，也都纷纷来到这里拜见。这几个人简直就不能见面，一碰上就是你攻过来，我对过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弘历惹烦了。弘历耐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又再三用皇上‘要一心一德，不要闹纠纷’的话来勉励他们，还是无济于事。弘历真是生气了，他说：“我刚下车，很乏，你们且退了下去吧！”众人一听四爷下了逐客令，哪敢不走啊！他们互相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才各自回去了。

一连几天，弘历都没有再接见官员。每天一早，他就把邢氏兄弟叫来，让他们分赴城乡各镇，向进城来的农民们打听麦收丰欠情形，米面销售的价格，城里存粮的多少，骡马市上牲畜的进出及饲料贵贱，以及各种农具是哪里造的，价格如何，等等，等等，全都要打探清楚，还要刘统勋帮着他们造册登记。他自己白天也不在驿馆，就在会试的秀才们那里转悠，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这天，刘统勋来见弘历，把几天来收集的材料报了上来。弘历就一本本地浏览，他看得很仔细，足足用了一个多时辰才算看完。又对刘统勋说：“这几份册子，你叫人誊写出来，这里留下一份，原件密封了恭呈御览。”

刘统勋痴呆呆地说：“奴才明白……”

弘历一笑说：“哼，你明白了什么？我告诉你一句话，这个田文镜我很讨厌他，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个好官，清官，是个难得的能员。这话你自己知道就行了，说出去我是不认账的。走吧，你随我到大堤上看看。”

两人正要出门，恰巧俞鸿图也奉旨来到开封。弘历便叫上他也去看黄河大堤，邢家兄弟连忙带上了兵器跟了上来。路上俞鸿图说：“四爷，据奴才看，开封的科场一定要出事。”

弘历说：“这个我心里有数，你没问问学政张兴仁是怎么说的？”

“我和他谈了，罢考，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要他一定注意。可是他却说，他已经布告示知秀才们，凡有无端生事，骚扰考场的要严加追究，绝不宽贷。他说，我把门开得大大的，秀才们要是还不来考，叫我有什么法子？奴才看，他是有意地要看田某人的笑话。”

弘历轻轻地说了一句：“唉，他呀，他忘了自己是学政，是主管河南教化的朝廷大员！”

臬司衙门怎么说呢？”

“咳，臬司更让人生气，他们说，士子罢考是学政衙门的事，就是抓到了人犯，也理应由张兴仁处置。这既有律条又有成例，我臬司管不着这一段。”

刘统勋在一旁说：“四爷，我觉得一进到河南，好像风气就变了一样。人人都讲究‘门路’，个个都要有‘后台’。中州乃华夏文明发源最早的地方，怎么会出了这些陋习呢？”

俞鸿图笑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里离北京太近了，骑快马两天两夜书信就能打个来回。北京那边扔一块石头，河南就能听到声响；那边的窗户纸一破，这里也跟着吹风。他们这儿呀，是不能和江南相比的。”

弘历没有搭话，他心里正在琢磨着：是呀，李卫那里事和权统一，虽然也有不和，可官场的风气正，一正就压了百邪；田文镜锐意革新是好的，可是他处事僵化，一味硬来，没了人情味儿，就弄得自己四面楚歌。他想，得抽空和田文镜好好地谈谈。正想着时，忽然听到俞鸿图大叫一声：“瞧，四爷，这高大宏伟的是铁塔，那边和铁塔几乎并肩而立的就是有名的天上之河了！”

弘历等人登上黄河大堤，放眼远望，竟和在驿馆时的心境全然不同。只见那大堤上下，全是用大条石严严实实地砌成的，不但是一色的石灰勾缝，而且还都是用糯米浆灌出来的。

此时菜花汛尚未过完，河床上水迹犹在。若往对岸望去，那汹涌的黄河水打着漩儿，一泻东下，涛声阵阵，寒气四逼。但任凭黄河水如何猖獗，它却对这堤岸无可奈何，只得乖乖地照着人们留给它的道路顺流而下。

弘历被这景色惊得呆住了，他大声称赞说：“好啊，真是壮观哪！你们都过来好好看看，这工程是多么浩大，它又要费多少时日，多少心血，多少钱粮啊！田文镜以一省之人力财力，干了这么大的事情，真可说是功德无量。他就是有千条错处，万般不是，也仍然可以当得起这‘模范总督’的称号！”

俞鸿图也赶过来凑趣说：“四爷说得真对！就是圣祖爷在世时，陈璜和靳辅他们穷毕生之力，也没有建起这样的大堤来。老百姓不堪劳役，逃了出去的可以找回来；秀才们心怀不满想要罢考的，还可以等下一科再考。比起这条大堤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奴才以为，真该叫攻讦田文镜的人都到这上边来看看！”他正在说着，突然看见从远处走来一个人。那个人背着手蹒跚地向前走着，嘴里好像还在念叨着什么。待离得近了，大家才看清，原来竟是田文镜！弘历站在堤岸上叫了一声：“是文镜吗？你在和谁说话呢？”

田文镜猛地一惊，才认出了弘历，他连忙紧走几步来到近前，一边打千行礼一边说：“唉，四爷，不瞒您老说，我心里头太闷了，想到这大堤上看看。只有看见这大堤，我的心才能宽一些……”

弘历没有立刻说话，他正在看着田文镜。田文镜的脸色青中透黄，头发被河水吹得很乱，额前、嘴角都是刀刻似的一道道的皱纹，像是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此刻两人对面站着，弘历才又看到，这位总督大人的两只手竟然满是老茧，手皮像是树支似的粗糙！弘历的心里不禁一缩，他，他太劳苦了啊！

田文镜却似乎对面前的事毫无觉察他说：“四爷刚才问我在和谁说话，不瞒四爷，我是在和万岁爷说话呀！有很多事，我到死也不明白，有些人坐而论道口似悬河，一点实事也不肯做，可又偏偏能够左右逢源、青云直上；有些人苦死累死地干活，一心一意地想给朝廷做点事，反倒要遭人唾骂。有些人像是驾着顺风船一样，扬帆就起，乘风破浪毫不费力；有的人做事就处处遇到掣肘，处处碰上坎坷，就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讨不到一点好处……唉，奴才真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无能呢……”

弘历知道，田文镜出的这个题目太难回答了。他拉了田文镜一把说：“走吧，走吧，天就要黑了，再不走就进不去城门了。”

在路上，田文镜自嘲地说：“白日不照我精诚，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也许是太痴了些……”正说着，他突然一阵剧烈地呛咳，忙用手帕捂着，竟然是血！他悄悄地掖到袖子里却一声都没言语。过了好久才说：“四爷，我实在是累透了，也许还有些错处，可我是报皇恩哪！没有皇上，就没有我田某人的今天，我如果不知道拼死报答，我还能算个人吗？但如今我却成了王安石一类的人物，既不见谅于士大夫，也不能见谅于百姓。我要河南人和我一道，勒紧裤腰带苦干三年，盼着修好了大堤，别的都可以从容处置。可逃荒出去的人说是让我给逼出去的。民间说我催工派捐如狼似虎；官场又说我邀功沽宠取媚当今！我真恨自己呀，你怎么就不能让天下知道你的心呢？四爷，今天在这里，我向您说一句老实话，我已经患上了肝病，而且也是年

过六十风烛残年的人了，假如天能给我三年时间，河南如果不能民富粮足，四爷您请了上方剑取了我这颗头去！”

弘历真是被他的话说得动心了，他思忖好久才和颜悦色地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人难，要人知也难’了。就是国人们皆曰可杀，我却独怜你才！文镜，你要看开一些，不要像死了老子娘似的这样懊丧。我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会给你撑腰到底的。我要上奏皇阿玛，有谁再攻讦田文镜，就让他先到这黄河大堤上来看看！”

田文镜正准备答话，突然前边传过来一阵马蹄声响。田文镜看出，是自己衙门的人，忙喊了一声：“慢着点，小心惊了四爷的驾！”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田文镜的师爷钱度。只见他气急败坏地说：“田大人，不好了，秀才们罢考了！五百多人围住书院，说要请见总督，请见学台。”

田文镜只觉得自己的头“嗡”地一声，心里说：怕什么就有什么，这群秀才难道都不要命了吗？他对弘历一躬说：“这事奴才马上去处置。四爷请先回驿馆，等着奴才的信儿吧。”说完，他两腿一夹马腹，飞也似的去了。

弘历叫过俞鸿图来悄悄地吩咐：“你快点跟了过去看看情形。记着：只许看，而不准说话！”

俞鸿图赶过来时，见到这里已经戒严。成百上千的各色灯火，把这平日里默默无闻的书院照得如同白昼。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过去，一进来就被这里的气氛镇住了。只见这所河南最大的学府门前，肃静无声地坐着几百名秀才。他们既不喊叫，也不说话，却是在等着田文镜的接见。俞鸿图进到书院里面时，见田文镜正和学政张兴仁、按察使柯英面对面地坐着，像是已经谈僵了。见俞鸿图走了进来，有的只是苦笑一下，却不肯说话。只有张兴仁高兴地说：“好好好，四爷派人来了，就请您亲自主持一下吧。”

俞鸿图一笑说道：“哦，请诸位原谅，我奉了宝亲玉钧旨，到这里只是看看而已。至于事情该怎么办，还是请各位大人们自行作主。”

柯英说：“俞大人，这里的情形你也看到了，秀才们并没有造反，更没有毁骂朝廷。他们在这里坐着，只是想见一见总督大人。这犯了什么王法？又叫我如何下手，从何人身上开刀呢？”

田文镜厉言厉色地说：“抗拒朝廷命令，公然拒考，这难道还不犯法吗？凡是到这里来静坐的，都是刁顽之徒，都应该一概拿下！其中为首的人要正法，煽动闹事的人要革去功名，其余的人也要记过。明天让他们随班就考，一个也不准缺席！”

俞鸿图刚才在大堤上对田文镜有不少好印象，可现在却一扫而光了。就听张兴仁说：“恐怕不能这样简单地处置。这些人十年寒窗，为的是什么呢？说不定他们之中将来出将入相，也许会超过我们的。一下子就毁掉了他们的前程，就连我也是想不通的。”

柯兴更是火上浇油，他提名道姓地叫道：“田文镜，你好大的架子！秀才就是因为不满意你的苛政才来静坐的，你就不能屈尊降贵地见一见他们吗？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个柯英是满人，而且祖上战功赫赫，封了世袭罔替的伯爵，所以，他根本不把田文镜看在眼里。他越说越气，连骂声都出来了，“你是个天生的周兴、来俊臣！你说我是在和你过不去，你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张兴仁在一旁劝道：“老柯，有话好说，不要动粗嘛。”

“动粗？妈的，老子还想揍他哪！”

田文镜看着他这样，却不出声地笑了：“你老兄弹劾在下的文章，我已经拜读过了。除了几句粗话，什么新鲜的内容也没有。要知道，我这个模范总督是皇上封的，不是我自己要的。弹劾我的人多了，我不怕，也在等着皇上对我的处分。今天这案子，要是你臬台和学政都不愿管，那我可就要越俎代庖出面拿人了。”

张兴仁知道，他这话不是吓唬人的。便连忙站起身来说：“制台大人，我来办这件案子好吗？我去宣明制台的宪令，如能遣散他们，也就罢了。不过，今天咱们可不能提这‘罢考’二字，因为明天才是考期呢，然后我们共同请旨办理，一切全按圣上说的办。但假如你定是不同意这样做，那我也就只好悉听尊便了。”

田文镜一想，这罢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人家别的地方不罢考，怎么你河南偏偏出了这种事情呢？便退让一步说：“那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我还是要把手说到前头，今在这里带头闹事的，一个叫秦凤梧，另一个叫张熙，你断断不能让他们两个漏网。”说完他便拂袖而去。

田文镜怀着一肚子的气回到衙里，一翻邸报，上面又全都是对自己的指责。他真想骂娘，可是，又一看，皇上竟然还有批示，要自己‘明白回奏’，他可真是傻眼了。师爷毕镇远笑着在一旁说：“东翁，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您瞧这邸报上明明写着，皇上已去了奉天，三阿哥弘时又晋升了盛郡王，怡亲王允祥因病辞去了所有职务，皇上原来想让塞思黑来河南的事也被你辞掉了，这些都是对你有利的事啊！至于那些指责你的奏折，要让我看，全都不值一驳。”

田文镜眼睛一亮：“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东翁，据在下看来，所有这些奏折，都没有抓住你的要害。你完全用不着害怕，也一概不要辩白，只写一个谢罪的折子就什么也不需要说了。你可以这样说，因为自己报效皇上心切，做事过猛，因此才得罪了读书人，使得他们鸣鼓而攻之。其实自己的本心，是敬重读书人的。你还要特别在辩折里提上一句，自己是怕这些个读书人借科举之名结党营私，才对他们求之过苛的。现在自己知道错了，本来是恨铁不成钢，哪知却得罪了这些孔孟之徒。总之，是一片好心，却犯了过错。东翁，你以为这样说行吗？”

田文镜知道，这确实是一篇绝妙透顶的翻案文章！因为它正迎合了雍正皇上痛恨结党营私的需要，也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推掉了河南士子罢考的责任，还把那些弹劾自己的奏折，全部驳倒了，不过，田文镜还知道，在弹劾他的折子中，明显的有一件是出自李绂之手。自己这样一干，无疑的就把李绂推向了绝路。自己虽和李绂政见不同，但毕竟是共过患难的。他能这么做吗？而且，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形，国人们会不会骂他田某人下手太毒了呢？

就在这时，衙役头儿李宏升来报说：“制台大人，秀才们已经散了。”

“那两个带头闹事的抓到没有？”

“回大人，学台衙门没有抓人。”

田文镜拍案而起说：“这还了得！走，去看看去！”

一百一十一回 息风波书生自投案 急渡河王子上贼船

田文镜气鼓鼓地来到驿馆，驿丞连忙跑过来说：“大人，您来得正好，王爷这儿正传命说要派人去请您呢。”

田文镜来到弘历门前，正要报名，就听弘历在里边笑着说：“是田文镜吗？进来吧。我们今天一直都在一起，闹那些个虚套子干什么呢？”

田文镜走进来时，果然见张兴仁和柯英都在这里。三个人互相瞪了一眼，却谁都没有说话。弘历吩咐一声：“文镜，你也坐下吧。河南的事情，你是事主，不管怎么样，总还得你发话才能作数。你们几个在见识上可以有所不同，但却不能这样生分。一个省和一个国同样，将相不和，子弟离心，哪能治理得好呢？你说我这话对也不对？”

田文镜心里有底儿，他已经写了辩折告上去了，此刻就用不着和他们动肝火。他干笑一声说：“四爷传我来，是为了士子们罢考的事吧？我也是刚从学台衙门那里过来。秀才们要闹事，冲的也不是我一人，好歹我们还是在同一条船上嘛。”

张兴仁立刻反唇相讥：“我从来也没说要和田大人闹意气啊！我来河南不久，学台又是个清水衙门，我怎么敢轻易地得罪总督大人呢？河南的文气本来就不盛，别说鼎甲了，多年来连个二甲的进士都没出过。文人秀士们有看法，听听又有什么坏处呢？”

柯英气愤地说：“我就想不通，难道不弄这个缙绅一齐当差，河南就不过日子了？”

弘历皱着眉头说：“缙绅一体当差，是皇上的旨意，请你注意些！”

柯英却不服气：“我不敢说皇上的不对。可圣旨上也说，让各省审时度势，自己掌握嘛。河南这样的穷地方，已经摊丁入亩了，就是免去‘当差’这一条，也不过是仁核桃俩枣的事，至于闹得这样鸡飞狗跳墙的吗？”

田文镜一听他们的话音就明白了，原来四爷也和他俩不一致啊，这就好办了。他和解地说：“这次秀才们闹事，来势不小啊！下瞒不了百姓，上也欺不过皇上。本来应该一体擒拿的，我退一步，只捉拿为首的两人。不知张兄把秦凤梧和张熙二人捉到没有？”

张兴仁说：“没有。现场不能拿人，怕激起事变；后来到客店去找时，他们又都不见了。不过，这不要紧，明天进考场时，还要搜身的，跑不了。”

田文镜一声冷笑说：“不见得吧。你焉知他们不是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张学仁一听这话不干了：“什么，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我把他们藏起来了？好好好，今天在四爷这里，咱们就把话说明了。请你到我府里前前后后地搜上一搜，免得你再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

田文镜当然懂规矩，学台衙门是直属于礼部的，自己没有圣旨在手，是不能任意搜查的。可，田文镜是个有心人，他早让自己府中的衙役们打探清楚了。知道那个叫张熙的，是湖南人，是外省生员顶籍来参加考试的；而那个秦凤梧则是洛阳人，自号“龙门秀士”。此人极有才华，也是这次静坐

的头儿。天已过半夜，城门关闭，他们是绝对跑不出开封城的。

他连敲带损地说：“兴仁老兄，你在四爷这里坐着，怎知他不是被学台衙门的某位师爷收留起来了呢？”

张兴仁“唵”地跳了起来：“你这是血口喷人！你去搜吧，搜出来把人带走，要搜不出来你怎样说？”

弘历紧锁眉头，几次想说话都被他们抢了过去。他知道，柯英和张兴仁同情静坐的秀才，窝藏他们的事情不见得就做不出来。但他也十分厌恶田文镜的这副嘴脸，而且他心里奇怪，就这样的人，皇阿玛为什么会特别喜爱呢？就在这时，邢建业跑进来禀道：“四爷，外边有个书生叫秦凤梧的，到这里要请见学台大人。他说，他就是今天闹事的主犯，他是来投案自首的。”

田文镜尴尬地笑了笑说：“是吗？那可太好了。”

弘历却说：“好，此人有胆，叫进来让我看看！”

秦凤梧被带了进来，因为外面正在下雨，他浑身已经湿透。发辫上直往下滴水。他进来后，不卑不亢地向张兴仁施了一礼说：“学台大人，我看到您衙门前的布告，说要拿我问罪。我自己来了，请大人发落。”说完一擦袍角，长跪在地了。

田文镜厉声问道：“你的同伙呢？”

秦凤梧认识田文镜，但他却不屑地瞧了他一眼说：“晚生没有同伙。事情全是晚生一个人操纵起来的，张熙不过是跟着我跑跑腿儿而已。他胆子小，也不是河南人，早就跑了。”

“他既然无罪，为什么要逃跑呢？”田文镜紧追不舍地问。

秦凤梧却不卖他的帐，他盯着田文镜看了又看才说：“哦，您就是田制台吧？我现在还是一名生员，我是来向张老师投案的。怎么，你想审我吗？”

按照大清律，举人秀才们犯案，得先经过学台革去功名。否则，地方官是无权审问的。

田文镜被他噎得一愣一愣的，可又没有办法，却把目光狠狠地盯向张兴仁。张兴仁见弘历也在看着自己，他可不想办出格儿的事，便厉声说道：“你有大罪在身，还敢这样狂妄？回制台大人的话。”

秦凤梧说：“那好吧，我就实话实说。田制台既不讲道理又刻薄成性，他是天字第一号的魔王。张熙受我的指使参与罢考，出头露面太多。他虽无罪却畏刑，所以就跑了。”他抬起头来看看众人惊讶的神色又接着说，“田制台上任以来，酷刑判案，滥杀无辜。只要是沾了点边儿，从来都没有宽恕的。葫芦庙白衣庵一案，他非法动用火刑，而且不论首犯从犯，全部活活处死；归德府官员贪墨，牵连了六十多名大小官员，也是被他罢了干干净净。难道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好人吗？以刻薄为聪察，以残酷为乐事，这就是我们的田制台。遇上这样的酷吏，就是没罪，谁还敢往案子里钻？”

弘历从十三岁起，就屡屡奉旨巡视各省。他认识了不少江洋大盗，也见过一些视死如归的囚徒。但那些人只不过说说粗话，骂骂官府而已，哪见过这文质彬彬的秀才，敢在大堂上直斥朝廷的方面大员啊！他不由得在心中想着，怎样才能为秦凤梧解脱呢？柯英和张兴仁却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痛快，越听越解气。

田文镜有点儿坐不住了，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让人不敢相认。他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心里也在急速地怦怦乱跳，他强自压抑着说：“好一张利口！照你这等说法，我田文镜岂不就应该投之虎狼之口了吗？河南民风刁顽，

我才不得不以苛刑峻法管理，也不得不冒着残苛寡情的名声，来从严治豫的。你身为生员，却胆大妄为，扰乱国家的抡材大典，又肆无忌惮地攻讦大臣。自首虽能减罪，但恐怕到不了你的身上！兴仁公，这样的人，你难道还要留他在斯文队伍里吗？”

张兴仁突然被他“将”了一军，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学政衙门在贴出告示时，已经革去了你的功名。年轻人哪，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到臬司衙门里好好认罪吧。你是自首的，按例是能够得到宽大的，还有一线生机嘛。”

秦凤梧什么也没说，傲然地抬起头来，向外边走了过去。弘历也站起身来说：“就这样吧，天已经很晚了。秀才们的事，就按文镜说的办理：下海捕文书，捉拿张熙归案；其余参与闹事的人记过一次。阿山布罗、柯英和张兴仁，我劝你们都到黄河大堤上去看看，然后写一份谢罪的折子呈上来。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和田文镜过不去。至于听还是不听，那是你们自己的事。这个秦凤梧我要带走他，文镜可以另写一份折子奏进去。”说完，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他们全都撵走了。然后叫过邢建业来吩咐说：“我们明天一早就动身。河南这块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再呆下去了。”

第二天四更来到，弘历就让俞鸿图到臬司衙门提出了秦凤梧，只带了刘统勋、温刘氏和英英、嫣红，无声无息地出了开封城。邢氏兄弟看押着秦凤梧，他们一直沿着河堤，向下游走了二里多路。此时，天才刚蒙蒙亮，又下着丝丝细雨。放眼北望，只见宽阔的河面上无边无涯，黑沉沉的，像是有什么不祥之事就要发生一样。弘历叫刘统勋去找渡船，可被押着的秦凤梧却大叫一声：“大人，现在不能渡河！”

刘统勋吓了一跳，回过身来看时，就听秦凤梧说：“大人，天色不好，水势凶险，请不要急于过河，等一会儿天就放亮了，到那时再走也不迟嘛。小的刚刚算了一卦，也不是吉兆。”

弘历笑了：“嗨！你还会算卦？可真有你的。说说，你算出了什么？”

“回大人，这是个‘讼’卦。”

“讼卦又有什么？昔日太宗皇帝与洪承畴松山一战，也卜过一个讼卦。兵凶战危之时卜卦，得凶反吉，这些你懂吗？这卦中虽有‘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的话，可卦象里还有‘天与水违行’，难道我们做事能忘了‘天道’吗？”

秦凤梧哪里料道这个阔哥儿竟然如此博学，但明明是个凶卦，他却硬要说是吉卦，心中又不服气：

“大人，生员是个待决的囚徒，淹死和刀杀对我来说并无二样。但这卦里既然说了‘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您还是非要渡河，我也当然只能听命。”

其实，弘历也知道，现在就走，是要冒一些风险的。但他又怕天色一亮，田文镜等必然会追了过来，生出许多闲事。便一笑说直：“我命系于天，违命即是不祥。你们看，那边有座大船，艄公就住在岸边，有家有户的，定不是歹人，我们就上他的船吧。”

他们正在这里说话，早惊动了草棚子里的艄公。门一响，从里面走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来，呛咳着说，“爷们要过河去吗？我们送您去。”

回头向草棚里叫了一声，“小二，黑三，该起来了，有客人要过河去呢！”说话间，从里面又走出一个老婆婆来，脏手脏脚地替他们端来了冷饭。几个人吃过后，便带上这群人登上了大船。一声长号：“哟嗨……”大船一晃就

离开了河岸。

这只船很大，坐了他们十个人，还显得有些空荡荡的。隔着舷舱远眺，只见茫茫天际，云水相连；远近水面，片帆皆无。滚滚的黄水浊浪翻涌，震耳欲聋的河啸声中，不时传来舵把单调而又枯燥的声音。

大约走了一刻功夫，船到河心了。此时再看。竟连南岸也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潮湿的河风一吹，弘历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也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坏了，我怎么把妙手空空的那首诗忘掉了哪！这上不着天，下不挨地的地方，万一船中有失，有谁能知道，又有谁来保护呢？他回头向舱内坐着的三个女人看了一眼，只见她们依然是神色自如。嫣红在做着针线，而英英则未脱孩子气，拿了把铜钱在手里玩耍。他没话找话地说：“你们刚来时，驿馆里侍候的人多。再往下走，我的起居可就要你们来照应了。”

温家的也笑着说：“爷，只怕您现在就用得着我们。那个囚犯书生说的不错，我们上了贼船了！”

弘历汗毛一炸，几乎要跳起身来，可两腿一软竟又坐了回去。秦凤梧在舱外说：“我说不利见大川嘛。唉，一片好心肠，先是得罪了田制台，如今又见误于大人，真是奇哉怪也！”

邢建业吼了一声：“你与我住口，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

坐在弘历身边的温家的，从嫣红手里要过一把针来说：“四爷休慌，这就让您瞧个热闹。”说着就见她手指插在船板缝里，只是稍一用力，就揭起了一块船板，叫声：“小贼，竟敢偷听！”一边骂着，手中的绣花针已经撒了出去，口中还说着，“老娘我刺瞎你们的狗眼！”

弘历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听舱里“妈呀”地一声惨叫，听声音像是有两个人已经倒在了船舱里，大约是真的被刺瞎了眼睛。同时，他还听到舱里传出了喊声：“黄水怪！失风了，你他妈的快点来救我们哪！”

站在船头的老艄公，突然一把扯下了自己的胡子。啊？！他竟然是个年约三十岁上下的壮汉子！只听他大叫一声：“小二、黑三、你们对付那几个小白脸，这边儿的我全包了。”邢家兄弟一个人看着秦凤梧，另外三人则一齐向他扑了过去。

那被叫做小二和黑三的两人，也答应一声从船尾拽出篙来。原来这胳膊粗细的篙头上，还装着一尺多长的三棱钢刺。两个强盗互相看了一眼，一个看着船舱里的英英和嫣红，另一个却在盯着温家的和弘历。

黑三照着弘历身上就刺了过去，弘历见他来得不善，纵身跃起，用手抓住了舱顶的横木，身子一翻，就上了舱顶。此时只听扑地一声，那丈来长的竹篙竟从船舱里横穿过去。紧挨舱门坐着的秦凤梧，早被一篙刺个正着，鲜血立刻从他的臂上流了出来。那个小二却不济事，他的篙刚刚刺进来，就被温家的伸手抓住了。他还想往外抽时，却哪里能抽得动，急得他哇哇乱叫。直到这时，弘历才知道，他原来竟是一个哑巴。此时再看两个女孩，却是毫发无伤，也不知她二人是怎么躲过去的。温家的看见弘历腰中悬着一把裁纸削水果的小刀，便说，“四爷，借您的刀用一下。”没等弘历答话，她已把刀隔窗掷了出去，正中了那个小二的额头，从眉心直贯脑后，眼见得他想活也活不成了。温家的大喜过望地说：“四爷这刀子真好，能不能赏给我？”

弘历笑笑说：“这刀是红毛国进贡来的，能不锋利吗？好，就赏给你了。”

船头上，黄水怪已经和邢氏哥仁斗了好久了。那黄水怪仗的是水性绝

好，而邢家兄弟却是武功精湛。他们抱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黄水怪进到舱里去。黄水怪与邢家兄弟打了半天，也没能占到一点便宜，便大叫一声：“小二，黑三，你们完事了吗？”

黑三答应一声：“老二早死了，这贼婆子太厉害！”

黄水怪一声令下：“跳水凿船！”话音刚落，他已翻身跳进了滚滚波涛之中，那黑三也随他而去了。

一百一十二回 斗水贼女将显神威 赶路程弘历又遇险

船上没了舵把子，在河心里打开了漩涡！温家的大声叫道：“快，落帆！”嫣红一跃出舱，用刀子向帆绳上一擦，大帆立即落下，船身也随即稳住了。她又飞速上前，捡起小二的竹篙，用力一撑，那船离开漩涡，顺水而下。英英眼尖，她看到上游正有人追来，便喊了一声：“快看，他们追上来了！”

众人全都大吃一惊，向外头张望时，只见一大一小两只快船飞也似的追了过来，大船上足有二十多人，黄水怪赤膊着身子站在船头，他遥遥指着弘历等人大声叫着，“就是他们几个，下水凿沉了船，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掉！”

温家的此时却是十分地镇静，她看了一眼嫣红说：“咱们也下水吧。今天就让他们看看，是黄河鬼厉害，还是洪泽仙的神通更大！”

嫣红听母亲一声令下，也跟着无声无息地跳入水中。弘历他们都不眨眼地看着水面，但逆波翻涌，浊浪如粥，却什么也看不见。稍过一会儿，便见船头附近冒出一股血水来，又等了片刻，一个黑衣水鬼的尸体就浮了上来。再等下去，就见一个个水鬼纷纷露出头来换气。

可其中一人动作太慢了，刚一露面就挨了一刀，便也大叫着像死鱼一样地漂了上来。众人惊喜之间，水里又漂上来两具尸体。另有一个水鬼，大概是屁股上被扎了一刀，失声狂叫着向贼船逃去：“水底下出事了，贼婆子太厉害！快来人哪，快……”他正在喊叫，好像水里有人拉着似的，也沉入了河水。温家的两脚踩水，极其潇洒地上得船来。嫣红从船后爬上来时，身上却已受了点伤。她顾不得自己，却大声叫着：“快，船底下这帮东西把船凿下了一块板子，得赶快堵上它！”

秦凤梧却说：“我早就说过‘不利于涉大川’嘛……”邢建业在他脑后用力打了一巴掌说：“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要多嘴。你呀，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臭嘴上。下去，给我堵漏子去！”

弘历铁青着脸说：“不要难为他，他说的也确实是真话。据我看，这些个水匪好像是有人纠集起来专门对付我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经过行伍的训练，打得没有一点章法。假如刚才他们上下一齐动手，我们还能脱得了身吗？你们都要出力死战，天幸我如能逃脱困厄，是一定要报此大仇的。万一我死

在这里，你们之中尚且活着的人，就要面见皇阿玛，把今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奏报给他老人家。”说着，他已经泪眼模糊了。他转过脸来对秦凤梧说，“实不相瞒，我就是当今皇上的四阿哥，宝亲王弘历。我们之间的争论就到此结束了，我赦了你，你下去堵水吧。”

秦凤梧早就看出这位“四爷”不是一般人物了，他上前跪下硬噎着说：“秦凤梧不是个小人，我跟定了爷！”起身就爬进了后舱。

温家的亲自把舵，大船在慢慢地行进。可是，敌人的两只船小，又有人撑篙，所以来得飞快。船上的贼人们发起一阵哄闹：“快点呀，看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哎哎，你们快瞧，那上面还有三个女人哪！”“追上去，谁先抢到，谁就先快活。”“你们想的是那两个小丫头，我却要那个老的。你们不知道，越老就越有滋味……”

哄笑声中，只听“砰”地一声，两船全都撞了上来。弘历和刘统勋站不稳脚步，踉踉跄跄地几乎摔倒。就在这时，贼船上的几个彪形大汉，已经跃了上来。弘历大喝一声“上！”带着邢氏兄弟就要向前冲去。坐在门口观战的英英突然一笑说道：“四爷，这儿哪用得着您亲自出手啊，交给我吧。”说着，她抓了一把正在玩着的铜子，劈面向贼人们投了过去。上船来的四人中，有三个被她打倒在地、还有一个勉强站稳了。他急叫着：“你们都快上来呀！”

英英还是在笑着：“哦，看来你比他们结实些。那就再补给你一文钱，拿去买好吃的吧。”话到钱飞，一枚小钱激射过去，正中他的太阳穴。那人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一头栽下水去了。英英杀出了乐趣，索性提着那串铜钱来到船头。她大喊一声：“来呀，姑娘要发赏钱了！”敌人那边，只要谁敢一露头，她就准能打着。不刻功夫，对面那条小船上，竟然一个人影也不见了。

弘历兴奋得拍手鼓掌：“好，太好了。你就这样地打吧，狠狠地打！”

英英忽然叫了一声：“不好，我的小钱全都打光了。”

躲在舱内不敢露头的黄水怪，一听此言，不由得大为高兴：“贼妮子没有钱玩了，上啊！”

刘统勋站在弘历身后问：“姑娘，围棋子儿行吗？”

英英答道：“快去拿来我试试。”一句话来了，刘统勋早已将一合棋子儿送到了她手边。一个贼人刚要伸头，英英劈头便打，只听“啪”地一声，正中了那贼子的眼睛。英英雅龄童心，不由得大声笑了起来：“妈妈，你快来看哪！这棋子儿比我的铜钱还好使哪！”说着，又抓了一把撒了过去，只见那些个棋子儿成一排牢牢地钉在甲板上。英英可真是高兴了：“你们快摸摸自己的脑袋，谁要觉着能比这船板还硬，就出来尝尝姑奶奶的黑枣儿！”

对面大船上的人，也许是被英英的这一手给镇住了，也许是在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好大半天也没有一点动静。突然，一个人刁声恶气地说：“他妈的，你们是怎么打探的消息？你手下死了七个不错，可老子这边却死了十几个呢！原来你们是叫我来吃这钉板酒席，这生意没法做了。黄老怪，开船，送老子们回去！”

弘历他们听了这话，全把心放下了。此刻，秦凤梧也从舱底钻了出来。他一个劲地吐着嘴中的泥浆：“咳，那两个死尸太碍事了，让我好不容易才用他们的棉袄把洞子给堵上了。”

弘历的心里也松弛了下来，他慢慢地走到舷窗旁坐下，觉得又饿又累，

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窗外，温家的掌舵，邢氏兄弟拼着命地在撑船。又看到贼船渐渐去得远了，而且已经消失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弘历望着河面，脑子里却如滚油翻腾。妙手空空那“旧调新曲又重弹”的诗句，在他心中回响。这件事难道是弘时让干的吗？如果三哥真的要加害于我，那么说不定前头还有更大的风险。李卫说的那个吴瞎子在那里呢？他能不能找到自己，如果他不能来，那么凭着眼前这几个人，能够保得住不出事吗？他越想越怕，便把刘统勋和秦凤梧全都叫了进来，可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问他们。过了很长时间，弘历才犹豫着开口了：“今日之险，真是终生难忘。你们心里在想的什么，说出来让我听听好吗？”

刘统勋思忖着说，“四爷，我看这些贼人不像是图财害命，倒像早就作好了准备，在这里等着我们似的。”

秦凤梧点点头又问：“知道王爷习惯和脾性的人多么？这些贼这样锲而不舍地追杀您，他们不图钱财又是图的什么呢？”

弘历冷笑一声说：“大概是要图比钱财更大得多的物件吧！”

刘统勋曾在十三爷身边呆过，他对朝里的情形太了解了。他真想说出“弘时”这个名字来，可到底还是忍住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哪敢随便出口啊！见弘历的眼睛正看着自己，他才勉强地说：“依我看，是不是有人不愿意让我们逍遥自在地走路呢？这样的太平年景，仓促之间，能买通几路强贼截杀我们，得要多大的财力呀！他们真的舍得下这个功夫？”

弘历没有回答他们，他还在想着这个令人不解之谜……

天慢慢地黑了，船也靠上了岸头。又饿又累的人们，个个筋骨酥软。等他们收拾了物品登上河岸后，才看到离这里不远处就有一个大镇子。从远处看，镇子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倦鸟归巢，锋铃脆响，孩子们在追逐嬉戏，老人在赶牛回村……大难不死的人们，乍入这人间香火之地，真有点恍若隔世之感，也有说不出的温馨和亲切。弘历欣慰地舒了口气，边走边说：“今晚我们就宿在这个镇子里吧。先不忙赶路，好好地歇它几天再说——秦凤梧，你再算一卦看看，这里是否还有小人？”

秦凤梧笑了：“王爷识穷天下，这是在取笑学生啊！要是有再遭风险之理，那我们爷们岂不是倒霉透了吗？‘讼’卦上说‘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的话，看来是应验了。王爷就要见到皇上，学生也蒙您开恩赦免，这不都是‘利见大人’吗？”

说说笑笑之间，他们已经进到镇里。看样子，这里好像刚刚散了集市，街上到处都是牲口粪便，也到处都有人围在小吃摊边吃喝。当这一群拖泥带水又衣衫不整的人们来到近前时，着实招惹了不少看客。他们也不去管它，只顾了向前走，最后，在一家百年老店“王记客栈”里落下了脚。打听了一下，原来这镇子名叫索家镇。还是在河南的地盘上，也还归着那位田大人管。弘历想让官府出面保护的心，现在又凉了。

三天之后，这一行人又重新上路了。不过，他们不全是步行的。雇了走骡驮轿，还特意给弘历买了一匹马。他们还是扮成行商模样，大摇大摆地上了官道。此时，弘历忽然又想起了南京见过的王老五一家。向百姓们一打听，都说那个叫“黄台”的地方，早就没有人烟了，王老五这名字又太普通，竟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弘历没有忘记皇阿玛交给他的差使，一路上逢人就打听田文镜。问他的为人，问他的官声，也问他的人望和民望。可是，

他越问越扫兴。就和在开封时一样，既有人说他好，也有说他坏；有人夸他“清廉”，也有人恨他太残酷。问来问去的，无论官民，对田文镜的评价，仍旧是有好也有坏，令人莫衷一是。到了后来，弘历干脆也懒得再问了。此时，天已到了五月，中午时骄阳逞威，晒得人头晕脑涨。偏偏这个地方，好久都没有下过透雨了。大车道上浮上数寸，一踩就是一串白烟儿。弘历先前曾经中过暑，喜寒畏热。骑在马上他怕晒；坐在轿里又太闷。他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脚，等凉快时再走。可是，这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又上哪里去消凉呢？

邢家兄弟对秦凤梧的评价是对的，他那张嘴确实是个闲不住。一路上，只听他忽儿吟诗说词，忽儿又打诨说笑。他滑稽多智又带着名士风流，加上一心一意地想讨好弘历，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拿出了全副的本领，倒也使得这位皇子不觉得寂寞。

弘历与别的皇子不同，他自幼就受到康熙皇帝的教导，也在当今皇帝身边学了不少规矩。比如，就说这穿戴吧，他就和雍正一样。像这样大热的天儿，依然是衣帽整齐，一丝不乱。走着走着，他忽然对刘统勋说：“不行，再走四十里恐怕也难见到个活人。万一有谁热倒了，你就是想找些人来帮忙救助一下，也是办不到的。况且，还有牲口呢？它们也热，也累呀！快，快找地方歇上一会儿。”

秦凤梧眼尖，他早看上路边种的甘蔗了。他匆匆地跑过去，一下子就撅了五六根追了上来。他把那甘蔗先刷去皮儿递给弘历说：“王爷，您先吃根儿，那梢头留给奴才。”又分给大伙每一根，这才说：“大热的天，太闷了，我说个笑话给大家解解乏吧。咱们这中华帝国太大了，北边生活的人就过不惯南边的日子，可又互不眼气。有一天，一个北方人遇到一位南方人，俩人一见面就对着吹上了。北方人说：‘我们那疙瘩冷啊，冷得很着哪！你摸铁铁咬手，摸石石沾皮。要是出去撒尿，更是得小心，一只手拿根小棍，随尿随敲，慢一点就连人带尿地冻在一起了。舌头舔牙时，也得先试一试，要不，舌头和牙能冻到一块儿’。他这样一说，南方人听了很不以为然，也跟着他吹，说‘我们南方热，热极了。在太阳地儿里放上几个老玉米，一会儿就熟。时辰再长，它就成了爆米花了。有一次我赶着猪进城，一路上都不敢停步。半路上找了一家人要了口水喝，出门一看，生猪都变成烤猪了’。”

弘历哈哈大笑说：“嗯，说得能博大家一笑，也算有用。我来出个对联吧，谁能对出就赏他一把爆米花：今年的早玉米，旱得精细焦黄不长。”

秦凤梧脱口而出道：“到后来给个穗，下场雨还差不多。”

弘历大声称赞说：“好，敏捷！”

车上却传来三个女人的大笑声：“四爷，您让他骗过去了，他少对了一个字儿！”

弘历正愣着时，秦凤梧又说：“我没有对错呀，‘下场透雨还差不多’，这话不对吗？”人群中响起一阵欢笑声，也都对这个书生有了好感。笑声，似乎赶走了热浪；笑声也使人们振奋。这些天来的忧郁、不快，气愤和无奈，都随着笑声飞走了。

刘统勋骑在马上说：“四爷，您快看，前边有棵大槐树。咱们到那里歇一会儿好吗？”

“好主意！”弘历夸赞一声，纵马就奔了过去。众人也全都跑了过来，嗨，这里可真凉快呀！秦凤梧是个好动的人，他攀上大树一看就叫上了：“四爷，

咱们来得正好，那边还有块西瓜地呢。你们等着，我去买瓜去。”

这一下，不但是弘历他们，就连赶车，牵马使骡子的夫役们，也都十分兴奋。就在这时，从西边走过来一位小姑娘，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岁吧，手里还提着一个瓦罐，像是给家人送饭的。她羞怯地看着这群人问：“你们想买瓜吗？那就跟我来吧。我爹爹就是种瓜的，几步路就到了。”说着又朝弘历仔细地看了一眼。领着秦风梧去了。

“啊，好大的一块瓜田哪！”秦风梧一边说着，一边就低下头来挑瓜。那边，小姑娘正在和她爹爹说话：“爹，真是他，一点儿也不错，上回在南京粥棚里时，我跪得近，看得也清楚。他的鼻子下面有几颗小麻子，听我娘说，那是出痘留的。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秦风梧一下子就挑了二百多斤，对那农夫说：“我们人多，还带着妇道人。你能不能帮我送到那边去？”

“能！我们就是干的这营生嘛。”

俩人正在这里说话，不防北边又过来一个人。他也是看到这块瓜田了，只见他几步抢上前来，摘起一个瓜来拍开就吃，连同一声都不问，还高声叫骂着：“他妈的，这里的人真怪，连瓜都不在路边上种，叫老子好找。哎——常掌柜的，叫兄弟们全都开过来吧，这里有瓜！”

一百一十三回 杀强贼村民齐上阵 审劫案死囚也低头

他这一喊不要紧，立刻就从北边跑过来二十多人。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满头满脸都是油汗。他们也不理会这瓜是谁种的，更没看种瓜人一眼，就在瓜地里折腾上了。有的人摘了就啃；有的人尝了一口觉得不甜，随手就扔在了一边。秦风梧高叫一声：“哎哎哎，你们怎么连个价钱都不问，这不是要明抢吗？”

哪知，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竟让那姓常的认出来了：“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不就是在船上的那小兔崽子吗？哼哼，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是让老子们给逮住了。你们那一群人都在哪儿呢？”

他这么一说，秦风梧也认出他们了，趁着那姓常的得意洋洋，没有警觉的空子，他抓起一个甜瓜就砸了过去，回头又向弘历他们呆着的地方飞跑。一边跑，一边还大声叫着：“不好了，那帮强盗又来了！”

那个种瓜人其实不是别人，正是在南京因为卖孩子被弘历救下的王老五。他刚才听孩子一说，遇上了那位公子，就想立刻上前去迎接，可没想到强人们比他早了一步。恩人遇险，他能够不去救援吗？

王老五悄悄地对女儿说：“杏儿，我在这儿盯着，你快跑回去对你妈说，让她快点想法子。”

弘历他们几人，正在树下纳凉说话，也在等着秦凤梧买回来的瓜。突然，从那边传过来一阵大呼小叫的声音。转脸一看，就见秦凤梧从高粱地里钻出，像发了疯似的朝这边跑来。

他口中还喊着：“抄家伙，快抄家伙，响马又来了！”这时他正在上着一个土坎儿，不小心绊倒了，也就几里咕噜地滚了下来。他顾不得擦擦脸上的汗水和泥土，喘着，说着：“四爷，贼人太多，咱们赶紧朝那边村子里跑吧！”

就在这时，只听高粱叶子刷刷乱响，一群土匪发辫盘在脖子上，手持刀枪，已经涌了上来。刘统勋见他们不过就是二十来人，算算自己这边的力量，还能够支撑一会儿。便说：“主子，让温家的断后，邢家兄弟们护着您，我们全往村里撤！”

那一方，常掌柜的倒不急于进攻，他站在大路中央，手插进嘴里打了一个胡哨。稍等片刻，他又打了一声。这次，那边也照样回了一个哨音。两队强人联系上了，就见高粱地里刷刷啦啦一阵响动之后，又传来匪徒的呼喊声。几个骡夫全部吓坏了，刘统勋大叫一声：“快，跟着我们一齐走。敢私自逃跑者，立刻大棍打死！”

温家的和嫣红、英英早已结束停当，下了轿跟着弘历朝前走着。温家的一见强人渐渐离得近了，便高喊一声：“喂，你们听说过山东端木家吗？你们这样穷追，难道是要抢端木老爷子的镖吗？”

那个常掌柜纵声大笑：“别骗老子了，端木家还会接镖？他老人家已经封刀三十年了，你还敢打着他的旗号来吓唬老子？不过，我听说，你们里头有个小妮子暗器打得不错，我在这里挺着肚子硬挨，她能在三镖之内打中了我，我们就桥走桥，路走路！”

英英早把那合棋子儿准备好了，可是，她看了又看，太远了，自己没有把握；嫣红也在手里扣着弹弓和铁丸，温家的却沉静地从发髻里取出一个纸包来，里面是一叠打磨得雪亮的蝉翼铁镖。她笑着说：“既然你不信我们是端木门下，那就给你送个信，好好看看吧！”说着，她把手中铁镖轻轻一捻，那镖像蜻蜓一样直飞高天，但却只是在常掌柜的头顶打旋而不肯落下。温家的小声对嫣红说：“还不动手！”嫣红见那常掌柜的正分神看着头上飞着的小蜻蜓，便心领神会，一弹弓就把铁丸激射过去。英英也抓了一把棋子儿，撒向那常掌柜的。

哪知，这些玩艺虽然在他肚皮上打中了五六颗，他却仍然是神色自若，像根本就那回事儿似的。啊！原来他练的是外家功夫！只是，弹弓和棋子儿打不倒他，那支飞着的铁蜻蜓却让人眼花撩乱。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越旋越快，越旋劲儿也越大。常掌柜的伸手想抓住它，可刚一动手，就被它一口咬着了指头；一闪身，头顶上又被扫中了一下，鲜血立刻就流了出来。那蝉翼镖竟像是长了眼睛一样，追逐着常掌柜，使他越跑越远，一直等到镖的劲儿用完了，他才站住了脚步。

温家的又取出一枚蝉翼镖来说：“怎么样，你信不信它是端木家的独门暗器？”

常掌柜的拱手施了一礼说：“既然是端木老人家派人保的镖，小子哪怕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想要了。但跟着你的那个小白脸，却和我们有仇。你把他留下，自己走路吧！”

温家的浅浅一笑说道：“他就是我们的镖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此时，那个黄水怪的弟子，在船上吃过亏的黑三却在一旁鼓动着：“常哥，别听他的。

你不信别人，还能信不过我铁头蚊？那个小白脸值五十万银子呀！我们黄哥要想独吞，还能轮得上你老兄？再说，这几个婆娘点子再硬，也顶不住我们这四十多号人哪！常哥，你要放明白，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

温家的叫道：“姓常的，你是山东龟顶寨的黑无常吧？前年八月十五那天，你不是还去给端木老爷贺节了吗？你难道为了一趟镖，就想把所有的武林朋友全都得罪了吗？”

黑无常知道，这女人的话，绝对不是一句空头的恫吓。谁只要开罪了端木家，那他就别想在江湖上站住脚！可是，五十万银子呀，这诱惑又确实太大了。他黑沉着脸，想了又想，终于要孤注一掷了：“上！他妈的，杀光灭净，心里清静！”这一句话说出来，众土匪就“噢噢”地叫喊着又冲了上来。

邢家兄弟在前边开路保护着弘历，温家母女在后边用暗器阻挡着土匪们的进攻。他们且战且退，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村子里锣声急急地响了起来。只听人喊狗叫，根本就听不出来了多少人，又喊的什么话。刘统勋看到形势不妙，连忙说：“看，那边有个土地庙，保住四爷，退到那里去。”

土地庙到了，这里暂时还没有被土匪们占领。弘历等人定睛一看，原来这还是间新建不久的小庙，也只有正中的一座大殿。院子里，两棵大槐树，分居在庙门两旁。弘历知道，这地方早就遭水淹没了，大概是回家的人们刚刚盖起来的，所以才处处都显得仓促草率。进到庙里后，邢家四弟兄紧紧地把住了殿门，温家的娘仨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庙门口。他们想，就是有三四十人来攻，这里怎么也可以抵挡一阵了。

正在喘息未定之时，忽听庙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也有刀剑的碰撞声。温家的不敢大意，便纵身跃上房顶，这一看，竟不禁大喜过望：“四爷，我们有救了。这里的乡民们忠义，他们已经和土匪们动上手了！”

原来刚才那个叫杏儿的女孩子，急急忙忙地跑回村里对母亲说：“娘，快，在南京救了我的那位公子，被土匪们围住了，正在那边儿打着呢！”

王老五的婆娘本来就是利索人，她一听这话，不敢怠慢，三步两步就跨到外头，冲着歇凉的村民们就喊起来了：“喂！乡亲们，咱们在南京遇上的那位公子爷有难了，都快出来帮忙救救他吧，是男人的就不能忘记了他的大恩大德呀。那些个强盗王八龟孙们才只有二十多人，咱们都快出去打他们呀！谁要是不去，就是忘恩负义，就是婊子养的！”

她这么一叫，哪家能不出来呀！他们这个村子里的人其实早就跑光了，而且大都是跑到了南京，也大都是弘历让李卫和范时捷资助回乡的。一听恩人遇难，哪个不争着出头？一面筛锣打鼓地叫人，一面操起了锄头、铁锹、斧头、镰刀和大棍，纷纷涌到村外。土匪们此时正在商量着怎么去攻那个土地庙，就被乡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土匪们单打独斗倒都是高手，怎奈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心齐胆壮的庄稼汉子呢？仓促之间，竟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奔逃。黑无常急得破口大骂，又亲自上前进攻，这才稳住了阵脚。混乱间，王老五抽出扁担便打，一下就正打在那个黑三铁头蚊头上。黑三还算聪明，就地一滚，便逃了出去。

弘历此时已从庙里出来，在看这场奇异的战斗。他立刻就看出，乡民们虽然勇敢，但一来是没有领头的，只是在各自为战；二来，又没有任何对敌作战的经验。他知道，只要土匪头子一明白过来，将队伍稍加整顿，再重新杀回，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大喊一声：“邢家兄弟们，你们全都上去，不要让他们喘气，也不要留下一个活的！”

四兄弟闻风而动，抖擞威风就杀了过去。趁着土匪们心慌意乱之际，一下手就砍翻了五六个。其余强盗见势不妙，便一哄而散地漫着庄稼地四散奔逃。刘统勋又大喊一声：“打呀，不要让他们跑了。主子说了，拿住一个土匪就赏田十亩！”乡民们一听这话，更是来劲儿了。他们一齐行动，在青纱帐里穷追敌寇。邢家兄弟却盯死了黑无常，他跑到哪里，四兄弟就追到哪里。追着，追着，黑无常一个不留神，竟然掉进井里去了。其余的人见头领已经不见，哪还有一点儿斗志；加上地形不熟，跑都不知向哪儿跑，也全都束手就擒了。只有被王老五打倒的那个铁头蚊黑三，却趁着人们不注意，溜得无踪无影。

弘历当即立断，把土地庙暂作监房，挑出十几名精壮乡勇帮着邢氏兄弟看守。他自己又亲自慰问抚恤受伤百姓，每家每口不管出人数多少，全都按一人七两发放赏银。这一下，忙坏了刘统勋，也喜坏了乡民们。他们放翻了两口猪，宰杀了五六只羊，就在王老五的院子里摆酒设筵。此时，滑县县令程荣青也已闻讯赶来，帮着收拾残局。众人高高兴兴地吃喝着，打闹着，无不手舞足蹈，兴奋异常。有的人早已喝得红光满面，酩酊大醉了。

等人们散去之后，滑县县令程荣青来到弘历面前请罪说：“奴才早就接到了田制台的宪令，也沿着官道布置了一下。可是，却没想到王爷竟走了小路。我们太草率，也太荒唐了。”

王爷在奴才治下出了这样的事情，让奴才辩无可辩，请王爷发落。”说着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弘历还没有答话，便瞧见王氏送上了热毛巾，杏儿则端着洗脚水，双双走了进来。他笑着接过毛巾来擦了擦脸，又将脚泡在盆里，一边搓洗着一边说：“这不怪你，他们都是一群外省过来的流寇。这次强人们突然袭击，多亏了槐树屯的乡亲们义勇兼备，奋勇杀敌，才使匪徒们全军覆没的。这也是贵县平日里教导有方，功劳也还是你的。”弘历说话时，那个叫杏儿的小丫头，已经在为他搓脚了。他夸了一句，“好一个伶俐丫头！”转过脸，又对程荣青说，“你就按我刚才说的宗旨来处置这个案子，并且申报给田文镜。至于我也在难中之事，你一句也不准提！听明白了吗？”

程荣青连忙说：“这……奴才怎敢贪天之功……”

“就这么说！”弘历擦擦脚，舒适地站起来说：“所有人犯，你明天一早就把他们全部押送回县，要严加审讯，不得宽纵。”说完，他便起身走到院子里，挥着扇子，遥望着天上的星河，众人也只得跟着出来，规矩地站地旁边。

刘统勋进前一步说：“四爷，那个黑无常已打捞出来了。这个人，奴才以为，应该由我们带走。”

“嗯？”弘历好像没有听清，但又像是在紧张地思考着。秦凤梧也说：“四爷，这一伙强贼，苦苦地追杀四爷您，必定是受了谁的指示。我们带走他，由四爷您亲自审问，不也可消消气吗？”

弘历却已经想好了，他看着程荣青说：“此仇岂有不报之理，但却不能

这样做。贵县就报上一个‘匪首诨号黑无常者，被乡民诛杀’，也就是了。”

程荣青直到这时才明白，四爷并不想张扬自己遇难的事。这样一来，匪首被杀，匪众全歼，不全是县里的功劳吗？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个馅饼，正砸在自己头上，便喏喏连声地退了下去。弘历命令邢建业，“把那个黑无常带到这里来！”

弘历回到房子里，见王老五一家都垂手在侍立着，便笑了笑说：“快不要这样。现在我们彼此都知道了身份，也就多了些形迹；可你们是主人，我是客，这不又摆平了吗？”

王氏上前福了两福说：“王爷，话可不能这样说。您不但救了我们全家，就连这槐树屯里的乡亲，有一多半也是您救出来的人哪！所以，您不但是贵人，也还是我们的恩人。”

杏儿不言不语地走上来，端来了一盘削好皮儿的甜瓜。她小声地对弘历说：“这是我刚在井里冰过的，凉着呢！爷，您就趁这凉劲儿吃了吧。”

弘历拿起来咬了一口，果然是沁凉香甜。他高兴地抚着杏儿的发辫说：“好丫头，你娘太疼你了，不然的话，跟我上北京去，要不了几年就出息了。”

王氏连忙接口说：“爷，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全家都在想着这一天呢！痴妮子，爷要收你去北京享福，还不快点儿磕头？”

杏儿连忙趴在地上，磕了无数个头，起身就把弘历换下的衣服全都抱走了。

邢建业把黑无常带了进来，王家的人见此情景，也忙退了出去。刘统勋见弘历给他递了个眼色，便坐了下来问道：“黑无常，你知道今天犯了什么罪吗？”

那黑无常却不屑地一笑说，“我知道，不就是杀头的罪嘛。说实话，从走黑道的那一天起，我就时时准备着这一天。呸！他奶奶的，二十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是吗？”刘统勋抢过话头说：“可惜呀，你的罪不是一般的杀人越货，也不是一刀就能逃过去的。你是谋害，而且谋害的是当今万岁驾前的皇子四阿哥、宝亲王爷！你自己掂量掂量，能逃过一副吗？”

黑无常惊呆了。他向上边看了一眼，只见弘历穿戴得整整齐齐，手摇折扇，正对着自己微微地点头，他那清华的神韵中带着威严，也带着龙子凤孙的高贵。黑无常愣怔了片刻才说：“事情既然已经做出来，再说什么也全都晚了，我认命就是。”

弘历却突然在一旁插了一句：“黑无常，听说你是出了名的采花大盗，是吗？”

黑无常急了：“谁说的？你叫那兔崽子站出来，我和他对证！我黑无常杀过官，也劫过盐船，但是我从来就不糟蹋女人！凡是黑道上的人，谁都知道我的性子。要不然，我也不敢去赴端木家的筵席！从小的时候起，爹爹就教我说，做强盗是天作孽，而玩女人则是自作孽。别看我在黑道上混，可我们也有自己的规矩。不信，你只管去查，查到一宗，就剁碎了我喂狗！”

弘历听他说得真切，便有意地渲染说：“其实，人犯了罪，是杀头，是凌迟碎剐，都算不了什么酷刑。明朝时奸宦魏忠贤当国，动不动就把人剥了皮去。刘统勋，你知道是怎么剥的吗？”

刘统勋一边琢磨着弘历话里的意思一边说：“奴才知道，明朝是有剥皮酷刑的。先把人杀死，再从从容地剥皮，然后揲草，风干。”

秦凤梧却说：“那是平常人干的。魏忠贤可不是这样，他是活着剥皮的。”

行刑时，先用热沥青浇灌全身，再用凉水一激，就能一块块地剥下来。皮虽然剥掉了，可还能再活十二个时辰呢！”

听他们说这样可怕，连躲在里屋的嫣红姐妹，都听得心惊肉跳。黑无常的脸色马上就变得雪白，他低着头看着地下，可两条腿却不由得簌簌发抖，只是强自镇定着一声不响。

弘历说：“佛说：世上有不可救之心，却无不可救之人。你不肯自作孽，就还有一点儿人性。”他看着已经被打掉锐气的黑无常又说，“我很赏识你不肯采花这一条，打算给你一条生路，你以为怎样？”

黑无常听这话音，自己还有一线生机。他突然翻身拜倒，失声痛哭起来了。

一百一十四回 收响马为的图大计 作假戏谁见也心惊

弘历只用了几句话便说服了黑无常，使得他跪地叩首，泪流满面地说：“王爷这么说，黑无常就是再没良心，还能听不出来爷的好意，品不出来爷的心田吗？说句老实话，人但凡有一线生机、也不肯走了黑道，我也是让人逼的呀！康熙四十五年山东丰收，可东家却要收佃。一言不合，就打死了我兄弟，又卖掉了我侄女！我当时还年轻，火气也旺，一怒之下，就烧了他的全家，投奔了龟顶山寨。先当了二年的小喽罗，又熬上了个二等头目。可前头的大寨主，却是个采花淫贼。他常常强抢良家妇女，在寨里聚众宣淫，完了事又把这些本来就没脸见人的女子，送到她们家乡去示众要挟。我多次规劝他，他还总是耻笑我说：“咱们干的就是这一行，想熬出个正果，你不去出家当和尚呢？”有一次我们为此大吵了起来，我就与他火并了。多亏弟兄们瞧得起，我杀掉他后，自己就坐上了龟顶寨的第一把交椅。表面上看，我们干的是杀富济贫的勾当，可那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也同样是在作孽呀……”他说着，说着，触动了良心，也勾起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竟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

刘统勋看见时机到了，便温言地问道：“那龟顶山离这里往返七百多里，你怎么敢来到这里劫票？你也干得忒大胆了些吧？”

黑无常擦了擦眼泪说：“我自当了龟顶山的首领之后，就对弟兄们订下了规矩，只取不义之财，而不能伤害无辜。跑了的那个铁头蚊，他爹在世时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五六天前，他跑去找我，说有一路镖油水大得很。那人身上带着十多万银子不说，镖主的仇人情愿出五十万银子买他的人头。他已经联络好了几路人马，大家都愿意吃了这块肥肉。说好了，谁能最先得手，可得三十万，其余的有福同享，共分剩下的那二十万。唉，也是我钱迷心窍，就跟着下山了……”

“那愿出五十万银子的人是谁？他的仇人又是什么人呢？”

“回老爷，小的全都不知道。”

“嗯？！”

黑无常急急地分辩说：“老爷，我说的全是真话呀！我曾问过铁头蚊，他说也没有见过那个人，只说那人的来头和仇家都大得让人不敢说。这边的各路人马都由一个道士主持，还有一个满口京腔、说话像鸭子叫似的老公，叫……哦，对对对，叫潘世贵，好像是京里头哪个王府里被革掉的太监。我们这一股要把守的，是从开封到延津这一路，限期今晚之前一定要赶到。别的……我可真说不上来了。”

黑无常这一番话，把弘历说得直打冷战，在他心里萦绕了很久的猜想也完全证实了！那个“被革掉的太监”是谁？他会不会来自八叔身边？“不明身份的道士”又是谁？他们这样苦苦的追杀我，甚至不借动用江洋大盗，沿途设卡，必欲将我置之死地才肯罢休，又是为的什么？除掉了我之后，谁又能得到最大好处呢？想来想去的，他终于明白了。八叔的死对头是父皇，而最忌妒自己的却是弘时！除他之外，还能有谁呢？我的三哥呀，你你你，你这样做心也太狠了一些吧？而你也不想想，我是那种无所作为的人吗？我难道就只能束手待毙吗？想到这里，他忽然有了主意，对黑无常说：“你没有骗我，我当然也不能骗你。我现在就赦了你，你愿走愿留都听你自便！”

一听王爷说出这话来，黑无常瞪着双眼，不知所措了。

弘历还是十分平静地在说着：“要是设身处地的为你想想，我觉得你还是留在我这里的好。现在，你的罪案未消，官府里还在追查、捉拿你。就算你能逃回山寨，也干不成什么勾当了。你手下的匪众已经全部被擒，他们能不把你给招出来吗？到那时，恐怕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黑无常哪能不明白这些道理？说实话，从一入匪伙他就没打算善终。现在这位王爷不但指给他明路，而且还要收留他，天下之大，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啊？他跪在地上叩头哭泣着说：“爷，您不要再说了。先前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往这条死路上钻呢？从今以后，我黑无常若能在爷的鞍前马后，执鞭坠镫，情愿生生死死，都当爷身边的奴才！”

弘历点头微笑着指着秦凤梧说：“你看看这位书生，他也是犯了罪，被我赦免，才留在我身边的。看来，我和你们既有些缘分，也还想作些功德。但和你不同，你先头上是土匪，是杀人越货的，这个罪名可不得了。所以，你想要跟我，得分两步走。头一步，你先到我密云的山庄里当个副管家；两年之后，事情平息了，我再给你换个名字，把你派到大营里去。就凭你这一身本事，几仗下来，混个副将，甚至当个将军，也都是不在话下的。”弘历说得似乎是轻描淡写，可就这么几句话，却勾勒出了黑无常的后半生道路，他能不激动万分吗？他的血全都涌到了脸上，几乎就要晕过去了。他趴在地上不住地叩头说：“爷……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办好了这件事，弘历自己心里也很痛快。他看着秦凤梧说：“我奉旨出京办差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从来都是微服出访的。看来，这脾气让别人全都摸透了。你前天说得对，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嘛！你出去告诉程荣青，让他派人去通知李绂接我。真是放着福份却不会享受，我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走进京城呢？不过，到了北京后，路上的事，你们一字都不准提！”

弘历说得还真是不错，李绂一接到滑县送来的信，就马上派了人马来迎接宝亲王。他让自己的中军，日夜守护在弘历身边。还下令给他，叫他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准离开宝亲王爷一步。弘历坐的，是总督府

的八抬绿呢大轿。李绂知道宝亲王怕热，还专门让人把大轿改装了。轿顶加上一把曲柄伞，打开顶盖，俨然就是王爷的乘舆；合上顶盖，又可以遮风避雨。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看的，以及快马传递的水果冰块，全都由李绂安排好了。此外，李绂还派了一营兵马，紧紧地跟在宝亲王后面，相隔半里，随时策应。因此，他最后的这八百里路程，不但一个贼影也看不到，还满身心的都是快意。

北京到了，弘历按规矩住在潞河驿。刚刚洗涮完毕，礼部尚书尤明堂就来请见。这位先朝老臣，如今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早在康熙三十三年就中了进士，足足地做了二十多年的京官。直到康熙晚年户部清理亏空时，才由十三爷允祥把他从郎官中提拔出来。这几年，他不声不响地在礼部当尚书，也不言不语地在帮办着中央机枢重务。要说起皇上对他的宠信来，还远远地超过田文镜呢！可是，弘历没有料到，他进门之后，还是照着规矩，向弘历叩安行礼。他自己笑着说：“奴才是汉军镶黄旗旗下，也就是主子的包衣奴才。四爷您不让我行礼，奴才就得好多天安不下心来，就算是主子赏奴才一个安心好了。原先工部郎官瞿家祥，是庄亲王的门下。有一次他去见庄亲王，王爷说了声‘免礼’，他也就没有行礼。可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觉得以后还怎么再见主子呢？越这样想，就越是觉得没脸。到后来，竟然精神恍惚，一病不起了。还是他的儿子去求了庄亲王爷，庄亲王就来到他的病榻前，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骂了声：‘你这个狗娘养的，装的什么病？快，起来给爷办差去。’这一骂，倒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人什么病都可能，可就是不能有了心病啊！”

他说得虽然罗里罗嗦，可那认真的样子却让人觉得可敬。弘历高兴地叫人送上了冰镇的荔枝，亲手剥了皮给他吃，又问道：“我前时看到邸报，你不也跟着皇上去奉天吗？怎么今天却是你来接我？三哥现在是在城里还是在园子里哪？张相如今可好？”

尤明堂说：“回四爷，我是准备好了要跟皇上去的。可后来礼部的满尚书阿荣格说，他父亲的墓就在盛京，他想顺便给父亲修修墓。皇上准了，我们也就换过来了；三爷如今是里里外外地忙，这会子正进宫给娘娘请安；廷玉相公一天要看十几万字的折子，要写了节略送给三爷看，还要接见外省进京的官员，也真够他忙活的了。唉，我们朝廷上下，亏得有这么个人，不分昼夜地只知道办差。要是我，早就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奴才刚才还见着他，他大概很快就会来看四爷您的，说不定还会和三爷一块过来呢。”

弘历突然觉得，自己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些迹象表明，三哥近来不但很受父皇的赏识，还升格为“盛郡王”。他曾经有几次看到过皇上对自己的朱批，说的也全都是夸奖弘时的话：‘三阿哥处事之干练，不在你之下’；‘此等细心处弘时能够体察，朕甚感慰藉。有子如此，朕复何忧？但愿你们兄弟皆如此心，则实为国家社稷之福也’；‘三阿哥浮躁之风，今罕见矣’……诸如此类的话题，皇上屡屡发给自己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雍正皇上也说过：‘弘历，你要懂得为君之难，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是如此，也难免出错，若粗率大意，就更不可谅了’；‘你是国之瑰宝，要善自珍爱’；‘放胆去做好了，你但存了正大之心，朕绝不会朝三暮四的’。看来，皇阿玛对弘时和对自己，都有很好的看法。二一添作五，既不偏，也不向。他到底心里属意在谁呢？想想前朝太子，康熙是多么地疼爱呀，可是到最后，到底还是废了。现在三哥在到处收买人心，皇阿玛又这样地信任他，

再想想路上发生的事情，他真觉得不寒而栗。他试探地对尤明堂说：“我这次出去之前，就知道皇阿玛身子不爽，真替他担心。这次在南京也考查了不少医生，可总没见到一个真正可信的。十三叔我也总在惦记着，不知他这几天可好了一些吗？”

尤明堂哪里知道，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弘历竟在脑子里转了这么多的心思啊！他躬身回道：“十三爷也在惦记着您哪！昨天我去请安时，他还告诉我说，他已写了折子呈给皇上，说您不宜在外头过久，要叫您早一些回京来。我告诉十三爷，已经接到李绂那里的滚单了，明天您即可到京，他才放下了心。十三爷还说：‘他们小兄弟几个，从小就坐在我腿上玩耍，我真是喜欢他们。你告诉他，口来后叫他抽空子来看看我。我身子不好，说不定哪天就去见先帝爷了’。我在那里劝了十三爷好半天，才告辞回来的。”

尤明堂说得很动情，弘历也听得热泪盈眶：“等一会儿见过三哥和张相，我一定马上去十三叔那里瞧他。”正说话间，便见弘时满面笑容地和张廷玉一齐走了进来。弘历连忙起身，快步走到跟前，又是打千行礼，又是恭贺荣升地说：“三哥，你可来了，叫我好想你啊！”回头又对张廷玉说：“张老相，您可是越发地瘦了。不过看上去精神还是那么矍铄，真让人欣慰！”

弘时也快步上前，一把拉着弘历看了又说：“四弟，你晒黑了，也瘦了。这次办差，着实辛苦你了。我托人给你带了些药去，可李卫来信说，你竟是不辞而别了。你可真行，这么大热的天儿，还微服赶路！不过，你这一回来，倒叫我安心了不少。在家里好好歇上几天，身子骨还是要紧的嘛。”

弘时在说话时，不错眼地瞧着弘历。他目光柔和，话语亲切，好像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兄弟深情。弘历也是十分感动地拉着哥哥的手不放：“多谢哥哥关爱了。你自己身子也不好嘛，还总要惦记着我。这次回京，我给你带了二斤春茶。我知道，你最爱喝的就是碧罗春，这次我给你找到了真正乔婆子家的。不过，我走得急，留在开封了。过几天一到，我就给你送去，也算弟弟的一点儿心意吧。张相这里，我也有一点小意思。给您带了二斤茶叶，还有三令宋纸，一盒子徽墨。你要是看着高兴，可得给我好好地写一幅字啊！”

张廷玉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哎呀啊，真得谢谢四爷。你自己写的字就比我好上许多倍，还非要我献丑干嘛呢？”

君臣兄弟，所有的话都说得这么融洽，这么亲密。刘统勋早就见怪不怪了，秦凤梧却觉得透心的凉！看看眼前，再想想黄河边上，大槐树下，怎么也不能和这个气氛连在一起。仆人献上茶来，弘时一错眼看到了秦凤梧，便问：“这位先生眼生的很，他是四弟新近收的门人吗？”

“啊，我忘记引见了。他叫李汉三，字世杰。幼年就随父母来到河南光山做生意，后来家道中落，才捐了个监生，就在开封河道衙门当幕宾。他不但精通治河，文章诗词也都还看得过去。因河南河道上的阮兴吾是我的家奴，就把他荐给了我。”

秦凤梧本来就是胆大心细的人，他一听这话，也不用四爷交代就顺坡滚了来说：“这是阮公的厚爱，四爷的抬举。小子后生晚辈，以后还请各位爷多多照应！”

弘历归来，当然是件大事。朝廷虽有规定，未见皇上之前不准擅自吃酒，但现在皇上还在奉天，所以弘历还是在驿馆里摆了酒筵。张廷玉心实，又处处留心政务，一听说这个“李汉三”办过河务，就在席面上一再考问河道上的事。还真亏了秦凤梧平日里博学勤奋，又确实读过陈璜的《河防述要》

这部书。所以尽管张廷玉多方查问，他也没有露出马脚来。他自己虽然谈笑自若，可早就吓出一身臭汗来了。

这场酒，可真是口蜜与腹剑共酌，杯酒和谎言齐飞，待客人们全都走之后，弘历把刘统勋和秦——李汉三叫了过来说：“从今天吃酒的情形看，我们也许是错看了老三了。”

刘统勋和李汉三是何等的精明啊，他们俩马上就猜到了弘历的话外之音。刘统勋说：“四爷，您说得对。亲兄弟之间，哪能会办出这等事情来呢？您放心，奴才等自当慎守谨言，不会说出一个字儿的。”

“哎，话不能这样说。你们记着，我刚才说的是‘也许’，并不是下了定论。俗话说，捉贼见赃，捉奸要双。一言即出，就泼水难收了。你们千万不要错误地领会了我的原话。”

“是，奴才们明白！”

他们究竟明白了什么，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别看弘历年纪不大，可他毕竟是皇子啊。他有多么大的心胸，多么深的机谋，能是这两个人能体验出来的吗？不过，这两位也不是平常人物，路上的事情闹得这样大发，想瞒又岂能瞒得住？弘历在半路上谈话时，曾多次提到了弘时，今天的这个表白，只不过是另有图谋罢了。说穿了它，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弘历又对秦凤梧说：“你马上用我的名义给阮兴吾写封信去。他是我的家奴，信可以说得明白点，但又不能全说透，明白了吗？”

“扎！”

一百一十五回 旷师爷一语点迷津 贾道长疗疾救亲王

弘历在河南历险的事，是瞒不了人的。别看弘时在这里时说得头头是道，可一转脸他就去了张廷玉那里，并把这消息添油加醋的告诉了这个老宰相。还说：“此事，请张相暂且不要上报，以免惊了父皇的驾。”可是，张廷玉却心里有底儿，他了解弘时，也知道弘时是在耍花招。他不让张廷玉上报，可他是一定要报告上去的。果然，当天夜里，弘时就叫自己的心腹旷师爷代写了奏折，呈给雍正了。而张廷玉也没有听弘时的话，同样也写了密折，发往奉天。不过，他们都晚了一步。此时，雍正皇帝已经到了承德，见到了到这里觐见圣颜的蒙古诸王公，也知道了弘历遇险的事。现在，皇上身边的两位大臣，正在听皇上训话呢！

“这件事值不得你们大惊小怪的。”雍正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一边让乔引娣给他敷着热毛巾，一边慢慢悠悠地说着。最近一段时间，他脸颊上的红疹子越出越多了，他勉力而为地说着，“怕什么？他不是毫发无伤地平安回京了吗？道路凶险自古如此，朕年轻时还曾经住过黑店呢！”他看了一眼身边的乔引娣，又想起了当年的小福，“这几天你们多留意田文镜那

里的折子，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鄂尔泰躬身回答道：“是。田文镜没有马上写奏折，大概是因为还没有破案。他正在和李绂闹意气，又出了这样的大案，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四爷没上奏本，恐怕是不愿让皇上看了担心。”他很想说：四爷是怕有人会受到株连，可话到嘴边，又想这样就会说到弘时，便马上打住了。

朱轼老马识途，他在一旁说：“宝亲王在外头巡视已近一年了。老臣以为，是不是召他到承德来。一来可以朝夕侍奉在皇上左右，二来也能把这件事问得清清楚楚。”

雍正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说：“让弘时还照样在韵松轩维持一下，发文让弘历在京负责筹措天下钱粮的事，兼管兵部。你们俩还都在饿着肚子是吧？这样，朕到外头看折子，你们就在这里吃些点心吧。”说着，就带了乔引娣出去了。

雍正所说的“外头”，其实是“里间”。这里原来是康熙皇帝的书房，布置得分外雅致，墙上挂满了字画。其中，就有一幅《耕织四十六图》。乔引娣看了奇怪地说：“皇上，这不全是种庄稼织布的事儿嘛。怎么要画到画儿上去，又挂到这里面来呢？”

雍正笑了：“你干过农活，当然不新鲜。朕第一次见到它时，却觉得新奇得很哪！当皇帝的，不知民间疾苦，不懂得耕作辛劳，那怎么能行？晋文帝时，天下饿死了人。臣子们奏了上去，可这位皇帝却说：‘他们肚子饿了，为什么不喝点肉粥呢’？皇帝要当到这份儿上，那天下可就一走要完了。”

雍正见她老是愣神，就说：“你过去，把窗子支起来。”

乔引娣不知他要干什么，却听话地上前去支起了窗子。雍正望着窗外出了一会几神，又回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乔引娣看，还轻轻他说了一句什么。引娣却早让他瞧得羞红了脸，而又不知怎么才好：“皇上，你……”

雍正马上收回目光，却又忍不住地再看了一眼，这才说：“你确实是长得太美了。来，替朕把宣纸铺好，朕要写几个大字。”

引娣羞红着脸，又被他夸得心里直跳。她走上前来，将纸铺平了，又站在一边，轻轻地抚着宣纸。雍正定了定神，挥笔在纸上写着。他边写边说：“这是李卫请朕写的，他一心一意地想让朕巡幸江甬。可朕没把天下治好，怎能有这份闲心呢？”突然，他话题一转问道，“朕让你去看看十四爷，他都说了些什么？你知道，还从来没人敢既不缴旨，又没回音的呢。”

乔引娣轻声说：“我没有去。”

“为什么？你不想去了？”

“不，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哪里，我曾问过高无庸；可他却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

“哦，你是不懂规矩。你向高无庸说，自己是奉旨去的，他敢拦你吗？高无庸，你进来！”

高无庸就站在屏风外边，听见招呼，马上就进来了。雍正吩咐说：“回京后，你领着引娣去看看朕的十四弟，可以在那里呆上一个时辰。你也顺便看看，他现在还缺什么东西，有没有下人在那里狐假虎威地耍威风作践他，回来向朕如实回话。”

“扎！回主子，朱先生和鄂尔泰已经用饱了，他们正等着主子召见呢。”

“叫进来吧。”雍正淡淡地说了一句，便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乔引娣此时却是千头万绪，再也难以控制自己了。从心里说，她想念十四爷，但现在

她更感激皇上对她的恩情。这位每天不分昼夜只知道勤政的皇帝，对她这个弱女子，从来没有任何不规的行为，却像是一个年长的大哥哥。她闹不明白，那个生性豪爽的十四爷，怎么就不能和他一母同胞的哥哥合到一起呢？假如没有了这些政争，没有了朝中这些勾心斗角的事，他们两个和睦相处，自己既有一个疼爱着的人，又有这样一位大哥哥，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她知道，这又是绝对不可能的。唉！

朱轼和鄂尔泰进来了，雍正问他们：“对田文镜和李绂之间的争执，你们是怎么看的？”

皇上这话问得突然，他们俩谁都不敢开口。朱轼说：“下头还没有报上来……”

“你们就不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吗？”雍正口气严厉地又问。

朱轼还是第一次领教皇上的软钉子，他头上的汗珠马上就掉下来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启奏皇上，臣以为，他们二人都是正人君子，也都是能够为国分忧之人。二人的分歧，不过是政见不同而已。见仁见智，不足深责。”

“哦，好人之间的误会，这是你的看法。鄂尔泰，你呢？”

“李绂与田文镜之间的私交一向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俞鸿图从河南发回了奏折说，田文镜报主心切，但也有一些失察的小事，以致让小人们拿来制造事端。而李绂则见事不明，又不能谅解，因此才酿出了政见之争。奴才所见未必就对，请圣上烛照明鉴。”

雍正好大半天都没有说话，只是在端坐饮茶。突然他说道：“朕不是让你们来评价人物，而是在这里论世情、世理的。朕是在朋党中吃过大亏的，深得其中三昧。那个‘八爷党’果然是消声匿迹了吗？不！从弘历遭险这事，你们应当看到，连外省的土匪们作案，都非要到河南境内不可。这就说明了，那个‘八爷党’还阴魂不散。如今，满天下都在议论着什么‘官闱秘闻’。甚至有人说，隆科多所以获罪，是因为他知道的内幕太多了，朕是要杀他灭口，真是奇谈怪论！”他越说越气，猛地一拍几案站起身来说，“阿其那他们犯的不但是家法，还犯了国法！传旨给六部众臣，议议他们该当何罪！”

朱轼他们简直傻了，怎么皇上正说着李绂和田文镜，却又跑到允禩等人身上了呢？还没等他们醒过神来，雍正又气愤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朕说话跑了题，这和刚才所说的是一回子事，这就是朋党！跟着他们起哄的，有几个不是阿其那的旧人？！朕要推行新政，他们就拼死地反对。李绂自恃身正心也正，所以他才要搏名！他净捡着朕最疼处来揭疮疤，这就沾染了汉人的恶习，让朕十分痛惜。昔日孔明杀了马稷，朕又为什么不能浑泪斩李级！”

雍正的话如金石蹦响，掷地有声，朱轼和鄂尔泰早就听得惊心动魄了。他们长跪在地说道：“皇上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使臣等顿开茅塞。请旨：应当怎样办理。”

“发旨给六部，让他们从速议处。李绂的名字暂可不提，但不要再观望不前。明日朕就启驾返京。”

“扎！”

皇上在承德发怒，弘时却在家里捣鬼。他把旷师爷叫来悄声问道：“都掐断了吗？”

旷师爷小心翼翼地说：“三爷放心，连聂公公在内，全部处死。铁头蚊跑到抱犊崮，我派人去杀他了。”

弘时那颗悬得高高的心，这才安定了下来。他拿出太监秦狗儿送来的

消息，将皇上和朱轼、鄂尔泰的谈话说了，并请教对策。旷师爷笑了：“三爷，上次学生让您赏这给秦狗儿三百两银子，您还觉得心疼。就这封信，您说它值不值一万？”

“我哪能那样小气？皇上宫规严厉，太监结交王公大臣的格杀无论！我是怕他万一说走了嘴，那可就要弄巧成拙了。老四他就不搞这一套，可他的消息却比我灵，也真邪性了。”

“三爷，您和四爷不一样啊！他早先就在先帝身边，又主持了这么多年的韵松轩，巴结他的人多了。里头随便一句话，他就什么都知道了，哪还用得着往外掏银子买消息？”

弘时不想多说弘历的事，却目光幽幽地看着旷师爷说：“这次，李绂就要倒大霉了！这件事还牵扯着八叔等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其实，李绂和八叔根本不是一路人，而且他的人品文章比田文镜高上十倍，太可惜了！”

旷师爷说：“真正倒霉的还是八爷，因为皇上最怕也最恨的就是朋党。八爷没有失势的时候，遍交朝中文武，这些人也都是出了名的读书人。所以，表面上看，他们的头脑人物都被圈禁了，可这个‘党’依然还在。不知三爷注意到没有，那次闹‘八王议政’乱子时，从头到尾，没有一言是针对八爷的，全是在拿着田文镜作法。在皇上的眼睛里，谁攻击田文镜，谁就是不满新政。所以，明面上皇上是在护着田文镜，实际上是在护着皇上自己。您是了解皇上性子的，他老人家见了块石头还想踢三脚呢，怎么能容得这么多臣子和他离心离德？连他身上的病，也是由此而起的。”

“这可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应当怎样处置呢？”

“说来也很简单，不过就是两句话：一，狠打死老虎决不手软；二，坐定韵松轩拼命办差。您整治了‘八爷党’，就为皇上出了气，也顺应了皇上敌汽之情；而拼命做事，又迎合了他孜孜求治之心。至于四爷和五爷，礼尊之，诚布之，情爱之，心防之。反正大家都是皇子，比一比，看一看，看谁的孝心重，能耐大！”

弘时想了半天才又说：“我和弘历不能比呀，他现在又主管了天下钱粮和兵部的事，他……”

旷师爷一笑说：“三爷，您想得对。可是，您再想想，当年深得人望的八爷败了，而冷面冷心的‘办差阿哥’却夺得了天下。这里面的道理，您可以找出千条万条，可当时雍亲王始终处在机枢重地，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与您眼前的处境，不是一样的吗？”

弘时兴奋地大叫一声：“来人！给爷备轿。告诉账房上，西街口的那片房子，我赠给旷师爷了，让他们拨二十个家人过去侍候。”说完，他不等旷师爷辞谢，便出门上轿走了。

弘时本来是要赶往畅春园的，可走到半路又忽然想起，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看十三叔了，他老人家在父皇面前，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啊！他在轿里喊了一声：“停轿，转到清楚寺去！”

轿夫们“噢”地答应一声，便调转了轿头。这里离畅春园本就不远，不一刻功夫就来到了。但因为十三爷是住在寺里静养的，所以，他这个小院子里，就只有太监和宫女，而没有闲杂人等。弘时熟门熟路地推门而入，一挑门帘就进了房内。他上前一步，对着躺在病榻上的允祥叩头说：“十三叔，侄儿给您老请安来了。”

允祥的儿子弘皎也在一旁说：“父王，弘时三哥看您来了。”

允祥勉强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弘时说：“哦，是你来了。难为你这么大热的天还想着来看我，快，起来坐着吧。皇上就要回来了吗？我听方先生说了。可惜的是，这一次我可真帮不上他的忙了。”说完，他轻轻地咳了一声，就又闭上了眼睛。

弘时面对这位叔王，真是百感交集呀。曾几何时，他还是朝野人人称赞的‘侠王’，谁能想到现在却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了呢？他对弘皎说：“我不是告诉过你，让你去请贾神仙来看看的吗？你怎么还不去？”

“三哥，你今天来得正巧，贾神仙马上就到。”

他们这儿正说话，却听病中的允祥突然说：“来了，来了，他没有食言，真的是来了。”

此时就听外头一个太监说：“神仙爷，请您这边走。”说话间，那位贾士芳已经进到屋内。他还是以前的那身衣服，也还是那个打扮，但大热的天，他从外边进来时，脸上却是滴汗全无。只见他俯身走向允祥轻声说道：“十三爷，贫道稽首了。您的病其实是不相干的，这会儿已经好了些了，是吗？”

“是，我好像晕得不那么厉害了，眼睛似乎也明亮了许多。”

“不是似乎，其实是您心明了，自然也就眼亮了。您的胃气不展，饮食有亏呀！想不想吃点东西，比如说桂花糕什么的？”

“桂花糕？”允祥眼前一亮，竟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啊，真是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它？快，给我拿桂花糕来，你们快着点不行吗？”

弘皎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在过去的三天中，父王只是喝过两小碗粳米粥，可现在竟闹着要吃桂花糕！站在一旁的贾士芳含着微笑，看着允祥连吃了两块桂花糕，又要过一杯水去，竟然也是一饮而尽。吃罢，喝完，允祥微笑着对贾士芳说：“谢谢你，总有两年没有这样畅快地吃东西了，你是怎么捣的鬼，也没见你烧符念咒呀？”

“十三爷，《道藏》三十六部，共有一百八十六万六千七百八十卷。万道通幽，怎么能以一格拘之？那种故作姿态，装神弄鬼之辈，不过是入了道家的下乘罢了。十三爷您如此精明的人，也被他们哄弄了。哎，你想不想起来活动一下？”

“想，怎么能不想呢？”

“能不能做到呢？”贾士芳又问。

“恐怕不能。”

“您能的，一定能。人人都会走路，怎么英雄一辈子的十三爷却不会走了呢？来，下地来吧，您能走的。”

一百一十六回 逞淫威千人大起解 怀深仇恶语对情人

随着贾士芳的鼓励，允祥真地试着下了地，而且稳稳地站住了：“我起

来了！”允祥惊喜地大叫着。他又试着向前走了两步，竟然脚步平稳如常。他高兴地笑着，喊着：“哈哈哈哈哈……我又能走路了，我又能为皇上办事了……”

房中的人，全都惊呆了。弘皎翻身跪倒，冲着贾道士一个劲儿地叩头。他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在一旁看呆了的弘时上前一步说：“贾仙长，皇阿玛也是有病在身，您能不能去瞧瞧呢？”

贾士芳没有作法，也没有请神，就把沉痾在身的十三爷救活了。在场的人无不惊奇，连弘时也看呆了。他当场就提出，要让这位道长去给雍正皇帝看看病。贾士芳却说：“世上的一切，都讲究缘分。皇上的病如果能治好，他自然会召我进宫的。但他要是压根就信不过我，我就是去了也还是束手无策。”他回头又对十三爷说，“请爷注意，贫道乃闲云野鹤之人，我从来是不愿受一点儿约束的。我劝十三爷也消散一些，比如，你想吃药就吃两副，不想吃也可以完全不吃；想走动，就出去走一会儿，不想动你就歇着；想吃什么东西，就吃一些，根本用不着忌口。这也忌，那也忌，都是庸医们的胡说八道。好了，您大安了，贫道也该告辞了。”说着就走出了房门。

贾士芳离开清梵寺时，弘时一直在他身边跟着。这时他掏出身上戴着的金表看了看时辰，随即就送到贾士芳面前说：“回头怡亲王这里必定有重礼谢你的，我却无物可赠。只有这块金表，是个稀罕的物件。捐给你，好吗？”

贾士芳一笑说道：“多谢三爷了。不过我们出家人最是懒散，这东西对我没用。三爷，我心里清楚得很，你不过是想让我给你推推造命。其实，君王公侯命系于天，谁又能动他分毫呢？只要你敬天守命，即使有所克制又有何妨？眼下郡王正在熏灼之时，因时导势，祺祥自在。”说罢，便飘然而去了。

弘时听他这话说得不着边际，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含义，便也只好以一笑付之。他进了畅春园，一眼就看见这里有许多臣子部在敬候着他。他向众人略微看了一下便说：“叫顺天府尹汤敬吾进来。”

汤敬吾还没有说上话，上书房就派人抱来了一大摞文书说：“三爷，卑职是从露华楼来的。这上面的折子，张相和方先生都看过了，连同方先生作的摘要，都夹在里面，是要用加急报到皇上行在的。上头划了圈儿的，都是要紧的奏议。张中堂还特别关照三爷，请留心看一下保定胡什礼的折子。”

“哦，你放在这儿吧。”回头对汤敬吾说：“老汤，你先坐，我看看折子。”他拿起这些折子一看，除了外省申报灾荒的之外，几乎全是在议论着田李之争。那上面方先生的批语是：“实心玉事者自有公论，党援私结之风断不可长。”他正在看着，那个从上书房来的章京又说：“禀三爷，废太子允礽病危，张相和方先生已经约了宝亲王一齐去探视了。”

弘时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妒忌之意。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呢？是不是有意地要瞒着我？他烦恼地一挥手说：“你去吧。”可刚回头又见图里琛走了进来，一见面就抢先说：“天气入暑了，军用的凉药还没有发下来，连夏装也不够。有的营里已经传上了病，而军士们却都在骂娘。还有人因上街买药，互相打起架来的。我已经处置过了，但该发的东西还是要发的。请三爷发个话，奴才就好办事了。”

弘时说：“这件事，我马上就叫户部办理。你别忙着走，我还有一件差使要让你来办。”

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禔的囚拘，一向是由你们来管的。他们犯的是抄家罪，可还带着家眷，用着太监和奴才，这未免有点太舒服了吧。有的太监，比如何柱儿他们几个有头脸的，还常常在外头传说些宫闱秘闻，招惹是非。就按他们现在的罪过，也不宜留在京师了。这件事你们要马上办好，不能再拖延了。”

图里琛是个细心人。他知道，这三个府里的太监除了已经走过的，现在还留在京城的就有一千多人，要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更多了。他问道，“三爷，奴才斗胆问一下，此事请过圣旨没有？宝亲王在韵松轩时曾经说过：凡与阿其那等人有关的大小事情，都要请了旨意才能办理的。”

弘时不高兴了：“这是处置他们的家奴嘛！我又没说让你们动阿其那的一根汗毛，值得你大惊小怪的吗？这件事，明天一早就办。我给你写个手令，出了事，我担着！”

图里琛一听这话就知道了，弘时并没有得到皇上的旨意。他心里犯嘀咕：把允禔他们几家的奴才全都撵出京城，像这样的大发解，弘时不请圣旨就办了，这位三爷可真够大胆的。

想了一下他说：“三爷吩咐，奴才当然应该遵从。可这事太大了，是不是应当请旨后再办……”

弘时一听这话就炸了：“我现在还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能就这样干等着吗？你是九门提督，也有直奏之权嘛。你想想请旨，我不拦着你。这事就交给你和汤敬吾了，你们看着办，我也不想再说一遍了。”

图里琛挨了训斥，只好同着汤敬吾一齐出来。他赌气地说：“有他担着，咱们怕的什么？就给他办！”

胡什礼的折子里说的却是另一件事。他说：李绂曾经筵请过他，说“塞恩黑罪不容诛，做臣子的不能叫皇上为难。你老兄管着这件事，何不一了百了呢”？弘时心里一动：哦，李绂要杀掉九叔，可又不想沾上血迹。这事你想得也太美了，在我这里就说不过去！

次日一早，弘时的令旨就传到了允禔等人的府第。消息传出，整个京城都全被震动了。

这三家的太监、家奴连同他们各家的眷属加在一起，足足有三四千人啊！一句话，就限时刻全部递解出京，这可真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起解！要加上押送的兵士，少说也有五千多人。这些人被迫离开京城，一家大小，哭的，闹的，骂的，却又被身后的无情棒催着，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连京城的百姓看了这场面，竟也有陪着掉眼泪的。

可是，官场里却和百姓们不同，他们是在细心品味和猜测：嗯，这主意一定出自皇上，他就要加重对允禔等人处分了。于是便纷纷上书，弹劾允禔等人。也有人列举了自古以来大义灭亲的例子，建议说：对这些罪大恶极的人，绝不能宽纵。这些奏折在几天之内，就从几十份，迅速增加到了上千份。张廷玉和方苞两人，突然看到这么多的奏章，又说的全是同一件事，他们俩可坐不住了。方苞来到张廷玉办事的露华楼上，笑着说：“大王之风一夜，云树骤起波澜啊！我刚才问了一下园子里的太监才知道，这是韵松轩那边下的命令。这场风的‘青萍之末’，也就在他那里。”

张廷玉不出声地望着窗外，过了好久才冷冷地说了一句：“三爷真是好大的魄力呀！”他正要往下说，就看见诚亲王允祉已经走了上来，他一坐下就说：“唉，真是可气，京城被弘时这小子闹得越来越不像话了。刚才我进

园子时，正好碰上了老八的福晋。她仗着娘家的势力，要到你们这里来哭闹，怎么也劝不住。最后，还是我答应从我府里拨去二十名太监侍老八他们，这才算把她打发走了。”

方苞和张廷玉二人，处在皇室角逐之中，此时说什么都可能获罪，也只好相对无言。过了好久才听允祉说：“皇上口銮的上谕已经到了，是先送进上书房的，老十六转给了我。我在上书房顺便查了查上书房和军机处的档案，皇上对发解这三个府的人并没有旨意，弘历也不知道。弘时这样做事，是不是太孟浪了一些呢？”

方苞和张廷玉还是不肯说话。弘时做事孟浪，这是不言自喻的，但谁能担保他不是奉了皇上密旨呢？眼见得一夜之间，风向大变。朝野上下，群起而攻“八爷党”。他们知道，即令是弘时把事情办错了，皇上也绝不会替允禩说话的。皇族夺嫡遗风和朝廷上政见之争，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况且还有人在袒护田文镜，攻评李绂。谁还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呢？

允祉看着这种情形，真是想哭都哭不出声来。他冷冷地说：“皇上定于六月初七辰时到京，你们告知礼部，让他们准备接驾的事吧。我现在就去向弘时传旨，顺便也告诉大家一声：弘历将要主管户部和兵部的事，凡有关这两个部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转到弘历办事的会琴轩去。”

张廷玉问：“那么其余的折子，怎么呈转呢？”

“仍旧转到韵松轩去。”允祉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去了。

偌大的露华楼上，就只剩下方苞和张廷玉二人。他们俩一个是宦海老相国，一个则是帝室里的首席文案，又都是胸中城府和文章包罗万象、老辣深沉到了极处的人。但此时此地，他们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很长时间，方苞才突然说：“廷玉，那个号称‘孙大炮’的孙嘉淦就要回京来了，而且晋封了‘都御使’。他可是个敢言之臣哪！”

“那也要看看再说。有一种人，当小官时敢说敢为，但一旦当上了大官，可就又是一副嘴脸了。”

“不不不，孙嘉淦大概不是那种人。他上次出京时，我去送他。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方先生，请您记住我现在说的话：我是身负大罪，又逃脱了天罗地网的人。我为父报仇已经尽了孝，如今要为君分忧，当个忠臣了。忠臣也有个不好处，常常会让皇上误会。将来我如果死于刀下，请把我这话原原本本地奏明给皇上，我死也可以瞑目了’。从他的这话看，他还不至于是那种见风就倒的人。”

张廷玉思忖着说：“弘时这位爷不好侍候啊！我们身边，也真得有孙嘉淦这样的人，就因为他敢说真话。”

方苞没有答话，却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皇上在去奉天之前曾经交代过，‘弘历虽不在京，但你们还要和从前一样，他的旨令都应该一体照办’。可皇上言犹在耳，就又任命弘时当了日常朝政的总管，而弘历又只管着户、兵两部。是弘历失宠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他的目光一移，突然看到了张廷玉案头上放着一个“虎符”，那是刚刚铸好了要赐给岳钟麒的。啊！皇上在承德接见了蒙古王公，又委岳钟麒以重任，莫非他已经在想着兴兵讨伐阿拉布坦了吗？假如真是这样，弘历身兼户部和兵部两项差使，征调天下钱粮，布署武官将弃，那不还是天字第一号的重差吗？！

这时，就听张廷玉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办差不怕，吃苦更不怕，最怕的就是上边没有主见，怕的是天下多变啊！”

方苞已经想通了，他说：“不怕！你瞧着吧，皇上不是个轻易就会变心的主儿！”

方苞看得很准，雍正皇帝确实是说话算话的。皇上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乔引娣就由高无庸领着来到了允禩府里。因为皇上对允禩还没有什么处分，只是让他在家闭门思过。但这“闭门”二字的含义，却是要他断绝和一切人的来往。引娣出宫之前，雍正还专门对她说：“你去他那里看看吧。他是犯了国法的人，又和阿其那是一党。如今朝廷上下，都正在上折子议他们的罪。你若真是爱他，就劝他安分向善。苦海虽然无涯，但只要他肯改过，就还有兄弟相和重归干好的那一天。但他若是执迷不悟，硬要对抗到底，那朕也不能因私而废公！”说这话时，雍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引娣，那种爱怜、惋惜，那种带着深深期盼的沮丧，使引娣心里好一阵难过。她自己突然惊异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不是用敷衍和应付的心情来对待这个年纪几乎比她大了一倍的皇帝了。

十四爷府还是原先的老样子，他们来的时候，允禩正坐在池清边上钓鱼。高无庸知道十四爷的脾气，不敢用“接旨”的那一套老规矩，生怕惹翻了这个天不怕地也不怕的十四爷。

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地说：“十四爷，奴才高无庸给您老请安来了。”允禩回头只膘了他一眼，便问：“什么事？”

“奴才奉了万岁的旨意，瞧瞧爷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没有……”

“唔。”

“奴才听万岁爷说，他刚刚在奉天见到了外祖公乌雅老王爷。老人家身子康健，几位舅老爷和姨妈们也都很好，他们也都让给您带好来呢！”

“唔。”

“如今京城里出了很多事，隆科多昨天刚回到京里就被圈禁了。还有不少官员都上表请求处置八爷九爷十爷和……”

“唔。”十四爷还是不说话。

高无庸说：“万岁的意思，是想让十四爷您挪个地方，住到咸安宫里去。万岁说：咸安咸安，大家平安……”

允禩“唰”地把鱼杆扔进水里，站起身来正要发作，却突然看见了躲在高无庸身后的乔引娣。他一下子就愣在那里，脸色也变得苍白了。

这两个曾经相依为命的苦人，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形下又重新相遇。他们的心里，既有着说不出的思念，又有道不明的疑虑。引娣早已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冲上前去，跪在十四爷面前，只叫了一声：“十四爷……”，后面的话便全被哽咽住了……

允禩膘了一眼引娣，却立刻又转向了高无庸，严厉地问：“你说的那个八爷，大概就是阿其那吧？他如今又招惹了什么是非呢？他已是圈禁待死的人了，雍正还不肯放过他吗？”

高无庸吓坏了，他一眼看见允禩还光着脚站着，连忙跑上去跪在允禩身边，小心翼翼地替他穿上鞋子。这才又说：“爷知道，奴才是个什么东西，能知道多少事情呢？不过奴才听主子说，您和八爷他们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就不会让您搬到咸安宫去住了“喏！真新鲜，我和老八他们还不一样？他大概是想着我和他还是一个娘的缘故吧。你传话给你们的皇上，除死无大事！瞧我这身板，比在前线打仗时还结实。我吃得饱，养得壮，就等着上西市了！”

你还可以告诉他，别那么小气，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一样。留下

我自己，他难道就不怕我翻墙跑了，到外头啸聚山林扯旗造反吗？”

一百一十七回 重结辮引娣痛别离 疗圣疾金殿祈雨来

高无庸吓得一声也不敢再说了，就在这时，乔引娣来到允禩面前，哭着说了一声：“我的爷，可真让您受苦了……”

允禩的心里直如翻江倒海一般。刹时间，山神庙风雪相遇。贝勒府拥膝操琴，马陵峪凄风苦雨中的生离死别，都一一重现在眼前。面前的这个女子，从前曾给过自己多少温存和安慰呀！在多少烦闷之夜里，她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坐在自己的身边，或在灯下挑针刺绣，或在园中对月吟诗。而如今，她却被生生夺走，侍候了自己的政敌！他觉得自己心头有一股酸溜溜地味道，便讥讽地一笑说：“啊！这难道就是昔日的乔姑娘吗？瞧你，竟然出落得这么漂亮，这么俊俏了。真该给你贺喜呀！哎？你怎么还穿着这样的衣服？哎呀呀，这雍正也太小家子气了，难道就不能给你一个封号吗？我现在是不是该叫你一声‘嫂夫人’呢？”

十四爷允禩的冷嘲热讽，引娣根本就没有听出来，她早已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了。皇上只肯给她一个时辰，她要 and 十四爷说的，又有多少话呀！此刻，她望着允禩的面孔说：“十四爷，奴婢瞧着您还是从前那样……您要想开一点，皇上也许不像您想的那么坏……”

“嗨！真是有了长进，也有了出息了。看来，你活得还满得意的嘛！雍正封给你了什么名号？是贵妃，是娘娘，还是别的什么？起码也得给你一个嫔御什么的吧？”

乔引娣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允禩，她轻轻地，也是颤声地说道：“十四爷您……您信不过我吗？我还是原来的那个乔引娣，我也从没有做过一点儿对不起您的事！”

“盯着我的眼睛！”

“什么？”

“我叫你盯着我的眼睛，不许回避！”

引娣抬起头来，注目凝望着曾给过她无限情爱的十四爷。她的眼睛里，有诧异，有爱恋，有痛苦，也有忧伤，还有纯真和勇气。但是，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与羞涩。两个同命运，又不同遭遇的人，就这样互相看着，看着。突然，允禩低下了头，发出一阵像受伤的野狼般的嚎笑：“你，你这个贱人！我早已把你忘掉了，你为什么还要来看我？既然你对我有情，当时为什么不能为我殉节？你呀……”

几个守候在门外的太监听见这喊声，连忙赶了过来。可是，他们刚一露面，就马上又缩了回去。乔引娣听任泪水夺眶而出，却紧紧地依偎在允禩身边说：“十四爷，我实在是想你，这才请求皇上让我看你来的。我没有死，

也不甘心就那样自己寻了短见。皇上待我很好，他没有欺负我，我自己也觉得还有脸面，也有指望能够再见您一面……”

允禩怔怔地看着面前的湖水说：“指望？我还有什么指望？我原先就不该生下来，更不该生在这帝王之家！”

引娣惨笑着跪在允禩身边说道：“爷，您就不能忍着点儿、耐着点儿性子吗？爷一定能跳出这囚坑，这牢笼的。等您的灾星退了，您不还是人上之人吗？”她简单地说了自己在宫里的情形后又说，“听说八爷的奴才们还在外边嚼舌头，朝廷下旨把他们全都发到边疆去了。万岁说，这样做是为了天下安宁。谁如果真要把他逼急了，他也就只好担上这杀弟的恶名了。十四爷，他是说得出，也能办得到的呀。爷和八爷他们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您何苦要跟着他们背黑锅呢？您就不能听一听您的引娣的话吗？”

允禩所以要这样和雍正死死地顶着，说到底，也只是为了一口气。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明白，八哥表面上对他很好，心里头却时时都在提防着自己。那里头的弯弯绕，也并不比雍正少。自己单枪匹马的，为他们卖的什么命呢？想到这里，他那一腔热血，全都化成了冰水。

他心灰意懒地叹了一口气说：“唉，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好吧，我认了！”

“爷能这样想，也是爷的福气就要到了。”引娣猛然抬头，看见高无庸已向这边走来，她心里一阵酸楚，哽咽着说：“爷，您的发辫松了，让奴婢再服侍您一次吧……这一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她口中说着，手下已经把允禩的发辫打开，细心地梳拢了，又打好了辫子。然后，把自己头上的一根蝴蝶结解下，亲手挽在了允禩的辫子上，这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

高无庸看得呆住了。他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慢慢地走上前来，向着允禩施了一礼说：“十四爷，时辰不早了，奴才要领引娣姑娘回去了。”

突然，从天上到地下的一切，都好像静止了。允禩和乔引娣心里都是微微地一颤，引娣向她敬爱的十四爷福了两福说道：“十四爷，您好好保重自己吧。奴婢……我要回去了……”

“还能再来看看我吗？”

“爷等着吧，只要奴婢还活着……”

允禩突然转过脸去，命令似地说：“走走走，快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乔引娣回到畅春园时，一个小宫女春燕告诉她说，皇上正在梵华楼赐筵，与筵的是一个什么大将军。她又说：“在畅春园门口，还有一个山西人在打听你。这人大约有十六七岁的样子，说他姓高，和你是同乡。你知道，私自会见宫外的人，是犯着宫禁的。守门的张五哥是个好心人，给了他十五两银子让他走了。”

引娣想了又想，在自己的记忆中，从来也没有个性高的亲戚呀。可是，那宫女的话，却勾起了她的思乡之情。从离开家乡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七年年头。开始时，她日思夜念的就是自己的娘老子。可后来却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卷进了皇上和十四爷的感情纠葛之中，从此竟连家也都忘记了。此刻，娘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晃动，引娣的心像被针刺着了一般，面孔也变得十分苍白。这个自己从不认识的姓高的，究竟是谁？他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从远处走过来几个人，像是十三爷和方先生，他俩后边还跟着一个身

穿黑衣的人。引娣现在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话也不想听，便对那小宫女春燕说：“我头晕得很，就在里头歇一会儿。万岁要是问着，你替我禀告一声好了。”说罢，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她躺在床上，却又不能入睡。辗转反侧之下，更是越想越苦。泪水悄悄流下，满枕头全都打湿了。

那个小宫女说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征西大将军岳钟麒。十三爷来到这里时，他已用过了皇上御赐的膳食，在和皇上等人一齐说话了。允祥照规矩给皇上行了大礼，皇上却高兴他说：“十三弟，多时不见你这样精神了，朕心里着实安定了不少。朕也早就说过，你进来见朕是不准行大礼的，你怎么不听呢？快，都坐下来吧。”

允祥走上前去，拍着岳钟麒的肩头说：“钟麒大将军，你怎么活得这样结实？我小的时候见你时，你就是这个模样，现在竟然一点儿都没变，难道你是吃了长生不老的药吗？”

岳钟麒笑容可掬地说：“十三爷，您取笑了，奴才怎能不老呢？奴才在外头一直惦记着您，听人说，您病得很重。现在当面看起来，竟是一点也不相干！只是面容稍稍有些清减而已。十三爷，您还得好好保重啊！”

雍正的心情今天特别地好，他高兴地说：“平常日子里，说要开个御前会议，连人都凑不齐。今天可真好，所有该到的人全都来了，朕心里实在是满意。岳钟麒刚才说，去年四川稻子大熟，是百年不遇的好年景。还说，圣祖爷亲自培育的‘一穗传’双季稻，也比平常年景多收了两成。他如今是兵精粮足，厉兵秣马，单等朕一声令下，就要挥师西进了。朕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能不兴奋吗？”

岳钟麒的脸上泛着红光，他底气十足地说：“四川的存粮足够一年的军用。奴才身受两世国恩，不敢不用心练兵。到秋天新粮下来时，奴才再请万岁从李卫那里调拨一百万石粮，就可移兵西宁，待来春草肥时击鼓西进。策零阿拉布坦不过是个跳梁小丑，他挡不住我天兵讨伐的。”

雍正笑着打断了岳钟麒的话说：“今天咱们不议军事。朕怎么也想不到，十三弟竟然康复得这样快。十三弟，这位想必就是你说的贾先生了？”

贾士芳进来时，是随着大家一道被皇上“赐座”的。现在听皇上问到自己头上，连忙跪下叩头说：“道士草野黄冠，圣化治道之余流而已。不敢谬承‘先生’之尊号，皇上过誉了。”

雍正却不冷不热地一笑说：“只要有真本领，就称做先生又有何妨呢？请问你的道号怎么称呼？”

“贫道道号紫微真人。”

“啊，好大的名字！”

贾士芳连连叩头说：“贫道自生人世就命犯华盖，父母有缘得遇异人，才得以《易经》演先天之数点化。我若不从道，则将克尽全家七口，自己也将沦为饿殍。如著舍身三清，则为紫微星前的执拂清风使者。所以贫道从三岁时起，就斩断人间尘缘，上了江西龙虎山，师父又替我取名叫‘紫微’。贫道虽有些小术小道，其实盛名难符，常自愧作，畏命而敬数。”

所以，这道号是从来也不肯对外人讲的。”

“哦，原来如此。那个替你推造命的人是谁呢？”

贾士芳把头在青砖地上碰得山响，却始终不说一句话。雍正知道他这是不愿意说出来，就叹了一口气说：“既不能明言，也就罢了。你很有些本领，也治好过不少人的病。怡亲王和李卫的咳喘都经你治得大有起色，他们

也都夸你是位有道之人哪！”

“啊，那是怡亲王和李大人自身的造化，又托了皇上的福份，贫道不敢贪天之功。”

岳钟麒早就想走了。他是因为吃了皇上赐的御筵，才跟着进来谢恩的，怎么能在这里听道士这天南地北的胡扯呢？这时，见皇上有了话缝，便连忙起身说：“回皇上，奴才营里还有点小事要办，六部里也要去走动走动。主子要是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就要告退了。”

雍正笑笑说：“好，你去吧，我们不能耽误了你的军机重务。有些事情，不一定非找朕来说，宝亲王就能够作主。就是你们的见地不一，也可以商量着办嘛。你下去吧。”

雍正突然换了一副脸色，对着那贾道长说：“不过，你说得虽然动听，朕却不能全然相信。既然朕是真命天子，又洪福齐天，可为什么常年身热不退，困倦难支，而且下颏上常出疙瘩而又久治不愈呢？廷玉，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张廷玉决绝地说：“回圣上，老臣压根就不信！”

贾士芳却磕着头说：“万岁，贫道初覲天颜，胆气不壮。皇上若能赐酒一杯，则贫道即可立解皇上的病痛。”

雍正吩咐一声：“高无庸，叫引娣端一杯酒来给他壮胆！”

乔引娣原先在房内坐卧不宁，又听说来了个法术无边的道士，便也想跟着看看稀罕。此时她听到传唤，连忙从里屋出来，端了一小杯御酒，送到道士面前。贾士芳定睛看了她一眼，才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又定神看了一下殿中诸臣才说：“皇上，请恕贫道直言。这紫禁城和雍和宫中，都有一些戾气，久久不散，像是有不得血食的冤鬼作祟。戾气冲犯帝星，自然就对龙体有碍。皇上如能以祭奠血食发送了它们，您的元气不受损害，就会很快康复的。”

雍正死死地盯着贾士芳问：“什么怨气、戾气的，你说得详细些。谁错杀了人？杀的又是什么样的人？”

“贫道术数有限，天眼法术也同样有限，不能说得太详细了。但皇上在紫禁城不如在畅春园安宁，在畅春园又不如承德，而承德则又不如奉天。若是如此，贫道就说的不假。”

雍正低头头想了想，还确实不错。张廷玉却在一旁笑了起来：“皇上，这大内和紫禁城，早就住过十几代皇帝了。要说这里没有冤杀过人，岂不是笑话？”

方苞也笑着说：“道长，你说的什么‘戾气’，大概就是所谓的‘阴气’吧？几百年的古屋老殿，还能没有一点儿阴气？”

贾士芳知道，要想让这里人全都服了自己，不显点真本领是不行的。便说：“二位老大人说得极对。在下请问，皇上颏下那小疙瘩现在如何？贫道想为您施治，不知可行吗？”

“这次起了有五六天了，每天都要热敷，再有十多天就平稳了。你若能治，就试试看吧。”

贾士芳不再说话，却低下头去默默地念了几句咒语。他回过头来对张廷玉和方苞说道：“张相爷和方老先生都是识穷天下的一代大儒，难道不知大道之渊深，并不在口舌之间吗？方老左臂上有一个骨刺，每隔半个来月，就疼得不能举臂，这可是真的吗？”

方苞惊得睁大了眼睛：“对对对，确实如此。”

“贫道再问一下张相爷，您的长公子骑马时不幸摔伤，以致右腿行动不良，这事有吗？”

张廷玉一笑说：“这件事谁都知道，说它何用？”

“不不不，您现在回家去看看，他是不是已经行走如常了？”

这一下惊得满殿的人都瞪目结舌。雍正下旨说：“高无庸，你派人骑了快马去看看，贾道长说得可对。”

贾士芳冷冷地说：“这是张相处置家务不当所致，请您好好回忆一下，有没有不仁不慈之处？”

一言出口，张廷玉说不出活来了。他的二儿子张梅清，不就是因为和一个青楼歌妓要好，才被他打死的吗？想不到这个贾士芳竟一语捅到了他心中最疼处，他还能再说什么呢？张廷玉还在思索，就听贾士芳又说：“皇上，请您摸摸自己的下额，也请方老摸摸您的骨刺，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雍正和方苞正看得有趣，此时一摸自己的患处，竟然平滑滋润，连一点儿病痛都没有了！雍正惊得霍然起身，在地下走了几步，觉得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的心静气闲。他大声说道：“贾道长，你真是神仙，神仙哪！哎，方先生的病又是怎么得的呢？”

一百一十八回 废太子归去乘銮驾 雍正帝含怒斥佞臣

贾士芳叹了一口气说：“唉，方老乃是一代文星，他如果在家里著书立说，谁能给他罪受？可是，如今他身陷是非之中，坠入了尘俗纷争，他的机算阴谋遭了鬼神之忌。只是先生立足正直，所以才免了大祸，小示惩戒而已。”

方苞一想：对呀，我要是不到京城来，哪用得着管这些朝政以及皇家的是非呢？雍正却突然想到要再试一试他，便说：“刚才道长所为，说起来都是些小术小道。三清大道的宗旨就是济世救人。如今天下大旱，你既有通天彻地之能，何不求来甘霖，以济众生？若能如此，上天必记下你的功德。”

贾士芳却愣怔着说：“皇上一念之仁已经上达九天，下及三泉，何必让贫道再来乞雨？”

一言未了，外面明朗的天空中，突然飘过一片乌云。只见它迅速扩大，盖过了金殿宫阙，沉重地压在了人们的头上。又听隐雷滚滚，天光闪烁，一场倾盆大雨就要降临了！

殿外聚着的太监们一声惊呼：“雨来了，雨来了！这雨的势头可真猛啊！”

雍正笑对贾道长说：“你真了不起。高无庸！”

“奴才在！”

“礼送贾道长回观，派两个太监跟着真人在那里侍候。”

“扎！”

贾士芳去了，此时，漫天的密密浓云，轰隆隆雷电炸响，凉风习习中，暴雨倾盆，殿宇中已经变得黄昏一样的晦暗。望着外面的淙淙大雨，朱轼上前一步说：“皇上，据臣细心观察，这贾道士乃是一个妖人。他绝非善类，皇上万不可重用！”

听他竟然说出这话来，殿内众人都是一惊。朱轼却从容安详他说：“皇上笃信佛教已是不该，如今又信了黄冠，更是不妥。这些微末小术前朝早就有了，只因其不是治国安民之道，所以圣人才弃之不论的。”

他的话刚刚落音，允祥就接口说道：“朱师傅之言虽然有理，但他不能重用，却也不能不用。他现在既然能为皇上治病，又何尝不是上天要他来辅佐圣朝的呢？”

朱轼沉静地说：“十三爷说得是。臣的意思是，既要用他，又不能信用。朝廷上下更要加强警惕和防范。”

张廷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臣在侍从先帝时，圣祖爷也曾训示过这种事情。先贤伍次友老先生就曾劝谏过圣祖，他说：天设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为正统。儒，如同五谷可以养人；释道，则如药石，能够以小术辅佐治道。至于天下各处的符令通神之辈，却又是等而下之了。像贾士芳之流，皇上若把他们看作是俳优太监、阿猫阿狗之同类，也就没有大害了。”

雍正失神地看着外面的大雨在沉吟着。他刚才一心要封贾士芳来主持天下道观的心，已经凉下来了。

鄂尔泰也进来说：“皇上，奴才以为朱师傅和张相说得都对。说实话，奴才刚才也曾为这道士之能所惊骇。但细心想了一下，还是觉得有许多可虑之处。此人参透了天机，能治病救人固然是好，但能给的就一定还能取走。他既能治病，难道就不能致人生病吗？请皇上千万留意。”

方苞听了大家的议论却笑了：“医家所谓牛溲马溺、败鼓之皮皆可入药嘛。他既然能替皇上治好病，也就是个有用的人。诸公的话，我也颇有同感，戒备一些也是应当的；但也不要疑虑太重，杯弓蛇影的反而吓了自己。把他安置在长春宫原来丘处机炼气的那个宫院里养着，用到他时，就传他进来；用不着他，就让他自己在那里修炼。我们与他相安无事，岂不更好一些？”

雍正听了这话，心情才平定了下来，笑着说：“就依着方先生说的办吧。权当是养活一个御医，又有何不可呢？”他说着话问，一转脸看见引娣站在那里直发呆，便问：“引娣，你在想什么？”

引娣一惊，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大人们的话奴婢也听不太懂。贾神仙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用处呢？天下这么大，哪里有了灾害，就叫他上哪里求神。保住了年年丰收，省了大人们多少心思呢？”

雍正笑了：“照你这说法，只要念几句咒语，就能够天下太平，四海丰稔了。那皇天为什么还要降生下这天子君臣，又何必让这些文官武将们，都赖在朕这里吃闲饭呢？”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雍正却回过头来说，“不说这个贾士芳了。有几道诏谕立刻就要发出去，趁你们都在这里，就先议它一下。让弘时说，大家可以共同参酌。”

弘时和弘历都站在雍正皇上的身后。因为从康熙皇帝在世时起，就传下了这条规矩：在皇上与大臣们说话时，皇子阿哥不奉旨意，是不能插言的。所以，刚才别看贾士芳在这里闹得人人迷意乱，可是，他们俩却都站在那

里，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见皇上叫弘时说话，他才站了出来，先向父皇行了礼才说：“我要说的是关于阿其那等人的事。六部和外省的议论，大都已经报了上来。阿其那是结党乱政图谋不轨的二十八罪；隆科多则有大不敬罪五条——私藏玉碟、自比诸葛亮和将圣祖赐字贴在书房等，另外还有欺罔罪、淆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共计四十一罪。这些都已全部汇总，处分的决议不宜拖得太久了。”

他刚说完，雍正就笑着说：“弘时这话说得不清楚，他们也根本不是一回事。阿其那做的是皇帝梦，而隆科多则做的是权相梦。你们看怎么处置才好？弘时，你先说说自己的主张吧。”

弘时说：“儿臣以为，王法无亲。既然已经交部议处，就应该按大清律办事。阿其那和塞思黑以及允禔我应该处以凌迟；隆科多本应腰斩，但此刑已经废除，可改为绑赴西市明正典刑，但儿子又想，这几个人到底都还是天家骨肉，皇上又仁德布于天地，可否略微缓减一些。阿其那、塞思黑等和隆科多处以斩立决；允禔则令其自尽。这样就既顾全了国法，又顺应了人情。”他声音虽然不高，但说得斩钉截铁，而且有理、有据也有情。满殿的人听了，都是心中一惊。此时，外面风雨更大，也更增加了这里的诡异阴森之气。一阵狂风吹过，带着雨滴和寒气，穿过殿角，直透殿内，使所有的人都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弘历站出来说话了：“启奏皇上，这样的处分恐怕是重了一点。阿其那等有心篡位是实，但却没有露出形迹来。再说，从圣祖爷时，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也还算有情理可据。儿臣以为，如果穷治这些罪行，满朝的文武大臣，不知要诛连了多少人。所以，儿臣认为是不是可以这样分界一下：圣祖朝时，治他们的结党乱政之罪；而雍正朝时，则治他们不遵从人臣之礼的罪。至于隆科多，不过只是擅权奸妄而已。姑念他在圣祖宾天时护驾有功，高墙圈禁起来，作为人臣结党的一个鉴戒也就行了。可行与否，请父皇和众位大臣们斟酌。”

殿上的群臣一听他们的这些话，谁还能看不出来这哥俩之间的分歧呢？弘时早把这些事全都想好了，八叔那里既然已经得罪死了，也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隆科多却是一定要处死的，这老东西手里抓着自己的把柄太多，也太重。他只要活一天，弘时就别想得到安宁。所以，弘历的话刚说完，他就抢先说道：“这些人在交部议处之前，都已经软禁了。若无须重处，那么还交部议做什么？现在朝廷上下几乎是万口一辞了，要是再不温不火地放下来，人们将怎样说呢？群臣们会不会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虚张声势的恫吓，而皇上说的杜绝结党之风的话岂不是又落了空？四弟，你想过吗？”

弘历却没有被他哥子的威势吓住，他也立即反驳说：“交部议处的本身，也就是一种处分。阿其那的这个‘党’，早已是分崩离析了，它根本就动摇不了朝政！只是他们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以私恩和小意儿结交人心，有的人一时还看不透他们的真面目。这一番议罪，也使大家看清了他们。这样教而后诛，留点余地，不是很好吗？”

弘时却立刻翻了脸说：“什么，什么？你敢说这是父皇不教而诛？你好大的胆子呀！孔孟的书，写出来几千年了，难道他们都没有读过？”

雍正冷眼瞧着这哥俩在闹意气，笑了笑说：“朕这是在议政嘛，你们何必这样浮躁？十三弟，你觉得他们俩谁说得更有道理？”

允祥从来都厌恶阿哥们的政争。这次，弘时驱赶几千犯罪家奴的事，

他自己就近在咫尺。可弘时竟连一个招呼也不打，就擅自处置了，允祥一直心里不痛快。眼下他又看出，弘时是想再进一步地处置这些人，他可不能不说话了：“刚才说的这几个人，都早已是笼中鸟，落水狗了，处死他们就像拈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我看，皇上的意思，不过是让百官议议他们的罪行，也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一现原形罢了。杀不杀都无所谓，只要有了这一条，也就足够了。”

殿外雷声还在轰鸣着，雍正说话了：“弘时这次留守北京，办得让朕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撵走了阿其那党的几千党羽。不错，这些人虽是无权也无势的家奴，可是，他们的能耐却大得不可估量！他们有的是空闲，也天天都在造谣生事。他们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替他们的主子招摇过市，搅得北京城里没有一天不出乱子，也没有一天不生出新花样。这还在其次，更可恨的是，某些官员离开了阿其那的这个‘党’，似乎是不能活一样。阿其那虽然改了名字，可照样还是前呼后拥，照样还是在养尊处优。于是，这些个党徒们也就下不了狠心，不能和旧主子分道扬镳。他们还存着侥幸之心，还想着说不定哪天八爷还能卷土重来。”

所以，这放逐的旨令一下，弹劾的奏章也就铺天盖地全都递进来了。”

鄂尔泰听着皇上这话中之意，好像对弘时的估量有点儿太高了。便思忖着说：“皇上，臣以为，这些奏章里头，有真也有假。某些人的倒戈一击，不过是趁机转舵，他们的人品实在是不可取的，请圣上明鉴。”

“其实，有时候，假一些也是好的。”雍正看了一眼鄂尔泰说，“比如过去人们常常提到的那句话：‘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府一年的俸禄不过百把两，这十万之数是从哪里来的？还不都是吃的火耗？现在火耗都归公了，最肥的知府缺份，也不过才五千两。他们都纷纷上表说‘感沐皇恩’呀，‘竭诚赞同’呀。天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朕是不信的。你一下子就剥掉了他全部收入的九成半，他能够说你好吗？但这层纸还不能捅破，不道破真情，假的便也就成了‘真’的了。一床棉被遮盖着，如此而已。就像夏天，你就是扒光了衣服也还是热得不行。怎么办呢？谁见过光着身上大街的人？明知道穿上衣服是‘假’，可你还得把它当成真，也不能不穿衣服。因为只有穿上了它，你才是个‘人’。”

雍正这里正在长篇大论地说着，就见高无庸在外边伸着头。便厉声问道：“什么事？”

“回皇上，二爷……他，他不中用了，但还没有咽气……太医院和侍候他的人全都来了。”

雍正心里格登一下，便说：“让他们都进来回话！”

那个太医冻得嘴唇乌青，磕了头便结结巴巴地说：“前七天头里，我们就报了二爷病危的消息。太医院去了三个医正为他诊脉，昨天夜里他就三焦不聚，脉象也不可扶……”

“你是在显摆能耐，还是在报王子的病情！”雍正厉声斥责着，“快说，他现在到底怎样了？”

那御医吓得机灵了一下，又连忙说：“回禀皇上，王爷现如今已经是到了回光返照之时，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时辰……”

雍正点了点头，又问随同来的太监：“你们爷有什么话？”

“王爷他只是流着泪看着他的世子，没有什么嘱咐的话。他指着柜子上的经书吩咐奴才说：‘我死后，把经书全部献给皇上。皇上是佛爷转世，他

一生最爱见的就是经书……’。”

雍正正在心里头轻轻地叫了一声：“二哥，你……”他已是泪如雨下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一下子全都涌上他的心头。听着二哥这临终遗言，他更是五内俱焚。乔引娣自入宫以来，还从来没见过皇上这样伤心哪。她连忙拧了把热毛巾送了上来。雍正接过揩了一下脸问：“二哥早年的太子銮驾，现在还有吗？”

允祥回答道：“原先都在毓庆宫里封着，年代久了，有的地方已经裂开了缝。修补一下，大概还能用。”

雍正点头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安慰二哥的心！高无庸，传旨给毓庆宫，立刻启封，并把当年的太子銮驾抬到允初那里。在他咽气之前，一定让他亲眼看到。传话给允初，就说朕的旨意，他死后仍用太子之礼发送他。”

“扎！”

雍正断喝一声：“一个时辰内办不下这差使，你的寿限也就到了！”

“扎！”高无庸连滚带爬地跑了。

雍正沉吟了一下又说：“朕思念二哥，本来想自己亲自为他送终的，可是又不愿意让他以臣子之礼来待朕。弘历去也不大合适，因为马上就要说到岳钟麒进军的事了。这样吧，弘时，你替朕跑一趟吧。”

弘时听父皇这话音，似乎有点更看重弘历。但又一转念，这一去就是代天子亲临，身份也并不寒碜。便打了一躬说：“儿臣遵旨。儿臣想说一句：‘请二伯伯静养珍摄，早点用药也不是没有指望的。皇阿玛说，等二伯伯大安了，还要召您去玉泉山上品尝泉水呢’。儿臣觉得这样说，更能安慰二伯临终时的心。”

雍正脸上泛出了笑容：“嗯，很好。你去后，就守在他的身边，如果有什么临终遗言，就带回来是了。”

弘时答应着，在殿口披上油衣，匆匆地消失在雨幕之中。

雍正不再说话，他的心仿佛被紧紧地揪着似的，好像在这一刻间就苍老了许多。张廷玉在一旁说：“皇上，老臣以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昔日允初为太子时，昏庸无能，不忠不孝，先帝曾两立两废，仁至义尽而无以复加。皇上您全孝全悌，为臣子时，竭忠尽智以辅佐太子；为君王时，则又善保安养他。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帝君？允初能以天年告终，于圣化中归心向佛，应当说，他得到的下场是最好的。他已过天年，也不算夭亡，请圣上不要过于伤怀。”

雍正说道：“廷玉这话，足见你通明事理。回想起来，几十年稳坐太子之位的，被打翻在地；拼了死命又用尽心机想当皇帝的，偏偏一败涂地。这是为什么？这是天意！你们叫各部再议议阿其那他们的事，也可以暂缓对他们的处分。朕已经让过一百次了，也不在乎再忍让这一百零一次。胡什礼给朕上了折子说，塞思黑得了晕病，不思饮食；阿其那又拉肚子；二哥已快要死去；大哥疯了。想一想先帝的几个儿子，竟然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朕真不愿再去取了老八、老九他们的性命。但朕也绝不能以杀他们为讳，更不指望他们能够回心向善。

朕在这里先放下一句话：要么就保全他们寿终正寝；要么就是把他们明正典刑！至于后世的人怎样评价朕，让他们随便说去好了。”

鄂尔泰说：“皇上，臣有一言，既然有意赦免阿其那他们，何不也同时赦免了隆科多呢？”

哪知，他这话刚一出口，雍正就暴跳如雷地说：“你不要提隆科多这个名字，朕听见就恶心！像他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难道还指望朕会赦免吗？廷玉，你来拟诏：隆科多身为先帝遗臣，有托孤之重。为何不精白事主，却植党擅权，乱政欺君？！着他永远圈禁，遇赦不赦！”

大殿里静得出奇，雍正却突然转了话题说：“李绂极力地攻讦田文镜，料想着朕对他是信任不疑的，成则可以见功，败则能够成名。其实，朕早就看透了他，也十分讨厌他。你们议一下，该对他怎么办？”

一百一十九回 称万岁不能全做主 当皇子却可胡乱来

一听皇上又把矛头对准了李绂，大殿里就更是没人敢说话了。方苞轻咳一声，看了一下张廷玉。而张廷玉是李绂的老师，此时他只有回避，哪还敢再说什么呢？

雍正见大家都闭口不言，便笑着对张廷玉说：“廷玉呀，你不要为此不安。你素来都以公心待人，并不袒护门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嘛。张廷璐是你的弟弟，他伏法腰斩时，不是也没动你的一根毫毛吗？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吧，不要有所顾忌。”

张廷玉不得不说话了：“皇上明鉴，李绂素来守正，在职时清廉自律。他出事，臣实出意外。田文镜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而且卓有成效，李绂是不是有点儿忌妒呢？臣再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据臣看，李绂、孙嘉淦和杨名时一样，都是忠心耿耿肯办事的人。但李绂墨守成规，他只是不赞成皇上诸般新政措施，还没有见到他们结党营私之事。

就现在的情形看，说他呼朋招友，要共同谗害田文镜，似乎也显得证据不足。臣的心皇上是深知的，臣也不敢瞒着皇上。”

雍正却说：“哦？既然连你都没有看透他，足见此人心已深不可测！朕以为，他们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路人。这三个人也确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好名！不过，杨名时是一泓清泉，孙嘉淦则是一道瀑布，他们是绝对不一样的。李绂在朕的面前说话圆润，观望朕的喜怒，他在你面前也是这样的吗？李绂攻击田文镜时，所用的伎俩不同于别人。他貌似公正，却内藏奸诈。他的可怕更甚于别人，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他。”

下边的众位大臣一听这话，全都看不透了。皇上的话，看似有理，却过于挑剔。如果照皇上这话去想，那李绂就绝非“纯臣”，而只能是个功利之徒了。但李绂的清廉自守，他的刚正敢言，也是人人皆知的。皇上怎能但凭着“观望风色”，就给他定下了罪名呢？

乔引娣在这里侍候皇上时，曾经多次见过李绂。她也曾听到别人议论皇上时，说他心里苛刻，今天她可算是亲身体会到了。她想，像李绂这样的人夸好的清官，皇上还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天下还能有一个好人吗？

鄂尔泰进前来说：“皇上所言极是，李绂也确实有这些毛病。但依此定罪，却又显得牵强，就连胡什礼说的‘李绂想加害塞思黑’，奴才以为也不过是一面之词。李绂是国家重臣，轻而易举的就治他的罪，会引起天下震惊的。请皇上圣鉴。”

雍正一听这话，脸色马上就变得苍白了，他冷笑一声说：“你这话本身就欠思量！你是不是要说，朕是个‘轻易’就治人之罪的昏君吗？胡什礼与李绂素无怨嫌，他密奏这件事时，田文镜的折子还没有递进来，胡什礼怎么会凭空捏造李绂有罪？”

鄂尔泰却面不改色地说：“也许是胡什礼自己没有那个胆量，想借李绂来探听皇上的意图呢？”

“朕现在说的是李绂，而不是胡某人！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奴才压根就不认识胡什礼，但李绂的事却牵连了胡什礼。奴才的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只听一面之词。”鄂尔泰的口气严厉，毫不容让，“案情不明，应先审后断，这是谁都知道的常理。阿其那和塞思黑那么大的罪，皇上还说要慎重典刑呢。李绂这案子暂且放他一放，又有何妨？”

雍正“砰”地一下拍案而起，怒声喝道：“你你你，你这个忠臣，你给朕滚出去！到外头吹吹凉风醒醒神，再回来和朕说话。”

鄂尔泰恭谨地说了一声：“扎！”又看了一眼暴怒中的雍正皇上，低头趋步，就到外面雨地里跪着去了。

殿中众臣全都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正在好端端地议事，皇上怎么会突然发起火了呢？乔引娣更是纳闷：哎，这个鄂尔泰平常不是很老实的人吗？他怎么敢和皇上顶嘴呢？一时间，大殿里静得出奇，只有殿外那“唰唰”作响的雨声、雷声，不停地传进人们的耳鼓，震得人心里更不安宁。

站在一旁的弘历，是心里最清楚、也最明白的人。他知道，这是皇上因为不能处置允禩，所以窝上了心火。而要处置李绂又得不到众人的拥护，就更是火上浇油，这才拿着鄂尔泰在撒气；方苞和张廷玉他们。是和鄂尔泰持同样看法的；允祥虽是皇弟，说话也有分量，可已有很久不过问政务了，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来。这局面，正是用得着自己的时候，便陪着笑脸对皇上说：“阿玛，您是早就知道这个鄂尔泰的。昔年他还当着兵部司官时，就曾经顶撞过阿玛，阿玛也很看重他的这份人品。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一片忠心嘛。阿玛，您瞧瞧，外边的雨下得这样大，淋得时间一长，他会生病的。”

雍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叫他还进来吧。告诉太监，找身干衣服让他换上。”

允祥几年来从没有这样劳神过，今天他已是疲惫不堪了。他挣扎着说：“皇上，刚才所言之事，要办起来难哪！难就难在李绂确实不是贪官和脏官，和他同声气的官员们又这么多。这就鱼龙混杂，让人难以分辨了。恰恰现在攻讦田文镜的人又很多，而且又都是李绂的同年，这就使得他难逃这结党攻讦之嫌。臣弟看，人主御下，让臣子们能够各取其长而各弃其短，也就一通百通了。所以，臣弟看，无论是坐实他欲杀塞恩黑之罪，还是联络同年攻讦田文镜的罪，都暂且搁置下来，再看看，也再想想，不知这样可行？”

雍正听他说得这么委婉，本想马上同意的。可一想，他说的和别人不是全都一样吗？想了好大半天他却突然笑了：“唉，算了，算了。看起来就是当了皇帝，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就依了你们吧。不过，朕可要把话说到前头：今天所议之事，一句也不准向外透露。不然的话，朕可真是

要自专一次，诛他一个欺君之罪！”他一回头看见鄂尔泰已经换好了衣服走了进来，便笑着说：“怎么样，你淋的时间还不算太长，不妨事吧？你总不能因此就生了怨心的，是吗？”

雍正的这几句话，使鄂尔泰心里感到了温暖。他连连叩头谢罪说：“皇上知道，奴才就是这么个倔性子。皇上不怪奴才不懂事，就已是奴才的福了，怎么敢对皇上生了怨心呢？不过，李绂……”

雍正一摆手止住了他说：“李绂的事已经议过了，朕听从你们的。明日发旨叫胡什礼回京，有些事对证一下再作处置吧。”他又转过脸来向着允祥说，“十三弟，你刚刚好了一些，本来想让你早些回去的。可你瞧，事情一提起个头，就说起来没完没了。你这一会儿脸色不太好，外面又是急风骤雨的，就不要急着回去了。你先在这安乐椅上躺一会儿，等雨小了再走行吗？”

允祥却勉强支撑着说：“臣弟谢谢皇上的关爱，眼下臣弟也还能挺得住。皇上前些日子驾幸奉天，京里积了不少的案子，处置得不好，臣弟也是有责任的。”

雍正却没有再说这事，而是向在座的人说：“岳钟麒这次回京，是奉了朕的密诏。六部里除了户部尚书蒋锡廷之外，还谁都不知道。策零阿拉布坦的那个叫根敦的使臣，现在就住在北京。弘历已经买通了他的一个随从，也知道了一些内情。阿拉布坦正患着炭疽病，性命恐怕只有半年了。这次他所以派人来讲和，是看到自己的部落不稳，这里面还牵连着西藏和喀尔喀蒙古。我天兵在征讨准葛尔时，既要提防西藏方面，又要防着喀尔喀蒙古台吉坐收渔翁之利。说起这件事来，朕就有气。康熙六十年，允禩带兵进驻拉萨，小胜即止，纵敌逃逸；而年羹尧又让罗布藏丹增在眼皮子底下安然逃走，准葛尔部其实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说得难听一些，他们是自己拉了屎，却让别人替他擦屁股。他们养虎遗患，为党争小利，竟忘了社稷大义，实堪痛恨！”

皇上说到这里，一回头，见允祥已经十分疲惫，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跑了题。便马上拉了回来：“朕是这样安排的。根敦来京，朕暂不见他，由朱师傅与他周旋。兵事一概不提，而只说一个‘礼’字。”

朱轼马上就明白了，他笑着说：“好！皇上此计太妙了。他如果还不肯纳贡称臣，老臣就和他泡上了。等磨到策零一命归西之时，我们这里也全都准备好了。”

雍正点头说：“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俯首称臣，这一仗就非打不可。打伤了他的元气，再坐下和他论理说道。这样，我们才有平安可言。”

几个大臣明白了皇上的意图，都不觉兴奋起来。鄂尔泰说：“圣祖晚年时，我们曾有小胜，但打得不解气。年羹尧虽然胜了，可斩草没有除根，令人心窝火。这一次可不能让他再逃掉，一定要灭了他才行。”

张廷玉笑着说：“这次行动，是由宝王统筹全局的。您需要什么，只要给老臣打个招呼，我立刻就可办好。”

方苞也接口说：“老臣愿为岳将军专办粮秣供应。”

雍正皇上高兴地说：“众位臣工都一致效力，让朕很是欣慰。弘历和岳钟麒已经谈了好几天了。在边疆作战，运上去一斤粮。就要消耗掉二十斤，这一点不可轻视呀！当务之急是要选兵，朕意：河南、山东和山西三省各营里要选出六千精壮军士来。他们不但要弓马娴熟，还得会放鸟枪，得成为西征的先锋。但这事却不能明着干，兵部也不能派人去选。军机处就下个签子

吧，不管用什么理由都行，反正得马上办了个差使。”

张廷玉说：“这个容易得很。热河、京师善扑营调动一下防务，给各省下令让选调兵士来补充京师驻防，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事办了。”

弘历忙接口说：“还需要一万方木料。兵部和户部征集不便，也请张相和鄂相帮办一下。又要密，又要快。”

鄂尔泰略一迟疑就说：“征集容易，但要有个借口才行。”

雍正说：“下道旨意说，畅春园要扩大，朕还要再建一座圆明园，这不就行了吗？”

朱轼说：“皇上，车马宫室的建造，照惯例是应该从内帑支付的。公开征集，并且要动用藩库里的银子，有累皇上的名声，御史们会说闲话的。”

雍正笑笑说：“圣祖爷在世时不但扩建了畅春园，还修了避暑山庄。朕也有老的那一天，也需要颐养天年。向下边要这么一点儿小供奉，御史们要是看不惯，就让他们狂吠去吧，朕不理他！好了，不说这事情吧。今天议事的时间太长了些。你们都跪安吧。”

雍正他们在这里忙活，弘时也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了。轿夫们抬着这位爷，深一脚浅一脚地正往前走，眼瞧着就到自己的府门口了，却突然听到一阵丝弦鼓乐之声。弘时正坐在轿里迷糊着，忙问：“怎么回事，你们把爷抬到戏园子里来了吗？”

轿夫头儿连忙走上来说道：“王爷，已经到了王府门前了，哪里有什么戏园子？这里是庄亲王府，里头大概正在演戏呢。”

一听说十六叔这儿在演戏，弘时的精神头儿又来了。他一跺脚，大轿就停了下来。弘时走出大轿，门上的太监们全都跑过来请安问好。弘时从怀里掏出一把金瓜子来赏了他们，又问：“这里真热闹啊！都已是半夜三更的了，十六爷的兴致怎么这样好？”

“回三王爷，不但我们王爷，诚亲王爷、五贝勒都在里头呢。室亲王原来说也要来的，可临时又有事绊住了，只到了几位请客相公。我们爷说，这场戏，原来是准备着万岁爷祈雨用的。可现在雨已经下来了，不看岂不是白不看？就向万岁请了旨说，反正过不几天还要给太后老人家作冥寿，权当是一回演习吧，皇上也就恩准了。三爷既然来了，就进去消散一下吧。”

等弘时进到里边时才发现，今天在这里唱戏的，是京城名角葛世昌。他知道，此人是生旦净末丑，昆乱不挡的名戏子，样样都拿得起来。可是，当他走进屋里时，见那个葛世昌唱的是小旦，另外还有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在唱着老生。他走到近前才看清了，原来这位扮老生的，竟是自己的三伯诚亲王允祉！又向边上一瞧，十六叔允禄身兼二任，正戴着髯口在打着鼓板。那个扮了花旦的却是十六叔允礼的儿子弘庆。他悄悄地坐在一旁看着。说话间，戏已演完了，允禄边摘着髯口边说：“葛世昌，亏得你还是个名角，戏里的那个‘书’字，是念‘输’的口白吗？”

允祉正在卸妆，说：“老十六，你别和他说那么多。这小粉头念错的地方多呢？我早就听出来了，可就是不说他，等着吧，等他在皇上面前丢了丑，那才好玩儿呢。”

那个葛世昌一听这话不干了，他踏着台步，扭扭摆摆地走到允祉面前，又是飞着媚眼，又是撒娇地说：“三王爷，您真狠心。您怎么能舍得让奴婢丢人现眼的呢？”正说着间，他忽然又看见弘时就坐在那里笑，便立刻又跑到这边来说，“哟，是三爷呀，吓了我一跳。您什么时候来的，奴婢为什么

一点都不知道呢？”

弘时笑着在他的屁股上拧了一把说：“葛世昌，瞧你这身段，真比我的四福晋还要俊。

怎么样，有空时我请你到府里，咱们大战三百回合好吗？”

葛世昌忸怩着说：“爷说的哪里的话，奴婢怎么听不懂呢？再说了，同着这么多大人，奴婢就是想答应也不敢启口呀！”说话间，他全身都靠在弘时怀里了。

允祉笑看着这个真男人、假女子的表演，浑身上下都无处不合意。他说：“哎，葛世昌，你这才算找对人了。三阿哥是咱们朝廷上的大当家，他比弘历的权势还大哪！你谁也别找了，就赖在他身上，保你满意。”

“什么事？”弘时色迷迷地问葛世昌，“是不是想和爷说说悄悄话儿？”

葛世昌又飞了个媚眼才说：“爷，你真坏，奴婢是有正经事求你的嘛。你说句话，给我的表哥弄个差使当当，比如说：让他当个常州知府。行吗？我的好三爷。”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

葛世昌高兴坏了，坐在弘时怀里又拧又扭又亲又笑的。弘时说：“爷可不想太便宜了你的什么表哥呀？我要你和爷……”说着，揽过他来，在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直说得葛世昌满面羞红，这才放开了他。

一百二十回 俞鸿图得道便受贿 岳钟麒母子沐皇恩

此时，就听一个人说：“哎，葛世昌，来一出《后庭花》怎么样？”

“什么前听后听的，奴婢不懂。”

弘时随手捏了一下葛世昌的屁股说：“傻孩子，后庭花就是你的……这里嘛。这下你该懂了吧？”

人群里立刻响起了一阵淫荡的笑声……

废太子允礽死后第三天，尹继善和俞鸿图同路同时回到了北京。尹继善是回京述职来的，而俞鸿图则是完差缴旨。俞鸿图既然带着钦差的身份，在没见过皇帝之前当然不能回家；尹继善本来是可以也应该回家去的，可是，他却不敢回家。因此，这二人便一齐住进了璐河驿。

刚吃过晚饭，尹善继突然想到，自己已经到家却又不回，老爷子是一定要怪罪的，便匆匆忙忙地又走了。这个尹继善的父亲，就是朝中有名的尹大学士。老先生什么都好，人也算正派。只有一个小毛病，怕老婆。这事说起来话长：当年圣祖皇帝亲征时，尹泰就是圣祖爷驾前的重臣。有一次，他在半路上被蒙古兵包围了。在最最危急的时候巧遇了一位姓范的小姐。这位范小姐冒着如蝗的箭雨，硬是背起尹泰杀出了重围。这时尹泰才知道，范小姐出身于武林世家，是一家镖局的姑奶奶。康熙听到这事后十分高兴，不但

重赏了范小姐还指定了他们的婚姻。所以，尹泰还在当着二品官时，太太就已经封了一品诰命了。他们初婚时，倒也恩恩爱爱，后来尹泰纳了几房妾，这家里头就不安宁了。尹泰的大儿子是太太生的，可他偏偏命运不济，到了五十岁上还没能取到功名；而尹继善这个如夫人张氏生的老二，却是平步青云。不但当了榜眼，还连连升迁，才刚刚三十岁，就做了封疆大吏了。于是，大太太的心里就翻起了醋波。她是熙朝有名的“樊梨花”，张氏却是乐户出身。她们俩身份悬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大太太立下了规矩，张氏既然是妾，就要以侍妾之礼自处。那就要依着家规，既侍候老爷，也侍候夫人和儿子们。这样一来，尹继善可为难了。比如他回家，老爷子和太太自不必说，那是要礼敬有加的；可他既不能叫声“母亲”，又不能不让她侍候。他这当儿子的，又怎么忍心呢？但尹继善又不能不回家，当儿子的不主动回家见父亲，岂不也是一场大罪？上次宝亲王从南京回来时，尹继善因生母寿辰将到，就托宝亲王带回了一点寿礼。可没想到，大太太一知道了这件事，心中的醋意就更加浓烈。她一闹，老尹泰竟然连亲生儿子也不敢认了。可是，后天就是父亲的诞辰，他不回去又怎能说得过去呢？

俞鸿图则和尹继善的遭遇恰恰相反，他正交着好运哪！借着“八王议政”的那场风波，俞鸿图从七品小吏，一下子成了御史和钦差大臣。他到江南、河南等地转了一大圈儿，身价自然也水涨船高。眼前就有一位从前在内务府一齐办差的旧人，在和他这位红得发紫的人谈话呢。这位客人叫尚德祥，至今他还是干着笔贴式的老差使。他一见到俞鸿图就连忙打千请安，慌得俞鸿图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一边拉起他来，一边说着：“哎？老尚，你怎么能和我来这一套？早先时，咱们还在一个屋顶下住过呢，你都忘了吗？”

“俞大人，快不要提从前的事儿。到哪山上就得唱哪山的歌，既当了官，也就得遵礼行事。今天老伙计们都想要过来瞧你的，可又忙得谁也不敢动地儿。这不，废太子殁了，在内务府设祭。万岁爷亲临，众大臣一个不少。你说他们能分了身吗？连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

“哎呀，俞某可更得谢谢各位了。请问老兄，你除了来看看在下，还有什么事情吗？”

尚德祥苦笑了一下说：“实不相瞒，还确实有件小事，想请您大人高抬贵手帮个忙。”

俞鸿图一愣：“哎，咱先把话说明了，在下现在可当的是言官啊！”

“俞大人，您的消息不灵啊！您已经升了四川藩台，票拟都下来了，怎么您却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是宝亲王亲自推荐了您的。宝亲王说，岳大将军身统十几万大军，四川为天下第一的军需重地，一定要派个干练精明的人去任藩台，这就荐了您老爷呀！”他在不自觉时，已经把“老俞”、“俞大人”，换成“俞老爷”了。他悄声说：“俞老爷，您一定知道，岳大帅就要出兵放马了！您瞧着吧，一仗打下来，您还不得当个总督巡抚什么的。至于银子嘛，那可就

俞鸿图一笑说：“老尚，你是知道我的，银子我不稀罕。”

尚德祥立刻就说：“那是，那是，谁能不知道您这脾性呢？可您越是不爱钱就越能升官，这话您信不信？我就敢说，您老爷准定要比李制台、田制台和鄂中堂他们升得快。为什么呢？您正在年轻有为之时，而他们不是老就是病的，哪能熬过您老爷呢？”

要说，这俞鸿图和尚德祥之间的感情，就是从前也不过平常。现在他听着尚德祥在他面前这样地拍马屁，还真是有点儿烦。可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千穿万穿而马屁不穿。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总是痛快的。便趁他的话空儿问道：“别说这些话了，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见教之处呢？”

“嘿嘿嘿嘿，我的那个‘一担挑’姐夫，叫董广兴。他在淮南府任上让人家砸了一黑砖，正在想着谋起复呢。他托了小三爷弘时阿哥的面子，放到四川去当了个候补同知。听说您高升四川，就想见见您，可没有等着就只好先走了。不过走前他还是去拜见了嫂夫人，一进门，他就哭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些作外官的，不知你们当京官的苦啊！你瞧俞大人住的那叫房子吗’？正好，他在棋盘街那里刚买了一处宅子，不大，却是三进三出卧砖到顶的瓦舍。您的几位老哥儿们一商量，就请嫂夫人搬进去住了。”

俞鸿图简直惊呆了：“咳，你们怎么这样糊涂！这不是要逼着我去当赃官吗？不行，我要马上搬出来。”

“老爷，您先别忙嘛，我们可不是白送给您老的。您家堂上挂的那几幅字，全让我们拿走了。用字画换房子，您也不是头一个。当年的徐老相国，李光地大人全都是如此的。再说，我那个一条船儿也还是朝廷命官，既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也不是要借您的势力去为非作歹，您老爷何至于就清高到这份上了呢？”

俞鸿图还要推辞，就听外头一声传呼：“宝亲王爷到！”

尚德祥知道自己的身份，连忙退了出去，临走还悄悄的说了一句：“记着，明天我们大伙去午门外接您。”

俞鸿图也顾不上说别的，他急步走出门外，冲着宝亲王就叩头诸安，完了又打了一个千儿。就在他一抬头时，却瞧见宝亲王的身后还站着皇上！这一下更惊得他不知说什么才好，连忙照着规矩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把皇上和宝亲王迎进房内。驿丞也赶快呈上了冰镇好的大西瓜来，为皇上解暑。弘历一边给父皇送上了西瓜一边说：“万岁爷是刚刚吊唁了允初二伯，回到这里顺便看看你们。尹继善呢？他怎么不在这里？”

“回四爷，刚才他说想回家一趟，这会儿怕该回来了。”

雍正说：“俞鸿图，你起来坐着吧。朕刚刚从二哥那里回来，心里头着实的难过，想出来敬散心，也想来这里看看。听说孙嘉淦带着岳钟麒的老母亲进京来了，也是今天要到。所以，朕还想见见这位老太太。你这次的江南之行，差使办得不错。监修了淮河大堤，又帮着尹继善建立了好几处义仓，你们还共同让乡民们订了乡规乡约。这可都是了不起的大事啊！”

你梗直敢言，朕原来看着你是御史的材料。哪知你干别的事情也这样好，朕想委你去四川当布政使。岳钟麒就驻军在那里，你去后，一方面要应付巡抚，一方面还要应付军需和民政。

一身而三任，这个担子可不轻啊！宝亲王荐了你，朕也觉得很合适。你可不要辜负了宝亲王和朕的信托呀！”

俞鸿图就地打了一躬说：“奴才明白！这是主子的隆恩和宝亲王的厚爱。奴才平庸之才，主子如此赏识，奴才只有拼力做去，以不负圣上的期望。奴才还想劝谏皇上几句，皇上龙体不适，已有很长时间了，主子就不能消闲一些吗？比如今天奴才等虽在这里，可是，主子一声吩咐，奴才们不就进宫朝见了么？何用得主子亲自来到这里呢？”

“唔，朕今天并不单为你们而来。方才在二哥灵前拈香时，朕就想得很

多。他如果不失德，何能落到这般地步？弘时回来向朕说：‘二伯伯看到太子銮驾时，已经不能出声了，却一直在碰着枕头……’唉，朕一想起他来就心如刀绞啊……”说着，他的泪水便流了下来。

弘历却早就听说了三哥和几位叔叔伯伯们看戏的事。他在想，二伯死了，父皇还在这里掉眼泪，可别人哪？连自己一家的亲人都没有一点同情，还怎么再去要求别人呢？他正要开口劝解，就听驿馆里一阵人声嘈杂，有人在大声地说着：“岳老太太住在北边套间里，两个丫头在外面侍候。我住这南边的小屋就行。”

一个老人的声音也传了进来：“不不不，孙大人，还是你住这北屋。我一路上都是坐轿，累着哪里了？你是做官的，常常会有人来看你说话。我一个老婆子，住到哪里不行？”

弘历一听就知道孙嘉淦他们来到了，便对皇上说：“阿玛，他们来了。”

雍正漫步踱出房门，站在那里看着下人们搬东西。忽然，他叫了一声：“孙公，别来无恙乎？”

孙嘉淦听这声音好熟，抬头一看竟然是皇上，他愣在那里了。雍正却笑着说：“朕猜想，这位一定是岳将军的老母吧？来来来，咱们到上房坐。俞鸿图，你们另外换个地方住。”说着，他竟自走了过来，搀起了岳钟麒的母亲，走进了上房并且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孙嘉淦跟着进来，他先向雍正行了大礼，又对正在发愣的老人说：“这位就是当今万岁爷！”

老人身上陡地一颤，她拄着拐杖就想站起来，可是，手一软竟又坐了下去。她挣扎着滑到地上跪了下去，伏地叩头，泪如泉涌地说：“万岁爷，您折杀老婆子了……”

雍正亲手搀起了她，还请她上座，可她却死活不肯，于是就坐在了皇上身边。皇上微笑着说：“老人家你好福相，好慈祥啊！今年你的高寿？”

“犬马齿七十三了。”岳母躬身回答，“托主子的福，身板还算硬朗……”

“这一路几千里，真是难为你了。”

“不累，有孙大人一路照料，事事都尽着我，就是钟麒跟着，也不过是这样。半路上，还有许多地方官来看我，让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雍正还要说话，就见门帘一挑，岳钟麒和尹继善一先一后地走了进来。他们一见此情此景，全都愣住了。雍正却一笑说道：“岳钟麒，你瞧，孙嘉淦把你母亲平安地送到了京城，你怎么不去谢谢他呢？”

岳钟麒这才醒过神来，连忙和尹继善一齐跪下叩头：“万岁！”就要行大礼，却被雍正拦住了：“都快起来吧。朕今天是专门看望岳老夫人的，并没有什么军国要事。见到岳老太太这么硬朗，朕心里着实的欢喜。嘉淦看起来有些消瘦，大概是路上累的吧。先歇上几天，不要忙着上任。等过了二哥的断七，就是太后老佛爷的冥寿，朕演大戏请岳老夫人和你们都去看看。”

岳钟麒见皇上话有了缝儿，便趁机跪下向母亲请安。岳老夫人却不让他起身，说道：“儿子，你就这么跪着，听娘说几句。你也用不着问我的安，我托了万岁爷的福，身板好着哪！”

“是！儿子静听母亲教训。”

“我自打十七岁起就入了你们岳家的门，到现在整整五十六个年头了。你爹爹岳升龙是永泰营里的千总，他的顶头上司叫许忠臣。姓许的受了吴三桂的教唆，要你爹跟着他们造反，还说要封你爹当副将。你爹爹是条汉子，

他不肯叛主投敌，瞅冷子一刀杀了许忠臣，这祸可就惹大了。我当时就在我爹面前，也吓得傻了。许忠臣的亲兵，还有吴三桂的兵丁们，都聚在帐外大呼小叫：不要放走了岳升龙！杀了他一门良贱！你爹对我说，女子事夫和男子事君是同一个道理，都要从一而终。我杀许忠臣，就是因为他失了做臣子的大节。现在我要和弟兄们突围出去了，你留在这里也是受辱。我要杀了你，将来我一定会为你立庙的！

“我告诉你爹说，‘这事根本就用不着你交代，不过我想图个全尸’，就扯了根绳子上上了吊。可你说这事怪也不怪，连着三次上吊，又连着三次挣断了绳子！我实在没法了，对你爹说，‘快，把我杀掉，你们逃命去吧’。你爹手下的弟兄们不干了，他们说，‘嫂子三次上吊都不成，这是天意，她是个大福大贵的人。走，咱们带上嫂子杀出去，就是死咱们也死在一块儿’！”

“那天夜里，天黑路暗，雨大风急。他们在前边杀人夺路。我就跟着在后边跑。就这样，我们这十六个人，才逃出了潼关……打从那时起，朝廷上但有出兵放马的事，哪一次也少不了你爹爹。他从来没有怯过敌，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倒是因为贪功杀敌做事太猛，几次被罢了官职。如今，你的官比你爹做得大了，我要对你说，咱们是受两代皇恩的人。你爹跟着圣爷爷，没有给祖宗丢脸；你跟着雍正爷，也照样不能给岳家丢人！”

“现在你就要去打仗了，万岁爷不放心我在四川，这才又派了孙大人，把我送回了京城。我告诉你，妈不稀罕你的那些个小孝顺，要的是你能杀敌立功。哪怕是将来马革裹尸而回，妈也只会笑，而绝不掉一滴眼泪！”

岳钟麒跪在地上，听着母亲这大义凛然的教训，他激动地说：“母亲您老人家放心，您的训诲儿子句句照办。儿一定要移孝为忠，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说完，他趴在地上，连连叩头。

“钟麒大将军，你起来吧。”雍正也被眼前这情景激动得泪水滢滢，“朕曾查过你们家的族谱，知道你们岳家本是岳飞的嫡脉后人。假如当时他不是抗金，圣祖就把他立为武圣了。有人曾向朕说，只因你是岳家的后代，用你统率大军恐怕不利于朝廷。朕当时就照脸啐了他一口说：岳飞是千古忠臣，他的后代也会是忠臣的，岳钟麒一定能打败准葛尔！朕今天说这话，是怕你会因权重而自疑。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听到什么闲话，就写成密折来报告朕，朕自会开导你的。”

岳钟麒擦着眼泪说：“主上如此待臣和臣的全家，臣就是磨成粉末也要回报圣君！”

雍正笑了：“朕不要你磨成粉末，而是要你衣锦还乡！你不要学年羹尧，要学施琅。你有如此贤良的母亲，一定能杀敌立功。朕在凌烟阁上，已经给你留下一个位置！好了，你现在好好地陪一陪你母亲，她老人家是有年纪的人，也该早点儿歇着了。今日一见，就算朕为你送行吧！”

岳钟麒母子一同跪了下去，哽咽着说：“谢主子隆恩！”

雍正皇帝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尹继善等人跟着他又来到了西厢房。雍正亲手切了一个西瓜来分给大家说：“你们随使用吧。朕今天见到了你们，心里头好过得多了。继善，你怎么不过来吃瓜呢？你回了一趟家，尹泰老夫子身子还好吗？你的母亲也还好吧？”

尹继善吞吞吐吐地说：“回皇上，奴才……”突然他羞涩地垂下了头。弘历在一旁说：“阿玛，继善回是回去了，却没有进得了家门。”

“为什么？”雍正惊讶地问，“儿子千里迢迢地回来，竟然不让进门，这老尹泰是不是糊涂了？”

“父亲说，奴才现在已经是封疆大吏了，应该先国后家。等……见过主子述完职后……方可回家呢。”

弘历却说：“继善，你不要再瞒着了。阿玛，事情是这样的：我从南京回来时，继善曾经让我给他母亲带了些寿礼，可能是……”

尹继善连忙叩头说：“王爷，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这都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通天，才导致了这场风波……”

“真不像话。”雍正将西瓜扔到盘子里说，“你起来吧。朕知道一定是你们家的那个老醋坛子又打翻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老尹泰是哪天的生日？”

“回万岁，就是后天。奴才给他带的寿礼还都在驿馆里放着，却是没法送回去。”

雍正思忖了好久，他知道尹继善确实有许多难言的苦衷。既不能说父母的不是，也不能找出替父亲辩白的理由。今天他在这里，又亲自看到岳家母子同沐皇恩的事，怎能不感慨万分呢？他叫了一声：“弘历！”

“儿臣在！”

“你马上和尹继善一道回家去，看他这老顽固见也不见！”

尹继善一听皇上这么说可吓坏了：“万岁，此事万万不可呀……”

“朕就不信镇不住你们家的那个河东狮子！你们只管放心大胆地走吧，回头朕会有恩旨给你们家的。”

尹继善此时心绪万端，愁肠丝结，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话来。同坐一车的弘历笑着问他。

“哎，你平日里的那份果敢和干练哪里去了？有我跟着，难道老尹泰敢抽你鞭子不成？”

“四爷，我跟您回去容易，可难道您能住在我家里吗？大概老父还不至于用鞭子抽我，可我倒真想让他狠狠地抽一顿才好。唉，不说这事了。刚才，我正有话要向主子说，可皇上却把我硬生生地赶回家了。四爷您知道吗？现在外头的谣言多极了，全都是扑风捉影的事。

有的人说，皇上得位不正，是篡了十四爷的位……”

弘历一听就笑了：“这我和皇阿玛早就知道了。说隆科多篡改了先帝的遗诏，是吗？”

“不，远远不止这些。有人说，隆科多被圈禁，是皇上为了杀人灭口；还有人说，皇上……不仁，要斩尽杀绝，他甚至连自己的亲兄弟也不肯放过；也有人说，先太后不是病故，而是被皇上气死的；还有种说法，是太后悬梁自尽不成，又触柱身亡的；皇上不肯把自己的陵墓修在遵化，就因他怕……”

“怕什么？”

“怕……怕死后没脸去见先帝和列祖列宗！”

弘历早已听得变了脸色，一直等来到尹泰府门前，还按捺不住怦怦跳动的心。他说：“你先下去，让我再定定神儿。”

尹继善说：“四爷，是我孟浪，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件事。其实我这里也有好消息，原来打算和岳将军一块儿向皇上密奏的。不过皇上既然派我回来了，我想岳将军会向皇上呈报的。”

说着他便走下车来，管家一见他又回来了，连忙上前一步说：“二爷，您怎么这时候又回来了呢？这会子老爷正和大太太生着气，发下话说，你回来后让奴才们挡驾……”

他话尚未说完，不防弘历已经来到面前，只听“啪”的一掌，一个大嘴巴就打上了他的脸颊：“混蛋！快滚进去告诉尹泰，就说宝亲王来拜望他，问他见是不见！”

那管家被他打得就地磨了个旋儿，站直了身子一看原来是宝亲王。他可吓坏了，连忙叩头说道：“小的有眼无珠，没有瞧见千岁爷驾到了。千岁开恩，小的是吃屎长大的，不懂规矩……”

他还要罗嗦，弘历一声断喝：“滚起来！”自己却被他这不伦不类的話逗笑了，他问：“尹泰睡了没有？”

“回王爷，家老爷还没睡，正在和陈大人下棋呢！”

“好，带我们进去。”

“扎！”那管家连忙提了一个灯笼走在前边，小心地为王爷照着路。眼看到了老尹泰书房门口了，尹继善却突然站住了身子。弘历知道他心里还在怕着，便伸手拉住他，两人并肩走进了书房。和尹泰下棋的人叫陈世倌，尹泰也正下得入迷，对来人看都不看一眼地说：“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今天我不去东院了，就在这里和陈大人下棋。你们怎么还要来找我的事儿？”

陈世倌也没看见弘历他们，却在一旁又似劝解，又似调侃地说：“阍令大子军令嘛，谁叫你老大人是本朝的‘房玄龄’呢？告诉你们太太，我老陈今天不走了，赶明儿个我打一套银头面送她——‘将’！你歪老将吧。”

尹泰的心也全在这盘棋上，他一边叫着：“张氏，茶凉了，给我们换新茶来。”一边注目棋盘上说，“你别得意，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就在这时，张氏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她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儿子，顿时呆在那里不动了。尹继善也抢前一步叫了声：“爹，娘！”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了。

尹泰和陈世倌这才抬起头来，并且看到弘历就站在面前，他们惊呆了。连忙翻身跪倒说：“臣没想到王爷会夤夜来到臣府，这……这……”

弘历上前一把拉起了尹泰，又命众人也都起来，笑着坐在桌旁说：“我刚刚从畅春园下来，路上正好碰上继善。他也刚见过了怡亲王回来，想回驿站。我就叫上他和我一道，到尹老相国这里借本书。路上我说他，你又不是钦差大臣，住的那门子驿馆呢？就是论忠也不在这上边啊？陈世倌，你是几时进京来的？”

陈世倌忙答道：“回四爷，奴才今早就到京了，我这次解了一百多万两银子。李制台和范大人都让我给您带好哪！尹老相国说：如今四爷忙得很，你上哪里找他去？就拉着奴才到这里下棋来了。”

他们在这里说话的时候，那张氏早就退了下去，又重新泡了四杯茶，

用盘子端了上来，依次送到客人们身边。但她送了尹继善面前时，尹继善却站起身来，打了一躬，又长跪在地，才双手捧了过来。张氏什么都没说，她老实地退到了一旁，低眉垂眼的听招呼。

弘历知道，这位“仆女”一定就是尹继善的生母了。他却故作不知地问：“哎，继善，使女上茶，本是应当的，你怎么行了如此大礼？”

尹继善胆怯地看了一下父亲说：“回王爷，她是继善的生母张氏。”

弘历和陈世倌听了，都不免大吃一惊，连忙站起身来向张氏一揖。弘历故作惊慌地说：“哎呀呀，我们太粗心了，请夫人原谅。这是下人们做的事情嘛，小王断断不敢当！来来来，夫人请坐。继善，你愣在那里干嘛呢？还不快点给你母亲搬个椅子来？”

尹继善早已站起身来，搬了个瓷墩放在母亲面前，轻轻地说：“娘，您老先坐下来歇会儿吧。”

张氏惊张惶四顾，连声后退地对儿子说：“二老爷，你别折杀了我，我怎么能是这个牌名上的人呢？这万万使不得的。”

尹泰的脸，早已涨得血也似的红了，他勉强地说了声：“王爷既然赐你座位了，你就坐下吧！”

张氏向丈夫一福，这才斜着身子坐了下来。弘历却问陈世倌：“你说你在到处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回四爷，哪有什么要紧的事呀。我这点儿小事，说私也不算私，说公呢，也不算公，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乡罢了。来京前李制台准了我七天假，让我回家去看了看。那里的灾情很重，又人多地少，生活实在是艰难哪！我想来求求四爷，可怜世倌乡亲父老，能不能免了今年的岁赋？”

“这本就是小事一桩嘛，你该去求求李制台，再说，尹继善尹大人也在这里，还能办不下来吗？”

“不不不，省里李制台管着，户部又奉了您的令，谁也不敢开这个口子。所以，我只好来求四爷您了。”

弘历从案头扯过一张纸来，写了个条子，交给陈世倌说：“你拿着我的这个手令自己去办吧，交给征粮司就行了。”说着又站起身来，在尹泰的书架上浏览着，抽出了一本《宋元学案》来说：“尹老相，我借你这本书看几天，你们全家在一齐好好说话吧。世倌，你跟我走。”说着，他抬脚就出了门。尹泰当然应该为宝亲王送行的，可是也被他拒绝了。

客人们一走，这里的情形就更加难堪。张氏早就站起身来了，尹泰的脸色阴沉得更更是怕人。尹继善连忙跪了上来说：“爹爹，您老人家七十大寿，正巧儿子要进京述职，真是天叫我们阖家团圆。吏部马堂官给儿子透了个信说，哥哥的差使已经办下来了。因父亲已给哥哥办好了恩荫进士，所以，部里想委哥哥一个上好的差使，让他去江西作盐道。可是我想，父亲已到了古稀之年，大太太也已是望六的人了。能不能换成天津道呢？就回信给老马说，天津离家近一些，我在南京，哥哥去了江西，难免照顾不到家里。老马回信说：江西盐道，是个人人都想着的肥缺，而天津道却是个瘦缺。所以，儿子这趟回来，还想请父亲和大太太商量一下，到底如何办才好。”

尹泰听说大儿子的事已经办好了，心里也不禁高兴。所以，倒没有放下脸子来，只说：“你能办好这件事，足见你的孝心。其实，你们哥儿俩，我从来都是不偏不向的。不过，你大哥这些年科场蹭蹭，官运不好，为父的未免多替他操点心就是了。”

尹继善见父亲没有发怒，忙从身上掏出一张单子来，双手捧着呈了上去：“父亲，这是儿子在任上给您采买的寿礼。”张氏连忙走过来接了，又转给尹泰，就在母子两人的手一接触的一刹那间，尹继善觉得母亲的手热得发烫，心头又是一紧，忙问：“二姨娘，你身子不舒服吗？”

张氏却没有答言，转过身去站在老尹泰身后，为他捶背去了。尹继善仗着胆子说：“娘，你先坐一会儿，让儿子来服侍父亲好吗？”

张氏连忙说：“不不不，还是我来吧，我自己没什么要紧。你是当大官的人，怎么能让你干这事呢？”

尹继善却不管不顾地大叫一声：“来两个丫头，给老太爷捶背！”

尹泰没有阻止，眼前这个小儿子确实是个人才，他得到了皇上的重用，还因为他的功劳，给自己挣了个“侯爵”的尊号。这样好的儿子上哪去找呢？可他却偏偏是姨太太生的，因此张氏就上不了台盘。尹泰心里，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啊！眼看着小儿子做了封疆大吏，可大儿子已经五十岁的人了，却连当个道台还要到处去求人。大太太心里难受，就给他气受；而他忍不下这口气，又不敢得罪了大太太范氏，就越发要压制张氏，以此来平息心中的怒火，也调停这家庭里的关系。现在听继善这么一说，他的火又上来了：“好啊，你……你……你不要坐立不安的，有道是母以子贵嘛！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搬出宝亲王来，叫你的父亲丢人现眼呢？”

尹继善连忙上前说道：“爹爹，儿子怎么能那样做？儿子是想……”他的话尚未说完，老尹泰竟然拂袖而去了。

张氏一把将儿子揽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好孩子，娘知道你是心疼娘，可我早就这样过惯了，也不在乎多受些委屈。倒是你在外头当大官，不能常常见到你，叫娘操不完的心啊！”

尹继善说：“娘，今天既然已经说破了，你就什么也不要再怕。等儿子回任时，一定要带您回南京。咱们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吗？”

张氏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好孩子，快别说傻话，叫你大娘听见可是了不得呀……”

这娘俩正在说话，就见太监高无庸一挑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道：“尹大人，有旨意。”

尹继善连忙起身，就听高无庸说：“不，不单是你要接旨，还有尹泰和范氏夫人，张氏夫人，都要前去接旨。你们快着点，十七爷正在外边候着哪！”

尹继善母子愕然相顾，继善说：“娘，你别怕，也不要打扮。旨意里既然叫着了，就一定不是坏事。你就是穿得再好，能比得上大娘吗？”

在尹继善的搀扶下，张氏跟在尹泰和范夫人身后，来到了大堂。尹泰看了一下，这里香案等物早已备好，便叫张氏：“你也站过来吧。”张氏这才胆怯地站到了下首。

十七爷允礼刚在上首站定，高无庸却已走了过来，他的手中捧着一个金盘，盘中放着一套金碧辉煌的一品诏命服饰，还有两个黄灿灿金亮亮的头号大金元宝。诏命服上压着一顶镂花金座朝冠，三颗玉米子儿大的东珠中间，攒了一颗樱桃大的红宝石，颤巍巍地在灯下闪闪发光。范氏夫人纳闷了：哎，我不是已经有了这套行头了吗，再送了这份来，是给谁的呢？

就在这时，十七爷允礼开言了：“有旨：着尹泰、尹继善、范氏、张氏听宣！”

“万岁！”四人同时跪下叩头。

“尹泰追随先帝有年，又辅佐朕躬，实为朕的心膂重臣。且教子有方，尹继善秉公畏命诚心事主。父子同为朝廷柱石，实为天朝之盛事。但张氏相夫教子之功，亦不可没。前虽各有封赏，但张氏岂可以青衣上对显贵？即着毅亲王持冠传旨，赐张氏与范氏夫人同为镇国将军，一品诏命。待尹继善回任所时，即命张氏随同前往。钦此！”

下边跪着的四人全都傻了。

一百二十二回 皇帝偕子深夜密议 师生结伴探视罪臣

允礼却从容地走了下来，向着尹泰一拱手说：“恭喜尹老相国，范夫人；恭喜继善公和张夫人。”他突然发觉，这四个人还都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便笑着问：“怎么？你们都不肯接旨奉诏吗？”

尹泰这才突然明白过来，说了声：“老臣敬谢皇上圣恩！”

连他都奉诏谢恩了，范氏夫人还敢再说什么呢？她心里就是再不痛快，也只好乖乖地叩头谢恩了。

允礼笑着说：“我今天还带着御赐的美酒，要在这里为尹老相国贺寿，也为继善母子贺喜的呀！”

此时此刻，高踞澹宁居的雍正那里，却是另一番情景。雍正听了弘历带回来的“闲话”，正在发着火。他立即下令，把弘时、弘昼兄弟也叫了来，爷仨个支开了太监，甚至也支开了乔引娣，正在里间小声地议论着，商量着。依着弘时的意思，就想干脆把方老先生和孙嘉淦也叫来，要说，就痛痛快快地说个清楚明白，可却被弘历拦住了：“三哥，不是我要驳你，这些事全都是宫闱秘事啊。明知它们全是假的，也应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只可以在遇着机会时，话套着话地问一下，千万不能叨登。我看孙嘉淦那里根本用不着去问，他只要知道了，定会立刻上本密奏给皇上的。”

弘昼是让人从被窝里拉出来的，至今还没有真正醒过来。他揉着惺忪睡眼说：“我看，还是四哥说得对，别让更多的人知道是最好不过了。这不过是几句闲话，咱们先就自惊自怪起来，干嘛呢？家丑不可外扬嘛！”

弘时觉得五弟这话说得极不得体，可是，他只在一旁偷偷地笑，却并不作声。因为他知道，皇上的性子素来是威压百僚的。弘昼这样说，一定会受到父皇的申斥。哪知，雍正虽然性子急暴，却独独对这个小儿子宽容大量。他瞪了一眼弘昼说：“你别胡说八道，朕有什么‘家丑’不可对人言？这明明是有人在造谣生事嘛！原来还只在北京城里传，现在都传到民间老百姓哪里去了。捉住制造谣言的人，朕一定要处之以极刑！”

弘历还在沉思着，弘时却抢先说：“阿玛说得极是。这不是无根之谣，有些宫闱之内的事，外人是捏造不出来的。皇上孜孜求治，累出了一身病，有人却在外头散布谣言，真是心怀叵测。也真让人发指！”

弘昼看不上三哥这一套矫情，他立刻反驳说：“三哥这话和没说一样。咱们都是阿玛的儿子，这‘痛恨’二字，还用得着你来说？现在不是说恨不恨的事，而是要说怎么办才好。”

儿子觉得，像太后薨逝这件事，除了内宫的太监，别人是万万传不出去的。”

雍正赞许地点点头，向外头叫了一声：“高无庸！”

高无庸其实就在殿门口守着哪！今儿个三更半夜的，皇上爷儿仨在里头密言议事，大让人觉得意外了。他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啊，想啊，可就是想不出来原因。猛然听得皇上叫他，吓得他浑身打了个机灵，连滚带爬地就走进来跪下了：“皇上，奴才在这儿侍候着哪！”

雍正板着脸，却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想了想，还是先稳住事态的好，于是便说：“你虽然不是六宫都太监，但你每天都在朕的身边，其实比都太监还重要。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差使吗？”

高无庸连忙叩头说：“奴才知道，这都是主子的抬举……”

雍正一摆手止住了他：“朕在这里办事见人，你是能够听到些只言片语的，怎么就传到了外边？”

高无庸一听这话可吓坏了。他急忙叩着头说：“万岁爷，奴才是两代主子使出来的人，是懂得宫中规矩的，怎敢在外边嚼舌头？有时一些外官进京来，他们希图让奴才早一点替他们传话，给过奴才一点儿红包，这事是有的。可别的什么，就是打死了奴才，奴才也是不敢干哪！奴才既没有那个心，更没有那个胆……就连在这里侍候的人，奴才也敢说。他们都懂得规矩……”

雍正冷笑一声打断了他问：“规矩？你们还知道规矩？甘肃布政使调往湖南的事，他本人怎么先知道了？”

高无庸越发恐慌，他叩着头，苦着脸说：“主子圣明，那件事已经发落过了。是秦可儿传出去的，已经把他发到打牲乌喇去了……这不关奴才的事呀……”

雍正见他竟然吓成这样，也不禁一笑说：“近来宫禁不严，门户不紧，有些不该说出去的事传到了外边。朕知道这不是你干的，但你也有责任！”

“是是是……”高无庸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掉，“奴才明早起来，就召集大家来训话，谁再敢犯舌头，就抽一顿蔑条撵出去！”

“哼，你说得倒轻松！哪个敢泄露官闱秘事，朕是要杀了他的！”雍正气得牙关紧咬，一字一板地说，“最近几天，朕就要让你们看个样子。滚出去！”

看着高无庸出去了，弘历才说：“阿玛，太监们串茶馆时吹牛犯舌头是绝对会有的，但此事远播到云南、贵州民间，其扑朔迷离，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儿臣以为，这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也要再看一看苗头。宁可缜密一点，千万别出疏漏。万岁能够包容天下，似乎也不该为这些闲话徒增烦恼。”

雍正怎能听不出来弘历的话中之意？他无非是劝说皇上，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但雍正自己心里，却越是咀嚼，就越是苦不堪言。文官武将之中有人结党，党援之中又有人传谣，这些都好办，叫进来训斥一番也就是了。再不然，还可以捉起他们来，或下狱，或流放，或杀头，想怎么办还不都得听皇上随意处置吗？可现在是老百姓们在传播谣言，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更可怕的是，有的地方已兴起了白莲教，而且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更有人扯旗放炮，啸众聚反。就连各地各行业中，也都建立了帮会，各有各的势力，也各有各的途径，朝廷既没有法子阻拦，更没有办法控制。突然，他

转向弘历问道：“哎，上次朕听你回来说，李卫向你荐了一个人，叫什么吴瞎子的，他来了没有？”

弘历躬身回答道：“禀阿玛，此人已经来到了儿臣的府邸。他每天负责教习儿臣练武，万岁可要见见他？”

弘历一听这话，猛然一惊。他早就知道这事了，正想着凑个好机会参弘历一本，说他“私蓄武士”。可他偏偏没有想到，雍正也知道了这事，而且明明还是在支持弘历。唉，他怎么处处得意哪！

雍正沉思着说：“朕暂时还不想见他，还是让他住在你那里好了。这些人，无论黑白两道，全都能趟得开，在民间更是消息灵通，有的还掌握着一些帮会势力，你要好好地用他们啊！要施之以恩，结之以义，晓之以理，加之以威。他们只要肯出面说话，就比朝廷容易得多，也方便得多。你先从兵部里下个折子，也可让他有个明白的身份。朕暂不见他，以后看情形再说。像最近到处风传的谣言，江湖上有什么动静，都让他多加注意，多加留心。”

“是，儿臣明白。”

雍正继续说道：“你们都不要小看了这件事。谣言，小则能够伤人，大则可以祸国，这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弘历管着兵、户两部，还能留心政务，顾全大局，让朕很是高兴；弘时你管的就是政务，更要时时注意，但有风闻就要立刻报朕知道；弘昼的身子骨不好，朕从来不想给你压重担子，只让你管着太常寺、太仆寺，銮仪卫和太医院。你不要觉得是朕不看重你，也不要觉得朕这是在让你养老。你怎么可以在府中胡闹呢？你们兄弟三人的秉性才德都各有所长，你们要各尽其长来帮助你们的老阿玛，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不要只想朕信这个了，向那个了，说到底，朕身边不就只有你们三兄弟吗？你们三个是一体的，要和睦共处才能成事。俗话说，没有内鬼，就招不来外崇，这话你们懂吗？”

三人一齐叩头：“阿玛的话，儿臣们都听懂了。”

弘昼搔搔头说：“儿子谨遵阿玛圣谕。儿子那里表面上看，似乎是有点百无禁忌。其实这样倒好，来见儿子的人就觉得随便了。儿子什么人都可以见，什么话也都可以听。像杨名时，孙嘉淦这样的正臣，还有些官场不得意的，宫里的太监什么的，儿子全都能和他们说到一块儿。往后，儿子一定多替阿玛操点儿心。有了大树才能乘凉嘛，连这都不晓得，儿子还能算人吗？”

弘时却一脸郑重地说：“阿玛，儿臣以为，圣祖驾崩，皇权交接的那些谣言，一定是隆科多这个老匹夫造了出去的。儿臣敢断定，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他现在虽然圈禁了，但他也跑不了责任！杀了他，以震慑那些不法之徒，也是一个办法嘛。”

一向视朝政为儿戏的弘昼却突然说：“三哥这话说得不对！我倒觉得，隆科多这人是死不得的。皇上继位继得光明正大，是八叔——啊，是阿其那他们胡说八道才搅乱了朝局的。

你现在把隆科多一杀，这事情岂不是死无对证了吗？让他活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用得着他，就让他为后世的人臣当个见证，不也很好吗？”

弘历马上接口说：“嗯，五弟这话说得对，也足见你的聪明。不是你今天提了个醒儿，我几乎忘记了。二叔病危时，我曾去探望过，顺便也看了一下隆科多那里。还没走到禁所呢，就被一阵臭气熏得瞪不开眼了。看守的兵士们悄悄地告诉我说，隆科多大小便全都不能出屋，这么热的天，他非过了病气不可！三哥，你得赶快换掉那一帮看守，隆科多的罪不管怎样大，他先

前还是有功的嘛。”

雍正听着弘历的这些话，已经敏感地觉得不对了，但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他一时也想不清楚。甚至对自己的这几个儿子，他也有很多心底的话不能全说出来。弘历见情景不大妙，便故意地笑着说：“弘历，你操的闲心是不是太多了些？父皇料理事情，常常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多么难办的事，到他老人家手里，不全是欢欢喜喜地结束了吗？就像尹继善，现在他们家里不知道多么热闹呢？”

弘时也真是会找空子，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把正在沉思的雍正逗笑了。他看着殿里的大钟说：“时辰不早了，你们也都跪安吧。”

六月初八，是太后的冥寿正日子。一大早，雍正就从畅春园回到了大内，在康熙和太后的拜殿里行了礼，又接见了所有今天为太后做冥寿的子侄辈们。最后，他见到了朱轼说：“朱师傅，你今天就不要回家去了。你是先朝老臣，就在这里为太后祈福吧。”

朱轼连忙跪下谢恩说：“皇上，臣还记着当年的事情呢。早先臣在户部时，因为黄河决口，臣获罪于圣祖，被罚俸三年。先太后对圣祖说：‘朱老师清贫如洗，来了客人连茶叶都供不起，罚俸三年可叫他怎么过日子呀？国家制度不能废，可我要用自己的体己赏他的’。

老太后一下子就赏了臣三百两黄金啊！”说着时，他已是涕泪交流了。

雍正听着朱轼的话；又想着故去的母亲，心里头万分的悲痛。他突然想起弘历昨天晚上说的话，便看着朱轼说：“朱师傅，你刚才说的话，足见你的忠诚。朕现在想去瞧瞧隆科多，你能陪朕走一趟吗？”

朱轼不知皇上想干什么，但他却问也不问他说：“臣理当随驾。”

二人只带了几名侍卫，便走出宫门，来到了隆科多的府邸。这里曾有过昔日的辉煌，但自从隆科多被圈禁，也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守门的军士们哪能想到皇上会到这地方来哪！看见皇上走过来，一个个吓得伏地叩头，不知说什么才好了。雍正让一个在这里当差的笔帖式带路，来到了隆科多原来住的院子里。那笔帖式却说：“皇上，隆科多不在这里，他在后院呢？请主子这边走。”

雍正诧异地问：“什么，什么？他不住在正院，那么是谁住在这里？你们又是哪个衙门的？”

“回皇上，奴才是内务府的，只能管到这个院子。隆科多住的地方归大仆寺管；门上却是慎刑司管的。一共三个衙门，共同管理着隆科多。慎刑司的人说，隆科多是犯了罪的人，怎么还能让他住得舒服，所以就让他住到马厩里去了。”

“谁是这里的总头儿？”

“回万岁，总头儿是太仆寺的监押司官王义。他今天不在这儿，就是平常日子，也只是来看看就走的。”

雍正不再问话，却和朱轼一前后来到了后院马厩。一进院子，他们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儿。雍正立刻用手帕捂住了鼻子，跟着那笔帖式来到马厩跟前。向里面瞧时，见这里只有两个马槽那么宽，四周围着铁栅栏。屋子里，有一张矮桌，上面放着瓦罐、一只大碗还有一双筷子，旁边还有一个沾满了污垢的小杌子。靠里面，有一张小绳床和一个大尿罐，屋子里的臭气，大概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雍正走近前来看时，只见隆科多脸冲里面躺着，也不知他是睡着还是醒着。雍正叫了一道：“隆科多。”

没有应声。

守护的人大声喊道：“隆科多！你聋了吗？皇上来了，快起来见驾！”

隆科多身上猛地一颤，手撑着地坐了起来。他一眼就瞧见皇上和朱轼正站在栅外在看着他，也一下子就惊住了！雍正看出，他的眼神是呆滞的，头发和胡须乱得像是一堆荒草。过了好大一会，他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奔了过去，伏在栅栏上嚎叫着：“主子啊，老奴才终于看到您了……”他那惊恐的目光从此便一刻不停地、死死地盯着皇上，好像只要一眨眼，这位能够决定人们生死荣辱的皇上，就会从自己的面前消失一样。

雍正面对隆科多，真是千种情结一齐袭上身来，曾几何时，隆科多还被皇上叫做“舅舅”，跺跺脚就使九城乱动的人物，如今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刹时间，恨、惜、怜、悲、痛，一齐涌上雍正心头。他不敢正视隆科多那喷着火一样的目光，也厌恶这里那股臭气，便吩咐一声：“给他去掉刑具、打开门，带他到那边大桧树下来。”

一百二十三回 隆科多图图诉心曲 葛世昌妄言死无常

执掌钥匙的太监迟疑了一下说：“主子，他有时常犯疯病，怕发作起来会伤了主子……”

隆科多厉声大叫：“你才是疯子哪！我要不装疯，早就让你们打死了！”

此时的隆科多已经从极度的兴奋中恢复了理智。他明白，这位外甥皇帝突然前来探望，既不会有什么恩典，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处分。因为，如果皇上是想杀或是想赦他，都只需要一纸诏书就办成了，根本用不着亲自来。而他心中深埋着的话，却要乘着这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全都说出来。他抽了一下自己那肮脏的袍服，理了理头上的乱发，踉跄着走到大桧树下跪倒叩头说：“罪臣隆科多叩见万岁，愿皇上圣躬安泰！”

雍正看了一眼周围，下令说：“这里所有的人，都全部退出去！隆科多，朕今天来看看你，你有什么话，也可以对朕说。”

“皇上，奴才是死有余辜的人。可罪臣有极其重要的机密，要密奏皇上。皇上只要听一听，奴才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因为这里有人想加害奴才……”

“你说什么？谁要加害你呢？”

雍正皇上一听说有人想加害隆科多，可就上心了。他厉声问道：“谁敢加害于你？难道毒打你不成？”

隆科多说：“万岁金尊玉贵之体，怎能知道覆盆之下暗无天日的事情？奴才……奴才已经背了两个晚上的土布袋了。万岁如果不来，早则明天，晚则后天，罪臣将必死无疑。”

雍正诧异地问：“什么是土布袋？”

朱轼在一旁说：“皇上，臣曾读过方苞写的《狱中杂记》，知道这‘背

土袋’是一种酷刑，也是一种私刑。将犯人夜里绑起来，背上放一只装满了土的布袋。身子稍微弱一点的人，一夜就可弄死，而且验不出伤来。”

雍正怒火上冒：“谁干的？这些杀才们真是无法无天了！”

隆科多浑身都在颤抖：“奴才不知道……他们蒙了我的眼睛，绑在床腿上，又是在夜里……奴才今日昼寝，就是为了积蓄力量，好应付这一夜之苦。只要一合眼，奴才就没命了。”

雍正正在沉思着：“唔，原来是这样。你刚才说，有事要奏朕，是什么事？”
“朝中还有奸臣！”

“谁？”

“廉亲王！”

“哦，是阿其那。”雍正笑了，他知道隆科多监禁已久，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便说：“他现在和你一样，也在圈禁着哪。”

隆科多看了一眼雍正又说：“在廉亲王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允禩被逮后，难道没有供出他来？”

雍正站起身来，在树下绕了个圈子说：“这棵桧树，看样子有八百年了吧。宋时有个秦桧，他也是这个桧字，你要做本朝的秦桧吗？要知道，正是因为你心术不正，才身陷囹圄的。你现在还想再攀咬别人，你活够了吗？”

隆科多此时却是十分镇定，他面不改色地说：“皇上的话，罪臣不敢承受。罪臣还记得太后薨逝的时候，廉亲王就指使我作乱，但因为张廷玉把持着兵符，才未能成事。当时罪臣就对允在说，‘这可是灭门之祸呀’，可允禩却说，‘就是灭门也另有其人，你以为我想当皇帝吗？你错了’！”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罪臣偷借玉碟，也是奉了允禩的指令。他说‘有人要用’，还说‘这种事我从来都不信，也从不用这法子去治人’……哦，还有，万岁出巡河南时，允禩把罪臣叫去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让我带兵去搜园子，我向他说：‘天下已定，我就是能占了畅春园，你能坐稳这江山吗’？他笑着说，‘只要不是雍正，谁来坐都是一样’……皇上啊，奴才早已是罪该万死、零刀碎剐的人了，可至今还有人想杀臣以灭口，皇上能不想想，还有谁能在这高墙之内作恶呢？”

这一番话说得让人惊心动魄，雍正和朱轼都说不出话来了。雍正回过头来瞧着朱轼，而朱轼却说：“万岁，此事非同小可，容臣细思之后，再从容奏明皇上。”他转过脸去对隆科多说：“你这样的奸佞小人，也还有脸说这些话？你既然是受了别人的挟迫，为什么却不早些说来自首认罪？”

“罪臣确实是丧心病狂之人，朱相此言更使罪臣无颜。这事说起来已很久了，当初圣祖健在而群王争嫡，皇上的势力最孤。我们佟家一门，原来都是八爷的死党。先帝重用了奴才后，叔父佟国维和罪臣密商，由我来死保今上。我们还订了契约，无论谁胜，都要维护族门……可这契约不知怎么的却跑到了允禩手中……奴才也就在他们的要挟下上了贼船，而愈陷愈深终于不能自拔……罪臣从小就追随圣祖，又受了圣祖的托孤之重，本应矢志不二为皇上捐躯效劳，哪知却自甘堕落，为匪人所用，永坠地狱。生难见天日，死难见圣祖于九泉，天下虽大，可像奴才这样的千古罪人，还能有谁哪……奴才今日向主子痛陈衷曲，求主子将奴才明正典刑，以儆后世……”说到这里隆科多已是泣不成声，瘫倒在地了。

其实，隆科多今天还是在玩着心眼儿。以他这般年纪，这等经历，他什么事不能看透呀！刚才这番话，是他想了又想，思之又思后，才想找机会

说出来的。他从监视他的太监那态度变化中，早已敏感地觉察到弘时要向自己下毒手了。但他今天却不能说出弘时的名字来，他还在防着一手！假定他扳不倒这位皇阿哥，那等着他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更重要的是，他如此一通表白，就把自己放在了“八爷党”的二流角色的位置上。不过，他虽然还存着这些投机钻营的心，但他刚才的失声痛哭，也还是真的。哪有到了眼下的景况，还安之若泰的人呢？

隆科多的哭诉，深深地打动了雍正皇帝。他痛惜万分地说：“如果论起你的罪过来，朕就是将你凌迟处死、头悬国门，也抵偿不了。看着你还有一念在君父上头，朕就再放你一次。你把没有说完的话，全都写下来，密封了呈给朕看。你是知道朝廷法度的，这件事如果传到六部手里，朕就是有好生之德也救不下你了，你可要慎之又慎啊！只要你不再生出邪念来，朕答应可以给你一个天年。”他说完就站起身来，叫过侍卫索伦吩咐说：“你留下来处置这里的善后事宜。隆科多迁往他原来的房子里住，也不准限制他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这里守护的人，要全都换下来，发往——”他在紧张地思忖着。

朱轼在一边说：“皇上，今天隆科多所言之事，关系极其重大。老臣以为，在这里守护的人应该全都解往密云皇庄，分头看管，让他们相互举发，以期弄明阴谋来由。”

“好，就依你说的办！朱师傅，咱们走吧。”

出了门后，雍正又悄悄地对朱轼说：“朱师傅，你下去后替朕好好想想，隆科多提到的这个‘有人’到底是谁？回头咱们再找时间谈。”

“是，臣遵旨。”

雍正和朱轼回到大内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众位老王爷，以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格格和福晋们都已聚集在这里了。雍正笑着和他们一一招呼，又吩咐立刻开宴。他拉了朱轼的手说：“朱师傅，今天朕为母后作冥寿，所以，这里都是朕的自家人。可你却是朕和下边诸皇子的老师，你应当留下来，和大家一同欢乐。何况，你从前不是也常常陪着圣祖爷看戏的吗？来来来，大家请都入席。三哥，来，朕和你，还有老十六，老十七，哦，还有咱们的小弟弟老二十四，都坐在首席，下边大家都可以随便一些。来吧，小弟弟，快过来呀！”

“传旨，开膳！”

这个老二十四，是康熙皇帝的最小的儿子，今年才刚刚十一岁。可是，就是他，竟敢在康熙晏驾的时刻，不顾众位皇兄的反对，铁口钢牙地说出：“皇阿玛说的是传位于四哥，我听得清清楚楚！”那时，他还只有六岁啊！所以，雍正即位以来，对这位小弟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今天又专门把他请到了上首。可是，小弟却不敢当这个照顾，他进前一步说：“皇上，臣弟不敢这么受宠。这里有多少老亲王爷，还有众位王爷。皇上爱怜之情，弟弟我心领了，还是让我去挨桌敬酒吧。”

“好弟弟，你真懂事了！你大概忘记了，圣祖爷在世时，你也是坐在首席的，你比弘昼还小着好多哪！朕虽然政务繁忙，可经常问着你的功课。知道你最近很有进步，朕高兴得很。既然你这么说，那就依了你，到各桌上敬完了酒，就回到朕身边来吧。”

雍正见菜品全都上齐了，才率先站起身来，向上边供着的圣祖皇帝和仁皇后拈香祝祷，这才回过身来入席。高无庸一声高喊：“开筵！开戏！”

锣鼓常常，丝弦叮咚，名优伶世昌首先出场。他先捧着一个硕大无比

的仙桃，为王母献寿。戏班头儿也磕着头捧上了戏单请皇上点戏。雍正是从不爱看戏的，他只随便点了两出，在一旁的朱轼也应景点了。接着，自然是深懂戏理的允禄等人，也都点了些吉祥的戏文，来为太后祝福。

正戏开场了，雍正的心却突然显得把持不定。隆科多的话还在他耳边响着，他看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儿子们，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升起：嗯，莫非是这几个孽种干下的好事，他们难道在重新上演夺嫡的丑剧了吗？

此时，台上正在演着一出叫《混元盒》的戏，这是《封神》故事里的一出。台上装神弄鬼，群魔乱舞。那个葛世昌更是使出了混身的解数，来巴结效命。只见他一个“米簸箕”，竟从三丈来高的桌子上翻下，稳稳地落在台子中央，又非常潇洒地亮了一个相。这一手来得真是绝了，所有看戏的人，无不齐声喝了一声彩：“好！”

正在绕桌敬酒的雍正却不由得浑身一颤，这时他正好走到弘时兄弟们坐的这一桌。就听弘时夸赞说：“这姓葛的今天是玩儿了命了，寻常戏子，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哪敢来这一手。”

弘昼也帮腔说：“好嘛，我看了半辈子的戏了，葛世昌的堂会也叫过多次，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卖力气。这样的好角儿，难得呀！生旦净末，竟是样样拔尖……”他还要说下去，一抬头看见皇上就在自己身边，忙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他知道，为了看戏这事，自己已经挨过不少申斥了。

台上又换了一个闹剧，那葛世昌有意卖弄，插科打诨，把戏作得淋漓尽致。惹得台上台下，一片欢笑声。雍正尽管是秉性严肃又心绪不好，还是被他逗得笑了起来。他吩咐一声说：“嗯，这戏子确实是出了力，赏他二百两银子。告诉他，这会儿先不要谢恩，等散了席再过来就行了。”

筵席散去之后，葛世昌正在卸妆，弘历的门客李汉三对允禄说：“十六爷，您瞧见了么，葛世昌这小子手上戴着个大扳指哪！”

允禄一愣：“那有什么奇怪的？”

李汉三却悄悄地说：“十六爷，您老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我一进京就听说了，这北京人和福建人一样，都喜爱男宠。女人们有‘那事儿’时要忌房事，男人要是得了痔疮，就戴上扳指，那是回避相好的意思啊！”

允禄和允祉都听到了他这话，不由得放声大笑。不过，他们看见皇上走了过来，又强自忍住了。皇上登上御座对葛世昌说：“你的戏演得很好啊，唱念做打，都很有章法嘛。太后老佛爷在世时最爱看戏，朕今天也是为了让太后高兴才叫你们进来的。你们吃这碗饭也确实不易，高无庸你过来，把这碟子点心赏给他吃！”

葛世昌却没想到这位人人害怕的万岁爷，说出话来，却是这样地暖人心田。他高兴地叩了个头说：“万岁恩赏，奴才却不敢自用，奴才要把它带回去，让班子里的人分着吃，也让他们都能享万岁的福份。”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小人们虽都是下九流的人，可也知道，如今满天下都在念叨着万岁爷的德政。奴才还知道，万岁爷写的字，赛过了当年的王羲之，要是万岁能赏小的一个‘福’字，小的一门九族都感念万岁的恩德呀……”

这葛世昌太没有眼色了，可雍正却没有生气，他说：“好吧，朕今日为母后作寿，心里高兴，就赏给你一个福字吧。”说着扯过一张纸来写好了又说，“好，你拿回去挂在墙上避邪吧。你是哪里人啊？”

葛世昌兴奋地说：“回禀万岁爷，小的是常州人。常州的知府就是小的表哥呀，您怎么不知道他哪？”

雍正的脸黑下来了：“是吗？”

“哦，他现在还不是。可皇上您大笔一挥，他不就当上了吗？”

站在弘历身后的李汉三，却突然出来奏道：“万岁，孝廉李汉三要谏主子一句：葛某只是个优伶，岂可过问朝廷的职官调配？”

允祉此时正在出神哪！他一会儿想想戏文，一会儿又瞧见弘昼手上的大扳指，觉得十分可笑，猛然间听得李汉三这一嗓子，倒吓了一跳。忙回身喝道：“李汉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李汉三不慌不忙地俯伏在地说：“王爷，要是戏子都可以干政，那么太监也可以欺君了。我是堂堂正正地贡生，谏君以正理，又何罪之有呢？”

雍正盯着李汉三说：“你谏得好，是朕疏忽了。想昔日开元之治时，李隆基不就是宠信梨园子弟才导致了天宝之乱吗？你是哪个府的幕宾哪？”

“回皇上，臣是宝亲王府里的执砚清客。”

“好，有其主必有其仆！”雍正突然转过身来问，“葛世昌，你知罪吗？”

葛世昌早就吓得浑身颤抖不知所措了：“万岁爷饶命，小人不懂规矩才胡说八道的……”

允祉上前劝着说：“皇上，他不过是个戏子，知道什么？皇上要为他生气就不值得了。”

雍正早就看到刚才允祉那偷笑的嘴脸了。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雍正就更是上火：“什么？朕和他生气？他配吗？来呀，给朕拖出去狠狠地打！”

一群侍卫闻言走上前来，架着葛世昌拖了出去，打板子的声音也随即传了进来。允祉仍是不肯甘心，老着脸面劝着：“万岁，今儿是太后老佛爷的冥寿，大家欢喜……”

还没等他说完，就听外面葛世昌杀猪似的大叫一声。弘时生怕他喊出一声“三爷救命”来，那可要坏事了。太监高无庸进来请旨：“请万岁示下，打多少？”

雍正一笑说道：“嗨，这杀才的嗓门还真够高的。”忽然，他收敛了笑容：“打不死他，你就替他去死！”

高无庸匆匆地跑了出去，就听葛世昌一声大叫，便再也没了声音。

“这班戏子们全都无罪。”雍正笑着开言了，“有罪的只是葛世昌一人。加赏他们戏班子一千两银子，另外再赏五十两发送了葛世昌。高无庸，传太监都到这里来。”雍正一回头，见李汉三还跪在这里，不由得笑了：“你这个莽书生也起来吧。你谏得好，提醒得及时，是有功的。朕不怪罪你，但也不能因此一事就给你官做。你既是贡生，那就凭自己的本事去考吧，你的前程正不可限量呢。”

李汉三只因看不惯葛世昌男扮女相，又故弄风骚，才冒然出来说话的。此时听皇上一说，他却出了一身冷汗，叩头说道：“皇上教诲，贡生当铭记在心，以后自当努力读书养气，发愤上进。皇上适才一个‘莽’字，就足使贡生终身受用不尽了。”

雍正没有再接李汉三的话，却对来到殿外的太监们说：“下面的太监全都跪好了，其余的人可以全都站着，朕今天要趁机训教你们！朕今日诛杀这个戏子，就是要给你们立一个榜样，要你们都安分一些。有些太监听了宫中一句闲话，就到处散布，妖言惑众，越礼非法。”

朕本要抓一个来示威的，今天这个葛世昌正撞到朕手里。朕把话说到前头，这是杀鸡给猴看的。哪个人再敢妄言生事，或是知情不举者，朕绝不

宽贷！”

一百二十四回 杀优伶雍正梦惊魂 降妖邪道长斗番僧

雍正皇帝为了镇慑宫中的太监，借口杀掉了优伶葛世昌。但他自己却也气得脸色发白，声音粗哑。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在一旁站着的弘时看着不对劲，忙过来说：“父皇，您今天一定是太累了，可不能为了他们，就伤了自己的身子呀！依儿臣看，您还是先进去歇着。至于这些太监们，儿子一定替您老人家留心看着，只要是逮住一个不法的，儿臣就把他立刻正法，哪怕是下油锅炸了他也成。您千万别再生气了啊，我的好阿玛。”

此刻，雍正觉得天和地一齐在旋转，心头更是噎噎地跳个不停。他咬紧了牙说道：“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吧，朕是言出法随的……说一句……是……是一句！”他已经是语不连贯了

弘历吓慌了，打着手势让允禄他们跪安，又和弘时、弘昼一起，把雍正连搀带架地扶上乘舆，回到了养心殿。

换了个地方，雍正似乎是略微好了一点，胸口也不那么堵得又慌又闷了。他任由弘时兄弟们把自己架到暖阁里面，喝了两口凉茶，觉得心里清静了许多。他的脸上也渐渐地看到了红润，只是虽觉得热，却出不了一点儿汗。他让人拿了热毛巾来搭在额头上，轻轻地吩咐道：“朕想安静地躺一会儿，你们不要都围在这里了。弘时可以回园子里去办事，韵松轩那里不知有多少人在等着你呢。你不去，又该传出朕生病的谣言了。弘昼，你去一趟清梵寺看看你十三叔。他今天因为不适，没有来这里看戏，朕很是挂念他。你见到那个道士贾士芳时，还可以问问他，为什么朕和你十三叔竟然会同时病倒了呢？弘历留在这里侍候朕就行了，你……给朕随便读点什么东西，好让朕能边听边睡……”

众人都悄然退下去了，弘历亲自点着了安息香，自己也定了定神，坐在雍正的床头，一首接着一首地读诗……开始时，雍正似乎还在听着，时不时的还插上一句半句话，可慢慢地，他就进入梦乡了……

雍正觉得自己还在谛听着……可突然，三哥允祉走了过来说：“快，老四，太后在那边叫你去呢？快点跟着我走，去给太后请安去呀！”

他什么也不说，什么都没问，跟上三哥就走了。可是，刚刚出门，三哥就不见了，自己身边跟的却是李卫，雍正诧异地问：“你什么时候进京了？看见你三王爷进去了吗？”

李卫答非所问地说：“主子，我是来京向您请安的呀！翠儿给主子做了两双新鞋，还给太后带来了十二坛子糟鹅掌。我们是给老主子祝寿的呀！”

雍正笑着问他：“如今实行了养廉银子，你们还是那么穷吗？”他边问边向前走，突然，李卫不见了，却见方苞、张廷玉、马齐都在这里。还有年

羹尧不知怎么的也跑出来了，却躲在宫门口那石狮子后头，似乎是不敢出来。雍正看见他就有气，怒喝一声道：“你，你居然还有脸来见朕！”

年羹尧却满脸带笑地走了出来说：“主子呀，我哪能作那些事呢？我敢指天发誓，想要造反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不信，您叫隆科多来和我对质！”

雍正没有答理他，却急急忙忙地向前赶着，好像是怕十四弟会赶到前边说自己的坏话。

走了几步，他忽然又回过头来对年羹尧说：“你不造反，该杀时朕也要杀；就是你造了反，朕也可恕你无罪！”

就在这时，突然，老太后乌雅氏拄着拐杖出来了。老太监李德全和允禩两人，一边一个地搀着她。而老太后也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自己，什么话也不问不说。

雍正见太后的脸色很不好看，料想她一定是听了谁的挑唆。他深深后悔，为什么刚才没能赶上允祉三哥哪！他急忙上前向母后请安，并说道：“母亲安心颐养凤体，儿子虽然不肖，但绝对没有对母亲不孝不敬之心，请母后不要轻信别人的谣言。”

太后望着远处笑了笑说：“谁说你不敬不孝来着？那是隆科多使的坏水，也是他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的，这不干你什么事。”

可太后的话刚一出口，就听旁边围着的人齐声高呼：“噢！传位十四子了，传位十四子了！”刹时间，所有的人全都又变成了牛鬼蛇神，妖魔精怪，连年羹尧也伸着长长的舌头，尖声怪叫着扑了上来：“你既然能够篡位，我为什么就不能？！”雍正惊得一直在倒退着，可是，还是摆脱不了他们的纠缠。猛回头，又见那唱戏的葛世昌也扑上来叫着：“你冤杀了我，冤杀了我呀……你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雍正吓得失声大叫：“张五哥，德楞泰！你们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来保驾呢？侍卫们都哪里去了，快来人哪，快来保驾啊……打，狠狠地打！都给我打了出去……”

突然，雍正听到了儿子弘历的声音，只听他在身旁叫着：“皇上，您醒醒，阿玛，您快醒醒啊。您不要惊慌，是儿臣弘历在您身边保驾哪！哦，阿玛，您终于醒过来了。”

雍正蓦然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窗外日影西斜，宫阙明亮得刺目生辉。殿门口，张五哥和德楞泰仗剑挺胸而立，护持着这宫殿；殿内外间，几个小太监垂手侍立，高无庸也正在为皇上研墨。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安详，一切也还都是原来的神圣庄严。回头再看，儿子弘历紧紧握着自己的手，正在直盯盯地瞧着他心爱的老阿玛……哦，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竟然是南柯一梦！

弘历见雍正醒了过来，边拭泪水边笑地说：“阿玛，您刚才睡着时被梦魔着了。儿子看您睡得太难受，真替您担心哪！御医们刚刚也过来替你把了脉，他们说万万没有什么大事的，儿臣这才放了心。您现在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都别说，只是安心静养一会儿，就会大安的。”

雍正说：“唉，什么都不是，是朕今日错杀了那个葛世昌，才惹出这场噩梦的。葛世昌并没有死罪，朕怎么就会在一怒之间杀了他呢？都怪朕自己不好，朕这些日子来，精神绷得太紧了。朕杀错了人，又怎么能怪他不来作祟呢？可朕要警戒太监们，除了让他们见见血，还能有别的法子吗？”

弘历替皇上去掉了头上的毛巾，摸了一下，他的头并没有发热，便问

道：“父皇，您还要毛巾吗？”

雍正摇了摇头。弘历小心翼翼地说：“父皇不要为那戏子担忧，您杀他是完全应该的。”

这事如果放在圣祖爷手里，就不单是杀他的事了，那是要显戮的！别说父皇没有杀错，即令是有个上下差错的，难道自古以来，凡是被屈杀了的臣子，都要来找原来的主子讨命吗？那还成什么世界？阿玛呀，儿臣憋了好多天。一直想对您说说心里话，可又怕您不想听。您这全是累的呀，您求治之心太切了！咱们雍正朝的天下还长着呢，您就不能稍稍缓着点儿吗？缓一点，您就不至于累成这个模样了。古语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父皇，您为什么不肯保重自己呢……”弘历说着时，早已是泪水盈眶了。

雍正激动之下，差一点就说出“你是皇储”这句话来。他略微思忖了一下说：“你不要自疑。在你们三兄弟之间，你的人品和学问都是最好的。孝父敬友爱人，也都能掌握尺度，朕就是再挑剔，除了你刚才说的‘从缓’二字外，别的也找不出你的毛病了。圣祖晚年，‘弛’得过多了一些，所以，朕就不得不在‘张’字上头作文章。政务，你已经熟了，现在朕要让你再去管兵部和户部。你应该知道，当初朕手里如果没有兵，这天下早就完了。”雍正说这话时，他的手一直抚摸着弘历的手心和手背，他神情忧伤，心事沉重地说：“朕现在觉得……恍惚迷离……好像一闭眼就能看见鬼神似的……这是不祥之兆，你心里得先有个数……”

弘历一听这话，心里说不出是悲还是喜。这时，一个小太监手捧药碗走了进来。弘历忙接过来喝了一口说：“朱砂稍重了些。下一剂要减二分朱砂，添二分天麻。甘草也要稍加一些——请皇上用药。”见雍正点头答应，他走上前去，托起雍正的头来靠在大迎枕上，一匙一匙地喂药。房子里静极了，乔引娣就在这时走了进来，她身后还跟着别的几个宫女。她们瞧见是宝亲王在亲自给皇上喂药，都蹲了一福闪身退到一边。雍正却突然睁开眼睛问：“三阿哥呢？他怎么不来？”

引娣见雍正容颜憔悴，才几个时辰哪，就好像老了十岁似的。她眼圈一红，竟然流下泪来：“回皇上，三爷去了韵松轩，他说要照常办差……万岁爷，您这是怎么了？”

雍正被她哭得眼睛一亮，吁了口气说：“朕还是回畅春园吧，这里太热了。你们何必要来口奔跑呢……”

引娣见他如此温情，更觉得伤感，便说：“皇上，既然园子里和宫里都不清静，是不是让什么给克住了。那个贾士芳就在外边等着，他是个有道的法师，主子召他进来作法，恐怕就好了。”

弘历看见雍正点了头，他却不想和这些黄冠道士们打交道，便说：“阿玛，既然贾道长来了，您这里又有了人，儿子想到户部去看一下。儿臣出去时，就顺便把贾道长请进来。等宫门下钥前，儿子再回来给皇阿玛请安。”

“你放心地走吧……办你的正经事要紧……今晚也不要再进来了。”

弘历刚出去不久，那个贾士芳就由弘昼带着进来了。弘昼领着他在雍正床边行了礼，笑着说：“父皇，我十三叔已经恢复如初了，这贾某人也真有点手段。”

雍正睁开眼看了一下贾士芳说：“道长，朕今日如见鬼魅……你快来瞧瞧，这官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贾士芳四处漫撒了一眼说：“建这座宫时，不知请了多少喇嘛高僧、星

术羽士来看过，他们中本领最不济的，也和贾某不相上下。所以，这宫本身是绝对没有毛病的。刚才五爷向贫道说了葛世昌的事，入宫时我就在到处留心，果然有他的阴魂在游弋，但他却没有敢作祟。宫门前把守的卫士，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铁门神。皇上惊梦入怀的事，也就是因为他才出现的。”

雍正应了一声，他想起刚才那些混乱而又可怕的梦境，不禁双手合十说道：“那么，就请道长在御花园里办个道场，清净一下这宫里吧……”

贾士芳像是正在思考，对雍正的话没有答言。

雍正又说道：“道长，你看，朕的大限是不是……”

贾士芳笑了：“皇上，《烧饼歌》里有这么几句说：‘螺角倒吹也无声，点化佳人丝自分。泥鸡啼叫空无口，一上当年心在真’，这话说的就是本朝。天定之数，虽不可褻，但我观皇上紫气蒸蔚，日未中天，您的寿祚正长呢，您只管放心吧！”

从贾士芳进了大殿，雍正就自觉精神明显地好转，又听他这么一说，更是抖擞，便坐直了身子问：“朕的病如此缠人，它为什么不退了呢？”

贾士芳看着窗外，又回过头来看看殿门口说：“凡食五谷者，谁能没有病厄之苦？皇上日理万机，劳心最重，二竖自然就会为害。但今天这情景却绝非寻常小灾小病，这是有大神通的人在作法危害您！”

“什么？”

“有人在暗算您。”

“谁？”

贾士芳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见有股怪气贯空而入，所以才这么断言。万岁想验证一下吗？”见雍正点了头，便说，“皇上，贫道的真气现在正护着您，待贫道一出门，您就会觉得不一样了。”说着便朝门外走了过去。

雍正开始时还有些好笑，可笑着笑着，他的脸色变了，觉得心头猛地一沉。贾士芳每往外走一步，那金砖被踏出来的声音，就如空谷传音一样，咚，咚，咚，咚地传向他的心头，使得他头晕目眩，难以把持。等贾士芳走出殿门后，雍正已是脸色蜡黄，目光呆滞了。乔引娣和高无庸见此情景，连忙奔了过来搀扶住他。这里的太监宫女们一拥上前，把皇上架到榻上躺好，递水、垫腰地忙个不停。因为皇上没有发话，所以他们尽管忙得手脚不停，却不敢出声叫道士回来。一直等到雍正自己晕得眼前发黑，实在支持不住了，他才有气无力地说：“快，快叫贾仙长回……回来。”

说来也真是怪，贾士芳进了殿门，向雍正一揖，皇上便立刻觉得神气清爽。他涨红了脸，咬着牙发狠地说：“这是哪个贼子，与朕有这么大的仇恨？他竟敢无君蔑上，以致于此！这……这可怎么办呢？”

贾士芳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说：“啊，原来是个番僧！”雍正也跟着朝外看时，只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了天，浓重的云中黑雾翻搅，如烟如雾，压在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头上。雍正一回头，见贾士芳从怀里掏出了黄裱纸，忙问：“怎么？你要行法？不要在这殿里，传了出去不好。你就守在朕跟前，叫太监们到御花园里搭法台去。”

“皇上，我从不上法台行法。我以济世救人为本，哪用得着这些玄虚？”说这话时，贾士芳脸上毫无表情，“我不过是要烧一道符裱，问它一问罢了，何足为奇？再说，我还要到民间去呢，怎能总留在宫里？”他说着时，一晃火折子，就把那道裱纸燃着了。

这本是一张看来极其普通的黄裱纸，一下子就会燃尽的。可怪的是，

裱纸虽然烧着了，那火苗也大得异常，一会儿紫红，一会儿又成了幽蓝，它飘飘悠悠，似明似灭，突然，“扑”地一声，好像被谁用大力吹了一口似的，刚烧了一半就灭了。

贾士芳勃然大怒：“好啊，你这个孽僧，难道你们密宗就这么了不起吗？今天我让你瞧瞧厉害！”他转过身去对雍正一躬说：“皇上，您是真命天子，法大不能制道，无论如何，他绝对伤不了你的。贫道也是有好生之德的人，不愿意欺他过甚，想把他赶走也就是了。但这个密宗大喇嘛也太不自量了，请皇上准贫道为您除去妖孽，以正天规！”他看了一下殿中诸人，又指着乔引娣说：“除了这个女人外，其余阴人一概退了出去。皇上，贫道要借您的一身正气，在这里兴法除害！”

一百二十五回 黑番僧作祟遭天谴 旷师爷王府荐秀才

雍正身上像是突然来了力气，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从墙头上摘下那把悬挂着的宝剑问：“朕如何才能助道长一臂之力？”

“啊，不不，皇上，您想偏了。这些个方外之术，毕竟不过是些雕虫小技而已，哪能劳皇上的大驾呢？”

可是，他虽然说得轻松，雍正却已见他的脸色变得惨淡异常，知道他心里也一定非常紧张。

贾士芳一边踏罡布斗，一边说：“皇上，您现在就安坐龙床，守意定神，冲虚无怖地看着贫道作法。这里的雷再响，它也是冲着我来，您千万不要害怕。”

雍正皇帝传进来贾士芳，本来就是让他给自己壮胆疗疾的。可一听道长说，这是那番僧要进宫来危害自己，他心里可就安定不下来了。但，他刚刚还理直气壮，怎么能当着道长的面示弱呢？也亏得他还算聪明，便拿过一本《易经》来对乔引娣说：“来，引娣，你坐在朕的对面，朕与你讲《易经》。这样，你就用不着害怕了。”

贾士芳把头上挽着的髻儿散开，取出那柄挽髻的木剑来，咬紧牙关又焚了一道符。这次那黄裱符烧得很快，转眼间，就变成了灰烬。只见他左手持剑，右手向天一指，说了声：“大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疾！”

天上突然响起了炸雷，“咔嚓”一声响亮，惊天动地，连紫禁城也被震得一同颤抖。

呼啸的寒风，如狂飚穿殿而过，斗大的雨点顷刻间便砸落下来。这时再看殿外，所有的殿宇上的琉璃瓦，都全被这山呼海啸似的风吹得发出惊恐的呻吟。天色转暗，黑如锅底。雍正哪还顾得上讲《易》，而引娣也早已吓得呆若木鸡了。

过了大约一刻钟的功夫，雨声渐渐地小了。一个淋得像水鸡似的太监，

一边朝这里猛跑，一边叫着：“太极殿着了火，可是，又被大雨给浇灭了！”

侍卫索伦上前一步，“啪”地打了他一个满脸开花：“滚开！这会子就是太和殿着了火，也不准来报！”

雍正刚松弛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个更大的炸雷响起，就像炸开在养心殿顶上似的，震得殿顶上的藻井簌簌发抖。引娣吓得“妈呀”地叫了一声，就钻进雍正的怀里，而雍正也紧紧地握住了她冰凉的小手。

贾士芳像是被什么利物划破了脖子，流着殷红的血滴。他怒斥一声：“好个孽僧！”把牙关紧咬，死盯着头上怒云翻滚的阴魂，“噌”地从怀中又取出一张裱来，手指蘸血，在上边疾书了“太上老君”四个大字。此时，外面的雷声又紧又密，雨点又大又急。只见有两个红炭球似的东西，一跳一跃地在空中时隐时现，渐渐地靠近前来。贾士芳情急之间，燃火焚符，大叫一声：“敕——疾！”顺手将木剑隔墙抛了出去，那木剑刹时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贾士芳怒声喝道：“妖僧，你已经得罪了上天，难逃此劫！”

话音刚落，又是两声连得极紧的暴雷炸响，窗上安着的大玻璃镜细腻地一响，也被震开了一条大缝。外面站着的一个太监，不知是被雷击着，也不知是吓的，竟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

“好了。”贾士芳不安地搓着手对雍正说：“贫道有罪，惊了圣驾了。”

引娣这时才发觉自己竟钻在皇上的怀里，两手也被皇上紧紧地握着，羞得她挣出身来，走着细步来到外间，心头一个劲儿地跳，低了头只是发呆。

雍正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雨已经是越下越小，雷声也渐渐地去得远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脸上恢复了原来的颜色，便见德楞泰进来禀报说：“太监小葵子被雷击死了。”

“拉出去埋掉就算了。”雍正无所谓地说。回头又对贾士芳道：“你确实是个得道的真人。朕现在自觉通身上下，无处不舒泰，病已全好了。你怎么了？朕看你好像有些心事？”

贾士芳说：“我的木剑毁了。那是——我的外师所授，它丢了毁了，也许我的命也不长了。”

“你还有外师？你的正师是何人？”

“我的本门师父是龙虎山的娄师垣。他曾经说过，我聪慧大甚，快手破掣，只准我守关参玄。后来，我在山下碰到一位老人，我们同去打水，见面多了也就熟了。他给我开了天眼，还教会了我许多法门神通。其实我的法外真功，连本门师父也赶不上了。娄师垣怕我给山门招祸，便让我还俗了。我向他说：我只会做救人济世之事，而绝不会为非作歹。所以，我自认还是个道士，也绝无上天降罪之理。”

“那个教你法术的异人叫什么？在哪里能够找到他？”

贾士芳苦笑了一下说：“到哪里也别想找到他，因为他就是八百年前的黄石公。”说着，他慢慢地跪了下来叩头说：“那个死头陀的尸体，就在神武门外的金水河里。请万岁派人去打捞出来，好生安葬了他。并求万岁准贫道返回江西，用功诵经，赎过消愆。”

雍正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哪有广行善事反遭天谴之理？不就是一柄木剑吗？朕再赐你一柄！朕还要为你盖一座道观，让你在那里修真养性。有事时出来为朝廷效力，无事时你深藏不露，何来的祸事？”

就在宫里头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那个在河南罢考不成的秀才张熙，却在歧路上到处苦苦地奔波。他得到河南学台大人张兴仁的资助，才得大难不

死。但却不敢回老家湖南永兴，而是遵从老师曾静临行前的嘱托，到山东去投奔“东海夫子”吕留良。可是，他几经辗转，到山东一打听才知道，吕留良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吕家对老爷子生前学生们向有惯例，凡来投奔的，都一概赠银赠书，送了他二十两银子和一部《明月集》书稿。客居无聊时，他便翻读吕老先生的诗作。正是走投无路期间，他猛然想起，曾静的好友名叫旷世臣的就在泰安，便忙去见他，不料还是扑了个空。那旷家的人，又不像吕家大方。只是告诉他说，旷某已经中了举，现正在北京三王爷府帮办文案，便把他打发出来了。

张熙此次奉师命“出山”，是在筹划着一番大事业的。他曾经先去了龙虎山见到了娄师垣，要求入山学道。娄师垣说他“俗缘未了”不肯收留。在下山的路上，又恰遇上被娄师垣逐出师门的贾士芳。这两人刚见面时倒也谈得很投机，但是张熙刚一露出“反清复明”的意思，贾士芳便飘然离去了。张熙为了学到贾士芳的道术，便紧随其后，跟着他从江西、浙江、山东、直隶几个省，又来到了沙河店。再追时，贾士芳已杳无踪迹。这张熙也是个牙关咬得很紧的男子汉，他眼见甘凤池等在南京罹难，不敢再结识天下英雄，便一狠心来到河南投靠自己的表姐，想改籍投考，并在秀才中闹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却被田文镜扑灭了。

……如今的张熙，像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秋风正凉，黄叶飘地，资斧已尽而无处投奔。一路上，到处都流传着各种骇人听闻的传说：有说雍正皇帝弑母、篡位和屠弟的，也有说雍正炮轰年羹尧的，更有议论岳钟麒正在私藏军粮，准备造反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的谣言，更证实了老师曾静那“如今的天下，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只要一遇火星，就可遍地燃烧”的预言。张熙忽然想，既然无路可走，何不就到北京去。一来看看这情景是真是假；二来寻找那位旷师爷，说不定还能找出新的机遇来呢。

拿定了主意，张熙不再迟疑，立刻回头转奔京师而去。好在秋高气爽，又是一马平川的大道，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北京已经遥遥在望了。

第二天，张熙起了个绝早，打听了道路，就向鲜花深处胡同三爷弘时的府上走去。一到门前，就见十几个卫士正钉子似的站在门口。他小心地走上前去，刚开口说了半句：“我是来投亲的……”就被一个太监怒斥一声打断了：“滚开，正门不接外客！”

张熙只好又绕了几个弯，这才打听到了边门。这里正有许多挑着担子，推着小车的人，像是在向王府里送东西。一个太监扯着公鸭嗓子在叫着：“都快着点，王爷就要下值了。”

喂，你把猪往哪几赶，不知道那是厨房吗？死心眼的。哎哎哎，那水是叫你喝的吗？告诉你，这是从玉泉山上拉来的……”张熙等了好大半天，才看出一点空儿来，便上前陪着小心说：“这位公公，我要见府上的旷师爷。”

“你是从哪里来的？”

“哦，我是从湖南来的，旷师爷是我老师的亲戚。”

那太监一看就明白了，这又是一个想来打秋风的。便待理不理他说：“在一边候着吧。”

张熙没法了，只好坐在门边的上马石上。眼见得这里忙前忙后的，却没有一人和他说句话。那太监更是像防贼似地，不住的用眼睛看他。不由得他心中又愤又闷，便随口吟道：

当时只应掉头转，

回过头来路遥远。

何似仁王高阁上，
倚栏闲唱望江南。

身旁突然有人说道：“好雅兴啊！竟在我的门前吟诗。你是什么人哪？”

张熙抬头一看，问者原来是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公子，便说道：“学生投亲不遇，在此闲坐。信口吟得一首，倒见笑于公子了。”

门口的太监连忙喝道：“别胡说！这位就是三王爷。三爷，他说他是湖南人，到这里找府上旷师爷的……”

旷师爷就在这位三爷的身后，他走过来上下打量了张熙半天，说：“我就是旷某，但与你却不认识呀？”

张熙忙叩下头去说：“小子张熙，乃是曾静老师的弟子。如今走投无路，只好来到旷老师这里求助。”

旷某听他说得老实，不禁笑了：“哦，原来是曾静的学生。”回头对弘时说，“三爷，曾静和我，都是东海夫子吕留良的门生。”

弘时笑着说：“既然如此，那他也就是你的门生了。潦倒异乡望门投止而不遇，难怪他要在这里发牢骚了。请跟我们进去吧，先用些饭，完了再过来见我。”说完一甩手就走进去了。

旷士臣就住在王府正院厢房内，张熙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迷迷糊糊地就进了屋子里，张熙按学生之礼拜了这位旷老师。旷士臣说：“你的事，曾静早就和我通过信了。你好大的胆子啊，把河南闹了个底儿朝天！如今四下里全在搜捕你，你竟然敢钻到我这里来。”

张熙说：“旷老师，我不敢连累你，你把我送官也可，给我点儿盘缠我自己走也可。”

旷士臣笑笑说：“好，真不愧是曾静的弟子！我可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有道是‘灯下黑’，你既然来到这里。就什么也不用怕了。不过，你的老师却说，要你速速回去哪！”说着递过一封信来。

张熙接过一看，果然是老师的笔迹。他恭敬地站着看了，又还给旷士臣说：“既然家师见召，敢请旷老师秋风些许，我这就登程……”

就在这时，只听院子里有人喊道：“王爷请旷师爷和客人去谈话。”

旷士臣交代一声：“王爷脾性很和顺的，他想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形。你到了里面，知道什么就只管说，在他这里是不会获罪的。”

弘时见张熙走了进来，便微笑着说：“你随便一些，不要拘束。我有很长时间，不出去走动了，早就想找个人来聊聊。你来得正好，坐下来说话吧。”

张熙跪下叩了头，又遵命坐了下来。可是，却不知道这位郡王爷要问些什么，也不知什么才是“外面”。他挖空心思地说：外边……这时正是地藏王的生日……这是女人们的节气，有点灯报娘娘恩的，还有……”

旷士臣打断了他：“王爷不是要问你这些……”

弘时接过话头说：“我要的是民间的口碑！比如，对我和宝亲王，还有阿其那、塞恩黑、岳钟麒、年羹尧、田文镜和李卫等人，外头都有什么议论啊？”

张熙吞吞吐吐地说：“回王爷，老百姓是指着囤里看着锅里，只要吃得饱，他们是什么都不管的。”

“有没有议论朝政得失的呢？”

“回三爷，这事倒也听到过一些。比如有人说李卫的身子不好；田文镜

也得了重病；哦，对了，还有人说京师里来个活神仙，用五雷劈死了个番僧……”

“哈哈哈哈哈……旷师爷，你的这位令侄可真会说笑。我问他东，他说西，就是不说我想知道的。我再问你，有没有说皇上不是的？比如有没有人说他篡位？”

张熙像是挨了一闷棍似的，低下头去不敢说话了。旷士臣在一边说：“张熙呀，三爷是何等的精明，你想糊弄他，能办得到吗？你既然是来奔我，就得相信我的主子。我实言相告，就连你在河南闹考场的事情，三爷也全都知道！”

弘时笑了：“旷师爷，你不要吓唬他，他还年轻嘛。再说，老四能保下一个秦凤梧，我难道就不能保下他张熙？我刚才已经告诉了孙嘉淦，河南考场的案子撤掉了，你已经不是戴罪潜逃之人了。”

张熙连忙叩头谢恩，并且把路上听到看到的情景全都说了一遍。弘时听得极为专注，完了说：“我也只是听听而已，再说，我就是想管，也捂不住这么多人的口呀！我是个当家的，正像俗话说的那样，当家的就是个泔水缸罢了。比如你刚才说隆科多私改圣祖诏书的事，哪有那么方便？那是用满汉合璧的文字写成的！”

弘时还要再说下去，就见门口闪过一个人影，弘时喝了声：“是谁？哦，原来是夏浩财，你这样探头探脑的是什么规矩？”

这个夏浩财是受弘时的派遣，去打听隆科多的下落和质审情形的。他禀报说：“三爷，启从皇上去视察之后，原来的看守全都被撤换掉了。现在在那里的一切都归图里琛一人总管，一点消息也透不出来。我原在皇庄上就有心腹，我问了一下那几个杀才，他们的口倒是咬得很紧，没有招出什么来。”

他们这里正在说话，管着大门的太监头子突然闯了进来说：“三王爷，高无庸来了。”旷士臣忙拉着张熙躲进了里间，就听外面高无庸说：“有旨意，着弘时跪接！”

弘时连忙跪了下去，轻轻地说：“儿臣弘时恭聆圣谕。”

“阿其那病危，着弘时前往探视。”等弘时谢恩起身后，高无庸又说：“三爷，皇上说了，阿其那毕竟是自己的兄弟。皇上说，要三爷悄悄地瞧瞧他，不要让他像隆科多那样受委屈。太医也一定要好的，要尽全力保住他能得天年。还说，让三爷问问他还需要什么，如果他有什么话，不管说的是好话坏话都要听完，回来后密奏皇上——外头谣言多得很，让三爷千万稊密一些——告诉三爷，万岁爷今天很不高兴，因为九爷塞思黑已经死了！”

高无庸说一句，弘时就答应一声“是”。但听到塞思黑死了的消息后，他目光一跳，又马上笑着说：“这些我都明白。塞思黑死得确实不是时候，外头正有人说皇上作践自己的兄弟呢！我一定要叫人好好照料阿其那。”

高无庸又说：“万岁爷疑心是李绂弄死了塞思黑，把他和田文镜的那件事并在一起了。”

三爷，您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边呢！”

一百二十六回 八王爷魂归西天去 狂书生送信大帐来

原来的廉亲王，如今的民王允禩——阿其那，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原本就身子虚弱，自从弘时下令逐出了所有的太监宫人之后，他这里换了一批粗手大脚的太监，和遭到宫里黜斥的老宫女。这些人不仅不懂得一点儿规矩，更不愿意来这里侍候这位失势的八爷。

他的家人，甚至连妻妾子女们全都不能过来服侍他。他要独自一人来承担痛苦，承担心事，承担那本来应该下人去办的事情。这事若放在普通人家，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他这位养尊处优、大半辈子都是颐指气使惯了的王子身上，可就了不得了！从三月初，他就患上了噎食病，不能吞咽任何东西，一吃就吐。在这里守护的人，根本不把他的病情当回事儿；而太医们更是随便开点药，敷衍塞责一下就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现在可真是全都体验到了。

此刻，这位人见人爱，也人见人怕的八爷，正和衣躺在西配院的一间厢房里。这里原来曾经是下人们住的地方，那张勉强可称之为“床”的，其实只是一个高榻。不过，这倒很随了允禩的心意，因为在这里他能够看到窗外。人一旦失去自由，看看外边就是一种无形的享受。他和隆科多的待遇不一样，这个圈禁他的高墙大院，有着上千亩大，几千座房屋。就是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他也可以看到从前临窗垂钩的花园和鱼池。而且除了银安殿外，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想住到这里，一来是要回避过去的记忆，二来是想吹一吹凉风，使自己的脑子能清醒一些。现在他望着外头的海子，老柳树还是那样的绿，水面上还是碧波涟漪。只是由于长久没有打扫，水面上浮了许多树叶败草罢了。他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有了这些枯叶败草散落在水面和小径上，倒平添了许多雅兴。如果当夕阳西下之时，他能在这小径湖边上走走看看，岂不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那不是比自己原来走着的、净得一尘不染的路，更富有诗意吗？想当年，自己为什么要那个洁癖呢？如今重病在身，想走也不能举步了。唉，糊涂呀！

弘时和旷士臣其实早就来了，与他们同来的还有那个落拓书生张熙。弘时是因不愿意有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行动，才让这两人陪着他来看八叔的。这时，他看到八叔身子似乎是动了一下，便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八叔。”

允禩用呆滞的目光，在屋子里搜寻了好大一会儿，才看到了弘时。不过，他也就这么看了一下，就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八叔，”弘时满脸是笑地走上前去说，“侄儿奉旨来瞧瞧您。”

允禩略微移动了一下身子说：“你来了就很好。你带来的是丹顶红还是孔雀胆？要是用黄绫布，这屋子太低，而且我已没了力气，得找几个人来服侍才行。”

“八叔，您想到哪里去了？”弘时听着他这如说家常一样的话，直觉得浑身起栗，“八叔放心，绝对没有那事，也永远不会有那种事的。万岁爷每天都在惦记着你的病情，他不方便，才叫侄儿代步来看看您的。”

允禩只是不屑地一笑，却什么也不想再说。

弘时端起面前的汤碗看了一下，见那里面只不过是一些残存着的藕粉

渣子，便高声叫人吩咐道：“去，叫你们这里的管事来一下。”

不一会儿，一个管事太监跑了进来，向弘时请安说：“三爷，不是他们无礼挡驾，还要验看爷带来的东西。实在是因为事先没有接到内务府的札子，不知道爷是奉了密旨的……奴才向三爷谢罪了。请三爷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我们是什么人也不敢得罪的呀！”

“别人不敢得罪，就拿我来开刀，是吗？”

那太监更是慌乱地说：“不不不，三爷听错了，我说的是……”

弘时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训斥着：“我不是说的这个。你们要明白，八爷永远是八爷，他就是绑赴西市，上了法场，你们也还要向他执奴才的礼。杀头时，刀上也还要带上皇封标记，这就是圣人说的天理！好嘛，爷我几天不来，你们就自作主张地这样糟践八爷，还得了吗？你瞧瞧这里，地不扫，碗不刷，茶也不倒，你们干的是他娘的什么差使！”说着，他把半杯残茶全泼到那太监身上，又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说：“去，倒一壶好茶来！从今天起，人分三班，昼夜轮流地在这里侍候着。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就管着韵松轩，我一个条子就能打发你们到乌里雅苏台去。滚——都给爷滚远点儿！”他说着朝那太监头儿又踢了一脚。

张熙简直看呆了。他万万想不到，这位说话和气，待人亲切的三阿哥，发起脾气来，竟是这样的怕人。这时，却又瞧见弘时已经伏在允禩身边，极其耐心地说着：“八叔，您尝尝，这是侄儿给您带来的蛋糕。”说着，他把蛋糕分成了极小的块儿，一点点地往允禩嘴里送，“八叔，您觉得好吃吗？要是您能受用，赶明天，我再给您带来点儿。”

“我还能有明天吗？”允禩气息微弱地一笑，“我的昨天和今天已经被你的父皇剥夺光了，现在我到了穷途末路，还要那个明天干什么？”

“八叔……”

“你听着！我落到这个地步，一点儿也不后悔，也一点儿也不能原谅你的阿玛！我们斗了这么多年了，谁心里不知道谁呢？他不愿我死，是怕落下个杀弟的坏名声；我也不愿意这样地死掉，想让他对我明正典刑，就是你刚才说的刀头上带着皇封的那种死法。现在我要是一死，不但自己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后世人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只要一死，他也别想得到清白。政局上是他赢了，可人心上是我赢了！”

也许是允禩过于激动了，他忽然一阵痰厥，两眼翻了上去，面色灰白如土。似乎是想呕吐，可又吐不出来，只是张着嘴呵了好大一会儿才算镇定住了。

弘时走近八叔身边说：“八叔，我已经把这里的太医撵出去了。下午，让马士科来给您瞧瞧病。您千万要放开心，不管好歹，万岁总是您的哥子嘛！”

“哼，天家父子无亲情，何况他这样的哥子？”允禩抬眼看了一眼旷士臣他们说，“你们都出去！”

弘时凑近前来问：“八叔，您有什么话，就对侄儿说吧。”

允禩紧紧地握着弘时的手，热切地说：“好侄儿，你手中一定要有兵权。没有兵，你就别想斗得过弘历！雍正现在已经坐稳了帝位，就是我活着，也动不了他一根汗毛。他就是在圣祖的最后时刻，让你十三叔抓住兵权的。要是你十四叔当时不在西疆，他能有这种局面吗？”突然，他的手松开了，他已处在了神志昏迷之中，口里还在轻轻地说着：“天意，天意啊……”

弘时很为八叔的话所感动，他想，雍正现在把繁重的政务交给自己，

却把兵权给了弘历，难道他不是另有深意吗？眼见得几个太医慌忙地奔了进来，他对旷士臣和张熙说：“走吧，咱们也该走了。”

当天夜里，这位深孚重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的、康熙皇帝的八儿子，在昏黄的灯烛下，望着窗外的冷月，结束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死，他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他死后，许多曾经受过他恩惠的官员们，也还有人偷偷地在半夜里为他拈香祝祷，求上天赐福给他的子孙。但他毕竟是死了，而他苦心经营了一生的那个“八爷党”，也就随之消失，变成了人们永久的回忆了……

张熙目睹了八爷生前的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他就告别弘时三爷和旷士臣，回到了他的老家湖南永兴。此时，节令已近重阳，天高气爽，红叶满地，山染丹翠，水濯清波。湖南地处江南，气候温暖，更是竹树繁茂，云蒙雨洒，说不尽的初秋风光。

张熙回到家里，顾不得身子疲倦，稍事修整、把旷士臣给他的三百两银子，留下二百两家用，便急急忙忙地赶去见他的老师曾静。

曾静今年已是五十多岁了，他听了张熙的经历，兴奋得脸上放光说：“好好，真不愧我教你一场，也不在你千里奔走。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事情又是大有可为呢？你真算得上是位好儿郎！”

张熙转脸看见师母已经端着饭走进来，连忙欠身站起来接过说：“谢谢师母。”便坐下来和曾静一齐吃饭，饭后师生又促膝畅谈。张熙对曾静说：“这次学生在北京和旷老师谈过几次，因不知老师有什么安排，所以说得不深。三阿哥事情太忙，学生看再多呆也没什么益处，就告辞回乡来了。”

曾静一笑说：“你是对的，何必一定要说透呢？”说着将两本书推到张熙面前，“这是我新刻的两本书，你拿去读读吧。旷士臣辅佐的是三阿哥，他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义兵揭竿而起的路子。其行不一，其心无二，如此而已。”

张熙接过来一看，原来一本是《知新录》，另一本是《知己录》。便说：“察情而知己，温故而知新！老师，您真是好见地呀！”

曾静拈着胡子笑着说：“其实，这还不全是老生常谈嘛。《知新》这篇，我写的是五胡乱华时的政情民情；《知己》篇则写的是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应为世人而作，我写的同样也是圣人的那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

张熙不言不语地看着时，曾静又说：“你刚走时我就向你说过，如今大清的气数已尽了。自古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一个暴君倒行逆施的。你看看现在的雍正，他篡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而他的政令却是一头儿栽培田文镜这样的酷吏，一头儿又压制杨名时等正臣。他自己车马宫室、锦衣玉帛的供奉着，还要聚敛天下之财。他这是在无分贵贱良莠，一网打尽地整治百姓啊！纵观吏治，横看民心，他能有好下场吗？”他历数雍正登基以来的种种虐政后又说，“你方才说得很对，要不是被张兴仁这样的人救了，你现在早已是身首异处了。所以，现今当务之急就是劝告岳钟麒起兵反正，这才是上上之策！”

张熙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岳钟麒不敢进京述职，就是怕步了年羹尧的后尘。但他总是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呀，学生看，他这是举棋不定！老师说的，宜早不宜迟。学生打算立刻就找他当面谈谈。”

“不不不，请稍安勿躁。劝岳钟麒举旗造反，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啊！你

能保证他不把你送上断头台吗？”

“那怎么会？他总还算是岳武穆的后世子孙嘛。”

曾静说：“自古以来，忠臣家里出逆子，你千万不能以此来衡量他。他如果自认为是汉家儿男，那当初就不会出来做官了。我觉得还是从利害入手劝他，再晓以大义，好生地写封信去。他怕的是雍正屠杀功臣，我们就从这上头下手。我这篇文章写不好，你哪里也不能去。”

张熙说：“老师，那你为什么还迟迟不肯动笔呢？”

“唉，我是在为你着想啊！你这一去犹如当年的荆轲刺秦王，凶多吉少啊！我已将近花甲，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你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的人哪！”

张熙慨然说道：“这些我早就想好了，家中也已作了安排。老师放心，我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之人。”

他们这话说过七天之后，张熙与曾静洒泪而别。这一趟路，足有三四千里呀！张熙抱定了必死之心，也不计较路程的远近。他身上只带了四十两银子，其余全都留给老师，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袄，便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待他来到西宁时，早已是雍正七年的正月了。

张熙先自找了一家客店安下身来，洗洗澡，又换了一身衣服，这才提足了精神去见岳钟麒。来到大营门口，他请守门的军士通禀说：“我是从湖南专程到这里来的，带来了一位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亲笔信，请代为传禀。”

“请问这位先生高姓大名？”

“哦，不敢，我叫张熙。”

那戈什哈不再问什么，带了张熙的名刺便走了进去。过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笑着说：“岳大帅正在议事，请跟我来吧。”

张熙跟着他来到营里坐下，那兵丁说：“你就在这里等着吧，这是岳大帅的签押房。壶里有茶，岳大帅很快就下来了。”

张熙放眼打量这座签押房时，只见中间的大条案上，堆放着一尺来厚的文书；北边是一面大炕，炕上铺着虎皮褥子；南门靠墙边支着一个茶吊子，在嘟嘟地冒着水气；东墙下是一排白木板凳，其余别无长物。只在西墙下的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上写两个大字：“气静”却既无题头又无落款，显得十分清寒朴实，张熙先就有了一个好印象。

接着，猛听到外面门帘一响，一个五短身材的汉子大步走了进来，黑红的脸膛上精光四射，一望就知，这就是那位雍朝的第一名将岳钟麒了。跟着他的后边又过来几名小校，帮着他脱去外衣，换上小褂。岳钟麒的脸上，却始终是冷若冰霜，看不出一点表情。张熙的心头不由得一阵突突乱跳。

“你就叫张熙？”岳钟麒仔细打量了他一眼说，“嗯，好相貌，是个英俊男儿！这么大冷的天儿，你从湖南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不容易啊！”

张熙突然醒过神来，连忙跪下叩头说：“岳大将军安好！小人就是湖南生员张熙，奉了老师之命特地赶到军前，有机密要事想面禀将军。”

“啊？你不是来送信的么？”

张熙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帐中的军士们，却没有说话。

“哦，你不要多疑。带兵的人，谁跟前没有几个敢死之士？他们都是跟着我多年，又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有话便说，有信也可以拿出来，不要这样扭扭捏捏的。”

张熙心想，这种情形下万万不能开口多言，便从棉衣里面扯下一角来，

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封信来呈了上去说：“大将军，请过目。”

岳钟麒接过那封信，先赞了一句：“嗯，一笔好字！”他又抽出信笺来，刚看了一眼，就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只见那上边写道：

谨致故宋 鹏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

钟麒将军麾下

湘水石介叟顿首拜上

岳钟麒惊异地想：“石介叟”这个名字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写这样的信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一百二十七回 劝造反张熙受折磨 诱真情岳帅盟誓言

岳钟麒一见到“石介叟”这个名字，再加上信头上那“故宋鹏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这些字眼，心里就全明白了。自己虽然是岳飞的嫡传子孙，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这位石介叟可真能胡思乱想，他写这封来，不就是明摆着要自己去造反嘛！但又一瞧，那个不要命的书生张熙，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他又不得不把这信看下去。

这封信写得很长很长，从当年岳飞的抗金说起，又谈到了现在的反满；从岳飞被害于风波亭上留下千古遗恨，再说到今日岳钟麒的前途。看得他头晕脑涨，眼花缭乱。再往下看，就更不得了。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军拥兵于凶险之地，以忠良之后，而事夷狄之君。年羹尧前车之鉴，即为将军今日之覆”；“君何不鼙鼓一鸣，号召天下有识之士，将十万将士西出三秦。则陆沉百年之中原，可以复苏矣”！这些话语中的不管哪一句，若传了出去，立刻就是杀头之祸呀！他竭尽力气把信看完，早已是大汗淋漓了。

岳钟麒定了一下狂跳的心情说：“你送来的这封信，确实是性命交关啊。不过，人活一辈子，能读到这样的好文章，也真算得不枉此生了。只是——这个‘石介叟’却像是位先行者的名号。我当然是不计较的，但他既是这样相信我，总该让我知道他是谁，也总要见上一面才对呀？张熙，你说呢？”

张熙在岳钟麒读信时，心里一直是十分紧张。他脸色煞白，一颗心就要跳出腔子来了。

此刻听岳钟麒说出这话来，才算恢复了常态，说话也从容了不少：“岳大将军，在眼下这时候，我只能说，写这信的人是我张老师的老师。此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通，天文地理风角六壬皆贯。岳大将军只要心同此意，您这里大旗一举，老师虽远在千里，却旦夕可至。”

岳钟麒摇摇头说：“这话你想骗谁呢？我可不是三岁小儿呀！”

张熙昂然答道：“我张熙也是七尺男儿，岂能凭空胡言乱语？我愿留在将军这里作为人质，举事之日，如果家师不到，请您拿我祭旗就是。”

岳钟麒还是在思忖着：“哎呀，这可不是件小事呀。单凭你我和他，恐怕是难办得到的。”

“只要将军心意一定，照着信上说的去办。天应人归，自会有人响应的。”

岳钟麒回过头来，对帐下亲兵们说：“你们都来看看，这个小娃儿来劝我造反，可他又信不过我。我要是这么带兵，你们不哗变才怪呢？”

张熙感到受了轻蔑似的，他“唰”地站起身来说：“大人既然不信，那就放走我；如果大人还想邀功，人头就在这里！你何必要讥笑学生呢？”

“放你走？邀功？讥笑？哼，小子，你不觉得自己太嫩了点儿么？说老实话，派你来这里的究竟是谁？你又是从哪里来到这里的？”

张熙这才知道了岳钟麒的真意，也知道自己既然已陷入天罗地网，就绝无生还之理，便仰天大笑道：“岳飞的后代？原来竟是如此的卑劣小人。我张熙错看了你了，哈哈哈哈……”

岳钟麒沉着脸一声令下：“来，与我拿下了！”

“扎！”

“拖到外边，先抽他四十蔑条，打得狠一些！”

“扎！”

几个戈什哈转眼间就把这个“座上客”拉了下来，拖到外面的廊柱上绑了，僻哩啪啦就是一顿狠揍。

坐在大帐里的岳钟麒，却听不到这张熙一声呻吟。他气得三尸暴跳，大声喝令：“送后堂去动大刑！只要不把他弄死，什么刑法全都可用！”他急躁不安地在地上来回踱步，刚一端茶杯，却又被烫了一下，气得他“咣”地一下，把杯子掣得粉碎。就在这时，师爷高应天走了进来问道：“外面打人，里头生气。大帅，您这是怎么了？”

岳钟麒喘了口粗气，指着桌子上的信说：“你自己拿去看看吧。”

高师爷走上前来拿起了那封信，刚看了一眼，就吓得双腿一软，差点儿就倒了下去。他顺势坐在木凳上定下神来，仔细地把信读了一遍。岳钟麒在一边说：“好嘛，现在就有不少人连赶着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他还凑着这劲儿来给我来添油加醋，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这世道是怎么回事，好像人人都活够了似的。我这里光是军务就忙得底儿朝天了，他还要给我来这一套，难道他真想把这泼天大祸栽到我头上吗？”

高应天慢慢地把信折起来问：“大帅，您打算怎么办他？”

岳钟麒想也不想地就说：“这案子该着刑部的人来问，立刻用大枷拷起来送到京城去！”

高应天急急地说：“大帅呀，万万不能这样做！您想啊，只要您一公开解送，或者是迟滞审问，元凶首恶便会立刻听到消息，也就会马上逃之夭夭。御史们个个都是鸡蛋里头挑骨头的人，他们见你拿不到主犯，还不就顺势参您个‘故意纵使主犯逃逸’的罪名吗？这事一定要办得利索，千万不能拖泥带水。您只要办得好，不仅那些说您是岳飞后代的谣言可不攻自破，说不定还能帮着皇上查出一个通着天的大案来呢？那时，您不但毫不承担责任，还可为皇上立一大功。您难道想把这即将到手的功劳，白白地送给那些齷齪的京官儿们吗？”

高应天是岳钟麒帐下幕僚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人。今天岳钟麒传了他来，就是要训斥他粮草调度失宜之事的。此刻，岳钟麒突然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高某人，还真是有点可爱了。

便说：“高师爷，你见的很是！说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我现在最怕的是这小子铁嘴钢牙，一个字儿也不吐。”

高应天恩忖了一下说：“大帅想得有理。他要不招，您还真没有办法治他。杀了他，更会留下后患。御史们一定会造出新的谣言来，他们会说您预约在前，而毁约在后，看他站不住了，才杀他邀功的。苍蝇还不抱没缝的蛋呢，想给您加上个罪名，送您一个忤逆，又何患无词呢？”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突然双手一合，眯着的眼睛里放出幽幽的蓝光来：“大帅，给他来个苦肉计怎样？”

“嗯？”

“大帅，您不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先给他来点硬的。把他立即下到牢里，狠狠地打！”

能打得他吐了真话，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等看到他死也不肯说实话时，咱们再给他来软功。如果一上来就用‘哄’的法子，说不定还会引起他的疑心呢。”

岳钟麒牙根一咬说：“好，就凭你这主意，本帅保举你一个军功道台。”

“谢大帅栽培。”

高某这话一说，张熙可倒了大霉了。军士们把他下到地牢里，变着花样地折磨他。过去，他在家乡时，也曾看到过州府衙门里行刑。那些衙役们虽然狠毒一些，但也只是把犯人打昏在地，用凉水泼醒也就算完。可是，他现在受的是什么样的刑法呀！这些军士们动起手来，就好像是在干着一件分外开心的事似的。他们先用盐水蘸皮鞭子抽他，每一鞭下去，都像是有一千钧之力。而且，他们的皮鞭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打到身上能打出一条条的花纹来。待到他身上花纹布满，渗出来的不再是血，而是黄水时，这些军校们又换了一种花样。

他们拿着烤红了的通条，一边喝着酒，一边照着原来的“花样”烙描……就这样，疼昏了再泼醒，泼醒了再烙昏，而且是无休无止地重复……

半夜时分，就在他燔灼似的疼痛中，张熙又一次地醒了过来。现在，他的全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也无处不生出焦痂。他突然觉得，疼痛过了分，反而不感到疼了。他现在只想喝水，仿佛从咽喉到内脏，全都被什么烧得干枯了，裂开了。他的头稍稍动了一下，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有着土墙的小屋里，身下是暖烘烘的大炕，炕桌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一只花碗。他想喊个人来，给他一点水喝，可是，却又倔强地忍住了。漆黑的暗夜中，只能看到他那闪着幽幽光点的两个瞳仁。忽然，从隔壁传来两个人近于耳语的交谈：“喂，他醒过来了吗？”

“没有。啊，是高……”

“嘘——别多言多语的，你们怎么不弄点水来给他喝？”

“这小子是个强驴子，醒着时，一口水也不肯喝，我们只在他昏迷时喂过他几口水。”

“军医来看过了吗？”

“来过了，还给他上了最好的药。军医说，请大帅放心，一点内伤也没留下，当然，疼总是难免的。马军医说，只要吃好，喝好，要不了几天就会好的。”

“那你就趁着他昏迷时，再给他喂点水。我这就去禀报大帅。”

几声细碎的脚步声后，这里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一个穿着号褂子的

老兵走了进来，张熙假装昏迷，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拒绝喝水。啊，多么清凉甘甜的水呀！他贪婪地喝了再喝，一直到再次昏迷了过去。

“张熙——张先生……”

一个带着哽咽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灯光一亮，张熙睁开眼看了一下，站在自己身边的竟然是那个凶神恶煞的岳大将军！他“哼”地一声，把目光移开了。

岳钟麒的眼中满是亲切柔和的神情：“张先生，我看你来了。”他的语气也是这样的可亲可近。张熙看到，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在给岳大将军掌着灯，还帮着岳钟麒在查看张熙的伤痕。只听他小心地说：“不妨事的，大人。这些都是皮肉之伤，要不了几天就会痊愈的。”

一滴冰冷的水珠，落在张熙的脖子上。张熙被惊得猛然一颤，他抬起头来看时，原来竟是岳钟麒流下的眼泪。那位像是师爷一样的人在一旁劝道：“大帅，您不要这样难过……再等上几天，等张先生身子好了，我们再从容地和他好好谈谈。”

张熙却冷冷地对岳钟麒说：“你是满家的大将军，而我则是汉家的冤魂。你我之间，难道还有可谈的事吗？”

岳钟麒像突然挨了一闷棍似的愣在那里了。他的脸色变得雪一般的苍白，缓缓地退到一旁坐下。又将自己的脸深埋在双臂之间，好像在压抑着极大的痛苦，浑身抽搐着，而且，显然是在流泪。

那个师爷却在一边对张熙说：“岳大将军是当年岳元帅的第二十一代嫡孙。你要是再这样糟蹋他，我就叫人把你拉出去喂狗！反清，是灭绝九族的大祸；而复明，又是光照千古的事业。你张熙凭什么要我们相信你的一纸书信？”

张熙像突然遭了雷击似地问：“原来……你们这是在试我……”

岳钟麒走到近前来轻轻说道：“好兄弟，去年皇上就说要调我到军机处当差了。可是我没有去，因为我不敢离开了我的部下。还曾有一个人也来到我军中，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纸朱三太子的谕令。他也同你一样，是来劝我起兵反清的，我信了他。他刚走，就被我的手下逮住了。从他身上搜出了雍正皇帝的密令，原来他是粘竿处派来的奸细。你知道，岳某一身系着汉家天下之安危祸福，也仰承着祖宗的风烈。我敢轻易的相信别人，轻易的把脑袋交出去吗？”

张熙死死地盯着岳钟麒的脸。但他在这张脸上看出的，是泪水，是诚挚，是一道道饱经沧桑的皱折，而皱折的掩盖下，却似乎藏着无穷无尽的忧虑。张熙被感动了，他叹息一声问道：“你为什么非要问我是谁派我来的呢？”

旁边那师爷冷笑一声说：“年轻人，你涉世太浅啊！我们如果不知你的根底，岂敢和你共议大事？马光佐带着三万军马，就驻在甘肃；勒格英的一万五千人马驻在松潘；西安将军瓦德清的五万人，在前边挡着路。这里义旗一举，他们顷刻可到，连三秦都出不去，你还想什么光复汉家天下？你也不想想，既然是共谋大事，就应该坦诚相见。你自己都不诚，却要我们以身家性命和十万兵马作赌注，你这位老师想得也太天真了些吧？”

张熙不言声了。显然，岳钟麒和他的师爷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而他们说出的理由，也是自己无法驳倒的。他刚想说话，却又强自忍住了。

岳钟麒站起身来说：“张先生现在一定十分疲累，他的伤势也还很重。

张先生，这位是我帐下的师爷高应天先生。老高，你明天严严实实的弄一乘轿子，把张先生送走吧。哦，记着，给他再带上一百两银子做盘缠。张先生，我们的话就到此为止了，你好自保重吧。”说完他拉起高应天就要出去。

“请慢走！”张熙大叫一声。他身上像是忽然有了力气似的，竟从土炕上坐了起来，两眼直盯盯地瞧着岳钟麒。

“哦？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岳钟麒问。

“既然你们是有诚意的，那么请问，我如果提出与二位结为异姓兄弟，你们可能俯允？”

岳钟麒慨然地说：“这又有何不可！高先生，你也愿意与在下一同和张熙义结金兰吗？”

高应天斩钉截铁地说：“大帅敢应，我高某又何惜此头？”

张熙从炕上一跃而起，在岳钟麒和高应天面前跪了下来：“请二位哥哥受小弟一拜！”

岳钟麒说：“哎？哪能这样草率呢？老高，你来写个誓词吧。”

高应天答应一声，就着昏灯油烛，一挥而就，三人互相传阅了一下，都觉得写得十分合体。于是岳钟麒亲手搀着张熙，三人一齐跪下。他们面对着那盏忽明忽暗的瓦台油烛，立下了生死誓言：

今有岳钟麒、高应天、张熙三人，面对昊天上帝并告祖宗神明：我三人心地同一，为天下苍生，为光复汉家伟业，奋起共讨满清丑虏。生同此志，死同此心，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如违此誓，叛兄卖弟者，必死于刀剑之下，永世不得轮回！

一阵惊风掠过房顶，砂石打得屋瓦一片声响。张熙低声说道：“二位兄长，我的老师是……”

一百二十八回 雍正帝震怒兴大狱 十三爷留言除内奸

岳钟麒回到大帐就对高应天说：“从现在起，直到拿住曾静为止，我不再见他了。得防着他万一弄假，我可就没有戏好唱了。你立刻替我拟好密折底稿……嗯，盟誓之事一定要说，但内容一字不提。”

“是。”

次日一早，岳钟麒的密折直发畅春园；四天后，军机处发出了八百里廷寄；又过五天，永兴县衙倾巢出动，快马直奔曾家营……

曾静和张熙的案子一出，立刻便震惊了京城，也震惊了全国。但雍正却放着这案子不管，下了另一道旨意：“李绂和谢济世等人，结党营私，罪不可恕，着即革职交部议处；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肆意攻讦国家大臣田文镜，罪亦难饶，着即革职拿问。”

这一下，朝廷上下，更是人心惶惶。当弘时来向陈学海传旨时，陈学

海不过只是一笑：“奴才知罪。”他抬起手来像拍蚊子似的掌了自己一个嘴巴说，“这事儿谁都不怪，只怪我生就了这张臭嘴。奴才确实说过，田文镜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可他却偏偏和所有的好人过不去；奴才还说过，原来曾在各省任职的官员中，不管干得再好，一到河南就非倒霉不行；还曾说，田文镜在任上时，就只信任张球，可偏偏又是这个张球成了贪官，他也太不给田文镜争脸了；哦，奴才还曾说过，田文镜连家眷也不带，只身一人在河南当官。他的亲属们谁也别想跟着他发财。可他这样的一个大清官，为什么却治理不好河南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三爷，奴才就这么点儿毛病。我逢人就说，走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实在是罪，也实在是不可饶恕。”

弘时听得只想发笑，可他是奉旨问话的呀，哪敢笑出来？他端着架子问：“这些话，你和谢世济说过吗？”

“说过，不但和他说过，知道奴才这话的人还多着哪！宝亲王府、五爷府我还照说不误呢，何况别的？”

“那么，谢世济参奏田文镜的折子，事先和你商量了吗？”

陈学海一听这话越发轻松地说：“好三爷您哪！谢世济写折子时他人在浙江，而我陈某和他离着好几千里地，我们又从没通过信，我就是长着兔子耳朵也听不见哪！”

“谢世济来京时，你见过他吗？”

“回三爷，奴才实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京的。再说了，如今刑部里忙成什么样了，三爷您也不是不知道。曾静和张熙的案子一出来，我哪还有时间和谢世济这老王人蛋说闲篇……”

“好了，好了，你不要多嘴多舌的了。来人，革去他的顶戴！”

陈学海不用别人动手，先就把自己的顶戴摘了来说：“唉，这顶戴我没化一个子儿就挣来了，又不用化钱便收了回去，只是落个两够本儿。我不像田文镜，自己化钱捐了个前程，到底是戴得结实。这就和买东西一样，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哎，三爷，别忘了，您还欠着我一回东道呢……”

弘时回到畅春园时，雍正皇上正在大发脾气地训斥着工部主事陆生楠。他不知道这陆生楠前头说了些什么，看皇上时，只见他已被气得五官错位，雷霆万钧了：“想不到你也到朕这里来替阿其那他们叫天屈？哦，朕想起来，那天允禩他们闹‘八王议政’时，跟着起哄的人是不是有你？”

“回皇上，这事确实有的。但皇上既然下诏求直言，难道是摆个样子让人看的吗？”

此言一出，殿内群臣无不失色。雍正拍案而起说道：“好好好，先帝爷有错，秦始皇也有错，朕当然更是有错了。从古到今，二百多个皇帝，你是一个也瞧不上眼。那么朕这样的皇上，你大概就更看不起了。你有这么大的本领，怪不得要和李绂谢世济他们勾结，在老‘八爷党’之后，又建起一个新‘党’来。你以为，只要会念几句圣人语录，就算得大儒了，也就可以把自己看成诸葛亮，而把朕当作阿斗了。可你大概忘记了，朕不是只会享乐的傻子皇帝！朕是水里进火里走，六部办差，民间闯荡出来的铁汉子、硬骨头！朕在滔天黄水中视察河工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呢。你既看不起朕这样的君父，朕也用不着对你生了仁爱之情。来！”

“在！”

“剥掉他的官服，送到狱神庙去，和李绂、谢世济等关在一起。”

“扎！”侍卫们上来夹起陆生楠就走。陆生楠不但不惧，还大声叫着：“皇

上这样地堵塞言路，这样地侮辱斯文，臣死也不服！皇上，你敢杀英雄头，剥英雄皮，可真是千古一大豪杰呀！”

雍正气得简直要发疯了，他哆哆嗦嗦地说：“狂生！像这样的混帐王八蛋，吏部还保举他为‘清才’，真是瞎了狗眼！传旨吏部尚书、侍郎和考功司，各罚俸一年，记过一次。”他回过头来看见了弘时，便问道：“你去刑部宣过旨了。”

弘时连忙上前跪下说：“回皇上，儿臣去过了。”接着又将刚才陈学海的话，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雍正听了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骂了声：“陈学海这个该死的奴才！他怎么和范时捷竟是一样的毛病，非得挨上几句骂，心里才舒服呢？”

张廷玉看到皇上有了笑脸，才上前禀道：“皇上，臣以为，曾静和张熙这件案子，应该火速解进京城审讯。若在湖南审理，京师里的各种谣言就难以平息。现在六部里几乎无人办差了，都在到处打听消息。请皇上下诏，限期押往北京交部审讯，邸报上一登，人心就安定了。”

谁也想不到，雍正听了这话却说：“你说得不错，邸报上是要登的。但犯人解京后，却不能交给刑部来审。朕要亲自问问这个案子。”

殿里众大臣一听这话，全都呆住了。皇上亲自坐堂，这可真是亘古未曾见过的。弘历觉得这样十分不妥，哪有皇上亲自坐堂审案的道理呢？假如真是这样，岂不和唱大戏一样了吗？不过，他却没有说话，想看清了雍正的意图后再开口。十六爷允禄听了可就来了兴致：“好啊！这是件千古奇案，皇上亲自来审是再好也不过的了。臣弟正想看看天子坐堂审案的风采呢。不过臣弟想，吕留良这个老头子也实在是太可恨了，应该一体拿问。他写的那些《春秋大义》、《知己录》、《知新录》什么的，也应该查禁毁版。”

雍正笑着说：“十六弟，要是朕等你想到这事儿时才去处置，岂不是晚了。那吕留良和他的弟子严鸿逵等，早就死了。可是，曾静他们却仍要打着他的旗子来造乱。这些人全都是前明的余孽，他们人未死，心更是没灭。你们等着看吧，朕自有处置之法的。再说，这件事处置得好坏，还牵扯着岳钟麒。他们是在一起订过生死同盟的呀！朕要是轻易地把曾静和张熙杀掉，却让岳钟麒背着一个叛盟的名义去打仗，那怎么对得起他呢？”

皇上这话一说，下边就更是没了主意。皇上难道还要为岳钟麒的假结义负责吗？只听雍正又说：“你们都别再为这件事费心了，朕自有道理。李绂的案子得抓紧审理，而且一定要重判！好了，都散去。”

弘时来到韵松轩时，正好遇见贾士芳也在这里。他忙问了一声：“老贾，你怎么穿了这样一身衣服？十三叔那里情形怎样了？”

贾士芳冷森森地说：“十三爷大限已到，我穿这衣服，就是为他送葬的。”

“哦，你现在不吹牛了吧？说到真处，你也不过是位‘假神仙’。天意，你知道吗？我就死活也不肯相信你。”

贾士芳笑着说：“三爷的话很对，我也正想劝劝三爷您哪！您不要再玩小聪明了，您和帝位无缘。再玩儿下去，恐怕还会招来大祸呢。”

弘时一听这话，马上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什么，什么？我玩小聪明？我倒是想劝劝你，给爷安分一点儿。别以为皇上是真地相信了你……”

贾士芳却不买他的帐：“十三爷是大数已尽，我救不了他了。可三爷您，也把神龛下面的魔镇纸收起来吧。它是害不了皇上的！”

“什么？你说我想害皇上？害我十三叔吗？”

“对，还有弘历四爷！”

“你你你，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就在你自己心里！头上三尺有神明，你不要自误了。”

弘历吓瘫在那里了。就在这时，却见高无庸走了进来说：“贾道长，皇上请您去说话呢。”

出了门，高无庸问：“贾仙长，三爷的脸色为什么那样难看？”

贾士芳却答非所问他说：“哦，天要下雪了。”

雍正看见贾士芳进来，不等他说话就问：“道长，快说说，十三爷还有多少时辰……”

贾士芳躬身回答：“他已到了弥留的时刻了。不过，还会有个回光返照呢，他也还在等着和主子说话。”

雍正让人牵了马来，向着清梵寺狂奔而去。此时，天阴得更加晦暗。苍茫的穹窿下，银白色的雪粒一阵阵地撒落下来。稍停片刻，又变成大片的雪花，这时，早已是天地一色了。

雍正来到清梵寺时，只见方丈身披袈裟迎了上来。雍正问：“大和尚，你不是正在坐关吗，怎么今天也出来了？”

那和尚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十三爷久在本寺居住，他就要升天了，和尚能不出来为他送行吗？”

雍正说：“哦，有劳大和尚了。你看天下万物此刻皆已带白，可见朕的爱弟就要去了……”说着，他已是泪水沾襟。弘历忙上来搀扶着他走进了允祥的卧室，这里已经挤着不少的人，看见雍正进来，都纷纷跪倒叩头。雍正看到允祥那蜡黄的面容，呼吸不匀的神态，也觉察到他的病情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允祥好像知道皇上就在自己身边似的，他勉强睁开眼睛搜寻着。雍正扑上前去扶正了他的头，见他像是要说什么，忙向贾士芳说：“他一定有话要说，你能想想办法吗？”

贾士芳快步走到允祥面前说：“十三爷，我知道你是不要紧的。”说来也真怪，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允祥竟然从死神手里又回转过来。李卫忙端了一碗参汤来，跪在他的身边，一口口地喂他。允祥喝了几口，精神更好了一些，渐渐地，他的脸上竟泛出了红色，对着雍正苦笑一声说：“皇上，老十三这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再不能替皇上出力效命了。”

雍正含着眼泪说：“十三弟，你这是傻人说傻话！你的寿限还长着哪！”

允祥却自失地一笑说：“我清楚，贾士芳也明白，我这是回光返照。老贾，我求求你，能多给我一个时辰吗？”

贾士芳说：“十三爷，您到了现在还这样通情达理，真不愧是英雄肝肠！您只管放心地和皇上说话吧，我可以为您护持一个半时辰，我就在那边东配房里为您发功。”

允祥向在场的众人说：“你们都先出去一下，我想和皇上说句话。”

房中的人全都走了，忽然，允祥说：“吉隆里阿，巨不撒丹切用，德台吉博克隆汗罗风！”

雍正一愣，可他马上就意识到，十三弟是在用蒙语和他说话。便说：“十三弟，你换用满语好吗？他们都听不懂的。你这时还说蒙语，太费力气，朕也听得不清楚。”

允祥换用满语说：“赶快找机会，杀掉这个贾士芳！”

“为什么？”

“我已看出来，他能够操纵您的健康，他是要您一步都不能离开他。这是巫术，是不能用它来治国的。”

“好，我立刻就派人杀掉他！”

“不，这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不怕火烧水溺，也不怕雷击刀斧，除掉他并非易事……您要让李卫来办这事，别人谁也不行。请您立刻把李卫调到军机处来，还要让他兼管着天下刑名大事。您知道，他是能干好的。”

“好，朕答应你。”

允祥略微停顿了一下又用汉语说：“皇上，我的好四哥呀……我追随您三十年了。从小就是您看着我长大，现在真舍不得您这份情意啊！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出来，我知道四哥不会怪我的。可我怕的是四哥会把它当成我临终时说的昏话……”

雍正拉着他的手恳切他说：“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说吧。你说的朕全部依从，绝不会想到别处的。”

“八哥是我们一辈子的死对头，可现在他和老九都死了。老十是个草包炮筒子，他也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念我们都是圣祖血脉，皇上就把他放回北京来吧……自古勤政爱民的，您是第一人；可先帝爷留下来的却是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烂摊子。你为了收拾这个局面，得罪了多少人啊！可老百姓却不知道这些内幕，他们也不知道国库已经被那些黑了心的人掏空了，他们更不会知道，国家已到了既救不起灾，也打不了仗的程度了。皇上您为此耗费了多少心思，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你累坏了，可这些墨吏却只会咬人。他们咬人一口，就能入骨三分哪！因为他们在忌恨你，你一道旨意颁下，就堵死了他们的发财之路！万岁，你可要多多当心才是……”

“十三弟，你放心吧，朕知道你的心，也知道你是好样的，一定能支撑得住，看着朕挽回舆论的。他们能写文章制造谣言，朕也要以其之道而反治其身，朕只说一件事你就明白了。”他将曾静和张熙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又说，“朕要借这个难得的机缘，教化这两个人，让他们自己出来为朕说话，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大义觉迷录》。”

“好四哥，我信得过你……”允祥似乎已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他断断续续地说：“皇上身边的三个儿子，都是极好的……可如今又到了圣祖先前的那个时候，又是一代皇权之争……四阿哥是好的……可有人要夔镇……追杀他……”

雍正陡然一惊问：“你指的是谁？”

可是，老十三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好久才勉强说：“去……问弘昼……”他伸开了手，伸出其中的三个指头。雍正几乎就要趴到他身上了，但却还是听不到一点声息。雍正急急地问：“是老的，还是新的？”

允祥还是说不出话来，可他那伸出来的手指却始终不肯放下。

雍正急得大叫一声：“传太医，传贾士芳！”

太医和贾士芳全过来了，雍正急切地说：“快！快救醒了他，朕有赏！”

贾士芳瞧着太医们不管用，便站到允祥身边，大喝一声：“十三爷，请再留一步！”

允祥忽然又睁开了眼睛，极其清晰地说：“皇上保重，此番永别了……”他头一歪，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贾士芳在皇上身后说：“贫道回天无术，十

三爷他……已经走了。”

雍正听此一言，先是一阵迷惘，他觉得胸口堵得慌，突然，他身子一斜，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来。太监和在场的人们纷纷拥了上来，太医也赶忙过来为他诊脉。贾士芳却冷冷地说：“这是皇上急痛攻心，心血不能归经所致，不妨事的。”

果然，雍正吐了一口血后，心里反倒更清明了些。他呆呆地望着爱弟允祥的尸体，颓然地说：“十三弟，你走好。朕要回去了……”

雍正皇帝怀着异样的心情回到了澹宁居，高无庸知道，他现在是心情最坏的时候，便连忙去叫了引娣过来，还一再叮嘱说：“乔姑娘，十三爷刚才死了，皇上的心里烦透了，请你今晚就辛苦一夜吧。”

一百二十九回 恋旧情雍正幸引娣 慰小妾允祉违圣旨

乔引娣忙放下了吃了一半的饭，快步赶到澹宁居来。见皇上正半躺半靠地歪在大迎枕上，她蹲了个福说：“奴婢今晚来侍候主子……十三爷那么好的人，怎么说去就去了呢？唉，人总有这一天的，主子就是再伤心也没有用了。您天不明就起床做事，哪能不乏呢？来，奴婢先给您烫烫脚，您再稍用点膳，精神就会好起来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就端了铜盆来，兑好了水，把雍正的脚放在盆里，小心地搓洗着。雍正早顺从地坐了起来，任由她那两只柔嫩的小手揉搓着。乔引娣又叫高无庸给皇上做了一碗姜醋面片儿来说：“主子，您大概没吃过这样的膳，好吃着哪！这叫面片汤，我们老家的人全都会做的。传说从前有个懒汉，到土地庙里去祷告说：‘大小有点儿病，别叫送了命；姜醋面片儿，喝个半月儿……’”

她还没有说完，雍正就“扑哧”一下笑了。引娣却还在继续说着：“恰好这天有个叫化子，在土地爷神像后边睡觉，他听了就说：‘得病就死’！吓得那懒汉一溜烟地跑了……”

雍正说：“看来，朕也要变成懒汉，喝上半个月的面片汤了！”

“主子，您哪会是懒汉呢？谁不知道，您是天下最忙的人啊！”她用干毛巾擦着雍正的脚说，“奴婢这是看您不高兴，才想起来给您说个笑话的。”

“唉，实在是难为你了。你要是想念十四爷，还可以再去走本”

引娣脸一红：“我，不想去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想的和奴婢全不一样，也许这都是命吧。”

高无庸进来禀道：“皇上，王爷和大臣们问安来了。”

雍正看了引娣一眼：“叫进来吧。”

今天因为皇上吐了血，所以凡是能来的人，全都来了。雍正皱了一下眉头说：“贾道长是方外之人，不必在这里陪着。小弟弟，你还小，也不要

在这里熬夜了。高无庸，去弄辆轿子来，送你二十四爷回府去。”

允祉是正在自己府里吃酒时，得到允祥去世的消息而且被传进来见皇帝的。他言不由衷地说：“唉，正好好的呢，怎么他说去就去了？”

弘时心里有鬼，此时也在说着敷衍的话：“若论十三叔这病纠缠了也好几年了，只是儿臣想不到会这么快。”说着，他还抹了抹眼泪。

弘历却说：“阿玛一吐血，可把儿臣吓坏了。大家谁都知道您和十三叔的情份，可您也得节哀应变哪，十三叔的后事，儿子们多操点心，绝不能让阿玛再伤神了。”

只有弘昼却又是一种说法：“十三叔之歿，确实是令人痛心疾首，也让儿子生出了欣羨之心。前几天，儿子去给十三叔请安时，听说，他还有一件心愿未了，儿子觉得这是最要紧的。”

弘昼听着他的话，忽然想起他自己装死的事，不出声的笑了，却又忙转过脸来装做擦眼泪。可偏偏让雍正看到了，不禁生出了厌恶之情。他问弘昼：“你十三叔有什么心愿？”

弘昼磕了个头说：“那还是雍正四年的事。当时京师大水，十三叔去查看河道。十三叔当时就说，他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儿子当时曾劝他不要太劳神，等病好了再说。十三叔却说：‘恐怕没有那一天了’。如今他不幸而言中，这就是他的一大心愿。”

雍正听到这里，禁不住五内俱焚。他对张廷玉说：“廷玉，老十三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随了他这个心愿吧！”

张廷玉忙答道：“是，这事明天臣就下令办理。臣觉得俞鸿图是个能干的官员，就把这差使交给他办好了。”

下边，他们又议着给允祥封号的事。雍正的意思是用：忠敬诚直勤慎廉明。他说：“允祥先就封了贤亲王，再加上这个谥号，是没有一字虚言的。”

允祉在一旁却吃起醋来，因为允祥加了双亲王俸后，一年就比允祉多拿了两万多银子，他能服气吗？便站出来说：“祥弟有这样的考语，也可含笑九泉了。既有‘忠敬诚直’，又有‘勤慎明贤’，皇上想得真好！”

雍正一听就知道，他这是故意把那个“廉”字去掉的。他又在鸡蛋里头挑骨头了：“其实，朕的这些考语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廉’字！”他瞟了允祉一眼说，“诸皇子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置庄子的。当年，先帝分封诸王时，各得二十三万，三哥你是三十万，而允祥却只要了十三万。他说，‘三哥家人口多，还要养活一班子人来编书，我用不了那么多银子’。他这一生中救济过多少人，大概你们也都不会忘记吧。朝廷上下，还有人能和祥弟并肩的吗？”一席话，把允祉说了个脸红脖子粗。雍正下令逐客了，“你们都跪安吧！三哥，主持丧事非你莫属。明天叫礼部的人来，拟定允祥丧事的细节好了。”

天已经很晚了，空落落的大殿里，只留下雍正和少数几个太监宫女。雍正躺在烧得暖烘烘的大炕上，意马心猿，魂不守舍。在这里陪伴他的就只有乔引娣和另外两个宫女。雍正抚着脑门子说：“唉，朕今天是怎么了？做什么都做不下去……秀菊和彩霞过来给朕捶捶腰腿，引娣，你也别那样老站着，过来陪朕说说话不行吗？”

引娣点着了安息香，往茶吊子里续了水，就坐到了熏笼上。她说：“皇上啊，奴婢小时候就爱看戏，哪知道当皇帝还这样难。这不和大户人家那些老爷子是一个模样吗？”

“哦？你们说说，这皇帝该是怎么个当法？”

彩霞最是嘴快，她说：“咳，那不是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化银子就可着劲儿地化。白天把大臣们叫过来，说声‘有事出班奏来，无事卷帘退朝’！人都散了，皇上就可着意儿地玩吧！”

乔引娣笑着斥道：“你胡说些什么，皇上听了还能睡得着吗？皇上，您净挑那些没意思的事想，想着，想着，您就可以睡着了……”

雍正合上了眼，真是这样做了。忽然，他看到小福正绑在老柿树下被火烤着。他一急之下，恼怒地喝斥：“朕已是天子了，你们还敢这样欺负人？五哥，你快来救下她！”

引娣睡觉最是轻，她一下子就醒了过来，看大钟时，正是丑末时分。她看看四周，彩霞等人全都睡着了。她轻轻下地来到雍正身边说：“皇上，刚才您在叫张五哥吗？”

雍正已醒得毫无睡意，灯下看引娣时，只见她粉莹莹的鹅蛋脸上，水杏般的两只大眼犹如秋波样的明净，悬胆腻脂的鼻子下，一张小口笑靥生晕，活脱脱就是小福重生。他一把把她拉住就往自己的怀里拽，小声说：“来，过来，到朕身边来坐……”

“别！”引娣刚叫了一声又捂住了嘴，轻轻地说：“皇上，您好好睡吧，有话明天再说……”

“怎么，你讨厌朕？”

“不……”

“朕不是个好皇帝？”

“您是的……”

雍正用力拉着引娣，让她顺着自己的手向身下滑去……引娣羞红了脸，小声地说：“别……这不好……”她想夺出身去，可哪能夺得动。雍正一翻身就压在她的身上，就势又扯下了她的小衣，笑着说：“这有什么不好，无非是你和十四弟有过那事。其实，我们满人根本就不在乎……”说着，他的手也伸向引娣的小腹，喘吁吁地说：“朕三个月都不曾翻过什么人的牌子了，朕心里想的就是你呀……”引娣既不敢喊叫，也不敢挣扎，还怕惊醒了彩霞她们，全身上下，早已是香汗淋漓。她被雍正压得久了，也揉搓得时间长了，自己也不觉有点动情动欲。她叹息一声说：“这是我的命，就由了您吧……”

雍正却不容她再说话，在她的脸上，眼上，脖子上和乳头上狂吻着，又吮吸着她的小口和舌头……引娣开始时，还有点半推半就，可在这狂热的爱抚和亲吻下，她也把雍正皇帝紧紧地抱住，一种即使是十四爷在她身上时也从未有过的快感，迅速地传遍全身。她瘫倒在雍正身下，一动也不动，还发出了轻轻的呻吟……

雍正在梦中想过多少次，又在心底积蕴了很长时间的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那个从前的小福，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怀抱。

引娣兴奋之余，伏在雍正怀里哭泣着说：“我，我是个下贱的女人，早已是一文不值了……我只请皇上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吧，朕能给的全都给你。”

“请皇上不要再难为十四爷，您已经对不起他了……”

雍正沉吟了一下说：“好，看在你的面子上，朕就再放他一马。叫他的福晋和家人们，都进去侍候吧。”

就在雍正随了他心愿的那一刻，十三爷府里却是哭声震天动地。当弘

时兄弟三人把允祥的遗体运回到府中时，狂风乱雪正弥漫在京华上空。允祥的府邸不能和其它王府相比，这里只有百十个家丁。人本来就少得可怜，再加上他一生没有娶福晋，而只有两个侧福晋。她们从来没经过大事，现在就更是没了主意。儿子弘晓只哭得天昏地暗，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多亏了李卫，他什么事不明白，什么路子趟不开？于是他把自己带的戈什哈叫到跟前吩咐说：“我这儿已写好了名字，你们照着这单子去给我知会人，请大家都来帮忙。就说我李卫有话，不管他们家里起火冒烟还是房倒屋塌，谁要说一声推辞，就是嫌雪大，那我们的情份也就完了！”

转过身去，他又把允祥的管家叫了来嘱咐道：“别这样慢慢腾腾的，像个出丧的样子吗？再误几个时辰，拜祭你们爷的人都来了，你们连孝帽子都戴不上。快，你亲自去，把府中的白纸、白幔、白尺头和绢纱，全都找出来，照我说的办！”

他又向弘时、弘晓磕了个头说：“三爷四爷五爷七爷！请各位到灵前给十三爷磕个头，然后就请七爷陪着贵客们守在灵棚子里。别的你们什么都不要管，全交给奴才吧。”

这几位爷一齐来到灵堂跪好，只听李卫一声令下：“举哀！”便伏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李卫略哭了一阵，又起身说：“爷们请起，到灵棚里坐着吧。小事儿奴才自能处置，大事儿奴才会来请示爷们的。”

不大一会儿，该来的人全都到了，可就是诚老亲王没到。那去叫人的回说：“小的去了三王爷府，可管家出来说，诚老亲王正在府里赏月吃酒，今天是一定不会来了。”

李卫和弘历等人听了都不觉一愣，允祉是受了皇命来主持允祥的丧事的呀，皇上下这圣旨时，他们都听得真真切切，他怎么能在这时候吃酒赏月呢？再说，弟弟新丧，刚刚易箴，当哥哥的能这样无动于衷吗？

第二天一早，一阵鞭炮声响起，李卫急匆匆地呛咳着进来说：“请爷们起驾，礼部尤明堂他们抬着万岁爷亲提的谥号神主牌位来了，爷们得出去迎一迎。”

鼓乐声近了，只见四名太监抬着御赐龙亭龕子走了进来，庄亲王允禄和张廷玉、方苞、鄂尔泰等人亦步亦趋地来到灵前跪下叩头行礼。灵牌上是雍正刚刚亲自写好的，十分精神鲜亮。乐声中允禄走到大家跟前说：“礼成！都起来吧，地下湿气太大，别伤了身子。嗯，老三还真能耐，一夜的功夫，能办到这份儿上，也不枉他和允祥兄弟一场。”

弘昼不管不顾地说：“十六叔，您说的是什么呀？您知不知道，三伯伯一夜都没来？这里的事全是李卫办好的，三伯伯只怕还正宿酒未醒呢。哼，这还是亲兄弟，要是别人该怎么样呢？”

允祉确实是昨天说好了要来的，可他忘记了，昨天正是他的四侧福晋的生日，他本想回家去打个招呼就来，可那个四侧福晋正在青春年华，生得十分漂亮，又最是得宠。她闹着不让允祉来，允祉能不答应吗？哪知酒一进口，他就再也当不了自己的家了。

就在他们议论之时，允祉带着人来了，还抬来了一口彩棺。他面有愧色地在允祥灵位前祷告一番，又亲手揭掉了原来盖在允祥棺木上的油布，双手抱着走出了灵堂。恰在这时，高无庸一脚踏进门里，高叫一声：“圣驾到！”

两边廊下丹陛之乐大作，雍正看了一眼允祉，便走到灵前，亲自给长明灯添了油，拈着香行了三鞠躬，把香插好，这才退到一边。尤明堂亲自读

了祭文，雍正听得十分专注，也十分肃穆。允祉是今天的大主持，可是，他此时却心不在焉，等祭文读完了，他还没怔过神来。允禄急了，忙替他叫了一声：“点神主！”可允祉几乎是同时也大喊一声：“举哀！”

雍正见他们二人号令不一，马上就想发作，却又忍住了。此时，高无庸从弘晓手中接过牌位来，捧到雍正面前，他庄严地在那个“神王”之上，用朱笔点上了一个“点”。这时候，允禄和允祉都怕再喊错，谁都不言声了。尤明堂见势不妙，连忙喊了声：“举哀！”众人便一齐哭了起来。这场本该十分庄重的丧礼，办得如此窝囊，人们都觉得实在是出乎意料。到了装殓入棺时，雍正走上前去，把一床陀罗经被搭在允祥遗体上。至此，全部仪式完成，允祉的心才放了下来。但他却无论如何，也调动不起来对这位弟弟的悲痛之情。正好在他一错眼的功夫，弘晓扑到棺木上，痛哭哀号，他那戴着扳指的手，打得棺木叭叭作响。允祉突然想到李汉三说的那个“痔疮”的笑话，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张廷玉见此情景，小声地说：“诚亲王爷，您要是有心搅和，不如干脆回去。”

允禄气得脸色发青说：“三哥，你不觉得太不像话了吗？你这样没有人伦，给我站得远点！”

允祉直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众怒，他后退一步说：“我……我怎么了，我招谁惹谁了？”

雍正回过头来低声吼道。“你招惹了十三弟的在天之灵！别人都在哭，可你却在笑。朕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你一夜不睡，就会昏成这个样子吗？”

允祉自己也吓坏了，他扑到允祥的灵前说：“十三弟，你是见证，你知道我的心……”

允禄却在一旁冷冷地说：“三哥，你别再装模作样了。皇上大概还不知道，三哥因为昨夜陪他的小老婆过生日，根本就沒到这里来！我想，你难逃这‘违旨欺君’四个字！”

雍正气得怒火中烧地说：“好啊老三，想不到你竟是这样的欺君辱弟的伪君子！快给朕滚了回去，别让大家看着你恶心！”

一百三十回 孙嘉淦荣任都御史 高其倬坐堂审结党

一连三天，朝廷为允祥举行丧礼。朝臣们全都按照礼部的安排，轮番地到十三爷府去吊唁，又怀着异样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出来。在这些朝廷大臣的心目中，皇上是最难侍候的。因为他不但权大无边，更因为他性情急躁、刻薄猜忌和不能容人。可皇上对允祉和允祥的话，却最能听得进去。于是，凡是触犯了圣怒的官员，都愿到允祥那里，或者备一些礼物去找允祉三爷。不管是求了谁，总是能挽回天意的。可三天之内，允祥薨逝，允祉身在不测，皇上身边的两盏明灯熄灭了，他们的宦途就更加显得吉凶难卜。

第四天一早，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来到了衙门。

这是他从云南回来后第一次到衙视事。他的清廉刚正，一直被雍朝官员们传为美谈，甚至被描绘得有点神奇了。雍正三年，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兼了云贵观风使，自那时起，他就常年驻节在外。广州一门九命奇冤，两广总督孔毓洵那么正直的官员都办不下这案子，特请了他去“观审”。他到广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了年羹尧的哥子年希尧的门，打掉了他的威风！当时，敢这样做的，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因为年羹尧还在炙手可热啊！孙嘉淦亲临栗家湾去勘察现场，询问乡民，又逮住了一个上门行刺他的刺客。雍正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之怒，派了图里琛亲赴广州去提调人犯。可是，他紧走慢跑还是晚了一步。因为孙嘉淦早就请出王命旗来，斩掉了欺压百姓的陵氏一门十口，和年希尧等八名贪官。别看图里琛威风凛凛，却落得个无功而还。孙嘉淦再次返回云南，这次他又奉调担任左都御史回到京城时，可说是早已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的大人物了。常言说：“先声夺人，”一听说他今天要“到衙视事”，哪个敢不来？又哪个敢迟到啊！这些京官们都有这毛病，怕硬的。所以，今天一早，他们就来到衙门，等着这位孙大人了。

卯时正刻，都察院门口一阵锣响，大家知道，这一定是孙大人到了，连忙赶到门口迎接。孙嘉淦下了轿子，从容地登上台阶，向迎接他的官员们一拱手说：“哎呀呀，大家不要这样，在下走时姓孙，现在也还是姓孙。还是不要拘礼的好。”他边说边走，来到大堂坐下，“诸位，我们不过是久别重逢嘛，何必要这样不安呢？我今天并不办事，只是和大家见一见面儿。等会儿，我还要到大理寺观审李绂和谢济世的案子。来来来，都先请坐了才好说话嘛。”

都察院的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也都了解他的风范。今天初次见面，猜想着他不定多么厉害呢？可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都平静了下来。右副都御史英诚是孙嘉淦的同年，也就比别人更觉得随便一些，他亲自沏了一杯茶送了上来说：“孙大人，您在外头时就是个包龙图，回到京城来，又不见一个客人。说老实话，连我有点儿害怕你了。再加上，你这张脸老是黑着，看不到一点笑容，谁不心里发怵呢？您瞧，我们这御史衙门清寒惯了，比六部消闲得多，从来人都到不齐。今天您一来，竟是一个也不缺！”

孙嘉淦还是那副老模样，他干笑着说：“该说你们就说，该笑你们也只管笑。我生就了这张脸，想改也改不过来。”他略停了一下说，“不过，老兄刚才所说，御史衙门是个清闲地方，在下却不敢苟同，这也正是孙某今天要说的第一件事。只因为我们过去只是在‘等’，才出现这种局面的。难道非要下边出了案子，有人举报，我们才去管吗？要真的是这样，那么又何必设这个都察院呢？”他向上一拱手又说：“皇上圣明，又一向看重吏治，这正是御使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自从有了养廉银子，大家手里都不那么穷了，更用不着仰仗外官们的鼻息来过日子。假如我们每天坐在这里吃闲饭，别说皇恩，就连这点俸禄也对不起呀！这几天下大雪，天儿也太冷，就不去说了。签押房的书吏们，请把所有的人都分成三拨：一拨去外省，一拨到六部，去的人都要牢记体察民情和纠察吏治。另一拨坐在家汇总，理出该办的事情。这样，你们还能闲得住吗？”

说到这里，他向下边看了一下，见大家都听得很专注，他满意的点了一下头继续说：“学生我还年轻，没能见到前朝唐贾成他们这些直言敢谏的名臣风采，但我却知道，‘文死谏’是做御史的本份。你如果没这个胆子，

我劝你最好是卷铺盖走路。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点。”

他看看下边，没人不听，便接着说了第三点：“还有一等人，也很不可取。他办事不分轻重，见什么就写什么。拿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大作文章。你自己就先把自己轻贱了，别人还能服气吗？我今天把丑话说到前边，谁再参那些个‘某某贪污银子二两’，‘某厨师做的御宴甚咸’或者‘某某人在朝会时轻咳了一声’之类的东西，我孙某人就先弹劾你一个‘琐碎褻瀆’！”

他正长篇大论地说着，一闪眼看到刑部尚书走了进来，便立刻打住说：“好，我的话到此为止。一共是三条，诚心；敢言；不挑剔。下边请英诚老兄主持，你们也都可以再议议，有什么不妥之处，还可以商榷。”说罢，他站起身来，团团作了一揖，便和刑部尚书卢从周一同升轿走了。都察院的会，一向是互相扯皮，没完没了。他这么利索，给人们留下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今天的刑部衙门，可不同往日了。因为这里将要受审的，是李绂和谢济世一班要员哪！

参加会审的不但有刑部官员，观审的还有像孙嘉淦这样的都御史，另外还有三爷弘时。所以，当别的衙门还在扫雪堆雪人时，这里却早已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靠着门旁的石狮子边上，还站着两排善扑营的御林军。他们黑压压地站在雪地里，分雁行排成了八字，更显出了这里的威严和肃穆。两人刚刚下轿，就听见门官一声高喊：“孙大人、卢大人到！放炮，开中门！”

三声沉雷似的炮声响过，中门哗然洞开。二人互相揖让着走了进去，只见大理寺卿高其倬已经率着全衙门的书吏们迎了出来。高其倬还是那副似笑不笑的顽皮相，三人刚一见礼，他就说：“从周兄我们倒是常见面，只是孙兄却难得一见。就是我这老熟人，也不敢轻易登门求教的。”

卢从周边走边问高其倬：“其倬，你最近有了什么新差使吗？”

高其倬小声而又神秘地说：“我去了趟易州，给皇上看陵去了。”回头又对孙嘉淦说：“三爷一会儿就来，等他来时，我们再放炮迎接。请各位暂且在签押房里坐一下。”

三人坐定后，孙嘉淦看到这里满架子都是书，便抽出一本来看，却是《堪舆家言》。换一本，又是《风水记》。连掉在地上的一本，也还是《易说地脉》。孙嘉淦笑了：“高其倬，你真可谓是武大郎玩夜猫子，难道你平时就只看这些书吗？”

高其倬却自得地说道：“我哪能和你比呀？你是除了孔子六亲不认的人嘛。其实你们都不明白，这里头学问大着哪！张廷玉原来也不信，我去看了他家祖坟的地脉后，对他说，‘这地是好地，但要伤你们家一位公子’。果然，他的儿子张梅清就夭折了。后来，他又找着我说想换块地。我告诉他说，‘人已死了，再换也换不活了。这里是块千年不遇的宝地，你千万不要换掉它’。他不信也得信！就如这次，为了给皇上选出好地，我跑遍了各地。皇上原来想在遵化建陵，想离着圣祖近一些。可我说，那里的地脉早就用尽了。这不，才又换到了易州……”他只要一谈起风水来，就滔滔不绝，让别人谁也难以插言。孙嘉淦乘着他换气的功夫说：“哦，照你这说法，一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坏事，只要他能选到一块宝地，就能荫福给子孙了，是吗？”

“哎，那怎么能行呢！没有德的人，他根本就选不到宝地……”

这里正在抬杠，一抬头突然看到弘时已经走进门来了，慌得他们都赶快起身行礼。高其倬说：“三爷，您进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呢？奴才们该放炮开中门的呀！”

弘时连着守了三天灵，大概真是乏透了。他苍白着脸说：“唉，闹那些虚排场干什么呢？我刚从澹宁居那边过来，有两个信儿想告诉大家：一，是曾静等已解到北京。皇上发了话，说要对他们优待。他们俩不下南狱，却关到狱神庙去。对他们的审讯也要由宝亲王和李卫负责，你们刑部的人只管看押，曾静要吃八品的俸禄。二，允祉三爷已被革去了所有的爵秩，连他世子的爵位也被革掉了。咱们这边，由其倬和从周主审，我只在这里坐熏。先给大家提个醒儿，皇上这几天气性不好，请你们都小心办差。”

高其倬又向卢从周谦让了一下，便说：“那好吧。”一转眼他就向外边高喊一声：“升堂！带李绂！”

李绂和谢济世等人是关在一起的，都押在大理寺大堂东侧的栅栏里，每人各占一间。李绂是朝廷大员，栅栏里还备有茶水。其余的人，官职不过四品，就没有这个优待了。但不管是谁，比起刑部大牢里的囚犯来，总还是天堂一般了。

李绂乍一听见传唤声，他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地就镇走了下来。两名兵丁给他打开了牢门，向他躬身行了一礼说：“我们大人请您去过堂。您这边请！”

李绂傲慢地抬起头来，迈步就走进了大堂。里边的衙役们一声堂威“噢——”喊过，大堂上上下下，听不到一点声音。李绂深吸了一口气，向上边瞟了一眼。原来正中高坐的是高其倬、卢从周，西边陪审席上却坐着弘时和孙嘉淦，全都是再熟不过的人了。他自失地一笑跪了下去：“犯官李绂叩见三爷和各位大人！”

高其倬吩咐一声：“来人，给他去了刑具！”

衙役们上来，去掉了李绂的刑具后，高其倬又说：“绂公，昨日的座上宾，成了今日的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哪知道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分哪！但既然到了这份儿上，请老兄体谅兄弟的难处，凡问答之事，不可有一点藏匿粉饰。此案审结之后，皇上定有恩旨给你的。该替你说话的地方，我们也都不是草木之人，请绂兄把心放宽就是了。”

李绂当了许多年的官了，哪能不懂这些呢？这故做门面的规矩，他太熟悉了！这不全是大理寺审案的老一套吗？不过，高其倬说得比别人恳切随和一些罢了。

卢从周接着说：“今天传你来，就是要问问你和谢世济等结党营私、诬陷田文镜的事。

我们只是问一下情由，然后申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还要交六部议因，由皇上亲自裁决的。”

李绂在下边答道：“犯官曾弹劾过田文镜是实，而且直至今日，犯官也不觉得弹劾中有什么不实之词。至于说到我们结党，我根本就不明白是指的什么？谢世济和我同年不假，他也是朝廷大员，并且还是言官，他弹劾田文镜自然也是他的权力。若说我不该弹劾他田文镜，或是我的指参有误，我李绂自担应有之罪。若说到别处，李绂实在难以认承。”

高其倬把惊堂木“啪”地打了下去，厉声问道：“你和谢济世是同年进士，陆生楠和谢是广西同乡，黄振国在信阳说过许多田文镜的坏话，而你又做过半年广西巡抚。把这些串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你们是互为党援。今天你既然败露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绂双手按在地上，仰面说道：“高公此话，实在是让人费解。你从前

曾和李卫在成都一齐做事，你又是受了李卫的推荐才得入朝为仕的。那么请问高公，我曾在雍正三年时，参过李卫‘不学无术’。那么，能不能就此论定，是你和李卫串通一起来诬陷我李绂呢？上坐的卢从周大人原来也曾做过鄂尔泰的门人，鄂尔泰本人就为官云南。谢济世一直反对改土归流，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能不能说，鄂尔泰是串通了你卢从周大人挟嫌报复呢？高其倬，你问的这些话，自己就不觉得脸红吗？何况，我从鄂省返京时，曾经路过洛阳。虽曾见过田文镜，却根本没有见到黄振国。你又从哪里知道，我是和黄某勾结陷害田文镜的呢？”

高其倬被李绂问得一愣一愣的，他脸一红，便马上又定下神来：“好一张利口！你既然没到过信阳，又从哪里知道了黄振国受了田文镜的冤抑？你回到京城后，曾和谢济世等人在高兴楼吃酒，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讲！”

李绂哪在乎他这虚声恫吓啊！他直挺挺地跪着，说出的话却振振有辞：“回大人，黄振国冤抑，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和犯官是同年，可我与他从未有过杯水之交。信阳府讼平赋均，雍正四年，田文镜就报过卓异；雍正五年，他又受到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根据邸报上说的。田文镜任用匪人张球，连他自己也上本自参了。我的弹劾奏章里说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又有什么错处？我们在高兴楼吃酒时，我确实说了田文镜蹂躏读书人，也说过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偏执之人。当时，谢济世也有同感。但那时，我们谁也没说参本之事。说我们‘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这事，陈学海也在场的，把他传来一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卢从周早就知道，说李绂等“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的罪名是无法成立的。他在一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好人，还说他是受了冤屈。可是，现在从黄某的住处搜出了两万赃银，马贩子还揭出他私卖茶引之罪。这些都已收录在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绂说：“犯官和黄振国之间，并无过从往来。他贪赃既然已有实据，犯官确实是误听了人言，也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别无可言。”

这样一说，案子就成僵局了。高其倬传令让带谢济世，一边对李绂说：“李绂呀，你如今身在不测，要仔细思量怎样才能承奉圣意。你既然是有错，就应当反躬自省，如果你要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你呈转。”

李绂想也不想地站起身来说：“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田文镜岂能说是无罪之人？他是河南总督，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了黄某，并且多次表彰，难道他就没有一点责任？”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竟自去了。

谢济世被带进来了，他个头很高，又极重边幅。不仅衣服上没有一丝皱折，就连辫子也打得十分整齐。去刑之后，他还特意地又用手梳拢了一下自己的发辫。他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上坐的审案大员们。一看就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人物。

高其倬想，得先打下了他的威风，便一拍惊堂木问：“谢济世，你知罪吗？”

一百三十一回 堪輿家恼怒滥用刑 宝亲玉和颜问曾静

听到高其倬这张牙舞爪的问话，谢济世只是冷冷他说了一句：“不知道。”

“你参劾田文镜之事有也没有？！”高其倬厉言厉色地问。

谢济世仍然平静地说：“有的。那还是去年五月间的事。怎么，我不能参他吗？”

此言一出，就把高其倬顶得死死的。谢济世虽然官职只有四品，可他当过言官、御史。

他当然有参奏之权，就是皇上问到这里他也用不着回避。高其倬也很聪明，马上口风一转说：“你当然是可以参他，但不能挟带私意。我问你，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

“我受的是孔孟的指使！”谢济世不慌不忙地说：“我自幼束发受教，循的就是孔孟之道。千古以下，哪有田文镜这样不尊孔孟的酷吏？他不受正人的参劾，才真真是一大怪事呢。”

他这番话一出口，更引起堂上堂下的一片窃窃私议。孙嘉淦刚才看到审讯李绂时，那一问一答如同儿戏的情景，他早就坐不住了。此刻，听到谢济世这回答，便立刻想到：嗯，好样的，不愧御史的本份！从前我怎么就没有发现他这个人才呢？正在胡思乱想时，就听高其倬冷笑一声说：“哼，你好大的口气呀。你只不过是读了几本经史，会作几篇八股文，就值得你这样神气，竟敢自称是孔孟的受教门生？”

谢济世立刻就反唇相讥，他从容不迫地说：“我从来也没说过自己是孔孟的门生。你在上边问，我在下边答，又怎能不说自己是受教于孔孟？至于我的学问，不在此案之中。你除了看风水说堪輿外别无所长，我们也自然就说到一起了。”

“你放肆，大胆！要知道，本部堂是有权动刑处置你的！”

“宣扬孔孟之道乃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事，何来的放肆？我自幼受圣贤之教，入仕以来，既讲学，也著书。《古本大学注》、《中庸疏》都是我的拙作。我只知道事君以忠，而见奸不攻则是佞臣所为。”

高其倬大怒了。他这一生最得意的就是堪輿学，可却被谢济世说得一文不值，简直就成了下九流，他能忍下这口气吗？他用力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大刑侍候！”

“扎！”

这些大理寺的衙役们，早就等得着急了。听上边一声令下，立刻就把一副柞木夹棍“咣”地一声，扔在了下边，眼睁睁地等着高其倬下令行刑。高其倬却突然觉得不大妥当，可话已出口又怎能更改？自己的脸面，大理寺卿的官体，还要不要了？他又怎么能下得了这台阶呢？卢从周心里有些不忍，也把堂木一拍喝道：“谢济世，你是招也不招？”一边站着的衙役们对这一套早就明白了，也跟着起哄，大声喝叫着：“快招，快招，快招！”

谢济世绝望地向弘时和孙嘉淦看了一眼，突然他大放悲声：“圣祖爷呀，您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样糟踏您苦苦创建的基业呀！好，你们打吧，

使劲儿地打吧。圣祖爷，您快睁开眼来看一下吧……”

他这么一喊还真是有用。因为雍正即位之初，就曾经宣示过，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提到圣祖皇帝的庙号，所有的官员，都不能坐着，而必须起立敬听。孙嘉淦头一个先站了起来，弘时也站起来了，那么，高其倬和卢从周敢不起身吗？满堂的衙役们，不知道这规矩，见上坐的老爷们全都站起来了，竟被弄得茫然四顾，不知所措了。

谢济世还不肯罢休，他一口一个“圣祖爷”地叫着，也顺便诉说着自己的苦情：“圣祖爷，您刚刚过世，他们就忘记了您的教导……您的《圣武记》，是用了您毕生的心血才写成的，可如今的大臣们却把您的教诲全都抛到一边去了……您说过：‘非圣者即为乖谬之臣，虽有才而不能用于；言利者即是导主忘义，虽聚敛有法亦为佞幸’。可圣祖爷言犹在耳，他们却不管不顾了。圣祖爷请您看看，田文镜难道不是言利而导主忘义之徒吗？高其倬不是非圣乖谬的小人吗？如今他正高坐在庙堂之上，来审我这个痴迂的书生。圣祖爷，您开开恩，再看他们一眼吧，这些人能算得上正人君子吗……”

也真亏了谢济世的好记性，他竟能把康熙皇帝所著的那本《圣武记》中《辨奸识忠》篇里的论断，背得一字不差，畅如流水行云。骂得满朝文武竟然没了一个好人，都成了一些捏造祥瑞，欺瞒当令，假冒政绩，玩弄手段的人。孙嘉淦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而高其倬则是怒不可遏了。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话缝，他急急忙忙地就下了命令：“给我动刑，看他招也不招！”

下边的衙役们看堂上这些大员，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的样子十分好笑，又不敢笑出声来。听见堂上一声怒喝，才连忙收神，走上前去，极其熟练地将谢济世上夹棍。稍稍一收，谢济世这个文弱书生哪能招架得住啊。他大叫一声：“圣祖爷呀……”就昏死了过去。堂上坐着的人，听他又叫到了“圣祖爷”，也只好重新再站起来。

孙嘉淦看不下去了，他推开书案，起身向高其倬等一揖说：“下官告辞，我要回去写本，保住这几个人！”说完，又对弘时一躬，便拂袖而去。

弘时连忙赶了出来对孙嘉淦说：“我是最知道你脾气的。我劝你从容一点，别急着动笔。皇上这些天心性不好，请多多注意。”

孙嘉淦头也不回地答道：“谢三爷关照。这明明是文字狱，我身为御史，岂能坐视！就不为这案子，我也要去见皇上的。看着皇上的脸色说话，还能算是言官吗？”

这边审得热闹，养蜂夹道里，却另是一番情景。弘历和李卫这两个人，正在和曾静、张熙对话呢。曾静在那天夜里，突然被闯进家里的兵丁们包围并逮捕。开始时，他还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熙出了事并且连累了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湖南巡抚因为自己的治下出了大逆造反的案子，受到降两级留任的处分。他一怒之下，根本就不提审曾静，却是每天打上二十小板，再灌他一大碗凉水。四天下来，曾静这位老夫子就浑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又腹泻不止了。这样又过了不知几天，张熙也从青海解到了四川。圣命来到，让俞鸿图交任赴京，另委要差，顺途把曾张二人押解到京。等俞鸿图来到湖南时，曾静已瘦得像一把干柴了。

俞鸿图真不愧是个干练的官员，他一接手这案子，便把曾静和张熙带到了一座牢房，任他们师徒二人去相互攀咬，相互埋怨。第二天，他亲自带着医生来为曾静诊脉看病。他放下藩台的架子，亲自安排衣食，亲手灌汤喂药，一直到押解起程之时，也没有一句话提到案子。一路上，他更是关怀备

至。他不让兵丁们穿号服，却叫他们扮成了长随，跟在他们的后边。他和曾静张熙同坐一车，还常常和他们谈诗论画，评论棋艺。时间一长，竟然“老曾”、“老俞”、“小张子”的亲亲热热地叫起来了。眼见得京师近了，俞鸿图的脸上便露出了愁容，还常常无缘无故地偷偷抹眼泪，曾静忍了好几天，这天他忽然说：“俞大人，我看您好像有什么心思，是觉得雪大难走吗？”

俞鸿图说：“大雪又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是读书人，又不愁冻饿，没一个人不爱雪景。”

你们看，前边的那个土丘，就是古燕王的黄金台。从那里绕一道弯，再过去一条冻河，就到了京师的驿馆潞河驿了。去日苦多，而前程途穷。二君祸在不测，我又非草木之人，怎能无动于衷？”

曾静默然不语，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唉，事已如此，大不了一死而已。”

“你们自己可能也知道，这次犯的是十恶不赦之罪，我俞某人是断断救不下你们的。这一路上，我反复思忖，也只能尽这点友情，勉强对得起自己罢了。”他说得十分动情，也十分痛心，让这二人都感到身陷绝境而又无力回天。转眼看看他们俩，也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才又说：“我告诉你们二位，曾老先生的那封信，让皇上看了气得三天三夜都没有睡好觉。只是，因为皇上怕你们死在湖南，这才派了我去以优礼接到京城里来的。这一路相处，我们彼此之间，又都有了感情，我觉得你们不过只是误入歧途罢了。上天有好生之德，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办法挽回了吗？”

曾静和张熙二人，在路上就对这位俞大人感恩戴德了。现在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就这样死了，未免太可惜。但要他们说出求情的话来，还一时抹不开脸。俞鸿图早把他们俩的心思揣摩透了，他边想边说：“嗯，事情虽然不大好办，我倒有两个法子，不知能不能试它一试？”

曾静和张熙几乎是同时地问：“什么法子？”问过之后，又都觉得不妥，脸马上就红了。

俞鸿图却仍是哭丧着脸说：“这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张熙和岳钟麒将军既有盟约在前，皇上又是最忌切口的人。我看，你就用这一点儿来提醒皇上。在审问你时，你要多称赞岳大将军的忠义。皇上是个十分要强的性子，你只要一服软，而且一定得是真心实意地认输，他就会认为你们是心悦诚服，是顽石可化。那时，哪怕有一万个人想杀你们，他也不会答应的。”

曾静和张熙似乎是看到了光明前途，兴奋得几乎要晕倒了。俞鸿图却又为难地说：“这些现在都还是在下自己的估计，事情究竟怎样，还要等皇上开口才算。大错既然已经铸成，你们悔也没用，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你们只要照我说的办，我看至少有七成希望……”

……此刻，面对着宝亲王弘历、李卫，还有坐在一边的俞鸿图和刑部官员励廷仪，曾静跪伏在暖烘烘的地龙上，挖空了心思和皇上“对话”。话是由弘历代表皇上问出的，答话的却主要是曾静。突然，曾静生出一种受骗上当的想法：万一服了软、低了头，皇上仍然是不饶不恕，那么岂不丢尽了斯文，丢尽了面子，又送掉了脑袋吗？他抬头看看，上坐的弘历、李卫、俞鸿图和励廷仪的脸上，都没有一点儿笑意。他的心收紧了，不由得一阵颤抖。

弘历虽然脸上不笑，可心里早就笑起来了。下边跪着的这二位活宝，活脱脱就是两个乡巴佬。一个像是位冬烘糊涂的老学究，而另一个则是顽梗无知的村夫。俩人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半点儿灵气也没有。他在想：

皇阿玛难道是嫌自己还不够忙，嫌国家的事还不够多，才来和这些蠢材费周折，还要他们著书立说的吗？他问曾静：“旨意里问你：你上书岳钟麒，说什么‘自古帝王能成大业者，需参天地、法万物才可有成，岂有以私心介乎其中者’。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就是天命所归之圣贤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胡话？”

曾静叩头答道：“弥天重犯生在楚边山谷之内，本乡本土又没人在朝为宦，实在是孤陋寡闻之至。这些话，全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这次赴京，经过俞大人一路譬讲，才知道，自高祖以至圣祖和当今皇帝，全都是天命所归之圣君。从前弥天重犯实是无知之极，却不是要自外于圣朝的。”

弘历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能在短短几十天里，就教化出这样的一对犯人，俞鸿图也真够聪明能干的了。他挪动了一下身子又问：“你在致岳钟麒的信中还说：‘中土得正，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又邪僻者是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按你这说法，地处偏僻，语言文字不通的就是夷狄了，而地处中原的就只生人类。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试问，中原土地上出生的猪马牛羊比人多得多，就是人类中，也还有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禽兽不如之物。这又该怎样解释？”

弘历所说，全都是雍正要问的原话；其刁钻刻薄最合着雍正的性子，也合了弘历此时的心情。问过后，他跷腿而坐，用欣赏的目光直盯着地看着下跪的这个曾静。曾静听了这问话，竟然惊得一愣。他想起路上俞鸿图对他说过话：要服软，要低头，你就不能有羞耻心，你就要把平日不好启口的话，全都说了出来。曾静叩头出血地答道：“这都是弥天重犯冥顽无知，才错以地域来划分华夷之故。其实圣祖爷殡天的诏书，传到我们那地处山村的家乡时，百姓们奔走相告，哀声震天；就是弥天重犯，也曾废食忘饮，恸哭号涕……”说到这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若非圣德宽厚，皇恩浩大，何以能如此感化众生？今日弥天重犯才知昨日之非，而痛悟得遇圣朝之欢欣……”

曾静是读饱了经史的。他有学问也有见识，把前三皇、后五帝的事，一一说来，又一一对比。而且说得滴水不露，确实像是有了悔改之心。就在这时，李汉三突然推门而入，在弘历耳边轻轻他说：“四爷，万岁大发雷霆之怒，朱师傅叫您马上回去解劝一下。”

“唔，万岁和谁生气呢？”

李汉三又向前凑了一步说：“孙嘉淦。”然后便退了下来，好奇地打量这屋子的人，却正好和张熙四目相对！两人都连忙别转过脸去，张熙的头垂得更低了。

弘历对李卫说：“这份皇上叫问话的旨意底稿交给你，你让他们好生问话，仔细记录。”又转脸对曾静等二人说，“皇上亲自派我来问你们，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你们一定要据实回奏，千万不要再自欺自误了。”说完，他带着李汉三出门上马，飞奔而去。

弘历来到畅春园时，雍正早已是暴跳如雷了。孙嘉淦要上书的事，皇上早就听到了卢从周的密报。他也知道，孙嘉淦是一定要出来为李绂等人说情的。皇上自己也很爱惜李绂的人品，用不着孙嘉淦多言，也正在想着法子赦免了他。所以，孙嘉淦递了牌子进来时，雍正还说了句笑话：“朕知道，你是个铁心的御史，谁也别想堵住你的嘴。”可是，当孙嘉淦的奏折呈上来后，雍正看到，那上边压根就不是在保李绂，又一看标题更吓了他一跳：

为停纳捐，罢西兵，亲骨肉三事

臣孙嘉淦跪奏

雍正一见这题目，就惊得头大眼晕。又见孙嘉淦在奏折上写着：纳捐授官，乃自古以来的弊政。他出了钱，买了官，何事不敢作，又何事不能为？世上暴虐贪酷之辈，皆由此而生。皇上英明天纵，为何要用此剜肉补疮之法？臣疑皇上有非道聚敛之事，急功近利之心……”就这一开头，已经让雍正气得双手颤抖了。他顺手就把那奏折甩到了地上，背着手在大殿里来回踱步。满殿的太监宫女们全都吓得不敢出声，孙嘉淦虽然极力镇定着，可他也感到了那天威即将发作的前兆。

一百三十二回 孙嘉淦冒死谏皇上 宝亲王私邸会豪杰

雍正皇帝在暴怒之下，把孙嘉淦的奏折扔得老远。他在殿里走来走去，忽然又觉得孙嘉淦所说也不无道理，就想把那份折子再拿回来重新看看。可皇上怎么能把扔掉的东西再捡回来呢？正巧，乔引娣来到了澹宁居，她问也不问地就把折子捡起来放好，又快步走上前去，给雍正递上了一把热毛巾。雍正这才坐下并且拿出了孙嘉淦的奏折，看过了“罢西兵”，觉得心情平静了许多。可是，再往下看“亲骨肉”这一节，他又怒火冲天了。尤其是折子上说：“阿其那虽有应得之罪，为何又加之恶名？先帝之子虽众，却各王兄弟凋零不堪。皇上负不悌之非议，何以率天下臣民共遵五伦？”看到这里，雍正怒喝一声：“孙嘉淦，你也太大胆了，你是在说朕不孝吗？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朕的？你一个外臣竟然敢来干预朕的家政，你活够了吗？”

孙嘉淦心里十分紧张，可皇上一开口，他便觉得轻松了：

“皇上，臣岂敢干预天家家务？但自大阿哥以下，七个兄弟受到囚禁之苦，也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圣祖爷在天之灵，岂不伤怀？”

“朕和你想得不一樣！”雍正声音嘶哑地说着，“大阿哥、二阿哥是先帝亲自处置的，朕并没有难为他们之处。他们不孝不悌，气得先帝寝食不安，难道要朕替他们担过吗？八阿哥一世奸雄，联络外臣，图谋不轨，也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你却一字不提，嗯！？”

孙嘉淦以头碰地，语气却一点也不浮躁：“请皇上注意，臣的奏折不是为了他们的罪。

臣所说的，只是惩处要有度而已。比如说把他们闲置起来，削掉他们的权力，不就行了吗？何必要让天下人说长道短呢？”

雍正一听这话更是光火：“怎么？你是说不规之徒造谣生事，都是朕的主使吗？”

“当然不是！臣所说也不是这个意思。但皇上如果处置得更稳妥一些，曾静等人还能编造出什么来？”

“好，你顶得真好！”雍正气得浑身乱颤，他抓起一方石砚摔碎在地上大声咆哮着：“过去他们是怎样整治朕的，你知道吗？魔镇、投毒、暗杀、中伤，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不曾做过！朕对他们稍加惩处，你就替他们叫屈，出来打横炮，你是什么忠臣？”

孙嘉淦连连叩头说：“皇上请息怒。臣并没有说不应惩处，只是皇上既为四海之主，就应当有包容四海之量。百川之中岂无泥沙？殿宇之下也难免藏污纳垢！为皇上计，为天下万世计，皇上您立一个宽宏大量的表率，又有何不可呢？”

雍正怒声大喝：“叉出去！”

孙嘉淦伏地叩头，转身就走。

“回来！”

孙嘉淦还是不急也不躁地又转了回来，稳重地跪在方砖地上。他心里很明白，皇上这是在和他呕气哪！就在这时，朱轼和弘历一起双双来到了澹宁居。二人一进殿，弘历就故意地大声惊呼：“哎？这不是孙嘉淦吗？你这是怎么了？”朱轼则把一叠文书放在案头说：“这都是臣和方苞刚刚整理出来的。是部议处置三——允祉行为的，请万岁定夺。”

雍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看来，朕真是要成为‘寡人’了。李绂结党，他说朕为群小所困；杨名时上书，反对改土归流，也劝朕不要受人蛊惑；十三爷骑鲸而去，朕痛心得食不下咽，可允祉却在一边看着笑；民间风言风语地传着，又出了这曾静谋反的事……好好好，现在又来了一位孙嘉淦，趁着朕心力交瘁之时，打上门来……朕难道真的是要众叛亲离了吗？朱老先生，给，这就是孙嘉淦上的奏折。他翰林手笔，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弘历忙凑近前来看时，只见这奏折确实是写得厉害。它直指雍正信任酷吏，把凡经科举的人都看成结党；指责雍正积财是为了打仗，说本来可以安抚的云南上司，偏偏要改土归流，逼得他们聚众造反；策零阿拉布坦来京求和，也是一纸诏书就可以平定的。皇上却硬要“耗资亿兆，骤兴大兵”。说到皇上的兄弟，用词更是大胆，简直是肆无忌惮。其中的不管哪一条，都比李绂的‘狂吠’要激烈许多倍！看着，看着，连弘历都出汗了。朱轼却站在一边沉吟不语。

雍正问：“你们都说说，怎样处置这个狂生？”

朱轼思忖再三说：“万岁，孙某人确实带着一股狂气，但臣却很佩服他的胆量。”

一句话，竟把雍正说得大笑起来。他看着趴在地上的孙嘉淦说：“别说是你朱师傅，连朕都不得不佩服他！”

满殿里的人，全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孙嘉淦没有一句虚言，这场纠纷也就不解自解了。

弘历告辞出时，见李汉三还站在门口等他，便笑着说：“你为什么不先回府呢？在畅春园跟前，还怕有了刺客不成？”

李汉三扶着弘历上了马，自己紧紧地跟在后边。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小声地说：“四爷，有件事十分不妙，我恐怕要遭狗咬。”

“谁？”

“是张熙那狗崽子。今天我去见您时，被他认出来了。他就是和奴才一起，大闹开封考场的那个人。”

弘历猛然一惊，立刻就想到这事确实严重。张熙正在求生之欲旺盛之

时，他还不要逮着谁就咬谁呀？他的案子如果和李汉三连起来，后边再挂上个岳钟麒，事情就必然会越闹越大，最后达到无法收拾。两案一旦并立，就会把自己抛到险滔恶浪的中心，那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他闪过一个念头：让李汉三逃走，或者干脆除掉他！但又一想，不成！

事情既然叨登了出来，李汉三或走或死，都是怎么也说不明白的事。如果密地里杀掉张熙呢？这样似乎是风险小些。但张熙现在是轰动全国的要案重犯，对他的监控是分由几个衙门共管的。假如不能得手，或者一个不慎，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一时间，这位素以沉稳著称的少年王子，竟然没有了主意。他回头对家人说：“我不去狱神庙了。你们派个人把刘统勋给我叫来。”说罢，他打马一鞭，就飞也似的去了。

刘统勋很快地就来了，他一进屋就瞧见了嫣红和英英已经都开了脸。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啊，恭喜呀恭喜，二位都作了宝亲王的侧福晋了！温家的呢？”

嫣红飞红了脸，看着弘历笑着说：“刘大人，您不是也高升户部侍郎了吗？您才是真的高升了呢。温妈妈身子不大好，所以她今天没来侍候。”

刘统勋开怀一笑说：“好，都高升！其实我们不是全托了四爷的福嘛！哎，四爷，俞鸿图回来修河，他一下子就向户部要了两千方木料。我们梁尚书说，‘你在四爷跟前有面子，你去办这事吧’。正好四爷派了人去传我，说实话，我也早就该来瞧瞧四爷了。”

弘历想也没想就批了木料，还说：“这个俞鸿图真是了不起，精明练达，处事利索，他大概是想当名臣了。”

刘统勋却笑而不答，只把手向空中一抓说：“他有这毛病，就和名臣无缘了。”

弘历目光一跳：“怎么？他手长要钱吗？你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说。”

刘统勋说：“我也只是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弘历说：“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风言风语。这世界是怎么回事，多么精明的人，也会给闹得糊涂的。”他把李汉三被张熙认出的事说了一遍，又说，“李汉三怎么会跟了我，这里面的前前后后你全都知道。如果张熙攀咬他，把我也牵进了这天字第一号的大案里，还真有点儿不妥呢。”

李汉三在一旁说：“四爷，都是我不好，给您惹了事。我还是自己担当起来算了，我马上去投案。”

刘统勋思忖再三才说：“你那件案子早就撤消了，还投的那门子案？依我看，只要没人存心想整治四爷，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是有人成心想扳倒四爷您，他也不一定用这个法子。就张熙来说，他认出了李汉三就是原来的秦凤梧，我看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现在明摆着皇上要赦免他们，他干嘛要胡咬乱攀，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如果朝廷要杀他刚他，那倒说不定他想临死拉个垫背的。这是人之常情，我断过多少案子了，这种事连最蠢的人也都要避重就轻的。”

这一番话，说得弘历放了心：“哦，我是当局者迷呀。”嫣红却皱着眉头说：“刘大人，要是朝廷里有人专门使坏，挑拨着张熙乱咬，那该怎么办呢？”

刘统勋笑了：“你呀，只因对四爷太关心了，才会这么想。现在主持审案的是四爷，谁敢胡咬乱攀？不过话既然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埋怨四爷您，当初您回到京城，就该把这事的原原本本全都奏明皇上的。那时就动手查它

个水落石出，就不会有今天的担心了。四爷呀，不是奴才说您，您太宽厚，太善良了。人们都知道您只会笑而不会杀人，他们才敢上头上脸的作践您！”

弘历微微一笑说：“当皇阿哥的，心里总是想着要报复谁，那就不好了，总还是要光明正大嘛。不过，我也并不是毫无防范。只会当个烂好人，能成就君父的事业吗？”

“奴才今天来见四爷，还有一件要禀的事。先前李卫说的那个吴瞎子已经到京，请爷赏见一下。”

“哦，皇上前时还问他来着，被我遮掩过去了。快请他进来！”

他话音刚落，就见窗外竹帘一动，一个洪钟般嗓门的人在外面说：“吴学子叩见宝亲王爷！”弘历正在惊愕时，吴学子已经跨着大步走了进来。

弘历注目打量着这位久已闻名却不得一见的江湖豪客。只见他穿着一身土布夹袍，方方的脸庞上一部好大的胡子，黑里透红的脸膛上是两道浓眉，身材威猛精悍。那双时刻都眯着的眼睛。却总是在眨巴着。他跪下给弘历叩了头说：“奴才原名就叫吴学子。就因爱眨巴眼睛，江湖上的朋友，就顺着谐音，称我作吴瞎子了。”

弘历吩咐一声：“英英，快给吴壮士看茶！”

英英答应着走上前来，却不用茶杯，而是用了从江南带回来的用竹篾制作的笔筒。刘统勋没有看到这个细节，却说：“我们俩好好地一路走着，偏偏就你的毛病多，竟要偷偷地进来，真是江湖气改不了。”

弘历却是个细心人，他忙叫了一声：“哎，那是笔筒，怎么能用它沏茶？”

英英笑着说：“他叫吴瞎子，是因为眼睛上了火。用这竹笔筒沏茶，给他败败火不是很好吗？”

吴瞎子却满不在乎地端起了那竹筒来说：“使得的，使得的。唉，这府里的温家的最是可恶。她竟敢用一条绳子偷换了我的腰带！要不是看在四爷您的面子上，我非把她吊起来不可！”

弘历不错眼地瞧着那个竹笔筒，早就惊得呆住了。他根本就没听见吴瞎子说了些什么，却离座走近吴瞎子，在一边看了又看。只见那竹杯子上边还冒着腾腾热气，筛眼上好像被一层胶护着似的，竟没有一滴水洒在地上。他连连称赞道：“好，奇！这是法术还是真功夫呢？”

吴瞎子笑着说：“四爷，在这妮子面前可玩不得一点假，这是我用气在护着。四爷不信，您一端，水准洒。”

英英说：“四爷，您别信他，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功夫。”说着接过那杯子来端着，果然也不漏。英英得意地刚说了句：“瞧，这有什么……”可话未说完，那杯子里的水竟然像箭也似的喷射了出来，差点就烫着了英英的脚！英英“哎哟”一声忙把杯子放回到桌上，那杯子却又不漏了。嫣红站在一丈开外，说了声：“给你来点茶叶！”说着就抓了一大把茶叶撒了过来。

吴瞎子忙道：“死妮子，莫要恶作剧，少许一点儿就行了。”他挤着眼睛，看也不看地双手一划拉，但见飘了半间屋子的茶叶，像是着了魔似的，一片片旋着聚拢，全都飞到了吴瞎子手中。他笑着说，“哪用得着这么多，剩下的还给你吧。”一抬手，一个绣球大的茶叶团子，又飞回到嫣红身边。慌得她急忙来接，还是撒了不少。她脸一红说：“佩服，吴瞎子果然名下无虚！”

至此，文盘武斗有了结果，高下胜负也不言自明。弘历笑着说：“这两

个妮子，太没有调教了。”

嫣红说：“我这全是生他的气！我们刚过了黄河，我就瞧见他了，可他硬是看着我们遭难不出手。你不是奉了李爷的命令保护我们的吗？”

吴瞎子说：“四爷恕罪，当时我确实在场。可李制台对我说过，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出手。那些高粱花子的土锄头笨镰刀，他们都招架不住了，还用得上我吗？不过，在下也没有白看了这场戏。那个黑无常是我打到井里的，至于铁头蚊嘛，他也落在我手中了。不瞒四爷，嫣红她们是温家嬷嬷的一双养女，而我则是黑嬷嬷的养子。说来说去，还不都是一家人嘛！”

弘历听说逮住了铁头蚊，不由得心中大喜：“还是李卫会办事，活捉了铁头蚊，就能从他的嘴里查出谁是主使追杀我的人。刘统勋，你不是说我不会杀人吗，这次爷让你瞧个好！”

吴瞎子不安地看了一眼刘统勋说：“回四爷，那铁头蚊已经招供了。这个贼子，打不怕，杀也不怕。李制台说，给他弄两个女人试试。我们就在妓院里挑了两个特别妖艳的来，果然，他第二天一早就全招了。”

刘统勋知道，自己再听下去就不大方便了：“四爷，我手里还有点子事要办，我先告辞了吧。”

“那好吧。俞鸿图那里，你可以半真半假地和他谈谈。人才不可废，为这点钱掉进去也不划算哪！”

吴瞎子见他走了才又说：“铁头蚊已经交给邢家弟兄看管了，是李制台亲自审的。奴才没有过问此事，四爷只问问他们就全知道了。”

弘历马上就叫人带铁头蚊，吴瞎子也要辞去。弘历说：“你不要学刘统勋，他是官，你是江湖好汉嘛。”

“不，李制台钧令，不准我在官场里混。干我们这行的，一到官面上就变成狗腿子，黑道上也就吃不开了。”

弘历听了不由得放声大笑：“铁头蚊还能回到江湖上吗？既入了这家门，他就得是这家的人。哎？李卫就是用这办法控制江湖的吗？”

吴瞎子说：“李制台管的人多，别的省都有谁是他管的，奴才实实不知。如今，李制台有了端木家的，我就更不清楚了。”

“端木家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他在江湖上的名头怎么这样响亮呢？”

“这个……您问一下这两个姑娘就知道了。”

弘历一笑说道：“我是在问你哪！”

“哦，这件事，要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

一百三十三回 惊追杀弘历议报复 罪难赦雍正缚亲子

在室亲王弘历府上，吴瞎子说起了端木家的来历：“他们是前明年间败落的二百年之大世家啊！历年来，改名换姓，以保镖为生，直到康熙三十年

才封刀。后来，便聚族习武种田，不再扬手江湖。不过，他们家的牌子太亮了，每逢年节，各地的绿林镖局子和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还都要给当家的拜贺送礼。去年老太爷过世，临死前吩咐说，‘以后江湖上的事情，谁要再插手，就立刻轰出家门。太平盛世，习武只是为了健身，种田吃饭比干什么都强’。”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嫣红和英英说，“爷别看她们现在有了身份，可老爷子生前规矩大，她们恐怕连个回门的地方都找不着了。”

弘历叹道：“这位老爷子深通养身活命之道啊……”正要往下说，就见邢家兄弟押着铁头蚊走了进来，便停住了口，直盯着地看着这个铁头蚊。黄河风涛中，曾听到过他喊叫过两声；槐树屯里也只是远远地瞧过一眼。此刻铁头蚊近在眼前，才知道他不过三十岁上下，生得白白净净，半点凶相也看不出来。只是，他个头虽小，一双眼睛却骨骨碌碌地乱转，露出了不安份的模样。弘历问他：“你为什么叫‘铁头蚊’，是你的头特别结实吗？”

“小人原名叫范江春，水里营生马马虎虎还是不错的。江湖上有人损我，叫我‘泛江虫’，这太难听了。有一次在水里讨换一船瓷器、几个兄弟下凿子也没凿沉它。我一个猛子潜过去，在水下把船撞了个大洞，从此就有了这个浑名儿。”

弘历带着微笑说：“你一生作孽不少啊！不过，只要你好生承认，是谁出谋造意，又是谁勾结了江湖上的人来取我性命的？本王体念上天好生之德，少不得还你一个正经的出身。”

铁头蚊连连叩头说：“谢王爷超生。谁指使我们去干这件事，小的实实不知。这事原来是黄水怪领头的，他说北京有个三王爷，要取一个仇人的性命，银子出到三十万。还说，如果我能在黄河里办成这事，就分给我十万。我想得此富贵，也足以洗手不干了，就答应了他。那个王府的师爷，我见过三四回。有时，他说是姓课，可过两天又说自己姓王，后来他又说是姓谢。黄水怪失手那天，谢师爷又去找了我，叫我邀集江湖好汉们在陆地上截杀。并且当场就给了我二百两黄金和五万银票，说事成之后，还要再给我二十五万，就是三十万也能商量。结果，我们就在槐树屯和王爷们遇上了。事败之后，李制台追得太紧，我就逃到北京来找那位谢师爷。我先去了老三王爷府，可那里的太监说，府中没有这个人。后来我又寻到了小三爷的府上，门上的人说，谢师爷早就死了，正说着时，又出来一位旷师爷，他说姓谢的没有死，就把我诓到府里了。我也不是没眼睛的人，能看不出他是不怀好意吗？趁着小解，我钻到府中的湖里潜水逃了出来……小的上边说的全都是实话，再不敢有一句欺瞒的。”

弘历只听得心动神摇，双目发呆。尽管他早就知道三哥的身边怪事迭出，可一旦证实了，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竟然能出资几十万两银子，收买黑道人物，穷追数百里，苦苦地想要自己的性命！想着弘时平日那温存揖让、彬彬有礼的模样，他那莫测高深的笑容，弘历竟不禁打了个寒颤……如今事已至此，下边该着怎么办呢？故作不知显然是不行了的，那么，公开揭发他吗？老一代的“八爷党”余波犹存；新一代的“结党案”方兴未艾；曾静的案子还在审理之中，这一直动荡不安的朝局，到哪天才能平静下来呢？可偏偏在这时，又出了一个“三爷谋嫡”的大案子，岂不是让父皇更加伤心难过吗？但事已到生死关头，如果他隐忍着不说出来，不但自己的身家性命难得保住，就是到了父皇百年之后，自己想当个弘昼那样的安乐公，恐怕也是办不到的。他咬着牙，思前想后，终于拿定了主意：我已经让过多次了，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有这么一个虎狼心肠的哥子，不管是为君还是为臣，也都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他狞笑着看了一眼吴瞎子和铁头蚊吩咐道：“你们都起来吧。话说透了，我们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不除掉后患，我就是把你们抬举出来，也架不住别人还来整治。要想清这个理儿，咱们就好说话了。”

吴瞎子说：“四爷的意思，奴才们是再明白不过了。江湖上为争个堂主什么的，还投毒下药的打翻一锅粥呢，何况是这样的花花世界？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吧。”

“哦，这不能说是我一人的事，至少和你们也都关连着。”弘历慢悠悠地说着：“拿不到那个旷师爷，就说不清河南的事情；河南的案子破不了，李卫和你们都少不了要吃挂落。”

所以，我决心除掉这个旷某人，这差使就着落在你们俩头上。”

吴瞎子一愣：“他要是躲在三爷府里不出来，我们要想活捉他，恐怕是不容易的。”

弘历一笑说：“只能活捉，必须活捉！姓旷的手里走失了铁头蚊，他就得防着自己成为第二个谢师爷，也叫人家灭了口。我断定，他是宁肯逃出去，也不会再留在三爷府的。这个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办法嘛，自己去想。”

铁头蚊突然一笑说道：“我知道了，那姓旷的在南市胡同养”着一个婊子，叫什么李大姐的。咱们在那里捂他，说不定还真能办成了呢。”

吴瞎子也笑了：“好，今天晚上就掏他的窝去！”

弘历这天夜里就睡在书房，等着吴瞎子他们的消息。可是，待到日上三竿却还是不见人影，弘历的心里已是十分不安了。就在这时，邢建业走了进来，把当天的邸报送到嫣红的手里。又说：“王爷，刑部里的励大人来了，爷见是不见？”

弘历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说：“快请进来呀，老励来了，还闹什么客套呢？”说着就去看那份邸报，只见头条就是云贵将军参劾杨名时的奏折，说他“私扣盐税，请旨查拿。”弘历吃了一惊，想去翻杨名时的辩折时，里面却没有。这时励廷仪已经进来叩头请安了，弘历一边叫起一边说：“圣旨上问曾静的那些话，早就一条条地开列清楚了。你问我问，还不都是一样嘛。”

“不不不，王爷，卑职来见王爷，不是为了曾静的案子。”励廷仪一派学究风度慢腾腾地说：“今天卑职回到部里，听说要出李绂等人的红差，还说要李宗中监斩，所以我才急急地来见四爷的。李绂就是有罪，但罪也并不该死。请王爷赶快去见见万岁，也请圣上开一线之生机，恕了他吧！”说着间，他的眼圈已经红了。

弘历腾地便站起身来，他翻翻邸报，那上边并没有说处李绂斩立决的旨意啊？励廷仪在一旁说：“是刚刚接到的旨意：‘提出李绂等四名人犯至午门外候斩’。”

弘历更是不明白了。“推出午门候斩”那是唱戏时说的词儿，就是在前明君昏臣乱的时候，也只是把大臣们带到午门外的廷仗房里廷仗，皇上怎么能这样处置呢？他思量了一下说：“我马上就到畅春园去，你到午门外去看着李绂，等着我的话再让他们开刀。”说完，二人分头上马，各奔东西。弘历在双闸门外下了马，直奔澹宁居而去。他来到雍正这里时，就听见皇上在里面说：“是弘历来了吗？你进来！”

弘历进来后，只见皇上正在写大字，彩霞和引娣两个，一人一头儿地抚着纸。皇上此时的心情，好像也并不是生气的样子。他叩头请安后却不站

起来，正要说话，雍正倒先开言了：“你来见朕是为李绂他们乞命的吧？”

弘历被皇上一语猜中，索性笑着说道：“父皇明鉴，何尝不是呢？儿臣已经让励廷仪去了午门，等着儿臣这里的消息。”

雍正说：“秦狗儿，你到午门去一趟。就说宝亲主的话，让励廷仪还回去办他自己的差使。”雍正一边写字，一边吩咐着，又对弘历说，“你既然来了，就在这里等消息吧。”

弘历连连叩头说：“请阿玛给儿臣一个实底儿，不然，我就是身在这里侍候着，心里也安定不下来。”

雍正却哈哈大笑起来：“今天杀的是陆生楠和黄振国，因为他们确实罪不可恕。至于李绂和谢济世他们俩虽也有罪，但朕还没有糊涂到那份上，知道他们是罪不当杀的。朕只是要他们陪陪法场，收一下他们的党援之心。弘历呀，你也是几经死难的人，要知道，光是读书是办不成大事的，学问得从历练中来，让李绂和谢济世见一见血，比他们只读《四书》要有用得多了！”

弘历的一颗心此时才总算放了下来，不管怎样，李绂和谢济世二人的命是保住了。他上前一步说：“李绂这个人，有些矫揉做作，儿臣说过他几次了。比如，别人给他送了礼，他是一定不会收的。可是，送礼的人一走，他却又觉得后悔，这就是心地不纯，也太爱名。好在，他还有些克制的功夫。儿臣常常想，圣人造出道理来，就是让天下人去用的。清廉总比贪贿强，爱名也比图利好，能克制就总比不克制好一些。他为官清廉，就凭这一条，杀了他就害大于利。”

“嗯，你这话说得还算懂得些道理。起来吧。”

弘历起身来到皇上身边。见皇上竟然在写着孙嘉淦的“言三事”，不禁大吃一惊。他脱口就说：“皇上，您要把这奏折当成条幅来张挂吗？”

“不。朕只是把它抄出来，聊以自戒而已。唐太宗时名臣魏征，就敢直言劝谏皇帝。孙嘉淦也是本朝的魏征，就是把它挂起来，又有何不可？今早，朕已发了旨意，孙嘉淦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一下子就给他加了两级！”他边写边说，“孙嘉淦和李绂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心中只有君而没有他自己；而李绂则是一心一意地要给自己树名，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区分！那天朕大动肝火，并不是因为孙嘉淦说了‘亲骨肉’的话，而是因为他敢言别人之不敢！朕当时发怒，是看到了他的‘停纳捐’，觉得他也是为读书人说话。后来朕仔细看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再说，他的奏折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他无愧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大丈夫！他一片忠正之心，直透纸背。哪怕他的措词再激烈，朕也能受得了，也照样升他的官！不能这样做，没有这样的度量，就不算是个好皇帝。”他回过头来看着弘历说，“你也要学这样的度量，懂吗？因为从今日起，你就要以太子的身份来办事了。要学习孙嘉淦为臣之心，也要学习朕的为君之道！”

弘历万万没有想到雍正竟然当面以太子相许，心里突然狂跳不止。他连忙双膝跪倒，叩头说道：“皇阿玛春秋正盛，您这话，儿臣万万不敢当！从儿臣自身说，阿玛也不应当说出这话来。先帝立嫡太早，以致兄弟相争，至今余波难熄，史鉴可畏呀！”

雍正眼下的神情，似乎是十分倦怠，但也十分平静。他长叹一声说：“你不知道，昨天夜里这里是通宵的热闹啊！弘昼、方苞、张廷玉和鄂尔泰刚刚才出去。此刻，朱轼和图里琛他们，正在抄捡弘时的那个贼窝子哪！”

弘历吓了一跳：“啊？”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更不敢相信刚

才的话是从雍正嘴里说出来的。他晃了晃自己的脑袋，结结巴巴地问：“三哥他……”

就在这时，高无庸一挑帘子走了进来，弘历瞧他的眼圈都发红了，显然也是一夜没睡。

他跪下刚要说话，雍正就问：“黄振国和陆生楠都处置掉了？在哪里杀的？”

“回万岁，他们已经杀掉了。奴才遵旨在午门外问了话，又带他们去菜市场口动的刑。黄振国说‘辜负国恩，罪有应得’；陆生楠说，‘想不到一篇文章竟送了自己的性命’。”

“李绂和谢济世呢？”

“回皇上，李绂是奴才亲自问的话。奴才问他，‘你知道了田文镜的好处吗’？”高无庸看着雍正的脸色在说着，“李绂说，‘臣至死也不认为田文镜是好人’！——谢济世奴才也是问的这话，可他说的奴才不懂。他说，‘田文镜是今天的周兴和来俊臣’。奴才让他说清楚些，他却说，‘我没理由让你这狗杀才听懂’！奴才也就回来了。”

雍正的脸上，似喜又似悲，他长叹一声说：“你哪能懂得他的话，那周兴和来俊臣都是武则天时代的酷吏呀！传旨，李绂革去顶戴职衔，戴罪去修《八旗通志》，归方苞管辖；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中效力行走。”

弘历忙在一边说：“皇上，阿尔泰离中原万里之遥，又是蛮荒不毛之地。谢济世文弱书生，怎么能受得了那个苦？还求皇上开恩。”

雍正笑了：“那里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平郡王福彭就驻军在那里。他早就夸赞谢济世的学问和人品，不会给谢济世亏吃的。放到别的地方，下头的官员不知他是犯了什么大罪，就会任意地作践他，或者千方百计地找他的毛病。到那时，你说朕是杀也不杀？”

“皇上圣明！”弘历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了。就这么一个“充军发配”里头，竟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这件事里，弘历也体会出皇上的心，说到底还是仁慈的。现在，他更惦记的是弘时的事。昨晚，他还在府里商量着怎么能逮住那个旷师爷呢，可今天，他们全都进了囹圄了。不过，要说起来，他最最关心的还是有关“太子”的事。他正在这里胡思乱想，雍正已在上头说话了：“弘时的事情你不要管，他也不交部议处，朕要用家法来治他的罪。从今天起，你要兼管着军机处和上书房以及兵户两部的事。一来是学习政务；二来也代朕担当一些劳累。朕已看了你许多年了，你能干好的。重要的是，你要时刻记住‘防微杜渐’这四个字。弘时为什么会栽了下去？他就是不懂得这四个字，才一点一点地滑下去的。到现在弄得他人不是人，鬼又不是鬼的，连朕看着心里也十分难受……”说着时，他已经流下了眼泪。

引娣连忙过来，她手里捧着一块毛巾劝着皇上：“万岁爷，您从半夜到现在，一眼未合，一说起来就伤心流泪。三爷不好，不是已经把他拿了吗？您也犯不着老是这样想不开呀。”

雍正接过毛巾来擦脸，可泪水却越擦越多。他哽咽着说：“朕的子嗣远远不如圣祖，弘时又变成了猪狗都不如的畜生！天哪……朕是前世作恶，还是今生凉德，您竟让朕一天舒心的日子也不能过呀……”他伏身在龙案上，浑身上下都在剧烈地颤抖、抽搐着，泪水也喷涌而出，把孙嘉淦的奏折全都打湿了。

满殿的宫女太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皇上如此失态。弘历、高无庸和

引娣等人，连忙上前扶起他来，又安排他睡到里面大炕上，做好做歹他说着安慰的话。雍正也真是乏透了，他带着晶莹的泪花睡着了……

一百三十四回 坐囚笼弘时能狡辩 审逆子雍正不容情

弘历离开雍正来到韵松轩时，这里已经有许多官员在等着弘时接见了。弘历刚刚跨进门里，就见内幔一动，张廷玉闪身出来。他向弘历一躬，又对大家说：“众位，三阿哥近来身子不爽，皇上有旨让四爷还到韵松轩来办事。四爷要兼管军机处和上书房以及兵户两部，并代皇上批阅奏折。我在这里交代一声，凡是部里和军机处自己能办的事情，不要随便拿到这里特批。我们作不了主的，自然要请示宝亲王爷。从今天起，军机处和六部都在外间里派一个章京，以便随时联络。大事小事，全来这里搅四爷，我知道了是不答应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众大臣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纷纷向弘历叩下头去，又呵着腰恭肃地退下。

就在这刹那之间，弘历已品出了“太子”那不同一般的滋味了。正要回身说话，却见一个官员站住了脚步，手里捧着个禀帖走了过来：“四爷，下官陈世倌有事求见。”

张廷玉马上就不高兴了，弘历却笑着对他说：“哦，廷玉，这是我在江宁时认识的。您等着看吧，一会儿他准要哭。”他把手一让，请张廷玉坐了，才问：“陈世倌，你是几时到京的？我保举你去管河工，那里的民工钱财都归着你管，要好好办理呀！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太老实了，我真替你担心，可别让那些吏油子把你骗了。”

陈世倌恭敬地说：“是，下官明白。世倌是个书生，那些个河工油子，我确实是不敢用。我今天求见四爷，就是想请四爷从户部里拨几位盘账能手帮助我办事。我不想用自己的家人，怕他们仗势欺人，坏了朝廷的名声。”

张廷玉原来很讨厌他这个时候来搅和，现在听他一说，倒觉得这人心肠不错。他也就笑着说：“哦，这倒是个正经主意。军机处原来去阿其那府盘账的，全都是高手，就拨给你用好了。”

陈世倌连忙起身致谢：“张相这一铺排，我就放心了。我是怕办砸了差使，四爷面前没话可说，自己也没脸见人哪！唉，这些个民工们也真可怜。大冷的天儿，还要下河去掏烂泥。”冻得两条腿上全都是血口子。听一个老河工说，先前康熙年间，这时候挖泥都是有羊肉汤喝的，还有酸辣汤和黄酒。有口热汤，他们下水就不会伤身子了。奴才请四爷发发善心，可怜这些出力的人，拨点银子在工地上设个汤酒棚。朝廷就是赔几个，也是有限的嘛……”说着，说着，他就抹开了眼泪。

弘历笑着对张廷玉说：“张相，您瞧见了么？我们这位陈世倌又在为百

姓掉眼泪了。好了，你也别哭了。河工上每天每人另加二斤黄酒钱，到三月清明时为止。汤棚由你们自己去设，这总可以了吧？”陈世倌叩头感恩地走出去了。弘历趁这机会问张廷玉：“张相，三哥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廷玉说：“这事是十三爷临终前揭发的。他都说了什么，皇上也没有告诉我们，只说十三爷直到临终，还高举着三个手指头。这些天来，方苞独自一人全权操办这件事。昨天夜里，皇上传了弘昼来，爷儿俩密谈了半个多时辰，才叫我们进去。皇上说，弘时使用妖法魇镇父皇和四爷。连太后冥寿那天被雷震死的妖僧也查清了，是蒙古黄教的巴汉格隆大喇嘛。

四爷，您知道我对这样的事是从来不相信的。可昨天夜里图里琛抄了弘时的家，在那里搜出了不少法物神器，还有白莲教的邪经。图里琛还拿住了个姓旷的师爷，从他那里找到了许多与江湖上盗匪往来的书信。言语十分暧昧，抽了他几十鞭子，也招供了。说是曾在河南设伏要害四爷您，皇上当时就气得晕了过去……事情越叨登越大，真是东窗一旦事发就不可收拾。我们几个也议到万岁当年出巡河工时，隆科多擅自搜宫的事。整整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深深地叹息一声，便再也不说话了。其实，他昨夜里也说到自己的堂弟张廷璐被杀时，本来是因弘时事前请托，事后他却又落井下石，见死不救。现在想想，弟弟确实是有罪该死。自己出面说这件已经过了很久的事，实在是多余，倒觉得有点后悔。

“皇上打算怎样发落这件事？”

张廷玉摇摇头：“皇上最后的口气很淡，又说要抄一下孙嘉涂的折子来静静心，我们就退出来了。可四爷您也知道的，皇上越是口风淡，脾性就越是发作得可怕……”他似乎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又突然停住了。

“想不到三哥竟然这样没有人伦！”弘历眼中闪出光来，但语气马上就转得异常柔和，“此时，皇上心里头正窝着一团火，我们最好不要多说什么，且把它放一下，等事情凉了，从容再说，也许会更有用一些。”

张廷玉没有言声。弘历的话他懂，也赞成。那就是：“不救这个弘时”！

昨天夜里，弘时正在睡梦中被家人叫了起来。那家人告诉他说：“有位大人夤夜来拜。”弘时迷迷糊糊的出来看时，原来这位“大人”竟是图里琛。他不等弘时发问，就站在了上首说：“有圣命！即着图里琛前往密查皇三子弘时家产，并把他暂行密囚。”多余的话，他一句没说。可弘时却被九门提督衙门的人，用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八抬大轿，抬到了畅春园，而且立即关进了一处闲置多年的小院子里。

从高高在上的皇子阿哥，到成为冷清凄凉上房中的囚徒，似乎并不遥远。可这一夜的惊恐，却不是梦境之中。如今，弘时抱着自己的双腿，孤零零地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席上，他靠着墙壁在苦苦思索：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呢？他心里像是一盆浆糊，又像是一个乱线团子，无论怎么想，都整不出一点头绪来。他不管想到哪里，都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是隆科多？不对；那么是张廷璐？也不对；啊，一定是允禩！但再仔细想想，也不太像；哎，对了，是那伙江湖盗匪们出了事！可这件事我已经作过处置了啊？那么，又是谁砸了我的黑砖呢？突然，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嗯？是不是图里琛这小子在假传圣旨呢？对对对，这小子早就不肯听我的摆布了。他有什么能耐，不就是仗着有点军功吗？我不能在这里闲坐着，得叫他来问问。

这个念头一起，弘时就马上跳下大炕，来到门边拉那关得紧紧的。只听“咯吱”一响，那门纹丝没动。啊，原来在外边被锁住了。他爬上窗户，

想去开打它，可窗子也被锁死了，他又急又气，举起拳头就打破了窗玻璃，还大声叫着：“来人，来人哪！你们这群混蛋王八羔子，我要出去，我要见皇上……”喊着喊着，他的嗓子里已经带出了哭音。一个守门的军士听见叫声走上前来问道：“三爷，您这是怎么了，犯了痰气吗？”

“你才是犯了痰气呢！去，快一点，把图里琛那小子给爷传了来！”

图里琛来了，他亲自动手打开了紧闭着的房门，对军士们说：“你们这是怎么办的差？三爷是金尊王贵之体，怎么连一口茶水，一碟点心也不备呢？混蛋！”

弘时大闹着：“图里琛，你这个该死的瘸子，你少给爷装神弄鬼地来这一套。爷心里头明白着哪，我疑你是假传了圣旨。你快去给爷传话，就说我要见皇上。不见到皇上，我就不吃不喝也不睡，到死为止！”

图里琛是个十分英俊的少年将军，只可惜，他的腿因为受伤瘸了。所以，他最忌讳别人叫他“瘸子”。他额下那道深深的伤疤不易觉察地动了一下，强按住心头窜上来的无名火，冷笑一声说：“三爷，您要是能安份一点，我就把您当成三爷看；您要是想发疯，我就把您看做是疯子！您从这里朝外边看去，那边不远就是风华楼，再过去一点几就是澹宁居。我敢假传圣旨把您带到这里来吗？您要是想验旨，圣谕还在我手里，您自个儿看看，是真还是假？”说着递过一张纸来。弘时接过来一看就蔫了。是的，这全是真的，他弘时就要完了……

图里琛看了看弘时的可怜相，不屑地对兵士们说：“三爷要吃要喝，都不可委屈了他。”

把那边窗子上坏了的玻璃糊好了。”说罢，他踏着大皮靴子走了，这里又恢复了原来的冷清。

夜色更浓重了，在难熬的黑暗中，一个军士走了进来，换上了一支蜡烛，又给弘时送来了一壶热水。他掩上门退了出去，但那金属的碰撞声，却又让弘时想到自己已经被禁闭了！

他索性安下心来，听任命运的拨弄。便抢着吃了两块点心，喝了一大碗水，又拉过一条毛毡来，叠了个枕头。唉，这就是自己今夜要睡的地方了……

突然，门一响，走进一个人来。弘时抬起头来一看，竟然是自己的皇阿玛！他的脸色马上就变得雪也似的苍白了。他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野兽，一点点地向炕里缩去。他看到父皇今夜的神情确实不同寻常：他的眼睛绿得发蓝，眼角微微深陷，幽幽地闪着鬼火一样的光。嘴角微翘，似哭又像笑，似讥讽又像是在发怒。弘时还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呢，他惊愕地坐直了身子，恍惚间如对噩梦。过了很久他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向父皇行礼请安呢。便就着炕边伏下身去叩头说：“儿臣参见阿玛。刚才是儿臣糊涂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又不知是怎么来的，所以就……”

雍正回过头来对图里琛说：“你先出去。”他也感到自己的声音像是有点儿颤抖，身子也在不停地抖动着。他勉力镇定了一下，盘腿坐到了炕头上说：“你先起来，坐下说话吧。”

弘时听雍正的口气似乎是不那么严厉，甚至还带着平日里少有的温和，他的心放宽了。

叩头起身，在靠门口处找到了一个小杌子坐了下来。

雍正带着干涩的语调说话了：“听你的口气，好像并不知罪，甚至还有点儿委屈，是吗？”

“是，儿臣确实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儿。但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儿臣并没有生出怨怼之心。”他稍微停了一下又说，“儿臣生性不如弟弟们聪敏，办差或者出了差错。但儿臣自问敬上爱下，并没有什么大错。”

“什么？到现在你还敢如此大言不惭地说没有大错？你使过黑心吗？”雍正心头的火，一下子就被撩拨起来了。他把腿一跷就想下炕，可终究还是忍住了。他用冷得让人发噤的语气说，“八王议政一案里，你充当的是什么角色？你和你十六叔，还有永信和诚诺都说了些什么？陈学海你接见过没有，你们又说了些什么？”

弘时刚听雍正说到八王议政这事时，还不怎么紧张。他觉得这不过是陈年老账，再说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虽然心慌，却并不恐惧。后来听雍正说出了自己曾经秘密接见过的人，才有点把持不住了，知道今天这一关怕是不大好过去。他吞吞吐吐地说：“时间长了，儿子也记不太清楚……”

雍正张口就截断了他的话：“‘祖制就是八王议政，闹一闹给万岁提个醒儿也并不是坏事’，这话是你说过的吗？还有。你说‘先帝和当今都是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了个昏君，有了八王议政，能够主持废立之事，于江山社稷还是有好处的’！这话有吗？”

弘时万万想不到，连自己最隐秘的话都让皇上给端出来了，顿时觉得如芒刺在背，他硬着头皮说：“这不过是儿子当时的一些蠢想法。儿子想着恢复祖制本是堂堂正正的事情，圣躬独裁，遇上个昏君就会坏了江山。皇上要是不说，至今儿子还不明白这样做是错的呢……”

“巧言令色！”雍正沉闷地说着：“你别想和朕打马虎眼儿！你私调他们进京，又调唆他们说出这些话来。睿亲王不与你们串连，你就把他安排到远远的璐河驿去。你一心一意地害怕弘历会成了太子，自量才德都不如他。所以才要控制八王，亲掌上三旗，坐定了摄政王的位子，再来与他平分秋色！你忌妒弘历，是吗？”

弘时连连摆手，他仰起脸来看着雍正说：“阿玛呀，儿子纵然不肖，可怎么会忌妒自己的弟弟呢？”

“不妒忌？那好啊。你就向朕说说，你府里的谢师爷现在在哪里？他到河南山东等地都干了些什么？”

弘时惊恐地看着皇上，又躲闪着他那刀子似的目光。他的两只手，下意识地攥住了身下的小杌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阿玛的话儿子听不懂。我府里是有一个谢师爷，可是他发痧死了……”

“只怕他不是发痧吧！”雍正带着不容置辩的口气说，“他联络匪盗，两次堵截追杀弘历。事情既然没能办好，他自然是不能留在世上的——你别忙着申辩！你那个旷师爷，却比姓谢的聪明。他生怕自己当了谢师爷第二，昨天下午就盘了你的一处当铺想逃之夭夭，可却被图里琛拿住了。他也没有你的嘴硬，连同你夔镇朕和弘历的法物，连同你勾结巴汉格隆图谋要你皇阿玛性命的事，他也全都招了。朕问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吗？”

弘时突然狂叫着：“不，皇阿玛，你说的一定是弘历！他是见我主持韵松轩事务，心怀不满，又小心忌妒，这才设计陷害我的！”

“算了吧，演这场戏是给你的阿玛看的吗？弘历替你开脱说情，你反倒来攀咬他，你可真算得上是个大好人！你的事，说出来全部让人发指。你怕隆科多揭发你下令闯宫的事，所以就叫他背土布袋；你怕阿其那情急了把你的丑事张扬出来，就遣散了他的家人，还故意地不给他治病。你知道这是什

么行为吗？你宁肯让你的阿玛背上不义的罪名，背上杀弟和屠功臣的罪名！你你你，你还算是个人吗？！上苍白给你了一张人皮！人应有五伦：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镜子！你照照这面镜子里你的面孔，还有一伦半伦的吗？还像个人样吗？张廷璐科场作弊，是受了你的委托才办的；可事情败露后他被处以腰斩，你那时整天围着朕转，却为什么没有一言相救。甚至连一句为他减刑的话也不说？像你这样的东西，做坏事也没有一点章法，哪个人跟了你不要留上一手？哪个人肯去替你卖命？’

面对雍正这句句诛心的责备，弘时早已失去信心了。他瘫倒下去，跪在地上。雍正的话，就像是天上的闷雷，一声声地猛击到他的身上，使他那本就脆弱的心，早就支持不住了。他张目四顾，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但这空荡荡的房子里，除了那支忽明忽暗的蜡烛和一位冷酷得不动声色的皇帝外，还能有什么呢？突然，他发出一阵像野狼嚎叫似的悲啼，边哭边叩着头说：“皇阿玛，儿子知道，您一向是圣明的……您刚才所说，都是别人制造出来的谣言，他们这是在陷害您儿子的呀……我的好阿玛，您从小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儿子就是再没良心，也办不出那些个事情来呀……儿子是个没有胆量的人，阿玛，您难道不知道吗……”

一百三十五回 巧言令色自误自败 欲火烧的越陷越深

这大概是雍正最后一次和弘时谈话，所以，他显然也很有些冲动。他看也不看弘时地说：“朕其实半点也不‘圣明’。杀张廷璐时，你一句话都不说，朕只是觉得你这人心太‘忍’。他的事情过后，连朕自己也觉得处置得太狠了些。所以，从那时起，朕就下旨废除了腰斩之刑。这既是为了张廷璐，也是为了恕自己的心。隆科多搜园时，朕已经对你十分警惕了。八王议政时，朕只是觉得你暧昧，心底也有些阴暗，好像紧赶着要和八王共分一杯羹似的。但想来想去，总觉着你毕竟是朕的亲儿子，得宽纵时且宽纵，能包容时就包容吧。朕当时曾想，也许让你掌上大权，你或者会安份一些。好比一条狗，喂饱了它，它还能再咬人吗？却不料你竟然这么狠心，先想到杀弟弟，进而又要杀父亲……你你你，简直是古今天下最贪婪暴虐的衣冠禽兽了！”

弘时跪着向雍正跟前爬了几步，大声悲号：“我的好阿玛呀……您是儿子的父亲，您怎么能听别人的谗言呢？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有些确实是有，但更多的却是绝无其事呀……”

雍正带着一脸的卑夷神气说：“你听人说过，杀人可恕，但情理难容这句话吗？你身为皇阿哥，万岁之下，千岁之体。你如果不为非作歹，哪个敢来动你一分一毫？又谁活得不耐烦了却来离间我们父子之情？朕在你面前，确实称不起‘圣明’二字，但朕自以为，说句‘精明’还不为过吧。假如证

据不足，朕岂肯容得他们在半夜里把你捉到此地？朕假如不顾念父子之情，又焉能不把你交部议处，明正典刑？”

弘时的精神堤防，在雍正排炮般地轰击下，全面崩溃了。他委顿在地上，痛苦万分地说：“阿玛，儿的好阿玛呀……您开开恩，再听儿子一句话……儿臣确实是糊涂了，听了下人的挑唆，以为……以为除掉了弘历……儿子就占定了嫡位，所以才有魔镇他的事情……但在河南追杀他的事，是下边的人办过后我才知道的，并不是儿子自己生出来的主意……阿玛……您要把儿子交部议罪吗……啊？我的阿玛呀……”

雍正听他哭得十分凄惶，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眼泪也已夺眶而出了。他突然想起了弘时在儿时的模样……哦，那还是诸王夺嫡正烈之时吧，雍正被削职回府。他心情郁闷，借机抒发，每天只是逗弄弘时和弘历哥儿俩。有一次，他让弘时骑在自己脖子上，去抓树上的蝉。弘时那年也就是两岁来的样子，他竟尿了自己一脖子……唉，往事已矣，今天这个在自己怀抱里长大成人的孩子，竟想杀掉父亲，杀掉他的亲弟弟，还能让他再继续作恶下去吗？刚才那一闪念间的亲情，被这疯狂的夺嫡之欲吓倒了，掐断了。如果听任他继续危害社稷，别说是后世，现在自己就没脸去面对群臣，面对如张廷玉、方苞这些老巨。他们难道不会说自己是处心不公吗？他们还能臣服自己这个皇帝吗？以后凡是说到“正大光明”这个字眼时，不就等于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吗？！他的决心下定了，再也不能犹豫了。他用低低的，但也是沉缓的语调说：“朕瞧不起你这样的窝囊废！大丈夫从容就死，能做得出，也应该当得起。你与朕站起来！”

“是。”弘时从地上爬起来了。雍正一眼就看到，他的额头已碰得发青，还有点血迹。但雍正似乎视如不见地说：“你坐下。”弘时畏缩着坐回到小机子上：“请父皇教诲……”

“你弑父杀弟，欺君灭行。依着《大清律》，除了凌迟之外，再没有第二条惩罚。”雍正的声音好像来自天穹之外似的遥远，“朕已仔细地思量过了，如果把你交部，那又是一件哗然全国的大案。不但你依然要死，还要带累不少人，家丑也就外扬了。所以，朕才决意秘密逮捕你，以免引起震动和众议。”

弘时感激地看了一眼雍正说：“儿臣谢父皇呵护之恩。”

雍正转过身去，为的是不再看见这不争气的儿子。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知恩就好！你的罪，犯在十恶，断断没有可恕之理！但是朕与上书房军机处大臣们商量，不能把你交部显戮。因为国家经不起这样的大案迭起，二来，朕也丢不起这个人！”

弘时生出一线希望：“那么……皇阿玛是说……把儿臣圈禁起来？”

雍正摇摇头，没有说话。

“到岳钟麒那里去效命行走？”

雍正还是在摇头，但这次他说话了：“没办法给你减刑，也没办法给你身份，到军中更是没有名目。”

“那么儿子就只有削发为僧，长伴青灯古佛，来忏悔赎罪了……”

雍正突然转过身来，用十分沉重的声音说：“你难道还在想着活命之道吗？凭你的身份，哪个庙里能藏得住你？你想借佛前忏悔的名义求生活命，不怕将来一旦暴露，让你伤透了心的老阿玛再蒙羞耻吗？且不说你的罪已不可恕，就是能恕，你的心可恕吗？既然你不愿意自己想出路，那朕就替你说出来吧。你除了死，已经没有第二条出路了。”

弘时吓得泪流满面，他“唵”地一下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了雍正的双腿。摇撼着，哭泣着：“阿玛，我的好阿玛呀，儿子是罪大当死，也没有可原谅的道理……可您就不念您子嗣单薄吗？儿子死不足惜，却要带累得宗室更加零落……”

“宗室？亏你此刻才想到宗室，不过已经太晚了！”雍正看到他这一副可怜相，心里头更是厌恶。他冷冷地说道，“朕不想再和你纠缠了，你装出这模样来也打动不了朕的心！一条，是你今天夜里就从速自尽。朕念父子血胤有关，会关照你的子女家人们不受你的株连。”

只给你一个小小的处分，遮掩了众人的耳目；一条，你就这样挺着，朕自然会把你的罪名和证据发到大理寺和刑部去议处。他们要是能饶了你，朕决不加罪。他们若不肯饶你这人神共愤的逆子，朕只有依律处置，绝无宽贷！因为朕已加恩给你，又亲自来劝你，你却不受这个恩典。”他的语调已变得异常沉痛，“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朕何尝愿意置你于死地？但你也再好好想想，就是朕恕了你，你有何面目见朕，如何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又有何面目来见你自己的兄弟、家人、妻儿老小？不但是你，连朕也将羞得无地自容……但你若自尽，则可以一己之血，洗清自己的罪愆。世上的人，也会说你还算得上是个汉子，也不至于再让你的家人蒙羞……儿子呀，你……你自己想想吧……”说罢，他挣开了弘时的手，拖着沉重的脚步出来，对守在门口的图里琛说：“给你三爷把要用的东西准备好。抬一桌席面来，要丰盛些！”

图里琛从皇上进到屋子里起，就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口。他真有点儿担心，万一弘时想要……他就立刻扑了进去。现在，他看到皇上出来了，便顺从地答应着：“扎！奴才这就去办。”他又走进屋里，看了看半昏迷半瘫着还伏跪在地上的弘时。锁上了门，就忙着去准备绳子、刀和药酒去了。

雍正迈着像灌了铅似的步子回到了澹宁居时，正是子夜时分。一声午炮沉闷的响声从远处传了过来，清楚寺的夜钟也发出了应和的敲击。因为皇帝还没有睡，所以，大殿里依然是灯烛辉煌，满殿的太监宫女也都垂着手在侍候着。张五哥和刘铁成二人搀扶着雍正进来时，大家都看见，皇上的脸上似乎并没有怒容。几个大太监连忙跑过来，替雍正除了外衣，又把他搀到大炕上躺下，彩霞和彩云拧了热毛巾来为他擦脸。雍正挥着手说：“这么亮的灯，叫人怎么睡觉？留下一两只就足够了，你们也不要全在这里侍候。”

待众人全都退了出去，雍正在彩霞她们的服侍下，用热水烫着脚。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唉……”他的目光一直盯着烛火，也一直没有再说什么话。引娣起身跪到他的身后，为他捶着背，温存地说：“主子，您心里的郁气太重了。您开一下口，随便说些什么，也许就会好一些的。”

雍正垂下了眼睑：“朕怎么不知道，但朕现在又能说些什么呢？当初圣祖爷料理儿子时，朕觉得他老人家什么都好，就是不善于调停儿子间的纠纷，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可是今天轮到朕品尝这滋味了，才知道真是难哪！你们知道吗？朕刚才是去了穷庐，那是先帝爷的书房，弘时就囚禁在那里的太监房里。朕要他自裁，以谢先帝和祖宗之灵……”

在一旁的宫女们，全都大吃一惊。她们张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位性情刚烈的皇帝。连引娣也忘了自己正在给皇上捶背。停了好大一会儿，她们才回过气来。引娣说：“皇上，论理我们是不该插言的，可……他是您的儿子呀……”

“不，他是朕身边的夜猫子！”雍正搓着双脚，一字一板地说，“你们慢慢地就会知道朕为什么要他死了……他简直就没有半点儿人性！”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脸颊上火一样地热，用手一摸，原来那疹子又起来了。刚想开口说要叫贾士芳，却又想起了允祥的话。他无可奈何地说：“老毛病又犯了。朕就这么歪着很好，你们都退了下去吧，留引娣一人在这里就行了……”

彩霞和彩云都知趣地退了下去。雍正躺在那里，由着引娣在他的身上按摩。他闭着眼睛叫了一声：“引娣……”

引娣答应着：“嗯……我在这儿哪。”

“朕心太狠了，是吗？”

“有人是这么说的。可是奴婢知道，您的心底是很慈善的。不过，您性子太烈，眼里不容沙子罢了……”

“哦，说得好！”雍正的眼睛始终在闭着，“圣祖晚年时，天下文恬武嬉。朕要不扳回这种局面，不扭住这个颓风，就会学了元朝，八九十年就不可收拾了。朕既然处在了这位子上，命中注定，是一定要多吃些苦，背一些黑锅的……朕现在正和曾静用诏书对话，就是要世人们全都明白朕的这颗心。”

引娣说：“我不懂，也不想懂。但我知道，您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朕是想让天下人都懂啊！所以，朕才不惜纡尊降贵，耐烦琐碎地和这两个土佬儿大费唇舌。朕要天下人都知道大清得位之正。我们并不是从朱家手里得的天下，而是替朱家报了仇，灭了李自成，又从闯贼那里夺得的江山。朕要天下都懂得，夷狄之人也可以成为圣君。”

朕还想天下都懂，朕为什么要这样整顿吏治，要处置阿其那等这样的人！朕真恨哪！连自己的儿子都要与别人合伙，图谋杀父害弟！引娣，你知道吗？那天在养心殿里贾士芳斗法，用雷击死的那个番僧，就是弘时派来的！朕一有行动，别人就说朕是‘铁腕’。其实他们想扼死朕时，又何尝留过一点半点儿的情？”他说得很慢，但他的腮边，却早已挂满了泪水。

引娣忙跳下炕来取毛巾，这时，她才觉得自己不知在什么时候，竟然也哭了。她一边自己擦拭着，一边又为雍正擦着眼泪。她强作笑脸地说：“皇上，咱们不说这些个伤心的事好吗？逆天作恶的人，不是全都败了吗？倒是您的病可得上心。依着奴婢说，赶明儿还是叫贾神仙来看看吧。”

雍正却不顺着她的意思往下说。他注目凝望着引娣：只见她穿着一条水红色的裙子，蓬松的长发披散在肩头。烛光下，只见她皓腕如雪，酥胸似月，真有说不尽的风流和娇媚。此刻的雍正皇上，尽管泪痕还挂在脸上，可欲火却已烧起：“什么假神仙，真神仙，你就是朕身边的活神仙……”他一把将引娣拉进自己的怀里，先亲亲地吻了一下又说，“有你在朕的身边，朕还会有什么病呢……”说着时，一翻身就把她压在自己下边。引娣虽早已和皇上有了那层事，可今天却沉浸在刚刚说过的话题上，哪有这兴致啊！不过，她也明白，要是不从，就一定会扫了皇上的兴头，只好由着他去遍体抚摸揉搓。引娣一边娇喘一边说：“皇上，今天您别……”

雍正兴致勃勃地问：“‘别’什么？为什么要‘别’……”

引娣被他压得透不过气来，她扭动了一下说：“这是您办事见人的地方……我情愿您在别的地方……那里可以任着您的心意……”

雍正没有停下正在动作的身子，却说：“那好，明天就在这大殿旁边，专门给你起造一座偏宫……”

引娣被他逗得吃吃地笑了起来：“偏宫？我算哪个牌名上的人？”

雍正的动作更快了：“朕先封你为嫔，然后是妃，再就是贵妃……这也和升官一样，你得一步步地升……”

引娣把脸藏在雍正怀里，由着他在上边折腾……完事以后，她下炕来洗了洗下身，才又爬到雍正身边，一边替他擦汗一边说：“您也得当心自己的身子……我留了好长时间了，您越是心里苦闷，就越爱翻我的牌子……您这人，真怪！”

雍正微喘着笑了：“那你看到朕不高兴时，也用不着朕叫，自己过来侍候不就行了吗？”

引娣依偎在雍正身上撒着娇：“好了，好了，不说话了。皇上该睡一个安生觉了……”

雍正却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他定睛看着引娣问：“你知道朕为什么待你比别人好吗？”

引娣上来亲吻着他说：“知道……我长得比别人好看……我俊……”

“这只是一面。其实大凡能够入宫的女人，有谁是丑八怪？”他索性坐了起来，怀里还紧紧地拥抱着引娣，“来，朕今天失了困头，就给你说个故事吧。”于是，他从当年怎样被大水围困，怎样和高福儿一齐逃命，又怎样和小福要好，小福又怎样被架到大柿树下烧死……足足说了半个多时辰，听得乔引娣声泪俱下。未了，雍正说，“你一定是小福脱生出来，要尝还朕的心愿的。不然，你为什么长得和她一模一样呢？朕这一生，只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就是硬生生地把你从允禔那里要了过来，这事确实做得太霸道了。不过，朕却从来也没有后悔过。你怎样，觉得后悔吗？”

“唉，您叫我怎么说呢？我不后悔……不过，要是先遇上了您，岂不是更好一些……我偷空儿向别人打听过许多次了，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听人说，那年闹灾，家乡的人全都跑光了。这会儿他们也不知到了哪里？娘要是知道我遇到了圣上，不定多高兴呢！”

“不要紧，这事交给李卫好了，他准能办到。这是个地里鬼，世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

引娣怀着幸福的憧憬睡着了。雍正悄悄起身，替她掖好了被角，来到外间。高无庸正等在这里，他向雍正报告说：“奴才今夜全都守在穷庐那边。三——弘时已在今晨丑时正牌悬梁自尽，图里琛正在为他料理后事哪！”

一百三十六回 皇威严天下得安宁 大军动使臣来求和

弘时自尽了，他在临死之前还留下了一封绝命书。可雍正皇上看也不看，就把它扔在火里烧了。

第二天一早，雍正就来到了韵松轩。张廷玉、方苞、鄂尔泰和允禄、允礼、弘昼还有李卫他们都是通宵不眠地守在这里。当雍正一脚跨进殿里时，

他们全都站起身来跪下行礼，雍正却一摆袍角，坐到了弘历的位子上说：“大家都起来吧。弘时不肖，危害宗庙社稷，朕已命他昨夜自尽，以正国典家法！朕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但朕只能用一把尺子来量世界。不这样，人心就不服，法令也不能真正地遵行。”

张廷玉听了，心中先是一紧，但他很快地就镇定了下来。今天，他才算真正的看到了这位皇帝的风骨，也领教了他推行新政的决心。他不想说那些无谓的安慰话，却正容正色地说：“臣初闻此讯，为皇上悲，也为皇上惊；但细细想来却又为皇上喜。今日之天下，乃大清开国以来小民最富，国库最盈，而吏治之清，也为数百年来所仅见。这不但是皇上夙夜宵旰，孜孜求治的结果，更是皇上励身作则，为天下之先才得来的。皇上求己之严，更为臣下所不及，其风烈可与日月同辉。以此化天下，则无不化之天下；以此化人，则无不可化之人。不过，臣还想劝谏皇上一句：您且得保重，您，真不容易啊！”说着时，他的眼圈已经红了。

雍正原先也准备好了，想长篇大论地痛陈一下自己的心曲的，此时。听了张廷玉的话，倒觉得再说就多余了。他勉强地笑了一下说：“廷玉说得很是，愿我们君臣共勉吧。趁着今天都在这里，朕想安排几样政务。朕近年来身子越来越觉得支撑不住了，想要儿子来分一些劳。弘历自今日起，移到澹宁居来，在御座之旁另设一处座位。他要办事见人，大事，疑难之事，朕也可以就近决策；十七弟年富力强，又带过兵，就以毅亲王的身份摄政，统领卫戍大内，督促军机处和上书房办差；允禄和弘昼帮着他办事，还要兼管着内务府和顺天府的事宜；弘昼即日起封和亲王，帮着你十六叔和十七叔办差；小弟弟今天没有来，口头传旨给他：朕的兄弟中数他的年纪最小，朕也特别疼爱他。就让他搬到韵松轩来往，得便也学着参与政务。朕现在里里外外、新政大局，全都有了章法，你们只管照着努力去做好了。最要紧的是三件事：岳钟麒的西路军事；西南苗瑶改土归流；还有就是曾静一案，要快点儿审理结案。你们不要小看了曾静的事情，朕的一生心血都全在这本《大义觉迷录》里写着哪！你们要用它来昭示天下。朕的光明正大之心，磊落无私之意，都要因此书的传播而示知天下，也要借曾静之口，传之后代。”他搓了一下略带浮肿的脸问张廷玉，“朕的这个安排，你觉得还可以吗？”

张廷玉连忙起身答道：“万岁这样铺排，臣以为再恰当也不过的了。”

“那，你们就都跪安吧。”他看着众人纷纷离去，心里觉得踏实了不少，可又忽然生出寂寞之感，坐在弘历的桌子前，一时竟然不想离开。因为，弘时在生前也曾坐在这里，睹物思人，雍正禁不住有些神伤了。

弘历怎么能不知道他阿玛的心情呢？就是他自己，也并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哥哥死了，他能没有一丝伤悲吗？他端了一碗参汤来，又报告了一些事情。说了俞鸿图治河的进展，岳钟麒要的战车制造情形等等。弘历知道皇上的病根儿，你只要一说政务，他就会把一切不快都放下的。果然，皇上的脸上现出了笑容说：“你放心，对于弘时的死，朕并不伤心。朕如果舍不得他，就不能给他别的处分吗？但朕现在最痛心的，还是阿其那他们几个。他们死得早了些，可是，国法家法俱在，能让朕有别的选择吗？古人说：‘社稷，重器也，虽天子不得以私据之’，你一定得明白这一条。朕老了，身子骨也越来越差，精神也不济了。圣祖就是在晚年时，因为身子不好，才放纵了下边的。所以，他老人家一走，留下来的天下就十分难治。你现在就学着在朕身边做事，处置政务也处置一切。朕就是懒点儿，有了你，也就不会出

大错了。”

他说得很恳切，也很平静。弘历听了十分感动地说：“阿玛身子欠安，还是要请御医们来瞧的，这才是正道。”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宋版的《易经》宋：“父皇，请您看看这个，这是十三叔留给儿臣的。”

雍正接过来看时，只见那书的夹缝中竟有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杀贾士劳”四个字。

他惊异地问：“这是你十三叔留下来的？”

弘历笑笑说：“我早就和十三叔用《易经》来互传消息了。十三叔说，这事非李卫来办不可。”

雍正恩忖着说：“贾某是个有神通的人，而且现在有功无过，岂能无缘无故地杀了他？你要缜密呀！你能肯定，他猜不到这纸条里的意思吗？”

“绝对不会的。他要是能隔着书皮看透了《易经》，那可真成神仙了。”

雍正不出声地笑了：“好，你十三叔不愧大英雄。今后，朕要有重要大事时，也用这部《易经》来和你互通消息。”说完，他踱着缓慢的步子走向澹宁居了。

当晚，有旨意传出：“乔引娣着晋位‘贤嫔’，在畅春园造宫居住。”至此，雍正所有的夙愿全部满足了。

朝廷和民间，对他这样的处置也不是没有评论。因为弘时是秘密处死的，所以，三天前曾有旨意说他“处事妄诞，放纵不羁，着革去王爵”；几天后，又传旨说他已“羞愧良尽”。从允禩、允禵、允禔我之死于囹圄，到舅舅隆科多三爷允祉被囚禁，又到亲生儿子弘时之死，人们都看出了雍正整顿吏治的心硬手狠，也看到了他为了建立盛朝而六亲不认的真面目！这些惊世骇俗又雷厉风行的干法，震慑了官场，也压住了所有的歪风邪气。尽管还有人背地里说长道短，叫苦挑剔。比如，对田文镜和鄂尔泰，就只敢在下边骂他们是“敲骨吸髓，刻意盘剥，假报考绩，邀功图进”。可要他们公然提出反对，甚至攻讦这几位“模范总督”，却是谁也不敢了。经此一亭，不但是雍正皇帝，就连张廷玉等大臣们，也都觉得现在事情好办了，官员们听话了。令能行，禁能止，真是达到了没有任何阻滞的地步。

政务上顺手了，可军事上却是十分棘手。头一件就是云南改土归流的亭，谁也不能办好。当地土司根本就不买朝廷的账，新选进去的官员们，又都不愿在这穷乡僻壤里作官。没有一点儿油水不说，还事多任繁，谁愿意死死地呆在那儿啊。许多州县衙门里早就没有主管，而只有衙役了。这些人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苗瑶百姓，那还能不激起兵变吗，他们聚众而起，焚烧府衙，把那里闹得无一日安宁。朝廷要派兵进剿，他们便采用“兵来我进山，兵去我再来”的办法对付，总是平定不了。鄂尔泰原来就当过云贵总督，也是因主张“改土归流”才投合了“圣意”进了上书房的。他对这情景，当然比别人更感到不安。他向皇上提出请求，愿意仍旧回到贵阳去主持。圣命出来，让他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去督办云贵军政。于是他就亲自统带着大兵，浩浩荡荡地杀进了苗瑶山寨。

岳钟麒那里却又是一种干法：只听锣鼓响，不见人出来。他倒是很会做事，还没出兵哪，就先向皇上提出了“十胜”的把握：一，主德；二，天时；三，地利；四，人和；五，粮草广储；六，将士精良；七，车骑营阵齐全；八，火器兵械锐利；九，连环迭战；十，士马远征，节制整暇。说，有此十条胜算，策零阿拉布坦这个跳梁小丑，不难指日荡平！雍正听他说得这

样肯定，能不予以嘉奖吗？不但升任岳钟麒的长子岳睿为山东巡抚，还择吉亲自在大和殿为岳大将军壮行。又命岳睿亲送父亲直到西宁，以示恩礼隆重。

正当旌旗蔽日，兵士欢腾，就要升纛开拔之际，突然小校来报，说：“准葛尔特使特磊进京朝见，路过西宁，请见岳大将军。”

这时正是雍正九年的七月，塞外胡杨正青，草肥马壮，西宁又绝无风沙之苦，最利于开战之时。岳钟麒巡营刚刚回来，一听这消息就愣住了。他把几个总兵召进帐来问：“你们说，见还是不见？”

可是，这个动议刚刚提出，就立刻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对见特磊的人说：“这阿拉布坦最是狡诈，咱们吃过他不少亏了。干脆，一刀杀掉，号令示众，然后大军齐发，直捣匪巢！”有人则说：“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哪！他是来叩见皇上的特使，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放他走路，咱们该干什么还照干不误不行吗？”还有人说：“万一他真是要投降呢，擅杀来使，不也同样是罪的吗？就是见他一面，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害呢？”坚决反对的人说：“现在正是士气旺盛之时，你要说声不打了，下边军士们知道要讲和，磕头烧香还怕来不及呢？千万千万，不能犯嘀咕。再说，仗打胜了，你说什么都有理；仗要打败了呢，你就会百无是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宰了这兔崽子，除掉后患，别听他娘的胡说八道！”

众说纷坛中，岳钟麒没主意了。不过，他带兵时间长了，心里就比别人清楚。他带的这支军队中既有满人，也有汉人，他们的心性是不一样的。满人骄横无能，汉人心怀不满却又招惹不起。这个特磊是奉命到北京朝见皇帝的，自己半路上把他杀掉。说不定有人就敢写密折告自己一个刁状，砸他一块黑砖。雍正又是个猜忌多疑，专断自信的主子，他连亲儿子还敢杀呢，何况自己这么个官儿。更可怕的是，万一将来战事不利，他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但现在就接见这个特磊，又确实有碍士气。他想了好大一阵，才吩咐说：“我不能太给他面子了，传他到侧耳房那个配庭里拜见！”

他起身来到亲兵们住的耳房里坐定，又命兵士们把特磊带来。一见面，岳钟麒就不容他说话地训斥道：“你就叫特磊吗？如今两家兵戎相见，你不在喀尔喀等死，来到军中有何贵干呢？”说完，他目视着自己的通译官。

特磊没听完通译官的翻译就笑了：“大人，请不要这个通译官吧，我能说汉话的。我自幼就跟着老阿爸在张家口做茶马生意，我的母亲也是汉人，我和汉人之间是很有情份的。”岳钟麒一愣，他注目这个蒙古大汉，觉得他一行一动都是那么沉稳和干练。黑红的脸膛上，浓眉中又长出了一道寿眉；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睛里，晶莹闪光，似乎满脸都是慈祥的笑容；他那一口流利的汉语，略带着一点儿晋北口音。要是不仔细听，几乎分辨不出他是个蒙古人。那特磊略一停顿又说：“我不是来给将军下战表的，我身上带着的是息争与和平的使命。”

岳钟麒不动声色地说：“你的话，本帅根本就不能相信。你们准葛尔人已经几次到北京去了，可只会骗人，却一句真话也没有。你们一边派人到北京朝见，一边又背地里进军西藏，你敢说没有这回事吗！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必要来见你。只是因为好奇，想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罢了。”

特磊听了却一本正经地说：“报告岳将军，我不是‘东西’，我是‘人’的。岳将军，你的汉语也说得不好啊！”

岳钟麒知道他是误会了，也更相信他确实是个蒙古人。便问：“是谁派你来的？是策零阿拉布坦吗？”

特磊大概是觉得房子里太热，便袒了一只袖子大声叫着：“将军，你们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孙子》里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将军对我准葛尔的形势，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你说的策零阿拉布坦，早在去年十一月就病死了。现在准葛尔执掌权力的，是噶尔丹策零大汗台吉。他一向遵从中央道统，仰慕中华文明，谨守西疆，多次击退哥萨克的入侵。他臣守喀尔喀蒙古，是康熙博格达汗特旨批准的，修表称臣也是有诚意的。我来，就是要消除误会，争取和平的。”

岳钟麒笑了：“什么误会？雍正二年时，被我天兵击溃的罗布藏丹增，不就是你们把他窝藏起来了么？”

特磊欠身答道：“将军不知，当时的情形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执政的是老策零阿拉布坦，老阿拉布坦与罗布之间家世渊源，不能不收留他。汉人们说，这叫‘讲义气’。但罗布是一条毒蛇，是草原上的豺狼。他在那里收罗旧部，联络葛尔丹残部，借祝寿的名义闯进帐篷，想杀害年轻的噶尔丹策零。我们的台汗爷正想与皇上修和，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汗爷要我罗布藏丹增解到北京，以表示我们对博格达汗的忠诚。但是，我们刚走到三叶河，就遇上将军的大兵正在向西挺进。逃亡的蒙古人告诉我们说，岳将军要横扫喀尔喀蒙古。我不能带着我们主人的忠诚之心身入险地，才命人把罗布藏丹增又押回了伊犁。将军，请你把我的话转告雍正皇帝陛下，每一条生命都是珍贵的。我就留在这里作人质，这样好吗？”

岳钟麒听他说得这样天衣无缝，还真找不出他的毛病。他起身说道：“好吧，我这就奏上去，你大约要在我的营中等上半个月。我划出一片地方来给你住，你和你的从人吃饭睡觉都有人看管，你可小心，不要越轨呀！不然的话，休怪我军法无情。”

这天夜里，岳钟麒就详细地写了一篇奏折，飞马送上京师。他还特意地说：“策零阿拉布坦素无信义可言，特磊的话也不可信。请旨，将他就地正法，以激励士气。”

十二天后，雍正的批复来了。岳钟麒恭敬地打开一看，却傻眼了。因为皇上在这封朱批谕旨里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胜也。接旨着即将特磊送京，我军暂缓西进。尔调停得当后，亦可与特磊一同进京。

钦此！

岳钟麒明明知道，这事儿是绝对不能这样办的，可他怎么敢违旨行事呢？于是，便连夜安排了军务，带着他的亲兵卫队，赶奔京城而去。他们来到京师时，已是八月中秋。今年的年景特别的好，就连年年遭灾的河南、山东和山西全都是大丰收。看景致时，更是赏心悦目。可岳钟麒却哪有那样的心情啊。他来到璐河驿时，见迎接他们的有不少人。张廷玉之外，还有新任京畿道李汉三和礼部外番司长陈学海。这陈学海虽被皇上饶了性命又封了官，却仍然是多嘴多舌。说起今年大熟，万国朝贡来，更是滔滔不绝：“咳，你们都没瞧见东洋鬼子和西洋鬼子的模样，真是太亏了。他们对皇上恭敬着哪！万岁爷的病让他们来这么一搅和，竟然好了一大半……”

岳钟麒也不答言，却坐在那里想他自己的心事。明天就要朝见圣上了，自己该说些什么呢？

一百三十七回 脂粉地妖孽难逃命 御园中圣主惊失魂

第二天一早，岳钟麒就带着特磊来到了畅春园。旨意下来，说要让他自己先见见皇上，然后再传见特磊。特磊一听这话，连忙跪了下来，伏身在地静待皇上的召见。岳钟麒进来后，向上一看，果然，皇上御体安康，说话也比从前底气壮了些。岳钟麒就将特磊前来的情形，详细地报告了皇上。雍正笑着说：“以德服人，才能使外臣口眼而心服。高无庸，传那特磊来见朕吧。”

凑着这个功夫，雍正高兴地对岳钟麒说：“近大半年来，外国使臣纷纷前来朝贡，朕觉得真是风光得很哪！你在外辛苦带兵，实在是不容易。朕今天要赏你两样稀罕物，让你开开眼。法兰西贡来的二十支双筒镶金鸟铳，赏你六支；还有日本国进贡的倭刀，钢火也很好，赏你二十把。你回头到宝亲王那里领好了。”

弘历笑着说：“岳大将军，你真是好大的面子呀。我才得了两支火枪，李卫也才得了一支。皇上对你确实是另眼看待，我们都要忌妒你了。”

岳钟麒叩头谢恩说：“这是主子的恩典。不过，奴才想把皇上恩赐，用来依功行赏。斩敌上将一名者，赏鸟铳一支；擒敌千夫长一名的，赏倭刀一把。皇上以为如何？”

李卫凑着这热闹说：“岳大将军这法子好。如此奴才也厚着脸皮，斗胆向主子请求再赏两把倭刀。像吴瞎子这样的人，一心为朝廷办事，又不要俸禄的人，赏他一把倭刀，他一定会兴奋不已哪！”雍正便也笑着答应了。

高无庸已去了好大半天了，特磊却还没有来到。雍正刚要发问，就见高无庸进来禀报说：“主子，这个特磊还且得等一会儿才能来到。他说，他这是要替他的主人来求皇上恕罪的。所以，他是一步一跪，一跪一叩首地在走着呢。”说着时，他又拿出一个烧饼大的金饼子来说，“这也是他给奴才的，他说想求大皇帝对他格外开恩。”

雍正笑了：“哦，既是他给的，你主子知道了，你就收下来吧。”他为特磊的这个举动激动得脸上放光，“特磊如此知礼，事情就大有希望。钟麒，你和李卫都可以退下去了。既然你回到了北京，索性就松弛两天，好好休息一下。朕已下旨给睿亲王多尔袞的案子平反昭雪，连鳌拜的子孙也恢复了原来的世职。不管是谁，只要他肯向化，朕就照样信任，照样给他官做。好了，你们去吧，特磊由朕亲自对付。”

走到外面，听岳钟麒说他要回驿馆。李卫就笑了：“你回去还能干嘛？我正要办一件要差，想借你一点威风呢！走吧，我领你去一个你从来都没有见识过的地方。”

岳钟麒经不起他活缠活缠的，只好答应了。他边走边说：“我听人说，你小子病得六死八活的，怎么还这样有精神呢？”

“咳！那都是他们在咒我早点儿死哪！不过，我这身子，还真多亏了那

个贾仙长。他说我不要紧，这不，我就又活过来了。”

二人正往前走，突然看到前边过来一乘小轿，旁边还跟着四个顺天府的差役。李卫立刻就跳下马来，快步上前扯住了轿子：“老贾，他妈的你这个贼道士，你给我滚出来！”

贾士芳下了轿子，被李卫一把扯住说：“来，我给你引见一下，这位就是声名显赫的岳大将军。老岳，你不知道，这道士如今在万岁爷跟前面子大着哪！可你瞧，他还装穷，坐这种二人抬的小轿。”贾士芳忙向岳钟麒打了个稽首：“贫道有礼了。”李卫接着刚才的话头说，“你今天哪儿也不要，皇上正在接见外臣，你去也是没事，就跟着我好了。你们看，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将军，一个砍不掉脑袋的杂毛老道，再加上我这个饿不死的叫化子，咱们三个出去玩玩，岂不是很好吗？岳大将军，你不知道，这老贾的能耐大着哪。上次张五哥要试试他的功夫，连着砍了他三刀，竟然连个红印儿都没起。”他说着拉着，也不由他们两人分说，就带着他们来到了南市。这里是北京城里耍把式和各种玩艺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

李卫一边转悠，一边胡乱买东西。桂花糖，云片糕，蝓蝓笼子，冰糖葫芦……简直是见什么买什么。一会儿的功夫，他怀里全揣满了。又把这些东西，交给岳钟麒和贾士芳替他拿着，弄得这二人真是哭不得也笑不得。正向前走着间，突然又碰上了弘昼五爷。李卫死乞白赖地说：“五爷，奴才想谁就有谁！这不，我还给您府上的小主子买了玩艺儿哪！今儿个算我们运气好，碰上了您这位会玩儿的主子。走吧五爷，带我们去庆云堂开开洋荤行吗？”

弘昼说：“我不是不想带着你们，怕的是你们嘴不严，让人说了出去，我就得立马儿写折子谢罪。再说，老贾是出家人，万一因此破了戒，往后，他的狗皮膏药就卖不成了。”

贾士芳一听这话，就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准不是好去处。便笑着说：“我无欲，欲何能诱我？贫道如果没有大定力，大神会，焉能修到这一步。其实道家门里，也有采阴补阳之说的，我走的不是那条路罢了。”

就这样，李卫作好作歹，弘昼大包大揽，岳钟麒视而不见，贾仙长也就跟着他们走进了北京城有名的“庆云堂”这座高等妓院。说它是“高等”，因为这里确实不同一般。它完全没有平常“堂子”那些个俗不可耐的一套，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简直是琼楼玉宇似的辉煌，和王府绣阁样的玲珑。单是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朦胧，那使人心醉神痴的浓香，就足让人想入非非了。弘昼边走边夸赞说：“瞧好了，这可是专门接待王公贵人的地方。在这里你们享受到的，是一等一的服侍，天下仅有的乐趣。”正说着间，忽然眼前一亮，走来一位年纪不到三十的贵妇人。弘昼笑着说：“我是五爷，这位就是五嫂了。”众人抬眼瞧时，只见她果然不同寻常：淡施粉黛，轻描娥眉，相貌端庄，举止娴雅，丝毫没有妓馆老鸨的神态。她款款走上前来，叫一声：“五爷，您来了。众位大人们好！”说着福了一福，站在了五爷的身边。

就这么两步走，就这么轻轻地一开口，假如你没有定力就一定受不了。弘昼笑着向她说：“我今天带来了几位朋友，想见识一下你这里的绝活儿。怎么样？能让他们开开眼界，看看你那东洋景和西洋景吗？”

五娘的脸红了，她羞羞答答地说：“啊，五爷，你最喜欢的几位，都在后边排戏呢，这里只有小五子和小六子她们俩。我叫她们先过来唱个曲儿，替爷们解解闷儿。不知爷们想瞧东洋景还是西洋景？”

弘昼笑着说：“你别问他们，都是些个土佬儿，知道什么？就先来一次东洋的吧，要是他们还看不过瘾，那就再来西洋的。”

三个人听他说得这么蝎虎，早就成了傻子了。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往里走，来到了一处奇妙的地方。仔细一看，原来是座转角楼。他们坐的地方在楼上，而表演者则是在楼下不露天的大厅里。从楼栏杆往下看，只见烛光闪烁，纱幔低垂，似清晰又似模糊。歌声一起，六对少男少女翩翩起舞。那美妙无比的歌声，那奇异迷幻的舞姿，吸引着他们贪婪的眼神。突然，那正在舞着的六对男女，变换了队形，也变换了姿态。他们成双成对地抱在了一起，作着各种亲昵的动作。一会儿是互相狂吻，一会儿又抱着在地上翻来滚去。渐渐地，他们似乎是欲火难熬了，便一件件地脱下了本来就薄如蝉翼的衣服。然后，又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作着各不相同的交合动作。楼上看“景”的人，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赤身裸体的少年男女。只见他们有的是单独成对地交合；有的是两对相互交叉着难分难解；有的是女的在上边而男的却仰卧着；而有的却是在颠倒互抱，用舌头舐着对方下身流出来的秽物；最使人觉得惊奇的，竟有两对男女，死死地纠缠在一起。他们既用手淫，又用口淫，还夹杂着许多新奇的动作，使上边看着的人们大饱了眼福。

在这些人们意想不到的交合中，不仅动作淫荡，还发出阵阵心满意足的喊声和呻吟，让“看客”们觉得无力自持。不但弘昼和岳钟麒在痴痴地看着，就连自称法力和定力无边的贾士芳，也似乎是动了情欲，伸长了脖子瞧着这奇景。他的胸部起伏不定，喘出来的气息也越来越粗，还瞪大了眼睛，在吞咽着自己的馋涎。李卫看准了这绝好的机会，突然从岳钟麒腰间抽出了他的佩剑，悄悄走到贾士芳身后，趁他还沉浸在无边激情之时，剑光一闪，“嚓”地一下，便砍掉了他的脑袋。殷红的热血窜出了一丈多远，那头颅却被抛在楼下正在作欢的男女之间。

岳钟麒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两江总督竟是要借他的胆气杀人！那五娘更是被惊得身软心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弘昼却从怀里掏出了一张五千两的银票说：“你不要害怕，这不关你的事。只是要烦劳你把这里收拾好了，再安慰一下那几个孩子吧。”

李卫也笑着说：“实在是对不起得很，污了你们的宝地。冤有头，债有主，我做的事情，自由我一人承担。今天我先给你们这门口披红挂彩，他贾士芳要想找人报仇，就让他来寻我李卫好了。请五爷和岳大将军且在这里安坐，奴才这就回宫交旨去了。”说完他就匆匆地走了。

眼见得这座香艳浓郁的花楼，眨眼间遍地全是血迹。弘昼和岳钟麒两人哪还有心思在这里喝茶，他们也都告辞去了。弘昼在路上赶上了李卫，对他说：“你自己先去交旨吧，我要先回家一趟，给老贾准备个水陆道场，发送他一下，防着他出来作祟。”

李卫来到澹宁居时，见朱轼和孙嘉淦都在这里。只听朱轼说：“河南原就没有总督衙门，是为了给田文镜立威，才专门设了的。现在田文镜出缺，这个衙门似乎就没有必要保留了。”

孙嘉淦悄声告诉李卫说：“知道吗？田文镜死在任上了。”

李卫早就知道这事儿了，也听说田文镜死后，开封府鞭炮震天，人们都在庆祝。可他却不敢说出来，只是装作没听见。

此时，就听皇上说：“王士俊在安徽办理淮河事宜，干得很好嘛！叫他接任河南总督有何不可？况且，恰在这时撤去河南总督府，显然它就是专为

田某人而设的了。这不大好，还是暂时留着这个总督衙门吧。为了办理西边的军务，它也是有用的嘛。”雍正的语气像是十分平静，“田文镜的晚年，因精力不济，政务上有许多不是之处，他的急功近利也是明摆着的。人们都说朕偏袒他，可你们却不知，朕在背后训斥过他多少次。看来上天总不肯让人一点儿毛病也没有，想做个‘完人’，又谈何容易呢？田文镜是为了替朕办差累死的，朕就要成全他。他虽然死了，可也不准别人在他死后还说他的坏话！”雍正转过脸来看着李卫问，“你来见朕有什么事吗？”

李卫叩了头又从容地说：“回皇上，漕运粮食被截了之事，奴才已经知道了，奴才立刻就去捉拿贼人。奴才今日来，是报告一件事的，那个贾士芳已被奴才除掉了。”

他故意说得很轻松，可是皇上听了还是吓了一跳：“什么，什么？你处置过了？”

坐在一边的弘历也忙问：“这是几时发生的事？”

朱轼和孙嘉淦听了，也都大吃一惊。他们刚才还在劝说皇帝，不要相信那些邪魔外道呢，想不到这个道士已死在李卫之手了。雍正强作笑脸地说：“贾士芳在倾刻之间，人头已经落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李卫却叩头说道：“皇上，和亲王爷已回府去给贾士芳办往生道场去了。回四爷的话，奴才刚刚割掉了他的首级，就匆匆忙忙地赶进来报信了。”他略一停顿又说，“奴才知道，这妖道确实有些法术。奴才曾经试过他，也确实是不怕水溺火烧，这才用了些下三滥的手段。朱大人要看到，一定会笑话我的。其实，我本来就是叫化子，用一下叫化子的老本行招数，也算不了什么。”

朱轼和孙嘉淦都说李卫做得完全对，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笑之处。李卫一听这话安下心来，就连雍正的脸上也放出光来。弘历看他高兴，就顺着劲儿奏了一件事，是云贵总督参劾杨名时的。雍正一听就笑起来了：“你别那么害怕，对杨名时这个人，朕还是知道的。他的事，朕自有主张，你们谁都不要管。都退下去吧。”

人们都离开了这里后，雍正皇上却突然感到了不安。好像那死掉的贾士芳就站在自己面前一样，令他觉得恐怖，觉得心悸。他忙叫高无庸把贾士芳坐过的蒲团子，拿到外面烧了，又让秦媚媚去叫乔引娣过来侍候。乔引娣是刚刚才封的贤嫔，浑身上下穿得簇然一新，走一步就佩环叮当。雍正笑了：“嗯，好，你这么一打扮，让朕看了心里就舒服得多了。你的宫已经造好，再过两天修饰完毕，你就可以搬进去住了。走，陪朕到外边闲走一刻，也顺便瞧瞧你的新宫。朕今天杀了贾士芳，这会子，正有些心烦意乱的哪！”

乔引娣大吃一惊：“皇上，您说什么？贾士芳他……他已死了吗？怪不得他们要烧那个蒲团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过了中秋节，朕还要勾决几百名罪犯呢！非惩恶不能扬善，这就是圣人们说出的道理。贾士芳一个出家人，不知道安份守己，却想要以法术来挟制朕。他要朕好，朕就能好；他要朕病，朕就得病。他的死是上天报应，与朕无关的。”

嘴上说着无关，可雍正心里却怎么也不能踏实。这时，他们已走到畅春园的树丛之中，侍卫张五哥和德楞泰远远地跟在后边。雍正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怎么没有？有爹，有娘，还有个哥哥呢！”乔引娣娇声娇气他说。

“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吗？”

“唉，失散得久了，奴婢再也想不到他们会去了哪里。我娘也是四十岁的人了，再隔上几年，就是见了面，怕也认不出来了。”说着便又去抹眼泪。

雍正虽然在和引娣说着话，可他的心里却是一阵阵的发噤，他伸手把引娣揽进怀里，一边往回走，一边强自镇静地安慰她说：“别怕，明天朕下旨给山西巡抚，叫他亲自去查。你现在每年有两千银子的进项了，等找着了 you 妈，就让她来京里，找一处好点儿的房子住着，安享富贵吧。”他正在说着间，忽然一脚踏空，像是踩着了一件什么东西，一摸，竟然是滑不留手。引娣正听得入神，也被他吓了一跳。一闪眼，就见一团黑乎乎的物件，有水桶般粗细，还在面前蠕动着呢！她吓得“妈呀！”地大叫一声，一头就钻进了雍正的怀里……

雍正大声喊道：“侍卫，侍卫呢？你们到哪里去了？”

一百三十八回 雍正帝疑心鬼魅起 岳钟麒假报故绩来

侍卫张五哥和德楞泰就在近旁，听见雍正的叫声，很快就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高叫：“主子，不要惊慌，奴才们来了！”

雍正觉得身子难以支撑，却紧紧地护着引娣：“你们……去叫两个太监过来，搀扶着引娣主儿。点火把，搜这草丛！”

张五哥心细，他哪敢在园子里点火呀，万一走水，就更是不得了。他和德楞泰二人左右分开，一步步地向前搜索，不一刻就找到了。雍正此时已回到澹宁居门口，忽听五哥大叫一声：“畜生，你往哪里逃！”雍正倒被吓了一跳。不一刻，那畜生被捆得结结实实地抬来了，原来竟是一只豪猪。五哥笑着对皇上说：“主子，这畅春园离着飞放泊很近，那里就有一个放生园，说不定就是从那里跑过来的，主子刚才摸着的是它的鼻子。”

雍正这才舒了一口气说：“把它还是放生了吧。狗东西，吓了朕一跳！”引娣则依偎在他的身旁，不住声的念佛。这时弘历和大臣们也听到了消息，连忙跑进来问安。有朱轼、方苞、李卫，还有孙嘉淦。雍正说：“弘历明早还要办事见人，不要留在这里了。别人在这里陪朕坐一会儿，朕今天怎么这样心绪不宁呢？”

弘历准备好一大堆话想要劝谏皇上的，可现在又觉得不大合适，便遵旨退了出去。李卫却看出，雍正神思恍惚，目光如醉，眼内潮红，而额前和额下却有些发暗，还不时地摇头发噤。他不敢提白天发生的事情，而雍正自己却说：“朕心思不净，如见鬼神……难道是那贾士芳的阴魂在作祟吗？”

朱轼忙说：“皇上千万不要朝那里想。这贾某人也不过是个会变法术的骗子，他怎能以妖术来要挟人主？再说，皇上代天惩戒了他，这种人，就是死一万个，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怜的！皇上是信佛信的太虔诚了，才招来这场

虚惊的。”

孙嘉淦却慷慨激昂地说：“皇上，臣是什么也从不相信的。您闭上眼睛想想，世上有谁见过鬼神？圣天子百灵护佑，哪个邪魔敢近您的身旁？假如有什么不测，奴才愿以一身当之！”

李卫却又是一种作派，他上前来对雍正叩了一个头说：“皇上，奴才想借您的朱笔一用。”见雍正点了头，他便来到桌子旁，要过一张黄裱纸来写道：

贾士芳：我操你的妈！你这个牛皮道士，有什么了不起的。爷告诉你，生情造意杀你的是老子李卫，割了你的鸟头的也是叫化子李卫！五爷已经寄（给）你做了水绿（陆）道场，还不快着投胎去混张人皮？你要想来聒噪爷们，就到我府里去，咱们在一齐折腾！再要危害爷的主子，我就去请龙虎山真人来用五雷劈了你，叫你万姐（劫）不能复生！李卫切告。

李卫写好后，又煞有介事地念了一阵子，这才把那张裱放到烛火上烧了。旁边看着的人，谁都知道他的心思，虽然觉得可笑，可谁又敢笑得出来呢？不过，雍正叫他这样一折腾，心头倒是安定了许多。他叹了一口气说：“唉——朕自己觉得好多了，你们都不要全呆在这几了。留下一人侍候，其余的就全回家去吧。”

弘昼说：“阿玛，依着儿臣想，朱师傅和方老先生年纪大了，自然是要回去歇着的。李卫在这里值头半夜；孙嘉淦有煞气，就让他值子夜；儿子年轻，要给阿玛值后半夜……”

他刚说到这里，就见一群太医匆匆走了进来。雍正一见他们就怒火千丈地训斥道：“谁叫你们来的？朕本来就没病，让你们一折腾，没准儿还真会病了呢？全都与朕退了去！你们就照弘昼说的来办。”

朱轼看着皇上确实是像是有了病，便悄悄地召了太医们出来，让他们全部不言声地呆在东书房里，准备随时进来侍候。

此时，就听方苞说：“我已让人去请四爷了，这里的事情暂且由五爷主持。头一条，就是不能张扬。皇上有病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只要保住今夜平安，大体上说，也就可以过去了。明天八月十五，皇上照例是要赐筵百官的，大家都想想办法，怎么才能不显山不露水地过去。等一会儿四爷来了，再请他拿主意吧。”

弘昼说：“我瞧着这里没有一位是信神的，可这事儿我信！因为你们之间，谁也没有我和贾士芳共事时间多。《三国演义》里不是有个左慈吗？我看这姓贾的说不定就是咱们大清国的左慈。我们为什么要杀他，就因为他是左慈；又为什么要防他，还是因为他是左慈！四哥一会儿就来，他也是个不信神的。所以，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我在一个月前就派人去请江西龙虎山的娄真人了。估摸着，他也该到京城了。我把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们谁要拦我，我就跟他急！”

“听他说得这么蝎虎，众人都很不以为然。雍正不过是受了一点惊吓，就这样大事铺张地闹起来，叫外臣看了，像个什么样子呢？正在发着愁，就见弘历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对大家说：“我刚刚接见了岳钟麒，准葛尔的两万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北路军。两军交战已经开始了，岳钟麒必须马上赶回去。这是头等重要的军务，你们说，要不要立刻奏明皇上？”

弘昼瞪着眼说：“那个特磊在哪里？叫这王八羔子来说清楚。”

弘历说：“五弟，你别急嘛，是杀是放，还要请旨才能办理的。”朱轼

在一旁说：“我看这样，四爷和五爷你们先进去看看，皇上如果御体安泰，就回了这件事；如果他不能理事，就叫廷玉他们全都进来，大家商量着办。”众人都觉得他说的有理，弘历哥儿俩就走进了宿宁居。

路上，弘历对弘昼说：“五弟、你刚才的想法，他们告诉我了，你不要有什么顾忌。急病还要乱投医呢，何况父皇确实病着？只是要把事情办得密着点儿，别让御史们说三道四的。”

高无庸出来迎接他们，说：“皇上睡得很不安生，好像总在做恶梦似的。这不，又起身来漱口了。爷们要想见，这正是时候。”说着他自己先进去禀报了，才回身挑起了帘子，小声说：“请二位爷进去吧。”

弘历他们一进来就大吃了一惊：这才离开了多大一会儿呀，皇上竟然变得让他们不敢相认了！只见他头发蓬乱，颧骨上有一处明显的红斑，看来他病得比人们说的还更厉害一些。

弘历跪着劝他：“阿玛，听说您不叫太医来为您诊病，儿子很不以为然。您的身子是受了风寒才魂不守舍的。这其实只是一种常见病，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吃上几剂药，您就能大安了。”

雍正冷冷地说：“朕哪有什么病，朕是让那贾士芳给缠上了……朕只要一闭眼，就看到他在冲着朕笑……所以，朕这病太医们是诊不好的，让他们来，就会张扬出去……刚才你们进来前，年羹尧也在这里。朕想起来了，他生前不是有个绰号叫‘年豪猪’吗？唉，朕的体气一弱，就一点儿风波也经受不起了……”

弘历兄弟听他的这些话，全都像是梦话或者呓语，都不禁毛骨悚然。弘历正要解劝，却听雍正问：“西边军事有变，是吗？”

弘历惊得浑身一炸，忙答道：“哦，是的……不过阿玛是听谁说的？”

雍正惨然地一笑说：“这是刚才贾士芳告诉朕的……”就在他说这话时，突然灯烛爆出一个灯花来，“嘭”地一声，把雍正吓了个机灵。他不安地挪动身子靠近了弘历，却又微微一笑说，“好了，他退下去了。弘历呀，朕明天不想见群臣了，叫你十六叔和十七叔他们张罗一下过节的事吧。你们兄弟要代朕去送岳钟麒，命他速返前线应付军事突变。如果出现了朕不能亲自料理的事情，弘历你要敢自己作主。但切记，要和众大臣们一齐商量，要集思广议。你虽然聪慧，但毕竟没有亲自指挥过军事啊。”

弘历强忍着悲痛说：“阿玛放心，儿子心里明白着哪。不过，那特磊是专为欺骗我们而来，朝廷怎能向他示弱呢？儿臣想把他斩了，以儆后来。”

雍正深深地叹息一声说：“算了，朕何尝不知这特磊十死也不能蔽其辜。但朕的手软了，再也杀不得人了，更不愿杀他这个自投罗网的人。特磊是条汉子，当年圣祖西征时，他就围困过圣祖爷。他还说，老葛尔丹自尽时，他是亲兵，就守在他的身旁……这些，他都对朕说了，可见他并不想回避，各为其主嘛！他已是百战之余的人了，朕不忍下这个手，就放他回去，叫他在战场上与我们刀兵相见吧。”

“那么，皇上赐他的东西，还要不要收回来？”

雍正无力地笑了：“别学得那么小家子气，人都不杀了，还在乎那点儿东西吗……朕现在想歇一会儿了，你们都退下去吧！”弘历听着皇上的话，觉得他虽然身子不好，可头脑还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放心地叩头下去了。

天已交了子时，疲累极了的雍正却始终不敢合眼。他细心地听着外面的动静，那声音十分低微，仿佛是来自天外。它很像是白杨树叶的哗哗声，

但又像是一个死人的笑声，而且这笑声在这凄风冷月、深宫商墙之内更显得阴森恐怖。突然，窗子上一阵乱响，就像是有人撒上了一把沙子似的。紧接着房檐下几只鸽子惊起，带着哨间飞到远处去了。在它们中间，雍正还似乎听到了怪笑一样的格格声。他腾地一下翻身坐了起来，冲着外面大声怒斥：“是朕让杀了你这个妖道的，你想怎样？别说你罪有应得，就是杀错了，你还能向朕讨还血债吗？！”

大殿里静极了，几个太监吓得浑身筛糠，动也不敢动了。孙嘉淦却就在此时，一步跨进殿来大声说：“臣孙嘉淦在此保驾，哪个妖魔敢来搅我主上安卧！”

雍正突然清醒了过来。他说：“噢，是嘉淦哪！来，你坐到朕身边来。”

孙嘉淦看着惶恐不安的雍正皇帝，不由得心中一酸，就在皇上大炕边上坐了下来：“皇上，请安枕高卧，臣孙嘉淦今夜就守在您的身旁，看哪个敢来捣乱！”雍正听了这话，果然安下心来，合上了眼睛。他口中还喃喃地说：“有你在，朕就安心了。貌丑心正孙嘉淦，清廉循良杨名时，朕是知道你们的……”他终于稳住了呼吸，沉沉地睡去了……

孙嘉淦看见皇上睡着了，自己又脱掉靴子，光着脚，在大殿里来回巡弋。这一夜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连太监们也都安下了心来。

半个多月后，岳钟麒从前线发来八百里加急奏表说：清兵与小葛尔丹蒙古都落在三叶河大战一场，斩敌两千四百多人，缴获火炮两门，辎重粮草无计……此时，雍正刚刚复元，张廷玉连忙带着这折子到澹宁居来见驾。雍正看了折子果然很高兴地说：“好，不枉了朕信任他岳钟麒！弘历，你拟旨给岳钟麒，有他在前线，朕心安神定，也静待他的捷报到来！他的部下中，有人虽先前作战不力，致有损失；但事后能奋勇杀敌以自报，也堪称忠勇，就将功折罪免于处分吧。等绑了准葛尔部来京献俘时，朕还要大封功臣呢！”

弘历马上就着手起草诏书，可他刚写了一半又停下了：“皇上，这旨意似乎不用明发更好些。其实，这次只是小胜，等击溃了敌军主力，再颁诏告示中外，岂不更好一些。”

“嗯，这是你的意思。廷玉，你看该怎样办才更好呢？”

张廷玉急急忙忙地跑来报信，其实只是想让雍正高兴一点儿。岳钟麒的奏折，他反来复去看了多少遍了，觉得上面可疑之处甚多。他谨慎地说：“皇上，前天鄂尔泰呈报说，西南的苗民叛乱未能全歼，却逃进了山里；而古州一带又兴起一股苗民焚烧府衙。臣是见皇上不高兴，才用这份折子来报喜的。据臣看，岳钟麒这折子里没有提到我军伤亡情形，大概这个‘胜仗’，也很有些水分。所以老臣以为，四爷说的对，用密折批复也就是了。”

雍正却坚持着：“不！你刚才说的，朕都看出来了。岳钟麒那里经过特磊这一折腾，士气似乎是低落了许多。朝廷发这诏书去，就会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有何不可？至于鄂尔泰那边，本来就办法不多，也可趁此激励他一下。朕这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要粉饰太平。”

听他这样一说，别人谁还敢再说什么呀？弘历手下利索，早就把诏书写好了。张廷玉连忙走过来，捧着给雍正皇帝看。他又想到，前几天京畿道的李汉三上书弹劾俞鸿图冒支河工款项、贪污受贿的事，不知皇上看到了没有。正想着趁便问一下，高无庸却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上放着一颗硕大而又殷红如朱砂的药丸。张廷玉连忙上前一步说：“皇上，臣知道这药丸乃是江西龙虎山娄真人炼出来的。他有本事，也有法术，替皇上驱走了那贾

士芳，皇上依礼送他还乡也就是了。可这种药，皇上怎么能服用呢……老臣说句犯忌的话，我一见这药的颜色，就不由得想起了前朝的‘红丸案’……”说到这里，他突然觉得有些过重了，忙停住并且低下了头。

弘历知道他这意思，也在一旁陪着笑脸说：“阿玛，几臣以为，还是用太医院的药要好一些。功效虽然慢了一点，可却是有益无损的。”

雍正看着小太监从银瓶里倒了水，便就着水吞咽了那药丸，又笑着说：“朕不是天天服用的，而且这也不是娄天师的药，却是白云观的秘丹。里面加了百草霜，是最能清热解毒的。你们放心好了，就这么一点子药，要经过多少人尝了，才能到朕的口中呢。朕吃到嘴里时，连半丸也没有了。”张廷玉还想再谏，可雍正说，“你不要多说了，你想学孙嘉淦，专挑朕的不是吗？往后朕再也不用这药了行不行？”

一句话，说得三个人都同声大笑。弘历说：“前时阿玛圣躬违和，把儿臣吓坏了。儿臣那时就许下愿心说，只要阿玛病愈。就停止秋决一年。今天凑着阿玛高兴，说出来请阿玛裁度。”张廷玉也说：“皇上登极已逾十年，就停决一年也是个好主意。”

“这是你们的孝心，不管朕高兴不高兴都是要依从的，就停决一年吧。”他半是玩笑半是真地说，“人人都说，朕用法太严厉，其实朕也是不得不如此此呀！不过，有两种人，朕还是不能饶恕：一种是山东的王五，扯旗放炮地和朝廷作对，这种人要非杀不可；二是像俞鸿图这样的人，身受朝廷不次之恩，悍然不畏刑法、贪渎受贿的墨吏，该杀的朕绝不宽贷！”

张廷玉叹息一声说：“俞鸿图贪污的数目太大了。他这也是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下他，就杀了他吧！”

一百三十九回 封宜妃引娣倍受宠 见银簪雍正惊回首

如今的乔引娣，与从前可是大不相同了。她已从“贤嫔”，晋格为宜妃。她有了自己单独居住的宫殿，更受着雍正皇上的无比宠爱。她再也不是只听别人呼来喝去的宫女和使女，而是高高在上的“宜主儿”！那些从前在她面前任意说长道短的太监和宫女们，现在见到了她，也必须叩头请安。不过，这样一来，她倒失去了在澹宁居侍候皇上的方便。她每天能见皇上的机会，也没有过去多了。但她可以在“自己”的宫里陪伴圣驾，自由自在地享受皇上对她的荣宠和爱抚。今天，虽然外面还不是很冷，可她这里却已经生着了火。火上炖着的，是她专门给皇上补身子的石鸡。她正和几个在这里侍候她的宫女们说话，一抬头，看见皇上已走了进来。满殿的宫女、太监全都跪倒叩头迎接圣驾，乔引娣却兴奋地走上前去，亲手为皇上脱下外衣，又带着娇羞说：“皇上，奴婢算着，你有四天不到这儿来了，今天您怎么会又有了这么好的兴致呢？快来，到这边来坐。您要是觉得累，就在炕上歪着。奴婢今

天特地为您炖了一只石鸡，等糊得烂熟了，奴婢就把您叫起来尝尝。”

雍正最喜欢听的就是引娣这小絮叨，他直盯着看着穿了汉装的乔引娣，越看越爱，就在她的脸蛋上拧了一把说：“朕想你想得很呢！几天不见，你出落得越发标致了，尤其是穿上汉装，简直成了仙女一般。告诉朕，这几天朕没到你这宫里来，你是怎么想的？”

乔引娣飞红了脸：“皇上……我不理您了，你说的是啥呀……”

雍正却仍是一副正经神色：“你知道，皇后那边，朕也要去应付一下的，不然……”

引娣扑上前来，把雍正推向大炕，一边撒娇，一边亲热地说着：“我不听，不听……其实，我也不会妒忌皇后和别的嫔妃们的。你爱去幸谁，还不都是要由着您自己的意思吗……只是奴婢觉得，您也要爱惜自己的身子。奴婢发现，您和从前大不一样了。每天都要临幸宫人，这哪儿成啊？还有，您在奴婢这里时，一夜就有好几次。您哪来的那些‘龙马精神’啊？我看，这都是张太虚和王定乾炼那丹药的过错……”

雍正笑着把她揽进怀里，一边亲吻着一边问：“你刚刚说朕有几次，指的是几次什么？”

引娣娇羞地钻到皇上怀里揉搓着，还发出了求爱时才有的呻吟声。雍正抚着她头上那乌黑的头发说：“朕多来你这里，又反复临幸你，就是想让你为朕生下一个皇子来。你知道，宫中的女人，只有生下皇子，才能固宠，也才能有身份啊！朕倒不是为了那些丹药，它也许有些用处。但朕这些天来越是想要你，才越发要来你这儿的。”

依偎在雍正怀中的引娣突然问：“皇上……您为什么待我这样好？”

“朕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怎么看你都与别人不同。”

“我听人家说，原来和皇上要好的那个女子，是出身贱籍的。所以皇上一登基，就特意下旨，为天下贱民除去了贱籍。是吗？”

雍正让引娣躺在自己身边说：“上天生了万民，本来就是不分贵贱的。朕下旨为贱民脱籍，就是让他们也有个盼头，有个得以进身的机会。”一提起这事，雍正就锥心刺骨般地难过。他推开引娣坐起身来，眼睛望着远处说，“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个多么可怕的夜晚……几十个壮汉叠起柴山，把她绑在老柿树上，柴山已经泼上了清油，一见火就毕毕剥剥地烧了起来……那天，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样的夜晚，多么黑，多么冷啊！朕就伏在不远的青纱帐里，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受着火刑的烧烤……那红的、像血一样的火焰，那乌黑的、像乌鸦翅膀似的头发……她直到被烧死，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可她那不断扭动的身子，却永远留在朕的记忆中……唉，二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

乔引娣是第二次听雍正说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都让她的心紧紧地揪成一团。她知道，皇上爱她、宠她并且痴情不二，就是因为她酷似死去的小福。她十分感动地说：“皇上，别为这事再操心了。奴婢告诉您一个好信儿，您派去劳军的那个鄂善，在山西打听到了我娘的信儿。还有山西的那个布政使，叫……”

“喀尔吉善。”

“对对对，就是他。他已让人到定襄认证，并且定实了，说不久就可以把我娘妥送进京。我……我攒的体己钱还不够买房子，到时候，皇上能不能再赐给我一点儿？”

雍正笑了：“朕以为是什么大事几呢？圆明园附近就有一处好宅子，赏给你娘好了，这样你们娘俩见面不就容易得多了吗？”

但定襄的那个乔家，却不是引娣要找寻的父母。乔引娣有个哥哥，那家里却只有个弟弟，而且还比乔引娣说的小得多，这就坐实了不是乔引娣的家。不过，那喀尔吉善也因此知道了山西走襄有个皇上的亲戚，他能不上心吗？他决心哪怕把太行山、吕梁山翻个过儿，也定要找到这个“定襄乔家”，二年里，他已经找过十五家了。开始时，引娣还仔细盘问一番，对不是的也送一些银子。渐渐地，她已对找到亲人失去了信心，连问也不想再问了。那喀尔吉善却因此升任了山西巡抚，他也早就知道是“宜妃”娘娘要他去找人的，还能不更加努力地来巴结吗？

可是，国事纷杂，雍正却早已没心来管这个事情了。西宁的战报飞来，证实了岳钟麒几次报捷，其实全是假的。准葛尔部偷袭大营，掠走了十几万头牲畜。牙将查廩逃遁，求救于总兵曹襄。曹襄仓惶出战，损兵三千，大败而回。樊廷、张元佐和冶大雄三人死命相拼，才把被敌人抢走的东西又夺了回来。兵士的伤亡则是敌少我多，所谓“夺得”的战利品，其实原来就是自己丢失的。但雍正前头一次次地明诏奖励，现在尽管气得七死八活的，却仍然要打碎门牙往肚子里吞。西南的改土归流情形也和西北相差无几。鄂尔泰累得吐了血，可终于还是遏制不住溃败的局面。原先的苗民叛乱没有镇压下去，又平地里冒出个苗王来，他攻克府州县城，糜烂全省，连省城贵阳都被迫戒严了。连连失败，逼得雍正穷于应付。他撤换了鄂尔泰的职务，下旨给岳钟麒，命他速速进军，以期一鼓作气，平定西疆，再定苗叛。可这能是说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吗……

乔引娣却管不了皇上的这些大事，随着她的地位越来越尊贵，就更加一心一意地要寻找到自己的亲人。一直等到雍正十三年六月，才终于有了消息。那个锲而不舍的喀尔吉善，竟在大同的一个穷得十分可怜的山坳里，找到了引娣的母亲乔黑氏。这才知道，引娣的父亲乔本山已经故去五年了。那女人的情景和引娣所说，简直是丝丝入扣，再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不过，喀尔吉善生怕自己再拍错了马屁，专程从定襄带上了乔本山的本家兄弟来认亲，还叫他划押具结。喀尔吉善还怕不牢靠，又请人画了乔黑氏的肖像，带上老人家亲手封好的信物，经由内务府转交给了高无庸。高无庸不敢怠慢，一路小跑地就来到了西偏殿，一脚跨进门里，就笑着说：“宜主儿，奴才给你道喜来了。喀中丞那里来了实信，这回十拿九稳要找到老太太了！”

“是吗？”引娣接过信来读着，又问：“皇上这几天在哪里呢？怎么我有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一面了？”

高无庸陪着笑脸说：“前天李娘娘犯了痰气，皇上去她那里看了看，昨儿个又宿在澹宁居。刚才召见了李卫，听李大人说。他亲自逮住了白莲教的一个大师兄解到京城来了；还有，就是江西那边的一个叫‘一枝花’的山贼，也让李大人打散了……”

乔引娣边看着信还边听着，她好奇地问：“一枝花？真好听的名字，是个女贼吗？”

“怎么不是呢？听说她是河南人，却不知在那里修成的道行。说是能腾云驾雾，撒豆成兵哪！宝亲王也听见了，说他不信，还说，要亲自去看看她是个什么妖精……”

引娣边听边笑，手里却已展开了那幅画像。她看得十分仔细，还从头

到脚地抚摸着，时而点头，时而又摇头。高无庸在一边凑趣说：“ 刚才看着，她眉眼间倒像娘娘，就是颧骨稍稍高了一点儿…… ”

引娣注目凝视着那张像，自言自语地说：“ 嗯，娘的下巴颧上有一个小小的红痣，不仔细看是见不到的。对了，娘整天给人家洗衣缝衣，把手都累出毛病来了，她的手指伸不直。

快看，这女的手指也是弯着的…… ”

她打开了那装着“ 信物 ” 的小包，就马上愣在那里了。这时，恰巧雍正大步走了进来，高无庸连忙叩下头去。引娣一见到皇上，立刻就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 皇上，皇上，我找到我娘了！您快来看哪，这就是娘亲手交给我的信物。”

雍正也高兴地接过那小布包来瞧着。引娣激动地说：“ 万岁您看，这是半支银簪子。我离开家时，家里穷得一文钱也没有，娘就把它交给了我…… ” 说到这里，她已是满脸泪痕了，“ 我对娘说，我是跟人学手艺去的，化不着钱。于是就把这簪子一掰两半儿，那一半还给娘收着……我说，方一我在外头得病死了……也算不枉我跟了娘一场，身边还有这个念物…… ” 说到此处，她早已是泣不成声了。

雍正看着那画像和信物，心里早已明白了七八分，他也很替引娣高兴：“ 别哭，别哭，这是个让人高兴的事嘛！既然你已经认准了，朕就让山西巡抚把她妥送进京。来回也不过十天半月的，你不是就能见到她了吗？” 他一闪眼又看到了那个半截银簪子，就问：“ 这又是个什么物件？”

“ 这就是娘给我的信物呀！皇上您看，这簪子头上是个攒花的如意……是，是我爹给了我娘的…… ”

雍正拿起了那半支银簪，见那簪尾约有三寸长短，簪尖上打平磨光了，恰像支挖耳勺子。因年深月久，簪身上的宝色已经褪去，黑油油地发着亮光。他用手指摩挲了一会儿，那上边的龙形花纹显现了出来！雍正突然像遭了雷击似的，手一颤，簪子“ 叮 ” 地一声就落在了地上！他又急忙捡起来，翻来复去地仔细审看，脸上早已没有了笑容，只是在诧异中还带着莫名其妙的恐惧。一回头，又见引娣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便强作笑脸地问：“ 这簪子不像民间之物呀，它好像是大内造出来的。这是你们家祖传的吗？”

“ 我不知道，是爹娘给了我的。”

“ 哦……你的母亲娘家姓什么？”

“ 姓黑。”

雍正身子一软，几乎就要跌倒了。他又问：“ 她祖籍就是山西人吗？”

引娣摇摇头：“ 不，我小时候听说，是从外地逃荒过来的。”

“ 哪里来的？”

“ 我不知道。”

“ 她会唱歌弹琴吗？”

“ 不，也许我从没有听到过。” 引娣惊诧地看着皇上问：“ 皇上，您为什么要问这些呢？”

雍正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哦，没什么。朕只是见你能弹琴，会唱歌，以为是你母亲的家传呢。”

引娣端过一碗银耳汤来捧给雍正说：“ 我在江南时曾学过几天，后来…… ” 她突然打住了，因为，后来全是允禩在马陵峪时手把着手教给她的呀！她急忙改口说，“ 后来自己没事时常常摸索着练练。这些年嗓子不好，

就丢开了。”

雍正却跟本就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他的心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哦，好好好。朕前边还有不少事，等有空时再来听你唱吧。嗯，这银耳汤很不错，你不也是肺热咳喘吗，你自己多用些吧。”他十分勉强地笑着又说：“等你娘来了，朕一定要见一见她。她怎么能生出这样漂亮的女儿来呢？”说完，他起身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回到澹宁居，他看到、听到的又全是不好的消息。镇压苗民叛乱的战事不利；西疆的仗打得更是不好。岳钟麒上表谢罪，说要请求在吐鲁番屯垦，以为久战之计。雍正气得三尸暴跳地说：“给岳钟麒回折，问他身统十多万军马，却屡战屡败，不是将军之过，还能怪谁？他的‘久战之计’就能灵验吗？给他驳回去！张照嘛，他新任云贵总督，又是个书生，能打一个小胜仗也就算不错了，叫他好自为之吧。至于谢济世请求回京养病之事，可以照准。下边还有什么事，你们自行处置吧。朕心里不适，要出去走一走。”说完，就带着李卫走出了澹宁居。

殿里留下了张廷玉和弘历、允礼等人，都瞪着眼睛不知皇上出了什么事情。允礼原来想说，自己本来就不懂军事，要是能让允禩出来商量一下就好了。可他也知道，自从引娣封了“嫔”，允禩就说什么也不见外人了。他张了一下口，就又咽了回去。

李卫不知皇上叫他出来是为了什么，心里头一直感到忐忑不安。雍正带着他来到了一处隐密之处问他：“狗儿，你是朕藩邸里的老人儿了，你一向伶俐，口风也紧。朕有件事想问你，你要替朕好好想一想，也要替朕拿个主意。”他把乔引娣的事情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完了又说：“朕奇的是，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又怎么会有这么两支一模一样的簪子？偏偏引娣的母亲也是姓‘黑’，而引娣的年龄又和这故事相合！朕实在是怕了，万一……”他打了个寒颤，“那可怎么办才好呢？”

李卫在听的时候，心里就转了几十个圈子了，雍正皇上的话不好回答呀！假如证实了小福就是乔引娣的母亲，那引娣岂不成了雍正的……这太可怕了！他不敢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可又不得不想这个难题。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说：“乔黑氏已经再嫁，也许引娣真的是姓乔呢？”

“真的当然万事全休。怕的是她就是朕的孽种，那可怎么才好呢？”

“万岁，奴才以为不会有这种事的。您忘了，我们住到黑风黄水店时，那老板不是说，黑家大女儿被烧死了，可小女儿却生了个大胖小子吗？”

“要是那老板在胡弄我们呢？”

李卫可真被难住了。不过，他到底是心思灵动：“主子，奴才说句不知深浅的话，这事您千万千万不要钻牛角尖，也只能装糊涂而不能认真。越清楚，你就会心里越难受。您不能和那乔黑氏见面，更不要去对证这件事情。这样，引娣和乔黑氏母女就谁也不能知道了。”他终于找到理由了，“慢说宜主儿未必就是您说的那个女子，那怕她就是真的，也只能说是无意中的巧合。人。不就是那么几十年嘛！至于奴才这里，万岁放心。奴才就是上了刀山火海，也不会吐出一个字儿的。”

雍正突然想到，小福和小禄是一对长得十分相像的孪生姐妹，她们会不会掉了包呢？

一百四十回 生死情羞愤投环死 乱伦人一剪定终身

人这一生也真怪，越是怕见到的事情，就越是躲不过去。中秋刚过，黑老太太就被安车蒲轮地接到了北京。内务部总管鄂善一边奏明雍正，一边安置老人住到了圆明园边上、皇上刚刚御赐给她的新居内。引娣当然高兴坏了，也在做着与娘团圆和请娘来大内观光的梦。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皇上对此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冷淡。就是有机会与引娣谈话时，也绝对不再涉及狎褻的内容。引娣沉浸在思念母亲的欢乐中，也知道皇上在忙着大事，就请了旨意，回到了娘的身边。而且当夜竟没有依照规矩回宫，却和娘在一起说了一夜的悄悄话！

前线军事不利，也实在是让人上火。那个前些时还极力请战的张照，上了一份奏折说：改土归流既不合时宜，又不附民情。他建议说，“与其眼下强力为不可为之事”，不如“改剿为抚，以顺民情地宜”。张廷玉当了多少年的宰相了，他一看这口气，就知道张照一定是打了败仗。果然，两个时辰不到，将军张广泗的弹劾奏折就飞了进来。他参奏张照“大言欺君却畏敌如虎；心地偏私又行法不公”。说他“重用董芳而压制哈元生”，以致“将帅不和，军心离散。老龙洞一战，张照率兵数千，而苗夷仅有几十个袒臂赤膊之人。不仅无人激励军士作战，却望敌逃窜如鸟兽之散，越涧逃遁，马踏而亡者不计其数。张照只身逃来臣军中时，犹自惊魂不定，战栗无人色……”。张廷玉一看这奏折，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大汗。他马上把在这里等候接见的官员全都打发走了，袖子里揣着两份奏折，出了军机处，就直向畅春园飞奔而去。

常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廷玉要来见皇上，可皇上也正派高无庸去找他来呢？高无庸说：“快点儿去吧张相爷，阿尔泰将军与平王爷都发来了密折，说岳钟麒一败涂地，皇上气得快要发疯了！”张廷玉听到这消息，腿一软差点儿就倒在地上了。高无庸连忙上前一步想要扶他，却被他一把推开说：“你别管我，我只是绊了一下。放心吧，这事儿我见得多了。”

澹宁居到了，远远的就听见雍正的咆哮声：“劳军糜饷，丧师辱国，他岳钟麒还有什么脸来狡辩？这种人也断断没有可恕之理！他耗掉了两千万两库银，给朕打的却是大大小小的败仗，真是庸将，也真是无能之尤！立刻发旨：岳钟麒辜恩溺职，朕羞于见他，让他军前自尽以谢天下！”

张廷玉是看着雍正皇帝长大的，他什么不知道啊！这个自信而又刻薄的皇上，娴于政务却不懂军事，可他却偏偏要装出内行的样子。不是处处掣肘，亲自“提调”，就是求胜心切而责之过苛。这样一来，在前敌作战的将军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一步走错，便要斩首西市，哪还能打出胜仗？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怎能在远隔千万里之外，一天一个令的瞎指挥？所以，今日接连见到的这两份败表，对张廷玉来说，丝毫也不感到意外。他现在想的是，怎样才能说服皇上，顺应军心实情，以求改弦更张。他来到门

口，高喊一声：“臣张廷玉见驾！”

“进来吧。”

张廷玉进来后，才见今天来这里的人还真不少。不仅弘历、允礼、方苞都在，而且连原来打了败仗的鄂尔泰也在这里。看样子，他显然是为了西南改土归流之事被叫进来的。再向上看看雍正，更让他吃惊。只见皇上的脸色灰暗，头发蓬松，颊边微红，两手哆嗦，显然是在盛怒之中。张廷玉想，与其等他消了气后再发一次脾气，还不如让他一总发泄出来更好些。心一横，就硬着头皮将那两份奏折递了上去。同时低声说：“皇上，事出不测，您得保重啊。老臣知道，您遇到过多少险滔恶浪，不是全都闯过来了吗？何况，这不过都是些癣疥之疾，皮毛小病呢？只要我们小心料理，是不难扳回的。”他过去向雍正转呈折子，哪有过这么多的废话呀！旁边的人们一听，就全都明白了。这一定又是坏消息，而且说不定比刚才那件事还更让人震惊哪！

果然，雍正一边看折子，一边笑着说：“有时候，疼可忍，而痒却难耐呀！”刚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就变了。他揉揉眼睛又仔细地看了一遍那奏折，没有说话，却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好，真正是好，又是一位敢于欺君的臣子！哈哈哈哈……”笑着间，他突然一头栽到了御榻上……

这一下，吓坏了殿里的臣子们。他们立刻围了上去，“皇阿玛”、“皇上”、“万岁”地叫个不停。太监们也全都惊住了，他们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雍正在榻上放平。这时，有的人要去传御医，有的人主张请道士，弘历一声断喝：“都住口！这样乱能行吗？高无庸，你亲自去我府上，传温家的和我的两个侧福晋来为皇上发功治病！”

就在众人忙乱之际，皇上却已经醒过来了。他无力地说。“弘历呀，别叫他们可着嗓子到处张扬……朕不要紧的……也不要劳动媳妇们了……”

弘历强忍泪水，小心翼翼地说：“阿玛，嫣红和小英她们，都是经过名师传授的先天气功，不带半分的邪气，儿子早就试过了。叫她们来，比请道士总是更放心一些。”

雍正转动着眼睛，看到了张廷玉，也看到了方苞和鄂尔泰。他伸出手来拉住张廷玉说：“胜败其实是兵家常事，朕还没有糊涂到那个份儿上。朕是在气岳钟麒和张照，朕把心全都给了他们，他们却还在胡弄朕。小败瞒着，直到掩饰不住了，才报告给朕。他们是要朕颜面扫地，要人们议论朕无人之明啊……”

张廷玉说：“万岁说的，臣等全都知道了。咱们现在不言政，行吗？”

雍正点头答应了，可他的嘴里显然还在不住地喃喃自语。仔细一听，他说的又全像是胡话。太医进来，诊过了脉退了出去，又呈进了药方，几个大臣在反复斟酌着。就在这时，温家的和嫣红、英英来了，张廷玉等刚要回避，弘历却摆手止住了。三个女子来到雍正身边，也不见她们烧符念咒，更不见她们请神送鬼，却是一齐跪在雍正榻前，双手五指箕张，对准了雍正皇帝。众人都似乎看到，一道似有似无的五彩霞光，在雍正身边上下盘旋，又闻到了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香气在殿中流动。过了一刻，她们发功完了，温家的说：“皇上，请您睁眼来……还有一些头晕是吗？那是您进膳太少了……到晚上吃点儿粥就会好的。”

雍正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晃了晃头，脸上泛起了笑容。他慈祥地说：“啊，这就是朕的两位媳妇吗？好，既贤德又有本领。弘历，你好大的造化呀！你们是汉人吗？”

嫣红和英英被皇帝老爷子看得有些羞涩，怯生生地回答说：“是。”

雍正的头不晕了，脸色也缓了过来，他问温家的：“你就是她们的嬷嬷吗？好，真人不露相，朕就赏你一个四品诰命吧。高无庸，在柜顶上取两把如意来，赏给朕的媳妇们。你们既在天家，怎么能是汉人呢？朕要把你们全都抬入旗籍。大的赐姓高佳氏，小的嘛，就姓金佳氏好了。”

两人一齐磕下头去说：“民女谢主龙恩！”

雍正再一次地哈哈大笑：“你们以为这是在唱戏吗？好了，让高无庸带你们出去吧。”

这几天，你们就住在韵松轩，每天来给朕发功治病。”

几位大臣也趁机辞了出来，路上，允礼说：“这几天我就觉得很奇怪，皇上好像变了一个人，怎么一点儿也管不住自己了呢？”

鄂尔泰说：“他有病，而且比所有的帝王都格外地要强、要名、要面子。正因为如此，他要不性格无定、喜怒无常，那才叫怪事哪！”

张廷玉却仍然遵循着自己定的、行使了多年的老规矩：“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什么都没有说。

第二天，众臣工都觉得雍正还不能起身哪，可他却雷厉风行地下了三道圣旨。其一是：即着张广泗为云贵川鄂湘两广七省经略大臣，统一军事进剿。原经略大臣张照锁拿进京，交部议罪；其二是：即着承顺郡王锡保代为靖边大将军。原大将军岳钟麒革去顶戴花翎，撤差回京待罪，原参赞大臣陈泰临敌弃军而逃，着即军前枭首示众；其三是：朱轼自入军机处襄赞以来，于政务多有疏漏，举荐又极端荒谬。本应严议，念其乃先帝遗臣，且年老身弱，着革去军机处大臣、上书房大臣职衔，仍任原文华殿大学士之职。钦此！

不过，他今天出来时，却是由高无庸小心地搀扶着的。众人叩头请安后，张廷玉先就说话了：“万岁，如今两处战事均告失利，老臣深自不安，又岂能安居相位？请皇上降罪。”

“哎，你想到哪儿去了？朕难道就没有处置不当之处吗？这是朕知人不明，用人不善，怎么能推到你的头上呢？至于朱师傅，他不该荐了张照，朕不过是稍加拂拭，免得别人说闲话罢了。这也是为了保全他，并无别的意思。高无庸，去叫孙嘉淦和傅鼐进来吧。”

看到他们俩联袂而入，雍正又说：“你们俩当初都是反对出兵青海的，朕想再听听你们现在的看法。”

孙嘉淦叩了个头说：“皇上，臣以为这仗不宜再打，却也不能退兵。可就地屯兵，稍事休整，然后重新再打！”

傅鼐却和他的看法不大一样，他说：“前日见到邸报，策零部又要与我们言和。由此可见，他们也同样是打不下去了。如今我军已占领了科布多，假如退兵，岂不是前功尽弃？臣以为，可以降旨准许蒙古人求和。”

雍正笑着看看这两个人说：“好，你们讲得都是对的。朕意已决，傅鼐本是皇亲，就派你以钦差宣旨使的名义去一趟科布多吧。朕授你全权，代表朝廷与策零的使者商谈。我们的条件有三条：他要上表称臣；补交历年贡物；退回原来驻地而且不准再东进一步！”他正说着时，突然看到秦媚媚进来并且和高无庸说了些什么，而高无庸的脸上也变了颜色。他知道，一定是引娣那里出了事。就突然打住了说：“至于和谈的细节，等会儿廷玉会告诉你的。你们就退下到韵松轩去商议吧，朕要歇一会儿了。”

看着众人走了出去，雍正叫过秦媚媚问：“出了什么事，你们在这里嘀

嘀咕的？”

高无庸说：“回皇上，乔黑氏她……殁了！”

“什么？”

秦媚媚连忙接着说：“这是真的呀皇上。昨天奴才在宜主儿这里侍候，今天早上宜主儿说……”

“别罗嗦，快说！她又没有什么病，怎么就说殁就殁了？”

秦媚媚低下头来说：“老太太大概是一时想不开，她，她是上吊死了的。”

“啊！”雍正惊呼一声，头一晕就坐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高无庸，把王定乾他们练的丹药拿来，朕要用一些。”

秦媚媚说：“奴才知道，它在外间大柜子上放着呢。”说着就去取了来，自己先吞了一半，把剩下的交给雍正。高无庸见药量比平日多了几乎有一倍还多，便上前来说：“皇上，不是奴才多嘴，这药，宝亲王吩咐过，他不尝，不许奴才们拿给皇上吃的。”

雍正却说：“不至于有什么事的。平日里朕吃得比这还要多呢。你们退下去吧，朕想睡觉了。”

这凉凉的，带着奇妙药力，又散发着浓重的麝檀香气的丹药，似乎真是有神奇的功效。

雍正服下去不久，就沉沉地睡着了。这一觉直睡到夕阳西下，他才醒了过来，而且立刻就来到了引娣的偏宫里。引娣见到皇上进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她战战兢兢地起身给皇上送了一杯茶，却忘记了盖上杯盖儿。做完这件事，她就无声地坐到了雍正面前。雍正没话找话地说：“这几天朕太忙了，不能来看你。朝廷打了败仗，朕心里很难过……”

引娣也言不由衷地说：“是吗？皇上要怎样处置呢？”

“恐怕他们难逃一死。”

“就不能宽恕了吗？”

雍正冷冷地一笑：“为什么要宽恕他们？朕苦心经营了这十几年，才存了这点儿血汗钱，一下子就让他们挥霍掉了一半，换来的却是朕的骂名。可他们还在欺骗朕！朕一心要当个千古圣君，可命运却是这样的不济。他们把朕放到了这令人耻笑的位子上，也让朕就是死了也没脸见人！他们全都是骗子！全都是奸佞！也全都是欺君之人……”他走向那放着丹药的大柜子，取出一丸药来，一口就吞了下去。可是，不知是吃得太多了，还是药性不对。很快的，他就觉得心头阵阵的难受，五脏六腑全像是被烈火烧的着似的。只是，他还在极力地挣扎着。

引娣受不了这令人难堪，又令人无奈的局面，她说：“怎么会呢？谁又敢欺君呢？”

“有！人人都在生着法子骗朕，连你乔引娣也不例外！”

“皇上，我……”

“住口！高无庸和秦媚媚退了出去，任何人也不准进来！”等他们退下去了，雍正大步来到引娣身旁：“说，你母亲到底是什么人？！”

引娣的脸突然间变得雪一样的苍白，她惨笑了一声说：“这其实只是一层窗户纸，早晚是一定要捅破的。皇上您就是不说，我也再没有脸面活在人间了……天啊，我究竟前世作了什么孽，你要这样来惩罚我……先把我拐到江南，又让我嫁给了自己的亲叔叔，最后再配了我的……我本想把这全

都问清楚的，可是问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呢……”突然，她走到床边抓起了一把剪刀，格格一笑，就刺向了自己的胸口……

雍正此刻也完全失去了冷静，他一下子冲到引娣跟前抱住了她，拔出了那带着鲜血的剪刀来，一声狞笑，刺向了自己的心头。但不知是用力不够，也不知是没刺中要害，他只觉得自己还活着，而且伏在案头的引娣似乎也没有死。他惨笑着说：“好……很好……你来吧，你再帮朕一把……”可是，等他勉强爬起身来看到引娣时，却发现她早已断气了。雍正强忍着胸中那火也似的烧灼和疼痛，蘸着从她身上流下来的鲜血，在青玉案上写下了他一生的最后几个字：

不要难为引娣，钦

那个“此”字还没有写完，血已在他手上凝固了。他也没有力气，再去蘸那尚在流淌着的血。燥热，兴奋，愤懑，痛苦和羞耻，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他再次举起剪刀来，对准了自己的心窝，猛地刺了下去……

夜深了，风也吹得更猛烈了……这激烈吹动的风，是宣告着雍正王朝的覆灭，还是在怒斥这灭绝人伦的奇事呢？

（全书完）

